武俠世界

第32年

28

$12.00

中國藥學家最新成就
全球醫學界高度重視

TRADE MARK
註冊商標

青春減肥丸

純植物提煉，無腹瀉，無副作用。

英國、西德、日本、台灣、美國深受歡迎。

Keepfit Reduce Obesity Pill

（主要成份：EVENING PRIMROSE OIL）

應用範圍：

肥胖症、降脂、降胆固醇、
除暗瘡、美容顏、
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30粒裝

〔**青春減肥丸**〕係採用中國長白山所獨有的野生植物Oenothera Biennis L.的成熟種子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提煉精製而成。其作用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動員和消耗體內多餘脂肪組織，糾正體內的脂質代謝紊亂，使超常的體重下降。

由於其減肥的作用是通過改善體內的脂肪代謝而形成的，所以是自然的減肥。沒有其它減肥藥的腹瀉及削弱身體抵抗力等弊端。而且它能顯著地使皮膚變得嫩滑和富有彈性使體態美更青春健美，它並且能阻碍細胞的衰老過程，是一種優良的抗衰老保健食品。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
宜利葯品公司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眞：(852)6918344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Sole Agent：M & A Co.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NT., Hong Kong.
Tel.No (852)6015715
Fax.No (852)6918344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500毫升

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新貨標誌

32粒庄
每瓶相當於兩支
500毫升營養液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木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 3721（4綫）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狐猴」在今期刊出。本故事情節詭異、奇特，打鬥場面激烈、精彩，更有旖旎、纏綿的愛情故事。開封城發生了忠義山莊、裕隆錢莊兩三百人被殺的慘案，更有少林寺內禪房至寶被焚毀破壞，奇案接二連三，其手法竟出如一轍，奇怪的是行兇者既不爲仇，也不爲錢，殺法奇妙，神出鬼沒，令當地官府捕快們措手無策，難以破案，但倪捕頭之女兒倪傲雪觀察入微，不畏艱險，跟踪追究，在她努力不懈下，終於發現肇事者竟是一個受武功超異的幕後人所操縱的「狐猴」，究竟牠是人或是狐？其幕後操縱者是誰？居心何在？要揭開這些謎底，請細閱本文。

*　　*　　*

麥中蓮所著「大漠恩仇」由今期起連載刊出，而石磊所著短篇故事「居士留恨」，凌漢所著「八保山風雲」也在今期刊出，多篇佳作，呈現在你眼前，包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遙先生所著「俠海情波」。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狐　猴(武林奇案錄)
開封府兩宗滅門慘案，使捕快們大傷腦筋，倪謙父女倆不畏艱險，尋踪覓迹，終於……南宮宇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擒孟達(三國演義之卅六)◀一▶……徐　正　49
居士留恨(武林恩怨錄)
祝壽爲求清恩怨　聯手合擊報情仇……石　磊　54
八保山風雲(民間歷史傳奇故事)
不爲私仇械鬥　何如抗倭立功……凌　漢　62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大漠恩仇(俠義奇情中篇連載)◀一▶
痛失雙親　回疆避難……麥中蓮　69
烽火大俠(天涯俠客無刄刀故事)
結義金蘭　共赴患難……西門丁　77
刀開明月環(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服冬眠散失神智　用試毒丹查病因……東方玉　85
廢園刀聲(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欲尋夫踪影　甘受制於人……辛棄疾　93
雪蓮情(俠義倫理連載故事)
誤中金蠶惡蠱　慘受噬心之痛……陳　瑜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夢中劍手(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吹箭術顯神功　衆鹽梟難作惡……司空羽　111
七殺刀(新派武俠長篇)
追查清廷鷹犬　冒充刀客送糧……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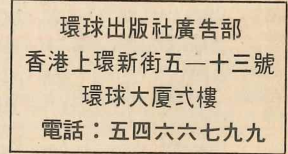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28期
（總號162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林奇案錄

南宮宇‧文
可　飛‧圖

狐猴

冷血兇徒　殺人無數



曙光初露，兩匹快馬的蹄聲，劃破了寂靜的黎明。

「快到了，老爹。」

前面的一匹馬，坐着的是一位英姿颯爽的女嬌嬈，只見她長髮披肩在風中揚起，媲美她的坐騎的鬃毛。

後面卻是一位老者。

這位老者，雖是鬚髮俱白，但坐在一匹烏黑的馬上，卻顯得特別神采飛揚。

天色更亮。

他們來到山莊的大門。

門口矗立着一個大牌坊，上面寫着四個大字——忠義之門，但已有些剝落。

這便是江湖著名的忠義之家，忠義山莊。

十多年來，雖然在江湖之上，仍有很多人提起忠義山莊莊主薄雲天，不過，見過他的人其實不多，因為他已豹隱十多年了。

他隱居的地方，正是這忠義山莊。

忠義山莊離開封城足有百里。

附近都是一些荒蕪了很久的農田，這地方可算是人跡罕至。

忠義山莊便是建在一處小山坡之上。

山莊前後，都有密林護着。

父女兩人下了馬，已有捕快上前為他們牽馬。

其中一人上前，拱手道：「倪爺！倪姑娘。」

白髮銀鬚的倪爺道：「怎麼了？」

「慘劇。」捕快道。

倪姑娘聽了，卻沒有多問一句，便向前走去。

一入大門，已見一條屍路。

進入大廳，十多個屍體，橫七豎八的倒斃在各處，說也奇怪，雖然是死了這麼多人，卻不見凌亂。

桌椅沒有倒翻，牆上的字畫也是紋風不動。

倪姑娘看了這個情形，只覺慘不忍睹，鼻頭發酸。

倪爺已進入大廳，他是個久歷風塵的人，甚麼場面沒有見過？可是，當他看到當前景象，也為之一呆。

死者之中，有家奴打扮，也有少爺及小姐。

倪爺走近一死者。

那死者約有五十多歲，身穿傭僕的黑衣。

當時他是仆臥在地上。

倪爺一推把他翻了過來，卻不見他身上有甚麼傷口，但臉部表情怪異。

有一點驚懼，也有一點詫異。

如果倪爺不是接觸過他的身體，只看表情，他不敢肯定他已死亡。

倪爺自言自語道：「可怕的手法！」

倪姑娘問道：「爹，是甚麼手法？」

倪爺並沒有回答她。

他又再多翻兩三具屍體，兩個是丫環的打扮，一個卻是十歲也不到的少爺。

倪姑娘也看了幾個。

倪爺道：「傲雪，當今江湖之上，有如此殺人本領的人多不多？」

「不多——少林的『慈航佛印』！」

「不，少林的是出家人，沒有這麼冷血。」

「武當的『聚頂三花』。」

「不，武當是道家正宗，決沒有這麼無人性。」

「峨嵋的『金頂極樂』？」

「不，峨嵋也是道家，而且全是師太……你怎麼盡是想到這些名門正派？」

「名門正派便不會殺人？」

倪爺啞口無言。

倪謙辦案多年，自己二十歲入六扇門，走遍大江南北，看過無數兇險血案，也揭發無數人性醜惡，直至而今自己的女兒也入了六扇門中，他知道，世事是沒有絕對——名門正派可以做出見不得人的事，而那些邪魔外道，也一樣可以做出轟轟烈烈的事。

世事無絕對。

從大廳走出，入了東西兩偏廳。

同樣是橫七豎八的躺了十多具屍體。

也同樣是死得相當安詳。

倪爺道：「行兇的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萬二分的鎮定，我想在江湖之中，沒有幾個人可以……」

倪爺繼道：「如果在江湖上，有頭有面的，我倒想到有三個人。」

「那三個？」

「魔笛金童崔宇瀚。」

「那個外表一介斯文，風流倜儻的書生？」

「他能以魔笛傳送他的功力，可以一笛震死三人！」

「他有如此功力？」

「這只是他早前在江湖出現之時，所顯示過的厲害武功，至於他這些年來，有甚麼進境，無人得知。」

「第二個？」

「是『仙外飛星』老宗。」

「那個行踪不定的怪人，非佛非道的大個子？」

「他練的一手『般若龍象功』，深不可測。」

「你說此人是邪魔外道？」

「你認為他不是邪魔外道？」

兩人無言。

老宗是否一個邪魔外道，沒有人敢肯定，他行事飄忽，說是邪也可，正也可。

「你聽說過他的『般若龍象功』已到達甚麼境地？」

「沒見過他殺人。」

「殺甚麼？」

「殺牛。」

「那究竟是如何厲害?」

「老宗一次陷入了一羣狂牛之中，十隻狂牛向他衝刺而來，他施展他的『般若龍象功』，一掌掃出，十頭猛衝的狂牛倒斃在他跟前。」

「他不殺人?」

「也不見得。」

「如何?」

「一次被人尋仇，在山野中伏，一連殺死了七人，全是血肉模糊，不過，那是誇大傳言，江湖上沒有多少人相信。」

「第三個?」

「一個女人。」

「是『紫衫令君』花艷儂。」

「那個不知她究竟有多少歲的婆娘?」

「正是，據江湖傳聞，以她嬌滴滴的身形，發出的掌力，可以擊場一座石山坡。」

「只是傳聞?」

「我也去看過那個石山坡，並不是人工鑿石，好像是爆破一般。」

「她練的是甚麼功夫?」

「是『錦綉添花』。」

「是內家功夫還是外家功夫?」

「內外兼備，無窮無盡。」

他們父女邊說邊走，一路是看着不同地方的屍體，並沒有停下來。

其實他們已從大廳，經過了很多道月牙門，一直來到了後院，一路上有很多屍體，也有很多衙差捕快，但沒有一個人敢打岔他們父女的對話。

他們都知道他們父女辦案的風格。

他們的一對一答，既是一種討論，也是一種研究，分別把他們自己對案件的觀點，一一說了出來。

倪謙道：「一共是多少屍體?」

「超過一百個。」

「眞的一個也沒有生還?」這話並不是問他的女兒倪傲雪，而是問一個守在柴房的衙差。

衙差道：「倪爺，我們不知道這個算是生還是死。」

「甚麼?」

「他還有氣息，口中依依哦哦的。」

「這當然是生的。」

「但他全身爛泥似的，兩個人也抬不起他。」

倪爺道：「爲甚麼不早告訴我們。」

「大人，你們父女正說得高興，並且正在察看不同的屍體，我不敢打亂你們的思維。」

倪傲雪道：「快帶咱們看。」

衙差把柴房的門推開。

這柴房果是放滿了柴薪，不過，却是凌亂不堪，散滿一地，不過，兩旁的柴薪，却仍好端端的疊着。

中間已挖開了一條通路。

盡處躺着一人，果然是醉酒般躺在地上。

那人三十來歲，本來應該是個精壯的漢子，但如今却癱軟在地上。

他口中仍然嗡動着。

倪謙上前，道：「你是……」

那人的眼睛茫然的望着倪謙，口唇仍動，却沒有發出甚麼聲音。

倪傲雪道：「爹，他是這忠義之家的第二代傳人，是薄老前輩的大兒子鍾靈，薄鍾靈。」

她蹲了下來，輕觸他的手臂。

她一碰之下，猛然縮回，那種軟濡的感覺，實在怕人，她站了起來。

倪謙道：「快說，是誰來殺你們?」

那癱瘓的人，聽了那「殺」字，似乎精神自動的提高起來。

他口唇仍然嗡動。

可惜是沒有聲音。

倪傲雪又再蹲下。她知道這是整件一夜滅門的忠義之家的唯一線索。

百多人之中，只有他仍然算是生還。

倪傲雪把耳朵靠近他的口唇。

她極度集中精神的聆聽。

倪謙也沒有多言。

半晌，她才站了起來。

「他說了些甚麼?」

倪傲雪有些茫然，道：「他只重覆兩個字——胡……要!」

「胡要……你可聽得清楚?」

「是清清楚楚的胡要兩個字，你也來聽一下。」

倪傲雪走開，倪謙蹲下。

他正想把耳朵貼近那人的口唇，他突然停止。

「死了，最後的一口氣也嚥盡了。」

倪傲雪看着這人，他雖然已完全沒有氣息，他的雙眼仍然是睜開的，好像是死不甘心。

倪謙嘆了口氣。

倪傲雪道：「總算聽到『胡要』兩個字。」

「這比沒有聽到還不是一樣?」

倪傲雪沒有回答他。

倪謙突然想起，問道：「爲甚麼一直沒有見到這忠義山莊的莊主薄雲天的屍體?」

他們走出了柴房。

幾個捕快一字排開的等待着。

倪謙問：「找到薄雲天的屍體嗎?」

爲首的捕快道：「不知道找到了沒有。」

倪謙有些動怒，道：「你說甚麼話?」

「據下屬所知，薄雲天莊主已是七十高齡，不過，在一列的老人屍首中，有近七個是七十高齡的，屍首雖有，却分辨不出誰是薄雲天。」

「爲甚麼?」

「因爲他們衣衫已全然碎裂，而臉孔也塌下，根本分不出他們的容貌。」

「快帶咱們去看。」倪傲雪道。

他們跟着那捕快，直到一個相當大的演武場。

薄雲天一生以忠義爲名，武功也是自然不弱，他手下有七個兒子，每個兒子都承習他的「薄氏柔功」，武功也各有所成，不過，薄雲天一直沒有讓他們出江湖，因此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武功到了甚麼程度。

薄家其他上下人等，也一樣學武功，因爲他們這個忠義山莊，地處荒僻，一切都要靠自己家人保護。

這演武場相當大。

近屋處是一個有蓋的橫堂，放了九張太師椅。

對開的地方，完全是露天的。

而今這露天的地方，已放滿了屍體，全被白布裹着，並隱隱透出一些屍臭味道。

倪謙自是見多識廣，但看見這一列列的白色屍首，也爲之動容。

那捕快走到前列，揭開其中一塊白布，道：「這一列都是七十開外的人。」

倪謙上前一看。

那人白髮蓬鬆，臉孔却是全塌了，沒有辦法看到他是甚麼樣子的。

隔鄰的一個，也是如此。

甚至一排七個，亦是一模一樣。

「據說薄雲天有七個兒子。」

「對，在柴房處，倪爺已見過一個。」

「其他的呢?」

「在次排。」

那捕快步至次排處，掀起那白色裹布。

倪謙上前一看。

這個屍首的臉孔並沒有塌下，眼睛是大大的睜開，與剛才他見的薄鍾靈差不多一模一樣，臉孔露出一種極爲詫異與不甘心的神色。

倪謙逐一揭開細看。

這七個兄弟，臉孔都有些相似，但最相似的，仍是他們死前的神色。

倪謙道：「其實這事件發生了多久?」

「恐怕有三天了。」

「誰發現的?」

「我。」是個精壯的捕快，那人上前。

「郭行?」

「對，倪爺。」

倪謙手下捕快超過百名以上，却認得這郭行，因爲這人年輕而做事極有衝勁，是近年來他認爲最有前途的年輕捕快。

「你怎會發現?」

「我上月接到鄰縣的要求，過去幫忙做一些工作，並且負責帶一些文書回來，前日我路經此地，發現整個忠義山莊寧靜得極爲可怕。」

「爲甚麼這樣說?」

「這忠義山莊，我也曾經過多次，我知道莊主是個隱居之士，但莊內有百多家人，自成一條村落，一定有鷄犬之聲，但那日我經過之時，日當正午，却是了無聲息。」

「那你如何?」倪傲雪問。

「我走近莊門一看，而且那時我也有點口渴，希望可以討點水……」

他似乎有些呆住。

「然後呢?」

「我一入莊門，便看見十多具屍體，開始的時候，我並不覺得恐懼，因爲他們都只是躺在地上，並沒有甚麼血漬，但越看越使我心寒。」

「那你如何?」

「我仍然提起最大的勇氣，再入內裏——死的人實在太多，我只好立刻離去，回城稟告。」

「當時的人都死了很久?」

「我看是尚有餘溫。」

倪傲雪有點可惜道：「假若你追進去再看，可能你便見到那個兇徒。」

郭行道：「我寧願看不見。」

倪傲雪聽了這話，覺得十分奇怪，問道：「你身爲一個捕快，爲何如此說?」

郭行並沒有回答。

倪謙却明白，道：「雪兒，你原諒他，他只是個年輕的捕快，見識不多，他不願見到兇徒，因爲他害怕死亡的恐懼!」

郭行望着倪謙，沒有說話，但眼中表示感激。

倪謙又再問了一些其他瑣碎的事情，並沒有多大收穫，因爲郭行所見的，與他們在這個現場所見的，也是差不多，只是時間上是遲了三天。

這時，另一個捕快來報：「包郎中到。」

倪傲雪道：「你甚麼時候通知了包伯伯?」

「臨出城之前。」

「對於這些屍體，他一定有更多的見解。」

「這個當然。」

包郎中本是開封城衙內一個郎中，他醫術並不算高明，但檢驗屍首，或診治重危病人，却是另有一手。

這多年來，倪謙辦案，特別是有人死亡的案件，都叫他驗屍幫忙一下。

包郎中的眞姓名是包治，因爲他跟隨倪謙多年，因此，他雖沒有甚麼官職，但地位十分特殊，一般捕快都十分尊敬他，倪傲雪也視他爲世伯。

包治不能在開封城內得到更高的官職，那是他外表十分猥瑣，說句不好聽的話，他的外表，無論他穿上甚麼衣服，望去都不似正人君子。

假若倪謙不是多番與他合作，也不敢對他有甚麼倚賴，他眉尖額窄，蛇頭鼠目。

兩支鼠尾鬚更是特別添人惡感。

但本質上，他是個善良人，而且具有豐富的聯想力，對於江湖武林上發生的事情與人物，却是知得不少，那是因爲他外表像個壞人，混入流氓

地痞之間，不會使人懷疑，因此他知道的消息特多。

包郎中從莊門一直來到這個演武場。

場上已擺滿了屍體。

包郎中一見倪謙，便道：「倪爺，有沒有半死不活的？」

「甚麼？」

包郎中笑道：「我是指受害者。」

「如果你早到一步，還有一個。」

「那麼，最後一個也斷氣了？」

倪謙與倪傲雪都點了點頭。

包郎中不再說話，他逐一的去看那裏在白布之下的屍體。

他有時一看便蓋上白布。

有時却動手按了幾下。

有時却又低頭嗅嗅。

終於，他看完了這百多具的屍體。

他搖搖頭的走近倪謙，嘆了口氣，却不言語。

「怎麼了，包伯伯！」還是倪傲雪心急。

包郎中道：「重手，好重的手。」

郭謙道：「這點任誰也可以看到。」

「對，尤其是那七位老者，整個臉孔也塌了下來，任誰也知道這是極其重手，是橫練的功夫，達到無堅不摧的境地，不過，兇徒的內家功夫也是不弱。」

「如何見得？」

「其中一部份不關重要的，例如他們的家僮傭僕，他一出手便震斃他們，這一份內力，實在叫人佩服。」

「你認爲那兇徒爲何要使用不同的手法？」倪傲雪問道。

「我看除了顯示他的武功之外，還是因爲時間。」

「時間？」

「要殺死百多人，畢竟是需要時間的。」

「兇徒匆忙？」

「那又未必，這是一個極有計劃，極有組織的滅門慘案。」

「這點你如何得知？」

「剛才說過，用兩種不同的手法是其一，另外一點是，我從莊門入內到此，並沒有一些血跡。」

「這表示甚麼？」

「殺人不見血，這話本來是形容兇徒厲害，但那只是一句比喻的說話，但在這件滅門兇案之中，他是確實的辦到了。」

倪傲雪突然問：「包伯伯，你的見解的確與別不同，不過，我仍想知道一些確實的證據以證明你的推測。」

對於別人有這個要求的話，包郎中一定嗤之以鼻，但對這個世侄女，他當然不會。

「是的，我也想——倪爺，我想剖開兩具屍體給你看，也許，不單可以證明我的推測，也可以提供更多的線索來追緝兇徒。」

「好極。」

包郎中道：「看來現場除了收屍之外，再沒有甚麼可查的了，倒不如叫他們把屍體收了，但留下三具。」

倪謙道：「那三具？」

「一具是臉孔全塌的，一具是第三行第五具，另外一具是第八行第七具。」

倪謙照着包郎中的意思吩咐下去。

倪傲雪道：「包伯伯，還有一具，你似乎沒有仔細研究過。」

「那一具？」

「那個在你到來前，還可以說一兩句話的那一具，你可要看嗎？」

「好極。」

轉眼之間，衆捕快已把屍體收拾。

這寬闊的演武場上只留下三具屍體，另外一具正由後院中抬入。

包郎中道：「我看這場面並不適宜太多人看，倪爺，假如那些捕快不願看，可叫他們離去。」

結果只有五個捕快留下，其他的都幫助收屍而趕回開封城去。

然後，包郎中開始他的解剖工作。

包郎中道：「首先是這一具塌臉的。」

他從懷中掏出一柄尖刀，按一下那屍首胸膛，一刀割下，道：「這人內臟完全無損。」

倪謙與倪傲雪，五個捕快也靠近一看。

果然，這人內臟完整無缺。

包郎中解釋道：「他是被重手，實際上是陽剛之力所打死的。」

衆人並不覺得有甚麼稀奇。

包郎中移身往另外兩具屍首，道：「這兩具男屍，外面看來一模一樣——我意思是指他們面目無損，身體也無損傷，但却已死去。」

他們細看，果然如包郎中所指一般。

「不過，他們實際上，死法各異。」

包郎中一刀插下，內臟露出，也是完整無缺。

衆人正想追問。

包郎中道：「你看他的肋骨。」

那是護着胸前內臟的肋骨。

包郎中打橫再割一刀。

他們已可以清楚的看到，那條肋骨已碎開了多段。

包郎中道：「其實，這人不只肋骨已全碎，手脚的長骨亦已全碎。」

他拉起那具屍首的手脚，一拉上來，只要一放手，便立垂下，好像內裏完全沒有東西支持似的。

包郎中道：「這種手法，實在是別具一格，既有陽剛之力，也有陰柔之力。」

衆人都嘖嘖稱奇。

包郎中道：「這一具却是全陰柔之功。」

他一刀插下，向下一拉，却沒有把刀掀起。

包郎中道：「假若你們任何一人，自認沒有足夠的定力，那就不看爲佳，否則三兩天內，不能下嚥。」

沒有人表示不看。

包郎中把刀抽起。

他自己都不去看。

倪謙自信有足夠的定力，一看之下，也感到心口翳悶，而倪傲雪已把頭轉向另一邊。

五個捕快之中，三個嘔吐。

另外兩個，並不是定力足夠，而是搖搖欲墜，不能自控的快要暈了。

包郎中道：「我早已向你們說過。」

原來他剖開那屍體的胸膛，內裏的器官內臟，已是碎作一團，極之難看。

包郎中立時把布蓋上，道：「這人內臟已完全被震碎成肉醬了，這人所使的功夫，實已臻化境。」

衆人沒有理會包郎中的話，因爲他們要重新收攝心神，安靜下來。

倪謙道：「那麼，這兇徒比我們想像之中，更爲厲害，更爲不凡。」

包郎中道：「我們還是先回去再說。」

倪傲雪雖然也有嘔吐的感覺，但她頭腦仍然清醒，道：「還有一具。」

「對，那人是死前仍有話說的一個。」

當然，這時，那人已成了眞正的屍體。

包郎中揭開裹布一看，道：「這人却是被普通功夫所傷了，看來並不是這人武功好，可以擋住那兇徒的襲擊，而是那兇徒故意手下留情。」

倪傲雪道：「換句話說，是兇徒故意留下的活口。」

「留下作甚麼？」

「讓你們也有一些線索。」

倪謙聽了，並不覺得那是兇徒的好意，而是和他們作一次重大的挑戰。

他有點憤怒地道：「他實在太看不起咱們。」

包郎中道：「這人在最後一口氣中，說了些甚麼？」

倪謙道：「兩個字：胡……要……」

「胡要？是個名字？」

「可能是。」

「是個地方名字？」

「也有可能。」

「是一句說話的開頭，其實後面才是更重要的訊息。」

「那也說不定。」

當他們說這番話的時候，他們已在返回開封府城的路途之中。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嚴重的命案，但開封府城的陸大人，爲了免使百姓受驚，禁止把這件命案向外公佈。

不過，有些市井中人，也略得消息，因此在互傳之下，市間也有一些消息。

當他們回到內衙門捕房內，倪謙還沒有坐下，便有捕快入來，急稟道：「倪爺，郭捕快死了。」

「誰？」倪謙一時之間，實在想不起那是誰。

「是郭行。」

「郭行？」倪傲雪道：「是最先發現這件滅門慘劇之後，回來稟告的。」

「他今日還向我稟告一番。」

倪謙轉向那捕快，問道：「郭行是如何死的？」

「是回家途中死的。」

「怎麼死？」

「被人從後面用重物一擊而死的。」

包郎中問：「屍體移開了沒有？」

「還沒有。」

他們三人立即到那條伏屍的胡同。

已有一些好事的人在圍觀，一個女人在屍旁要生要死，那是郭行新婚未久的妻子。

包郎中第一個上前看屍首。

郭行是撲倒在地上，後腦已塌下，看來是被硬物從後襲擊而死。

他提起郭行的臉孔一看。

郭行雙眼突出，幾乎離開了眼眶。

那形狀實在是恐怖之極。

倪謙道：「好重的拳頭。」

包郎中道：「對，是一拳致命。」

現場附近完全沒有甚麼痕跡留下。

倪傲雪勸了那寡婦一番，其他捕快收拾了現場之後，他們一起回到衙門內捕快房。

倪謙一入內，便如雷似的火爆道：「這簡直是一次大挑戰。」

倪傲雪道：「那兇徒一直在我們附近。」

「是的，當初他並不知道誰最先發現這兇案，但在我們的盤問之中知道了。」

說到這裏，他們同時感到一股寒氣自他們心底中升起，假若那人想現身，他們隨時也會一起死在兇宅之內。

那人的武功實在深不可測。

不過，那兇徒實在是一個冷靜的人，他發現郭行是最先發現兇案的人，他可能是害怕他有所發現，因此他決定要殺人滅口。

倪謙道：「我發誓要把這冷血的兇手找出來。」

倪傲雪也道：「爹，你也讓我參與其中？」

「當然，不過，一切都要異常小心，因爲我們要對付的並不是一個鼠竊狗偸，而是一個……」

他實在不知該如何加以形容。

「更危險的是，他可能在我們身邊

，也可能在任何時間出現。」

倪謙道：「雪兒，你破得這案子，相信是你人生的一次大轉捩。」

倪傲雪當然是雄心壯志。

有道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不過，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努力，並非一定帶來成果。

倪傲雪在以後的三十日，幾乎是馬不停蹄的工作，倪謙也是如此。

却完全沒有任何發現。

那兇徒似乎完全消失了似的。

倪謙知道，這種獨行式的兇案，是世上最難偵查的，假若那兇徒以後不再犯案，可能永遠成爲無頭公案。

倪傲雪却沒有他那麼悲觀。

那一天，倪傲雪突然失踪了。

第一天，倪謙還以爲她出城去，也許她是聽到一些市井傳聞，來不及通知父親便出城了。

倪謙並不太擔心，因爲倪傲雪已與他一起辦過不少案子，當然沒有這一次所遇的那麼大規模。

第二天，倪謙仍然安慰自己。

第三天，他開始坐立不安。

第四天，他收到一封飛鴿傳書。

他急忙解開一看，上面只有寥寥幾字。

「爹：雪兒一切平安，勿念。」

然後是倪傲雪的名字，是她的字跡。

不過，她完全沒有透露她在那裏。

以倪謙的估計，倪傲雪一定在千里之外，否則也不會飛鴿傳書，而且有意不讓他知道她目前所在。

用意是非常明顯的，她要單獨追查此案。

倪謙實在非常擔心，但也無可奈何。

究竟倪傲雪到了那裏？

＊　＊　＊

那夜，倪傲雪實在非常疲倦，疲倦至她一睡在床上，便不想動彈。

可是，身體上的疲倦，却未能使她入夢。

她的腦海仍然想着那件滅門兇案，實在這個多月來，她是無時無刻不是如此想着。

忽然，她聽到一陣笛子的聲音。

月光正透過紗窗射在她的床前。

笛子聲音開始是極具幽怨，但過了不久，却又奏成十分蒼涼似的。

當月影被雲所蓋，笛子聲音又變成了凄涼的味道。

倪傲雪被這多變的笛聲吸引着。

本來她眞的不想動，不過，她突然想起了一個名字——魔笛金童崔宇瀚！

那是父親提過的名字。

是天下武功出衆之人，而且是可能江湖中出手最重的人。

想到這裏，她毅然起來。

那時，月影又回復，冷冷的光透入，她從窗子竄出，那笛子聲音突然止住。

她停了下來，忽然又不想追出去。

她正想回頭，笛子之聲又起。

她竄上了牆頭。

外面是迷濛的一片，幸有月華洒下，她可以看見，離她屋子百丈之外，有一個高塔。

塔上坐着一個人影。

笛聲便是自那人影之處傳來。

倪傲雪心想：「就算此人與兇案無關，但半夜在這塔上吹笛，究竟也是個異人，何不上前一看？」

她運勁縱身，轉眼已到塔下。

那笛聲却是戛然而止。

倪傲雪再抬頭一望，塔上人影却是渺然，她正在錯愕之際，笛聲又起。

但笛聲却不再是來自高塔，而是高塔不遠處一株極爲巨大的銀杏樹。

這株銀杏樹極爲濃密，枝葉繁茂，只聽見那笛子仍然奏出凄怨的調子，却不見那人的影子。

倪傲雪心下實在佩服，這人倏忽不見，輕身功夫已臻化境。

她跑過銀杏樹的那邊。

笛聲又突然停頓下來，良久，笛子聲音再沒有奏起。

倪傲雪心下有點着急，道：「在下打擾前輩。」

半晌仍是沒有回音。

倪傲雪心想：「難道是早已離去？」

她走近大樹，仰頭一望。

就在這一刹，一件巨大的物體自樹頂墜了下來。

那東西下墜之勢，極其快而重。

倪傲雪跳開。

墜下的並不是甚麼東西，而是一個人。

一個手持笛子的人。

這人衣着奇特，黑色的外衣，罩着一件金袍，衣袂在風中飄揚，因而是黑中帶金，金中帶黑。

這人身體並非巨大，而下墜之勢如此厲害，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倪傲雪拱手道：「前輩。」

那人打量着倪傲雪，一副不屑的表情。

假若是平時，倪傲雪早已拂袖而去，不過，她憑着直覺，她知道這是個與別不同的人。

她忍着，笑道：「前輩笛子造詣，實在叫人佩服。」

那人看看自己的笛子，道：「小姑娘，你居然懂得笛子？」

倪傲雪道：「晚輩稍懂音律。」

那人似乎不信。

倪傲雪道：「剛才你在塔頂，一曲波瀾壯闊，那是奏出黃河之水天上來，浩瀚煥波，使人忘於煙水裏。」

那人微微點頭。

倪傲雪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孩子，她發覺以音律來作話題，暫時是可以

吸引這人，於是，她腦內靈光閃動，又想出另一番溢美之詞。

「另一曲小樓春雨，婉轉動人。」月光之下，那人臉容微笑。

「你眞懂音律？」

倪傲雪肯定地點頭。

那人把笛子湊近唇邊，吹了四個音節。

那四個音節却是乾硬的，毫無美感，更不動聽。

那人放下了笛子，道：「我說甚麼？」

「你說甚麼？」倪傲雪想反問，她話到唇邊，却又縮回，因爲如果就這一問，那以前所說的一番話，已是毫無用處。

那人要她猜四個音節代表甚麼話。

四個音節，可能是四個字，也可能全無意義。

倪傲雪一時之間，實在難以猜測。

可是，不猜這四個音節，却白白讓那人逸去，而這人，看來與自己日查夜查的滅門案，似有些關聯。

這難得的機會，讓他白白離去，那實在太可惜。

那人又重覆四個音節。

倪傲雪無可奈何，道：「我跟你走。」

那人聽了，臉上露出奇異的神色。

倪傲雪還以爲是猜錯了，正想說其他的話求補救，那人却已站了起來。

倪傲雪正想說話，那人衣袂又再揚起，人已在百步之外。

這人輕身功夫實在了得，只是一動，人便遠離，剛才他在塔頂突然不見，躲在銀杏樹之內，這種功夫的表現，已是難能可貴，但他當時是獨處，沒有人見到他如何晃身，也許可以出些古怪，但而今這人在倪傲雪眼前一晃，便離百步，毫無甚麼掩飾，當然不會有甚麼古怪。

唯一令人心服，這人輕功之佳，實在出乎想像。

倪傲雪已來不及叫他，只有用盡了力量，向那人影追去。

那人向着城外方向而去。

過了空曠的地方，是一列民居。

那人一躍而上，在屋頂與屋頂之間，飛馳而過。

倪傲雪當然沒有他的本領，不過，她自小隨着父親練功，輕身功夫不可說是了得，但仍勉强可以看到那人的身影。

當她實在追不上的時候，那人却又彷彿蹲在前面一個飛簷等待。

倪傲雪只有再加勁，又追上去。

過了民居，便是田野。

那時正是仲夏時分，禾稻已挺立田間。

那人一躍而上，便在禾稻之上，似是御風而行，實在令人欽羨。

倪傲雪沿着田基追着。

那人豈眞是神仙？

倪傲雪實在不知走了多久。

忽然，她看不見那人的踪影。

她叫道：「前輩。」

沒有回音。

她再叫：「前輩？」

也是沒有回音。

倪傲雪心中有點氣，心想：「你騙我走了這一大段路，却又神龍見首不見尾。」

她正在生氣。

忽然，她看到過了一個小小的樹林之後，赫然是一塊巨大的牌坊。

那牌坊豈不就是忠義山莊的牌坊。

爲甚麼這人會引自己來到這兇案的地方？

倪傲雪不再猶豫，穿過了小樹林，直趕牌坊。

那人居然正坐在那牌坊之上。

月華洒下，照在那人黑袍身上，實在有飄飄出神之感，倪傲雪仰起頭看着他。

那人道：「果然是虎父無犬女。」

倪傲雪道：「你認識我爹？」

「有誰不知道名捕『千里追風』倪謙？」

「那只是江湖上的朋友給我父親一些面子。」

「而今有了你這個女兒——我想他也要改一改這個名號了。」

「怎樣改？」

「以我來說，應該改……改作『千金追風』！」

「千金追風？」

「有你這靈巧女兒，比有千金還更佳。」

「高人誇獎了，在下是倪謙的女兒倪傲雪。」

「倪傲雪，好個名字。」

「未請教高人，其實不用指教，我也知……」

「你知我是誰？」

「閣下定是名震江湖的『魔笛金童』崔宇瀚崔前輩。」

「我出道之時，你還是穿着開……」崔宇瀚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是的，崔前輩名重一時，你那支魔笛一震死三人，名動江湖，有誰不知。」

「妳也知道？」

倪傲雪點了點頭。

崔宇瀚道：「其實那只是皮毛的功夫，我這笛子才是眞正的功夫。」

「會說話的笛子？」

「對了，你剛才怎猜到我吹的四個音節。」

「我通音律。」

「那只是騙人的！」

「崔前輩果然是慧眼，我只是福至心靈的一猜。」

「其實我也知道，我那四個音節是

：你隨我來。」

「我答的是我跟你走。」

「正是，我一聽之下，發現你不單懂得我要說甚麼，而且還立即回答了我的話。」

倪傲雪實在想不走，錯有錯着。

崔宇瀚飄身下牌坊。

而今倪傲雪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位崔前輩，他無疑是倪傲雪的前輩，但並非年紀老邁。

看來只是剛過三十而已。

不過，倪傲雪亦已二十歲，而崔宇瀚在江湖上成名已有十多廿年，他沒有理由是三十出頭。

也許他保持容顏有獨到之處，怪不得他的外號除了提及他的魔笛之外，還說他是金童。

崔宇瀚道：「你是個聰明人，你一直想找我？」

倪傲雪聽到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回答。

她的確是想找這位「魔笛金童」崔宇瀚，不過，她完全沒有向人透露過。

她想找崔宇瀚，那是因爲在查這忠義山莊一夜滅門之事，倪謙提過三個江湖上的高手。

第一個便是崔宇瀚。

不過，她實在一直沒有向人提過。

崔宇瀚如何能知她心內之事？

崔宇瀚道：「三十日之前，這忠義山莊出了一件命案，一件震人心弦的命案。」

「是的。」

「這種事你們六扇門中人已盡量不讓百姓知道，但在江湖之上，極爲震動。」

「那是不想百姓因這事而不安。」

「你也到過現場？」

倪傲雪點了點頭。

「那忠義山莊內的人，包括莊主薄雲天在內，也是被重手震死的。」

倪傲雪繼續點頭。

「你父親說過，江湖上有這麼重手的人，不出三個，而三個之中，我僥倖列第一個。」

「當時你也在？」

「如果我在，我會立時反駁。」

崔宇瀚說了這句話，也笑了起來，他補充道：「其實我也感到有些光彩，令尊也看得起我。」

倪傲雪道：「滅門之禍，實在是令人慘不忍睹，而且這並不是一家普通人家，而是江湖公認的忠義之家，並且他們已退出江湖，隱居此地。」

「你的意思是……」

「我想任何有人性的人，也不會做出如此之事。」

崔宇瀚道：「我絕對同意。」

「同意並不表示了甚麼。」

崔宇瀚立時劍眉倒竪，道：「那表示甚麼？」

倪傲雪沒有說話。

沉默是不容易應付的一招，尤其是在查案之時，這一招她學自她的老父。

崔宇瀚忍不住的道：「那表示我有可能是這滅門慘劇的兇手？」

倪傲雪仍然沉默。

崔宇瀚道：「我有這殺人的動機嗎？」

倪傲雪微微晃動，也是沒有甚麼表示。

「忠義之門……我在江湖上，向來是我行我素，不理會任何人的言語。」

「崔前輩獨來獨往，別具一格。」

「何以令尊有此猜測？」

「也許他是以武功爲衡量。」

「那還可以。」

「不過，這滅門之禍……」

那種欲言又止的說話方法，是倪傲雪才可以使用，而且使用得出神入化。

她並沒有承認崔宇瀚沒有殺人的可能，也沒有表示他有這個可能。

崔宇瀚聽了，心下實在不是味兒。

「你在江湖上，有沒有聽過我與忠義之門，有過甚麼過節？」

倪傲雪搖了搖頭。

「那我爲甚麼要殺他們，而且是滅門，妳以爲我眞是一個冷血的人？」

「我想相信你。」倪傲雪道。

「那麼，你實在不相信我。」

「我有一個最大的疑點。」

「甚麼？」

「你爲甚麼知道當日我父親在這裏所說的話？」

「有人通知我。」

「誰？」

「我也想知道。」

「既然是通知你的，爲甚麼你會不知道？」

「通知有很多辦法。」

「例如……」

「例如有一隻死烏鴉。」

「死烏鴉與這事有何關聯？」

「那隻死烏鴉跌在我的房前，而烏鴉的脚上，縛有一條字條。」

「上面寫……」

「忠義滅門，閣下第一嫌疑。」

「沒有簽署？」

「完全沒有，甚麼痕跡也沒有。」

「至低限度，那張字條仍在，也可以看到一些筆跡。」倪傲雪道。

「當然，我一直帶在身旁。」

他從懷裏掏出一張一隻指頭那麼大的紙張，他小心地攤開那半寸見方的紙張。

崔宇瀚呆了。

因爲那張紙上根本沒有甚麼痕跡，不要說是有字。

「我昨日還看過，明明是有字的。」

倪傲雪冷笑。

這一次實令到崔宇瀚暴跳如雷，可是，這又奈何她不得，因爲紙上沒

有字，他的話又成了廢話。

倪傲雪看看他的表情，心裏也動了同情之感，因爲這種既恨又全無料到的表情，實在難以假裝。

「我相信你。」

崔宇瀚聽了這話，才略鬆一口氣。

「不過，你記得那字跡？」

「記得，非常生硬的字跡，根本是好像出自一個孩子的手。」

那表示他無法從字跡方面找到任何線索。

「你知道這事之後，有何反應？」

「本來，我不想理會，江湖常有一些人，無中生有，挑撥離間。」

「爲甚麼你又來？」

「但我來到開封，發覺忠義山莊滅門之事，的確存在，那麼，我成嫌疑犯也是事實。」

「因此你要澄清。」

「其實我認爲沒有必要。」

「如要澄清，那也是人之常情，不過，你應該找我父親，因爲我父親才是這案子的負責人。」

「我却不喜歡，我不喜歡官衙，也不喜歡捕快。」

「我也是一個捕快。」

「你入六扇門的日子尚未算久，沒有那種中人欲嘔的官場味道。」

「你欺負我是個女子？」

「絕不，我雖不是甚麼大好人，但我從來不欺負女子。」

「你找到我，要說服我？」

「我以爲是，不過，我知道我的想法錯誤，你也是一個不易說服的人。」

「對，我比我的老爹更不易說服！」

「那我找錯了人。」

「好，你跟我回去，對他老人家說好了。」

崔宇瀚嘿笑起來。

「你這位姑娘倒厲害。」

倪傲雪不說話。

「我不會向你老爹說話，因爲我有另一個方法，爲自己澄清這個嫌疑。」

「甚麼方法？」

「你日後自然知道。」

「不可以向我透露一些？」

「我想……」崔宇瀚並沒有說下去。

他突然衣袂一揚，內裏的金衣反映着剛昇出來的日光，一時之間，目爲之眩。

他移動的速度實在快。

當倪傲雪再回復眼睛清靈之時，已看不見崔宇瀚。

她轉過這忠義山莊的牌坊，轉入內院。

內院是個黃沙地的廣場。

只見一片塵土飛揚，黃沙蔽目。塵土之中，兩個身影高速晃動。

其中一個，有金光閃映，不用說，那是崔宇瀚，但另外一個，却只見一身皮毛。

那是塞外人慣穿的皮毛，而且有一條尾巴一般的東西，在橫空高速轉動中竪起。

兩人功力悉敵，招數之快，令人目不暇給，她絕對是跟不上。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先是嚇了倪傲雪一跳，繼而是使她目定口呆。

高手拚搏，本來已是不易看到，而今這一場生死之戰，更是難得一見。

轉眼之間，兩人已高速的拚了百多招，沉悶的吆喝聲，沉重的掌擊聲，骨節互碰的聲音，使倪傲雪差點透不過氣來。

突然，一聲震人心弦的叫聲，兩人又在黃沙中倏分又合，接着是兩人好像在互相攀接似的，急速向半空升上，然後是一個人影墜下。

快如閃電的墜下。

另一個則在半空中，突然發力向橫竄去，那竄去的速度與力量，就好像一隻憤怒的兀鷹，橫空飛過。

而且這一飛極遠。

倪傲雪根本分不清楚兩人究竟是誰。

「砰」的一聲，倪傲雪才在沉夢中初醒。

倒在地上的，竟是「魔笛金童」崔宇瀚。

她輕輕一推。

崔宇瀚發出一聲呻吟，隨即却坐了起來。

「那人呢？」

倪傲雪沒有答話，只望着遠處，那人影失去踪影的地方。

「那究竟是誰？」倪傲雪問。

「我也想知道。」崔宇瀚道。

「從沒有見過？」

「從沒有見過。」

崔宇瀚忽然笑了起來，蒼白的臉孔更形蒼白，道：「我們都見過他了，可是，你可曾看到他的眞面目？」

倪傲雪搖了搖頭。

「我更與他過了玩命的百多招，那麼接近死亡的招數，可是我仍無法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

崔宇瀚拿起了那笛子，撮在唇邊。

不過，他想了一想，却沒有吹奏。

「你想以魔笛的音波追擊那人？」

崔宇瀚點了點頭。

「爲甚麼又不吹奏？」

「因爲……以他的輕功身形，速度之快，早已到了我音波摧擊範圍之外，而且，我也不想你無端受這音波的刺傷。」

「那究竟是誰？」倪傲雪又再自言自語。

「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一句，這人一定與忠義山莊滅門一案有極爲重大的關係。」

「甚至是那元兇？」倪傲雪道。

崔宇瀚沒有表示，不過，從他的

沉默中，倪傲雪也感到他也有同感。

「崔前輩，你有沒有受傷？」

「目前來說，看來是沒有，不過，這樣怪異的武功，不知是否有怪異的效能，我不知道。」

「崔前輩的武功，實在是令在下眼界大開。」

「倪傲雪，你這話對我來說，不是奉承，不是誇讚，而是諷刺。」

「對不起。」

「不，也沒有甚麼對不起，我承認，那人武功根本在我之上。」

「我看功力招數，都是半斤八兩。」

崔宇瀚苦笑，道：「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那人武功來自那一路？那一門派？」

崔宇瀚又再苦笑，道：「過去二十年來，我與各門各派交手，不下千次，通常我在十招之內，已知他們的來龍去脈。」

「這人呢？」

「我與他交手超過百招。」

「結果呢？」

「不知道，完全看不到他的手法。」

「沒有理由一點也看不出。」

「當然，我猜過，少林？武當？峨嵋？不要說這些堂堂大派的名門武功——即是崆峒？太乙？羽衣？邪教？魔手？也沒有一樣是。」

「怎會如此？」

「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出招實在太快，根本沒有留下一些時間讓我思索，第二，他招招狠毒，假若我稍有猶豫，說不定已死在他手下。」

倪傲雪聽了，雙眉深鎖。

「甚麼事？害怕了？」

倪傲雪搖了搖頭，道：「假若他眞是與這忠義山莊滅門一案有關，那麼……」

「你害怕破不了案？」

「就算知道是他，那又如何？前輩武功到了這個爐火純青境地，仍然是……你叫我們如何對付他？」

「那你不用擔心。」

倪傲雪仍是愁眉深鎖。

「你不用擔心，我不是安慰你，你可知道，這世上[illegible]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但願如此！」

「事實是如此。」

崔宇瀚把魔笛插回腰間，站了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埃，那時，日已三竿。

「前輩，你往那裏去？」

「本來，我已解釋了這事，與我無關之後，我便要離開此是非之地，不過，事情有了這樣改變，我也有了改變。」頓了一頓，道：「我想去找一個人，不，兩個人。」

「誰？」

「你有興趣跟我來？」

「找誰？」

「你有興趣的話，你跟我來，沒有的話，那你便回到你爹爹的身旁。」

這話語之中，帶有點諷刺的味兒。

倪傲雪當然感受得到，她好勝也好奇。

「好，我去，只要跟這案有關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看你嬌滴滴的，却有令尊之風。」

崔宇瀚與倪傲雪從忠義山莊出發，一直向西行，他再沒有解釋，任憑倪傲雪如何追問，他也以笑回答。

有閒暇之時，他只是弄笛自樂。

行了兩日，眼看便要離開這開封古城。

倪傲雪不想父親掛念，因此在離開開封之前，用飛鴿傳書，暫告父親平安訊息。

究竟這魔笛金童崔宇瀚要帶倪傲雪往甚麼地方，去見甚麼人？

沒有人知道。

* * *

自揭發忠義山莊滅門慘案之後，倪傲雪失踪，轉眼已見半月。

倪謙收到倪傲雪的飛鴿傳書，心總算安定下來。

半月以來，他仍是廢寢忘餐的追查忠義山莊的事。

可惜，全無寸進。

那日，他實在太疲倦，一早回到家中，希望好好的睡一覺。

可是，他剛和衣上床，便聽見外面的叫聲。

是他親信捕快林山。

林山完全沒有經過通傳便直闖倪謙的卧室，氣喘吁吁的道：「倪爺，倪爺，不得了。」

林山向來不是一個莽撞的人，但他眼前的一舉一動却是非常莽撞。

倪謙知道事情並不簡單，道：「林山，你坐下再說。」

林山坐在他的床前。

倪謙爲他倒了一杯香茶。

他一口喝下，道：「裕隆錢莊被劫。」

倪謙聽了，心中大石放下，道：「錢莊被劫，那也是等閒之事。」

「不只錢莊被劫，又是一場滅門之禍。」

「甚麼？是劫案，又是滅門？你有沒有昏了頭腦？再清楚說一遍。」

林山非常警醒的道：「裕隆錢莊被劫，整個銀庫沒有損失，但是裕隆錢莊內，由老主人古清風以至他家中小廝，都被殺了。」

倪謙知道，林山這次沒有說錯，自己也沒有聽錯。

他立刻披衣。

「你簡單再說一遍。」

「裕隆錢莊每日正午直至未時，是午膳休息時份，直至申時又再開始營業，可是，今日從中午開始，直至黃

昏，都未見錢莊再開門營業，有人敲門，却不見反應。

「結果有人推門，但見錢莊之內，每個櫃位上都坐了人，却是伏在桌上，後來有人報官，巡邏捕快見事態不對，拆門而進，竟發現古家上下大小，都遭殺戮，而那大銀庫內的金、銀却沒損失。」

倪謙實在無法相信他說的話，但是，他却知道自己非相信不可。

「那些人受傷情形如何？」

「據說是身體並沒有甚麼傷痕。」

「那是如何致死？」

「沒有人知道。」

這時，倪謙已和林山出了家門，飛馬趕去裕隆錢莊。

裕隆錢莊已佈滿了捕快。

林山領着倪謙入內。

但見錢莊大堂之內，仍坐有那些錢莊人員。

倪謙一進門便道：「有些不對勁。」

「甚麼？」

倪謙把鼻頭嗅了一嗅，沒有甚麼表示。

他走近那些櫃位。

櫃位之前，全用黃銅柱護着，閃閃金光，是一個極氣派的錢莊。

倪謙心急，一躍而入。

他把手指放在最近的一人鼻孔之下，只覺那人已是全無氣息。

他再輕輕一推，那人立時倒下。

倪謙再試另一人，也是如此。

他再蹲下看那屍體，外表看來是全無傷痕。

林山道：「這裏差不多完全沒有動過，而每個人的死狀亦差不多一樣。」

倪謙再四下張望。

這大堂之內並無打鬥的痕跡，所有傢具都完整無缺，甚麼人有如此本領，可以制服在大堂內的人？

制服他們也有可能，但要殺死這十多人，而不留一絲痕跡，實在沒有可能。

忽然，有一個捕快從後奔上來。

他脚步極其急速，幾乎撞倒了林山。

「甚麼事？」

那捕快氣喘道：「後面的柴房發現仍有一人未死。」

倪謙聽了，一躍出來，道：「快帶我們去看。」

那捕快急忙的領着他們，穿過了錢莊的賬房，直入後院，後院是另一排平房，是錢莊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員工作之處，這裏的人並非全都是坐着的。

有些倒在地上，有些跌離座位。

這一列平房，內裏的人似乎與行兇者經過一場小小的搏鬥，不過，看那些傢具與擺設，那打鬥的情況還不算劇烈。

再過了這列平房，便見一座花園。

這花園是分隔開錢莊與後面的住宅。

這間裕隆錢莊，佔地極廣，前面是做生意的地方，後面卻是古家家人的居所。

花園之內，通道兩旁，擺滿了合時的花卉，那些花燦爛的盛開着。

沒有一盆花有被摧殘過的痕跡。

如果行兇的人要到後面，一定要經過這院子，從這地方沒有受到破壞看來，行兇的人從這裏走過時，態度行徑仍是十分從容的。

倪謙沒有心情瀏覽。

過了園子，是另一列房舍，這些房舍並不是有規律的排列，前後左右，各有一座，建築得美侖美奐的樓閣，紅牆綠瓦，每一間都極爲標緻。

一路上，尤其是在每間樓閣之前，都有一些僮僕傭人倒下，更有一些穿着勁裝的護院，也倒卧一旁。

看來這些護院是想與行兇者拚搏的，但看情形是不堪一擊而倒下。

那捕快沒有在那些樓閣前停下來。

他一直急步走到另一列後院。

後院又有一列平房，是傭僕居住的地方。

他直往整個大院的最後一處地方，那是一間柴房，未入柴房，從外面看去，已看到裏面堆了一大捆一大捆的柴薪。

柴房的門半掩着，外面有兩個捕快守護着。

「大人，快死了！」其中一個捕快道。

捕快道：「爲何對大人如此無禮？」

那人道：「不，不，我是指裏面那人。」

倪謙已不再聽下去，逕自推門入內。

門一打開，只見兩旁是疊起的柴薪，中間是一條通道，而通道的盡處，却是一堆倒下來的柴枝。

本來這些柴薪倒下之後，已阻塞了去路，不過，已有人把部份倒下來的柴薪搬開。

「人呢？」

那捕快指指後面。

果然，在柴堆後面躺着一個人。

那人雙腿受了重傷，不能起來。

看他胸口急速的起伏，看來他這口氣隨時都會停頓下來，怪不得那捕快一見了倪謙便如此說。

倪謙躍過了柴堆，輕按那人的額頭，額角已呈冰冷。

倪謙立即問道：「你見到兇徒？」

那人是個年紀老邁的男僕，他張開口，却無力說話，只急速地喘氣。

倪謙恐怕他連最後一口氣也不能再續，他連忙爲他推血過宮。

那人似有一些起色。

倪謙道：「你見到甚麼？」

「是一……一隻……一隻……」

「一隻甚麼？」

「一隻……狐……」

「姓胡……」

「胡……要……」

「甚麼？」

「胡……要……」那人重複着，可惜，他這一口氣無法再延續下去。

倪謙再爲他點了幾個穴道，却完全起不了作用。

倪謙看着他，那人雖死，但雙眼仍然睜着，他爲那人瞌上了眼皮。

「胡……胡要……」

林山問道：「甚麼胡要？」

倪謙叫道：「上次在忠義山莊，那僅餘的一人也是如此說過。」

林山道：「是的，胡要？那究竟是甚麼？」

倪謙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向林山道：「快吩咐捕快在這錢莊周圍一里之內搜索。」

「搜索甚麼？」

「看看有沒有可疑的人。」

林山立即應命。

原來倪謙記得，郭行因多說了一些話，而事後立刻遇到狙擊而死亡，這表示行兇者藝高人膽大，殺了人之後，仍會在現場逗留。

本來，他也想出外查看，不過，這錢莊佔地極廣，一時之間，不知從何搜起，而且，包郎中也來了。

倪謙道：「老包，看過前面那些屍體沒有？」

「看過了，他們都是中毒後，再被內力震死。」

「中毒？」

「是一種迷香，但以我所知，這種迷香極爲罕見，很多醫書已認爲這種迷香已絕跡了。」

倪謙道：「快看這屍體！」

他帶着包郎中走進柴房，看那剛死的老僕。

包郎中蹲下一看，道：「他沒有中毒，不過，他年紀太老，被嚇得半死，再被普通的掌力震死的。」

「行兇者似乎是要他活下來。」

「也不一定，他只想他多活一段時期。」

「爲甚麼？」

包郎中沒有回答。

倪謙一想，這似乎是一個刻意的安排，先前忠義山莊滅門案，不也是如此嗎？

如果那兇徒想殺死這老僕，根本是易如反掌的事。

他是刻意留下這個活口，但這活口却不會維持太久。這兇徒實在是個頗有心機的人。

包郎中與倪謙步出柴房，又再往院子之內，查驗了一些傭僕的屍體。

「這些迷香極爲厲害？」

「迷香？」倪謙也記起了，當他一入錢莊之內，已嗅到一陣古怪的味道。

原來是一種罕見的迷香。

要殺這麼多人，又要不動聲息，只有如此，先用迷香攻入，然後才可從容殺人。

包郎中再檢驗了一些屍首。

倪謙道：「這次被殺的人與上次有甚麼不同？」

「你是指忠義山莊那次？」

「是的。」

「上次那些人，是被極大的力量震死的，這次不同，第一，是先被迷香迷暈了，然後被人拍其死穴。」

「拍死穴？」

「是的，並不需要很大的力量，但一定要認穴準確，才可以在一段短時間內，殺死這麼多人。」

「死穴，在普通人的身上很容易找到，不過，在那些學武的人身上則較難找到。」

「可惜這地方並沒有甚麼高人護院。」

「老包，你有沒有發覺，這兩宗血案極爲相似。」

「有些地方是。」

「例如？」

「是慘無人道的滅門之禍。」

「第二呢？」

「手法乾淨俐落，毫無痕跡。」

「第三？」

「留下一個只能說出幾句話的活口。」

「有沒有不同？」

「當然有，而且是大相逕庭的行徑。」

「第一？」

「上次是在深山野嶺行事，這次却在鬧市中。」

「第二？」

「上次看來沒有下迷藥。」

「第三？」

「出手不同，上次是重手，江湖上難見的重手，而這次是拍人死穴。」

其實倪謙對於這些線索，都一一了然於胸，不過，以他辦案的經驗，人在局中，一定比不上旁觀者那麼清醒。

他想起女兒倪傲雪。

假若她也在旁，她一定有更精細的分析。

倪謙那日在錢莊之內繼續他的工作，可惜沒有發現，而被派出去找尋附近可疑人物的捕快，也沒有拘獲任何人。

他還害怕有捕快會被害。

上次郭行是一個教訓，他害怕今次林山會被害，因此他立刻叫他休息幾天。

幸好，幾天之後，林山仍是無恙，那可能是他知道的不太多。

這次，倪謙却沒有想到江湖上的人，能施放這種幾乎失傳的迷香，也能輕手拂人死穴。

還有一點使倪謙無從着手的，是裕隆錢莊的莊主古清風，根本不是個江湖人，他看來並沒有被人滅門的理由，在生意上，也許有對手，但沒有死敵。

忠義山莊招滅門之禍，也許是遇到邪惡的人，江湖上邪惡的人極多，忠義山莊的莊主薄雲天，爲主持正義，殺過無數邪惡的人，被人尋仇也絕不稀奇。

但古清風這家人是毫無理由的。古清風爲人樂善好施，可說是地方上一個並不令人討厭的富豪。

倪謙實在無法找到一絲線索。

他只渴望女兒早日回家。

但倪傲雪往那裏去了？她沒有飛鴿傳書已十多天了，倪謙既煩惱又擔心。

絶情居中　夫妻相鬥

崔宇瀚與倪傲雪離開了開封城，直往西走。

倪傲雪一直沒有問他，虧她熬得住。

他們所經的地方，都是極爲荒涼，人跡罕至。

他們走了四天，曉行夜宿，在休息的時候，崔宇瀚便吹笛爲樂，他奏笛的本領高强，演奏得非常美妙，行雲流水，對倪傲雪來說是一種享受。

那日，他們來到一個山坡上。

這山坡看來與其他的山坡並無不同之處，只是山坡上，佈滿了奇花異草。左一撮、右一撮，開滿了花。

那些花看來並非野生似的，却又不像有人栽培，因爲這些花卉散佈的位置，是非常凌亂，不過，假若沒有人種植，又沒有理由會有這麼多奇花異草在此山坡上生長的。

倪傲雪看着這些花草，有說不出的喜悅。

她右手摘了一束，左手又再摘一束，放在鼻邊一嗅，感到渾身清新舒暢。

「你喜歡花？」崔宇瀚問。

「那個女孩子會不喜歡的？」

「所有女子都是如此？」

倪傲雪沒有回答他，這問題實在是多餘的。

崔宇瀚也沒有追問下去，但臉上却呈現着一絲不悅之色，倪傲雪沒有理會他，也沒有追問他，因爲她早已明白，這個「魔笛金童」是個怪人，忽喜忽怒，忽然滿懷心事，也忽然寬容磊落。

斜斜的山坡，越走越是陡斜，却越走越是美麗。

忽然，那山坡到了盡頭。

前面一條直線，竟是一個斷崖。

崖下是看不見的深淵，煙霧瀰漫。

崔宇瀚便坐在崖前，拿出了魔笛，輕輕地吹奏。

倪傲雪在崖前看了一會，終於忍耐不住，問道：「崔前輩，你帶我到的地方，已到了目的地？」

崔宇瀚沒有回答。

倪傲雪道：「你說帶我見一個人？」

崔宇瀚仍然不回答。

忽然，山崖之下，傳來一陣呼嘯之聲。

倪傲雪正想找尋聲音的來源，但見崖下竟無端端的衝上一人來。

這人身穿美麗的書生袍子，顏色繽紛，就像戲台上的書生的戲袍一般。

他似一飛冲天的自崖下上來。

不過，他衣服雖美，但臉孔却並不像戲台上書生的俊秀，而且近乎醜怪，頭是全禿的。

此人上升的力量很大，嚇得倪傲雪也縮回山坡之上。

那人站在崖前，看見崔宇瀚，也看見倪傲雪。

他似乎是認識崔宇瀚，並且一見到他，便有不悅的臉色，不過，他看着倪傲雪，尤其是當他看到她手上左一束，右一束，都是美麗的鮮花時，却似乎十分歡喜。

崔宇瀚停住笛聲，仍沒說話。

那人忍耐不住，叫道：「我早說過，我永遠不想你在我面前出現。」

崔宇瀚道：「老宗，我這次出現是有利於你。」

老宗道：「你又要弄些甚麼花樣？」

「我把一個你心目中會認爲是十全十美的女娃子帶來了，讓你看一下，是否合眼緣。」

倪傲雪聽了這話，心中十分惱怒，原來這崔宇瀚騙自己來，是有此齷齪目的。

老宗橫了崔宇瀚一眼，也瞥了倪傲雪一眼。

「十全十美？你不是我肚中蛔蟲，你怎知我心中所想？」

「這女娃子面貌娟好。」崔宇瀚望了倪傲雪一眼，續道：「系出名門，既懂武功，又愛花。」

崔宇瀚越說越得意，但倪傲雪越聽越怒火。

老宗聽了一句，便望一望倪傲雪。

倪傲雪盯了他一眼，反使他有點不好意思。

崔宇瀚道：「老宗，一切都符合你的條件。」

「我的條件？我甚麼時候提出過？」

「那月夜……」

「甚麼月夜？」

「當艷儂離開那一個晚上。」

「艷儂？艷儂是你叫的嗎？」老宗似乎一聽到這名字，便非常惱怒。

崔宇瀚被他這斥責，立時改口道：「她既已離開，我叫她艷儂，也不算……」

「她雖離去，但仍是我的妻子。」

「妻子，你那麼憎厭她，何必累人累己！老宗，我給你帶來這個女娃子……」

倪傲雪聽了，非常憤怒，她實在想教訓一下這個崔宇瀚。

「你走！速速離開我這花艷崖！」

「老宗，你何必這麼生氣？」

「你再說，我絕不饒你！」

崔宇瀚却仍然道：「你放過了艷儂，我今生今世也會對她好。」

老宗怒道：「你這畜牲，衣冠禽獸！」

崔宇瀚道：「你罵我甚麼也可以，只要你放過艷儂，我會……」

老宗不想他再說下去。

「你再多言，我便一掌把你打下這絕情淵！」

崔宇瀚道：「你既然把這深淵也命名爲『絕情』，想你也忘情於艷儂，我……」

老宗實在忍耐不住。

他一掌打出。

倪傲雪也叫道：「一掌打死這人面獸心！」

老宗這一掌，直擊在崔宇瀚所坐的磐石之上。

崔宇瀚人已一躍而起。

而那磐石之上，掌力所到，石屑紛飛。

倪傲雪看了，實在吃一驚，想不到這個古怪的禿頭書生，竟有如此功力。

那磐石是一種異常堅硬的岩石，若有利斧利鑿重鎚，也不輕易鑿開一塊。

可是，老宗只是一掌，便是石屑紛飛。

這一掌蘊含了多少功力？

崔宇瀚似乎知道他的厲害，他一躍起，便躍入花叢之內。

老宗本來可以再發另一掌，可是，他並沒有。

崔宇瀚笑道：「你再來一掌，就把你種的花全毀了，花艷儂愛花如命，你却……」

倪傲雪見老宗不出手，而且崔宇瀚所在的位置，與自己相隔不遠，便道：「崔宇瀚，你騙我來，說甚麼要見一個人，與命案有關，如今……」

「我已帶你見了他。」

「他？」

「你沒有看過剛才他的一掌？」

「這一掌又如何？」

「這一掌所發出的力量，你道天下有多少人能及？」

倪傲雪忽然省悟，道：「般若龍象功？」

「正是。」

「仙外飛星？」

「正是。」

倪傲雪轉向老宗，道：「閣下便是『仙外飛星』老宗老前輩？」

「看你的年紀，你不應該知道我名號。」

「我不知道，但我爹知道。」

「令尊是誰？」

「千里追風。」

「倪謙？你是……」

「倪傲雪，倪謙是我爹爹。」

「他爲甚麼會提我的名字？」

倪傲雪不想解釋。

崔宇瀚趁此機會，道：「你們很投契，我沒有帶錯你來。老宗，你既然對這女娃子有意……」

老宗怒道：「你這畜牲，我與這女娃多說兩句，你又胡言亂語，看來你不吃我兩拳，也不會離去！」

崔宇瀚却不害怕。

老宗給他桀驁的樣子氣得七竅生煙，他實在忍耐不住，又是一掌掃出。

這一掌並沒有剛才一掌的厲害。

不過，崔宇瀚也害怕，便一竄向後。

老宗的掌力是陰柔的，迫使他暴退，出了花田，然後，怒道：「你休再在我面前提起花艷儂，並且要立刻在我面前消失，否則……」

崔宇瀚却道：「花艷儂既是你休了的妻子，我崔宇瀚不嫌她……娶她……」

老宗聽了，實在怒不可遏，他一躍而上，兩掌齊出，崔宇瀚乖巧的閃開。

兩掌打在另一邊的崖石之上，又是石粉飛揚。

崔宇瀚已退到山崖的進口。

老宗仍然咄咄迫人。

崔宇瀚有點惱怒，叫道：「我千辛萬苦帶這女娃兒與你相親，其實只是希望師兄你早日情有所歸，而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去找艷儂。」

老宗不願再聽他說下去，他雙掌又出。

這一次的掌法，實在叫人眩目。

左掌是一掌五式，連續的力量，迫使人透不過氣，而且掌力所到之處，山泥傾下。

而右掌也是另外的一掌五式。

這五式都是忽徐忽疾，直迫崔宇瀚要害。

崔宇瀚開始時仍然是閃避，不與老宗掌力硬碰。

不過，躲避是避不了多少，尤其是老宗的右掌，他是避無可避。

崔宇瀚也抽出他的魔笛。

他開始以極其乖巧的魔笛招式對付老宗。

兩人便在崖前打鬥起來。

倪傲雪本想離開，但回心一想，既已至此，又親眼見到這個「仙外飛星」老宗，一定要查看清楚，說不定他眞是殺忠義山莊的兇手。

兩人酣戰，泥石紛飛。

原來「魔笛金童」崔宇瀚所用的魔笛，也是非常重手的武器，兩人相互接觸，所發出的「劈啪」聲响，使人震耳欲聾。

「你的般若龍象功又進了一大步。」

「你的魔笛也無退減。」

兩人邊說邊鬥，又好像是師兄弟練武，不過，當崔宇瀚一提起花艷儂的名字，老宗便加把勁出手。

倪傲雪一直注意老宗的掌法。

她覺得這般若龍象功實在厲害，一掌可以揭破一個人的臉皮，震碎一個人的內臟，絕不出奇。

她在江湖的日子不算長，但聽她父親平日所說，她也明白有此掌力的人，在江湖上實在不多。

父親懷疑老宗是殺忠義山莊的人，並非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那時，兩人已不再是離身而擊，而是貼身的拚搏。

崔宇瀚魔笛飛舞。

而老宗也有細巧的功夫。

兩人力拚，不再是練武一般。

忽然，「勒」的一聲。

兩人彈開。

崔宇瀚那邊，手持半截金笛，呆在那裏。

而老宗這一邊，也呆着，左手撫着右手。

崔宇瀚忽地嚎啕大哭：「你賠我這金笛……」

倪傲雪實在覺得奇怪，好端端的爲甚麼這個崔宇瀚竟像孩子般哭了起來。

雖然金笛子斷了，也不用這麼在人前丟臉。

而老宗也退後，露出懊喪的樣子。

崔宇瀚哭了一會，猛然抽噎的道：「我不會放過你的。」

他一翻身，向後山躍去，便失去蹤影。

老宗上前，叫道：「你……你……」他說不出來，身子竟有點搖晃晃。

倪傲雪上前，扶了他一把。

老宗甩開了她，道：「倪姑娘，你怎會遇上他，而他怎能騙你來？」

「說來話長。」

老宗道：「倪姑娘，你遠道前來找我，雖然你有其他目的，不過，你仍是我的客人，如果你不介意，何不到我『絕情淵』處一談？」

倪傲雪見他手臂仍然下垂，似有說不出的痛苦，道：「好極，前輩手骨似乎……」

「斷了！」

倪傲雪想替他提起手臂。

老宗道：「不用。」

他轉身走向那滿佈花卉的斜坡之上。

「前輩，這坡上花卉是你種植的嗎？」

「是的，我妻子愛花，她雖離去，我仍爲她種這花，不過，我不想她知道，因此，我故意做成是天然所生那樣……」

老宗這個禿頭書生，卻是個多情種子。

「你的妻子，便是崔宇瀚所提的花艷儂？」

老宗點了點頭，滿臉傷感。

本來，倪傲雪還有更多的話要問，但看他頹喪懊悔的臉孔，她不忍再問下去。

他們直向斜坡走去。

倪傲雪記得斜坡盡頭便是一個斷崖，而斷崖下面便是那個深淵，是老宗所謂的『絕情淵』，難道這個深淵就是他的居所？

深淵又怎能成爲他的居所？

老宗似乎明白她的疑惑，道：「你不用怕，跟我來！」

他走在前面，來到崖前，一躍而下。

倪傲雪猛叫：「老前輩！」

沒有回聲。

她上前，只見下面是煙波嫋嫋的深淵，那會有甚麼居所，而更奇怪的是，不見了老宗。

她再叫：「老前輩！」

「來，這邊。」

原來這崖下竟有一道階梯，如果不是老宗在那狹小的階梯出現，她永遠不會知道那是階梯。

因爲那階梯滿佈青苔。

「小心，很滑的。」

倪傲雪踏下，心頭發毛，因爲一滑下去的話，不要說是絕情，而是絕命。

那階梯是筆直而下，下了十多級，卻見一個山洞。

這山洞在斷崖的石壁內，因此在上面永遠看不見，一定要下這階梯才可看見。

山洞入口也不大，雜草叢生。

但一入了這個洞口，卻豁然開朗。

入門處是三個蒼勁的字——「絕情居」。

山洞陰涼，當中有一個水池，水自山洞岩壁流下，而池的中央，有幾朵睡蓮，水面浮滿了的蓮葉，倪傲雪實在想不到，這斷崖之下，竟是另有一番天地。

「絕情居」內雖然有點冷意，看來卻充滿了一點溫馨愛意，因爲自水池庭院入內，到處都是精美的擺設。

老宗已坐在一張竹製的椅子上。

倪傲雪仍然像劉姥姥入大觀園般，左顧右盼，並且問道：「這些擺設是你……」

「是我妻子做的，她親手做的。」

那些擺設都是些泥娃娃，或是一些充滿古怪奇趣的小昆蟲，或是一些討人喜愛的小動物。

「她做的？用甚麼來做？」

「用泥土，我們的山後，有一個非常好的黏泥礦，那些黏土可以燒成各種不同的器皿。」

「前輩的夫人……武功很高？」

「她武功極高。」

「手藝也是極好！」

老宗似乎是沉醉在回憶中。

「那麼，她爲甚麼……」

老宗突然從深邃的回憶中回到現實，竟然無端的憤怒起來，叫道：「不要再提她了！」

這一改變實在使倪傲雪莫明所以。

老宗續道：「那賤人……」

他似乎有很多憎惡的話要說下去，可是他又不想說，他的表情充滿了矛盾。

倪傲雪是個玲瓏剔透的人，她不再說下去，改口道：「老前輩勞累了一整天，有沒有可以裹腹的食物，讓我爲前輩效勞一下？」

老宗道：「你往後面看看吧！」

倪傲雪循着他所指的方向，穿入廳堂，後面有個小厨房。

厨房的牆上掛了一些臘雞臘鴨。

這些東西都不是在外面購回來的，而是老宗親手炮製。

小壁橱內還有一些金針、雲耳、冬菇等食物，另外還有一大堆晒乾的辣椒和蒜子，白米也有一大袋。

既然有足夠的材料，倪傲雪便立即動手。

轉眼已飯熟菜香，香氣傳到了廳堂。

老宗看來是個老饕，叫道：「姑娘，你弄的是甚麼菜，竟然這麼香？」

倪傲雪已捧了飯菜出來，道：「前輩還沒有吃過，怎知味道香呢？」

她把菜餚白飯放下。

老宗拿起筷子，一箸挾下。

他吃了一口，竟然呆了。

倪傲雪看見他的模樣，心下忐忑。

「這是甚麼？」

「痲辣臘鷄。」

「你怎麼懂得的？」

「那個女子不會厨藝？」

「你也懂武功？」

「當然懂。」

「你既懂武功，又懂烹調，針線呢？」

「略懂一二。」

老宗又再吃了一口。

「太辣？」

倪傲雪如此問，是因爲老宗的眼眶內充滿了淚水，看來要奪眶而出了。

「好吃，非常好吃。」

倪傲雪道：「如果有酒便好了。」

「有。」老宗指向另一邊的房間。

倪傲雪入內，看見牆上掛了幾個葫蘆，她拿了一個，搖了幾下，發覺裏面有半壺，打開那木塞，一陣烈酒芳香自葫蘆中逸出。

她把酒拿了出來。

老宗也不言語，接過酒壺，邊吃邊喝。

那痲辣臘鷄實在有點過辣，不過，老宗吃來甚是滋味，倪傲雪也不打擾他。

另外一道，是一些金針雲耳冬菇合煮的，因爲材料並不充足，可算是一道齋菜，老宗吃來，也實在另有一番滋味，酒也喝了不少。

倪傲雪嗅到那酒香，問道：「那是甚麼酒？」

「你猜猜？」

「我不懂飲酒。」

「是紅色的。」

「是狀元紅還是女兒紅？」

「這一瓶是狀元紅。」他忽然盯住了倪傲雪。

那表情是十分古怪，因爲他喝了酒之後，臉上的顏色是酡紅，不知是否辣雞太辣之故，他的眼眶仍然充滿了淚水。

倪傲雪低下頭來。

忽然，老宗輕聲道：「艷儂！」

倪傲雪抬頭一看，老宗竟痴痴的看着自己。

她嚇了一跳，徐徐退後。

老宗見她動，表情有點驚異，立時從沉醉中醒了過來，大口大口的喝了幾口酒。

「我爹也教過我釀製狀元紅和女兒紅。」

「你也喝一口吧！」

倪傲雪輕輕的搖搖頭。

「喝。」老宗語調充滿了溫柔。

倪傲雪依然搖頭，只是微笑。

這光景實在使老宗迷糊起來，他忍不住又輕聲叫道：「艷儂！」

倪傲雪道：「我是倪傲雪。」

老宗再醒過來似的。

這次他不再說話，大口大口的喝着狀元紅。

倪傲雪道：「不要喝太多了……」

這話一出，老宗竟然大哭起來，本來他眼眶已有眼淚，不過，他還是强忍着。這時却如缺了堤的河水一般，一發不可收拾。

倪傲雪看見他的模樣，嚇了一跳，還以爲自己說錯了甚麼話，口中吶吶，不知如何是好。

老宗大聲的哭叫了幾聲，又喝了幾口酒。

這次倪傲雪不敢勸他了。

老宗放下了葫蘆，道：「傲雪？」

「是的，我是倪傲雪。」

「你不是花艷儂？」

「我不是。」

「可是，爲甚麼你那麼像當年的她？」

「當年的花艷儂？」

「是的。」

倪傲雪看着他，覺得他雖然有些激動，但仍然很理智，她明白老宗心裏有一樁心事。

那應該是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

「你一定很喜歡你的妻子花艷儂？」

他點了點頭。

老宗和花艷儂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爲甚麼她如今不在？」

「因爲這裏是絕情居。」

「我看你並不絕情，反而是多情，痴情！」

老宗笑了，道：「我『仙外飛星』在江湖上早已有了一個無情無義的形象。」

「那是外人的想法。」

「我不是。」

「我認爲你一定不是。」

「當年……唉！」他欲言又止。

倪傲雪沒有出聲。

他又再開口：「當年我們在泰山……」

「你是五嶽中人？」

「是的，先師首創泰山一脈，只收了我們三個徒弟，我與花艷儂是其中兩個。」

「另外一個是……」

「是那個吹笛子的老不死！」

「老不死？是『魔笛金童』？」

「是的，他實在駐顏有術，老不死！」

「爲甚麼你這麼恨他？」

「我恨他，因爲他的存在，使我要隱居在這絕情居之內。」

倪傲雪已找到端倪，那是一幕三角的戀情。

「我泰山派是獨創的重手功夫，我從先師所授，衍化成了我如今的『般若龍象功』，而我的師弟『魔笛金童』，由於他喜歡笛子，也衍化了他的笛子功，不要小覷他的笛子功，一笛足以震斃一頭狂牛。」

「還有你的妻子？」

「花艷儂？她的外號是『紫衫令君』，她有兩項絕大的本領。」

「甚麼本領？」

「她自創的武功是『錦綉添花』。」

「多輕巧的名字！」

「不，也是咱們泰山派最重手的功夫。」

「怎樣重手？」

「她一出手，足以碎碑裂石，她曾經露過一手，一掌打出，使一座新建的廟宇也倒了下來。」

「她還有另一項本領？」

「駐顏有術。」

「這個與『魔笛金童』崔宇瀚相同？」

老宗怒道：「不要再提他！」

老宗又道：「『紫衫令君』可忽然變成一個少女，也可以化裝成一個老婦。」

「她易容本領非常高强？」

「是的，不過，她實在保持得不錯，她應該是……但看來仍是三十歲而已。」

當老宗一提起花艷儂的時候，滿臉甜絲絲的。

「她下嫁了你？」

老宗點頭。

「下嫁之前，經過一番非常重大的抉擇？」

「是的，本來我自忖一定敗在那個笛魔手下的。」

「笛魔？」

「他是一個吹笛子的魔鬼。」

「爲甚麼選你？」

「我不知道，我實在不知道，也許我庸人多厚福，可是，我娶得花艷儂，一個如花美眷，却是一個悲劇的開始。」

「甚麼悲劇？」

「那年先師仙逝，我們滿服之後，仍在泰山山腰結廬，正式交拜天地，成爲夫婦，沒有人作我們的見証，也沒有人參加我們的婚禮，不過，我們以日月爲媒，天地爲証，誓要白頭到老。」

「爲甚麼成不了事實？」

「那是笛魔。」

「發生了甚麼事？」

「咱們新婚的一年，是神仙般的生活，而且在翌年，艷儂還爲我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那是美滿人生。」

「直至孩子三歲前也是。」

「爲甚麼？」

「因爲笛魔又出現在我們跟前。」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他一出現，我們的婚姻便出了毛病。」

「毛病？」

「艷儂似乎對他有愛意。」

「甚麼？你妒忌而已。」

「我不知道是否眞的，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他似乎爲了這事十分痛苦。

「你也許是太愛你的妻子而產生的幻象。」

「我希望是如此，不過，另外發生的一件事却絕不是幻象。我的兒子失踪了。」

「迷了路？」

「不會的，因爲這孩子雖然頑皮，但聰明伶俐，不會迷失的。」

「被人拐走了？」

「我想一定是，而且是被笛魔拐走。」

「爲甚麼這樣肯定？」

「因爲孩子失踪後，他也同時失踪了。」

「也許是巧合？」

「還有更巧合的。」

「甚麼？」

「我的妻子也失踪了，沒有留下一個口訊便失去了踪影，以後的日子……」

倪傲雪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悲哀。

情敵出現，愛子失踪，接着是妻子也去如黃鶴，這一切敎人難以忍受。

「那很明顯……」他嘆了一口氣。

「你作甚麼猜測？」

「他們帶了我們的孩子蓆捲私逃。」

這「蓆捲私逃」四字，實在用得太重，倪傲雪似乎聽到一聲低沉的呻吟聲。

不過，洞內迴响極大，也許是錯覺。

倪傲雪道：「你有沒有查清楚？」

「不，我還要再查甚麼？」

「也許是另有因由，人生無常，並不是你所想的那麼簡單。」

「那還有甚麼可能？她與笛魔蓆捲私逃。」

他又再重複着。

倪傲雪忍不住道：「前輩，你不能這麼說，這關乎一個女子的貞節。」

「蓆捲私逃！」他仍重複着。

「前輩，你實在不應再如此說，一定要查清楚，才可以下結論。」

老宗又再狠狠的喝了一口酒。

忽然，外面出現了一個人影。

老宗已半醉，看不清楚。

然而，倪傲雪却看得極爲清楚，那是一個女人，一個穿着紫袍的女人。

說不上風華絕代，可是那雍容高貴的氣質，却是不可抹煞的。

倪傲雪站了起來。

老宗看着倪傲雪，開始的時候，有點醉眼昏花，不知她爲甚麼會站起來。

不過，當他橫目一瞥，已看見那個紫衫人的影子，他整個人也立時清醒了。

完全的清醒過來。

那紫衫人「颼」的一聲，已來到他們的跟前。

她嫣然一笑，道：「好一句蓆捲私逃！」可是，那笑意之中却充滿了凄酸和怨恨。

倪傲雪想勸。

紫衫人道：「姑娘，你不是一個只聽一面之詞的人。」

倪傲雪不知如何作答。

老宗接口道：「你想說些甚麼？」

紫衫人道：「我其實不想說甚麼，這其中的……只是我們兩人之事。」

老宗道：「不是，絕對不是……」

他的話未說完，人已動。

紫衫人一直看着他，因此，他一動，她也同時動。

兩人並沒有再發一言，竟然就在這石廳堂之內，交起手來。

倪傲雪想說話，或者加以規勸，可是，却不知從何說起。

而他們兩人已交手十來招。

兩人招式細緻，並不是大開大合，或者是任何的內力比拚。

本來，老宗是江湖上著名三個重手之一，但這次的交拚，並沒有震人心弦的拳與掌。

紫衫人稍退。

老宗却猛進，二三招之後，兩人已走出石廳，一直轉出了崖前。

那時月色正從西面透入。

照着那簇簇花朵，空氣氤氳着一種甜蜜清香的味道，本是一個大好的

良辰美景，但兩人仍然拚鬥着。

月色之下，只見他們人影交錯。

這時，他們招式已變。

老宗雙掌同時使出，一招簡單明顯的「雙龍出海」，但見近崖邊處突起的岩石，突然飛濺碎開。

紫衫人稍避，一指戟出，電光石火之間，老宗勉强避過，但那力量却直透石牆，竟然把石牆迫開了一條足有半尺高的罅隙。

這一指之力實在使人害怕。

老宗似乎知道自己力量稍弱，加上有些酒意，力不從心，他再作後退。

紫衫人並不因他退而稍作讓步。

她兩個翻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迫近老宗身旁，又再一指戳出。

這一指直戳向老宗的眉心。

老宗避無可避，雙手掩面，可惜他的動作不及紫衫人的迅速。

那一指的力量直透老宗的眉心。

眉心突然有一個大紅點出現，而老宗步履錯亂，好像醉酒的走了幾步，便倒了下來。

倪傲雪叫道：「老前輩！」

老宗已沒有能力回答她，慢慢的倒下去。

而紫衫人又想再出手。

倪傲雪已顧不得那麼多，晃身閃入他們之間，道：「前輩，何必……」

紫衫人住了手，看了倪傲雪一眼，再上下打量一番，然後退出。

她退至崖邊，擧頭望月，實在有無限凄涼的感覺。

她突然回頭，想說話，却又不知從何說起的表情，她抬起頭來，看見岩洞頂上三個字——絕情居。

她紫衫稍動，三掌已出。

每一掌出，猶如一個炮彈自炮管中射出。

「轟……轟……轟……」

那三個字，已被她的掌力粉碎。

一時之間，石屑紛飛。

倪傲雪在江湖日子雖淺，武功厲害的人却見過不少，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女人，竟有如此威力。

她蹲身看看老宗，撫撫他額前那紅點，但覺赤熱如火，但面頰以下，手足身軀，却是異常的冰凉。

紫衫人擊出三掌，毀了三字，心情似乎暢快得多了，看着倪傲雪的一擧一動，道：「這老頭是死不了！」

倪傲雪站了起來，拱手道：「紫衫令君花前輩？」

花艷儂有點愕然，隨即會意道：「他已告訴你我們的故事？」

「是的。」

「你相信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不會完全相信，因爲世事沒有完全絕對的。」

「紫衫令君」花艷儂非常欣賞這答案，她想了一想，才道：「他告訴你甚麼？」

「簡單的故事，他懷疑妻子外騖，可能是與自己的師弟……然後是愛子也失踪，他在心情極爲惡劣之下，只是直覺的推測——蓆捲私逃。」

花艷儂道：「我豈是一個如此的女子？」

倪傲雪沒有答話。

花艷儂道：「我們泰山一脈，就只有我們三個門徒，先師棄世之前，還以爲我們會爲泰山一脈這個門派，發揚光大，那知我們三個人，不單沒有秉承恩師所教誨，反而因兒女私情而誤了半生。」

「前輩休怪他，他把這地方命名爲絕情居，但他却不是一個絕情的人。」

「我相信，可是他的疑心與妒忌，比一個絕情人更爲可怕。」

「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不知道，也許我永遠不知道。」

「事情究竟是怎樣的？」

「我與他結婚之後，本來是非常美滿的，但當我們的師弟崔宇瀚出現，便帶來了麻煩。」

「『魔笛金童』崔宇瀚？」

「就是他，這人與我們多年師兄弟相稱，外表溫文爾雅，沉默寡言，沒有人知道他內心想的是甚麼。」

「他來探你們？」

「是的，我以爲他會在山中盤桓數天便離去，那知，他一留下，便是三個月。」

「阻礙了你們？」

「其實也沒有甚麼，山居寂寥，多一個人，也沒有甚麼不好。」

「老前輩開始懷疑？」

「那時，我不知道，至如今想起來，禍根已種，三個月之後，我腹部隆起，崔師弟知道我有了身孕，他不單沒有向我道賀，却悶聲不响的失了踪影。」

「爲甚麼？」

「當時我也不知道。」

「如今呢？」

「原來他是暗戀着我的。」

「爲甚麼你會不知道？」

「因爲我已出嫁，而我年紀比他大，一直當他是個弟弟而已。」

「可惜他的想法與你不同。」

「是的，他失踪之後，我再沒有聽過他的消息，老宗也絕不提起此人，三年之後，崔宇瀚又再出現。」

「探你們？」

「是的，主要來說，是看看我們的兒子。」

「他當時怎麼樣？」

「你指崔師弟？」

「我指他兩人。」

「老宗也沒有甚麼，心裏有些不舒服的感覺，但表面却沒有甚麼。」

「崔前輩呢？」

「他沒有甚麼改變，但那支魔笛在他手中，無論在奏樂或是武功，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他住了多久？」

「沒多久，我記得他來時，是月圓之夜，失踪時却是沒有月亮的晚上。」

「他又無聲而退？」

「是的，可是，這次却發生了一件事，一件令我們夫妻反目的事。」

「甚麼事？」

「老家傑也失踪了。」

「老家傑是你們的兒子？」

「正是。」

「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們……」

「我們找遍了整個泰山，完全沒有家傑的下落，我們傷心欲絕，因而互相指責。」

「很明顯的推論，家傑可能被崔宇瀚拐帶走了。」

「對，我們互相指責一番之後。你明白，對罵一定沒有甚麼好字眼的。」

「結果你們鬧翻了？」

「是的，但我們仍心心不憤，誓要找到崔宇瀚，要問個清楚明白，也可以証明我的清白。」

「你們下山去？」

「是的，我們下山，但來到接近山脚的地方，發現了一個斷崖，斷崖之下竟有一些孩子的衣物。」

「甚麼衣物？」

「是老家傑的衣物，那些衣物全是我親手縫製，你叫我如何不認得？」

「那表示老家傑已死？」

「這還會表示甚麼？」

倪傲雪不知如何安慰這一臉淚水的花艷儂。

「老前輩也傷心欲絕？」

「他不單傷心，而且傷心得瘋了，這也難怪他，他說過自己因兒女私情已不能把我們『泰山一脈』發揚光大，因此，他完全寄望在家傑身上。」

「夢想成空！」

「是的，可是，不知他腦裏想的是甚麼，他竟突然向我動起手來。」

「打你？」

「是的，我爲了保護自己，當然不會白白被他打死爲止。」

「這個當然。」

「他一邊打，一邊大叫：我沒有猜錯，我沒有猜錯。他亂哭亂叫，也胡亂發招，我幾乎被他打死。」

「他沒有猜錯甚麼？」

「他說了一番胡言亂語，開始時我並不明白，也沒有頭緒，但後來，我想了一會，才明白他的瘋言瘋語中，竟是指責我，說我佈下一個毒計。」

「甚麼毒計？」

「他說孩子沒有死，而是我故佈疑陣，讓他死心，然後我離他而去，跟隨崔宇瀚。」

「爲甚麼他會如此猜想？」

「我眞的不明白。」

「那你如何分辯？」

「根本沒法分辯，因爲越是解釋，也越表示我有深謀遠慮，因此，我大聲斥責他，他便更瘋狂了，要把我打下懸崖。」

「他是瘋了！」

「是的，對着一個瘋人，我怎樣說才對呢？與他繼續下去，對我對他，全無好處。」

「因此你離去了？」

「是的，我也要找尋崔宇瀚，一定要找他說個明白，以証我的清白。」

「對。」

「後來我走了，他躍入那個懸崖，要找到孩子的屍骨，那才安心。」

「結果呢？」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找到。」

「我明白他所說的蓆捲私逃的意思了。」

「以後的日子，我在江湖上不斷的找尋崔宇瀚。」

「找到嗎？」

「有十多次幾乎是找到了，但是總是被他逃掉。」

「爲甚麼他要避你？」

「我不知道。」

「你的出現，也是因崔宇瀚的出現而追尋來？」

「是的。」

「爲甚麼你又會來這裏？」

「我實在想再與他面對面解釋一下。」

「我看他的想法已根深蒂固。」

「是的，而且崔宇瀚三番四次在他跟前出現，也說過了無數可憐復可笑的話。」

「說甚麼話？」

「他說要補償師兄所失，要帶一些姑娘來與他相親，免他情無所托，最要命的是，崔宇瀚竟然在他跟前，承認愛上了我。」

「崔宇瀚前輩，實在是冥頑不靈。」

花艷儂深深地嘆息了一下。

月光之下，花艷儂的確是美艷動人，一襲紫衫在微風飄拂之中，實在醉人。

倪傲雪無端捲入了這場情史之中，幾乎忘了自己身負重任，她忽然想起忠義山莊滅門之禍。

「前輩，你一直追踪着崔宇瀚？」

「十多年如是。」

「最近，你有沒有發現崔前輩到過忠義山莊？」

「你是指那滅門之事？」

「是的。」

「我們沒有接近過忠義山莊。爲甚麼你們會懷疑是我們所幹的事？」

「那是因爲那殺人的手法，非常重手，不用武器，也可使人頭顱塌陷，因此……」

「我明白，這多年來，我爲了要崔宇瀚還我清白，因此，無論他或我在江湖所行之事，既荒謬且怪誕，也怪不得你們的。」

「看來，這件事與你們『泰山一脈』，天下三大重手完全無關了。」

「是的，我們三人之間的恩恩怨怨，已無法弄得清楚，又怎會攪出殺人

滅口、滅門之事。」

倪傲雪有點失望，自己辛苦一場，竟是無功而退，而且一點線索也沒有，本以爲這次自己出馬，可以讓老爹明白自己已成長，可以獨闖江湖了。

這時，躺在地上的老宗，發出了一些呻吟之聲。

倪傲雪道：「花前輩，這件事老前輩對你誤會已深，而且經這一戰，恨意更濃，倒不如你先迴避一下，我與他談談，看看有沒有轉圜餘地？」

花艷儂也明白夫婿的品性，點頭表示接受。

倪傲雪又道：「花前輩，你明晚這個時候到來，我想一定會有結果了。」

花艷儂道：「我不知如何感激你。」

「不要先謝我，我也沒有甚麼把握，不過，我會盡力而爲。對了，如何醫治前輩？」

「他懂針灸，你說刺他頭部廉泉、風府、天柱三個大穴，眉心紅點自然化解。」

花艷儂說畢，便離開絕情居。

而老宗亦半醒起來，道：「艷儂……艷儂……」他摸着自己的頭顱，叫道：「你好狠心！」

倪傲雪道：「前輩，我先扶你入內。」

老宗在倪傲雪攙扶之下，入了洞內。

老宗坐下，雖喝過了一口香茶，仍然不安地道：「我頭痛欲裂。」

「你懂針灸？」

「懂。」他指一指那邊石桌，道：「那邊有一盒金針。」

倪傲雪把金針拿了出來。

老宗道：「刺甚麼穴？」

「廉泉、風府、天柱。」

「甚麼？那是致命的要穴。」

「那你相信我嗎？」

老宗頭痛非常，實在再想不出甚麼辦法。

「試試吧。」

老宗點頭。

倪傲雪雖不懂歧黃之道，但懂得點穴，再由老宗指點之下，一針先刺下廉泉。

老宗的頭痛已減了一半。

再刺風府，卻又帶來一陣痛。

倪傲雪小心再刺第三針天柱。

老宗只感到腦部痛楚全消，而他眉心的紅點亦慢慢消失了。

「果然靈效，倪姑娘，你懂針灸？」

「不，完全不懂。」

老宗望着他，捏了一把汗。

倪傲雪道：「怎麼？」

「你刺的是三個死穴。」

「爲甚麼你不死，反而祛了頭痛？」

「我不知道。」

倪傲雪聽了這話，突然福至心靈的道：「前輩，很多事情，並非一如你所想像的。」

「甚麼？」

「正如這三個死穴，並非如你所想，一刺之下便會死亡。也許刺一下會死，刺兩下也會死，但刺三下却是一個救人之法。」

老宗似乎有所領悟。

倪傲雪道：「我跟花前輩談了很久，對於你們之間的事，不敢說很明瞭，但有一點很顯的，你們之間的事並不出在你們身上，而是崔宇瀚。」

「我想是的。」

「花前輩一直追踪崔宇瀚，但總是無法追及，倒不如你與花前輩合作，追崔宇瀚回來，一切自然明白。」

「我過去是十分偏激。」

「我明白你的心情。」

老宗不再言語。

倪傲雪道：「你們的事，作爲一個局外人，實在不宜參與，不過，明晚此刻，花前輩再出現，你好好與她商量一下，我看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老宗點頭。

倪傲雪道：「我也要走了，本來我以爲找到了你們這三個天下重手，一定可以抓到一些線索，想不到……也好，我總算做了一件好事。」

老宗道：「大恩不言謝。」

翌日，倪傲雪拜別老宗，但她並沒有離去，她是個好心腸的姑娘，一直埋伏，等到花艷儂出現，再沒有甚麼不愉快的場面出現，她才離去。

她馬不停蹄的回到開封城去，未回到城，在三里之前，已看見前面黑煙冒升，又發生事情了。

狐猴怪物　身份似謎

倪傲雪熟悉開封城的地形，抄捷徑來到了那冒煙的地方，那是一個非常大的農莊。

農莊一列的房屋正在冒火。

搶救的人很多，農莊本身的傭僕，加上一些巡捕、兵勇，都在救火。

指揮救火的正是倪傲雪的父親倪謙。

他一見到女兒，劈頭便道：「快幫忙救火！」

倪傲雪下馬，加入了救火的行列。

經過一個時辰的撲救，火終於熄滅了。

因爲事出突然，所以受傷的人很多，老弱之輩已被燒焦死了。

農莊莊主齊家治也被燒死了。

齊家治是一個富農，手下有二百多個員工，他每年所賺的銀兩無數，不過，他也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每年對開封城慈善之事，也捐獻不少。

當倪謙與倪傲雪談論這場火之時，一個捕快匆忙的跑上前，道：「有一個重傷的人，據說他看到放火的人。」

「快帶咱們去。」

捕快帶着他們，過了一些田陌，看到一間遠離火場的茅屋，屋內有個年輕的佃戶。

不過，他已倒卧在血泊之中。

倪傲雪一看，回首與倪謙互相打個眼色，因爲他們都發現，這人是被極重手所擊傷的。

重手！

那人見了倪謙，便道：「那……那是胡……胡要……」

「甚麼？」

又是胡要！

「甚麼胡要？」

「一條尾巴，尾巴！大尾巴……」

那人已不能再說下去。

倪謙立即爲他推血過宮，一會，那人甦醒，說道：「胡，胡……胡要！」

他已盡了一切力量，但無法再說，他的眼睛仍然大大的張開，似乎表示他的驚愕與詫異。

他在死前是看到了那人，或許不是人，是「胡要」，「胡要」究竟是甚麼？

三案是一脈相承，而且十分相似。

倪謙詳述了銀莊發生的另一次滅門慘案。

倪傲雪聽了，十分憤怒，道：「甚麼胡要？甚麼人會做出這三件慘絕人寰的事！」

開封城向來是個以治安見勝的城市，短短的三個月內，發生了三件轟動的滅門命案，朝野上下，都爲之震驚，倪謙作爲開封城的總捕頭，一時之間，已成了衆矢之的，備受壓力。

倪謙有一個信念，這種大型的血案，一定並非盲目衝動之輩所爲，更非一般平民百姓所爲。

那麼，剩下的只有那些江湖人。

不過，倪傲雪却不以爲然，因爲根據她在江湖找尋重手的過程之中，她並不覺得江湖人會參與這種既無利益，而且危險重重的血案。

殺這些人，兇手爲的是甚麼？

仇恨？沒有必要殺這麼多人，殺一兩個眞正仇恨所在的人已足夠洩憤。

利益？三件血案之中，完全沒有涉及金銀，顯然兇手並不是爲錢財而殺人。

倪謙辦案多年，亦屢破奇案，鮮有不涉及這兩個大前題，可是，這三件大案偏偏是與此無關！

開封城的官府，開始向倪謙施壓力，要他盡快找出兇手，以安民心。

倪謙已廣佈線眼，希望可以從中得到線索。

倪傲雪也從旁協助，但無法找到半點頭緒。

* * *

那日，倪謙實在心煩意亂。

倪傲雪是個孝順的女兒，她見父親坐立不安，便提議道：「咱們何不找個清靜的地方走一走？」

「開封城那裏再有清靜之地？」倪謙顯得有點心灰意冷。

「何不往大雁寺一行？」

倪謙日夕爲血案勞累，很久也沒有往大雁寺，那大雁寺在開封城郊外，算不上一間大寺院，却有幾個和尚，倪謙與他們也有一些交情。

「也好！」

於是，兩人策馬出城，直往大雁寺。

一路是田園阡陌，藍天白雲，的確可以使人暫把愁緒拋開。

蹄聲閣閣，轉眼已到了離大雁寺不遠之處。

忽然，倪傲雪道：「爹爹，你看！」

倪謙循女兒所指，只見十多個番僧從大雁寺出來，他們都是身穿粗布僧袍，脚踏草鞋。

那些番僧，面目嚴肅，默默而行。

倪謙一數，一共是十四人。

他們之中，似乎並沒有一人爲首的，他們出了大雁寺，便一直向南而去。

「這是甚麼僧人？」倪傲雪問。

「應該是西域的僧人！」

「他們向來是居於西域，爲何南下，是否有所企圖？或者是佛門之中，發生了甚麼重大的事情？」

倪謙道：「想知道便隨我來！」

他們入了大雁寺，去找住持。

大雁寺住持了明和尚，與倪謙相當稔熟，那時，了明和尚正在大雄寶殿內，指揮和尚在收拾。

了明和尚一見了倪謙便合什道：「阿彌陀佛，甚麼風把倪施主父女也吹來了！」

倪謙道：「大和尚，大雄寶殿也要你費心！」

「剛才與那些僧人一起誦了一課，而今却閒下來！」

「對了，我剛到寺前，便看見一隊番僧，他們來自何方？」

「他們是西域少林的比丘！」

倪傲雪怪道：「西域也有少林寺？」

「有……中土少林其實也有分支，有北少林與南少林之分！」

了明和尚道：「他們正往少室山！」

「爲甚麼？」

了明和尚用奇異的眼光望着倪謙，道：「其實你也是江湖人，難道你近日沒有聽過，少林寺發生了一件震驚佛門中人之事？」

倪謙近日爲三件滅門血案而煩惱，那有心情去理會其他事情。

倪謙道：「甚麼震驚佛門之事？」

「少室山上的少林寺舍利子被盜！」

「舍利子被盜？少林寺也失竊？」

倪傲雪道。

了明和尚道：「阿彌陀佛！」

倪謙道：「那又與西域少林有何關係？」

「他們十四小羅漢，往少林寺協助！」

「少林寺人材鼎盛，爲何要西域少林協助？」

「不，他們表示友好而已！」

倪傲雪道：「我們剛才見那十四僧人離去，他們都是武功高强的僧人！」

了明和尚道：「他們可以代表西域少林出外，當然都具功德之輩，我剛與他們讀誦華嚴經，他們在佛道之領悟，也有非凡的成就！」

「既有武功，又有佛道的僧人！」

「以你所知，甚麼人盜了少林寺的舍利子？」倪謙問道。

「他們也覺奇怪，達魔院內的舍利子，天下有誰有這個膽量去盜？而且盜取了以後，也毫無收益！」

「那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

了明和尚道：「與我們開封城附近的三件兇案，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甚麼？」倪傲雪似有不明。

了明和尚道：「兇徒做了驚天動地大血案，却是一無所得，所爲何事？」

了明和尚無意間把兩件事聯繫起來。

倪謙忽然道：「可有關連？」

了明和尚道：「我不知道，我只覺得，天下事物，本是同出一源！」

倪傲雪聽了，心中似乎有所得，但又覺一無所得，她有點不安。

倪傲雪道：「爹，你還是與了明大師說說，我想先回城去！」

倪謙道：「你不舒服？」

爲了不再多加解釋，倪傲雪點點了頭。

「那你自己先回去！」

倪傲雪拿回馬匹，就讓馬兒順步而去，她心思紊亂，直覺到少林寺舍利子被盜之事，似與困擾着她的命案實在有關連。

關連在那裏，她却無法說出來。

馬兒不知走了多遠，忽然，她看見田野間，那十四個和尚在烈日之下齊步的移動。

這時，她勒停了馬匹，心想：「少林寺邀這些人上去，實在是一件不尋常的事……」

跟着他們！

倪傲雪心念一動，已下了這樣的決定。

看着他們所走的方向，她策馬上前，超越他們。

那些僧人並沒有因她的馬過，而注視她，仍然默默的有節奏地前進。

倪傲雪向着前面小城而去。

她到了城內，先找了一間小客棧，然後出外，買了一些男裝回來，就在小客棧之內易容換衣，轉眼便成了一個樣貌英俊的小子。

倪傲雪在日落之前，便看到那十四小羅漢入了城內，在一間齋菜館中用了晚膳，又匆匆上路。

倪傲雪一直追踪着他們。

他們十四個僧人，沿途並沒有多說話，他們遇到了比較大間的寺院，才投寺歇息一下。

五日之後，他們已近少室山。

十四小羅漢沿着山坡而上。

忽然，山谷之內傳來呼喝之聲。

倪傲雪先閃在一旁，細看之下，竟然吃了一驚。

谷內是三個人。

竟是沒見幾個月的「泰山一脈」三人。

「仙外飛星」老宗與他的夫人似是言歸於好，「紫衫令君」花艷儂仍是一襲紫衫，明艷照人。

兩人正聯手對付「魔笛金童」崔宇瀚。

他仍以那支笛子對付二人。

他兩個師兄姐雖然並沒有盡全力，但崔宇瀚已是節節敗退。

崔宇瀚在敗退中仍不時以哀憐的目光看着花艷儂，不過，花艷儂似是並不假以顏色。

老宗也了解妻子心意，並沒有出動他的「般若龍象功」，而是看着妻子的進而進，退而退。

十四小羅漢經過，稍爲停步，但仍然繼續似視而不見的走過去。

十四小羅漢仍然是極有規律的走過。

本來是三人的酣鬥，但當十四小羅漢稍離他們，他們却同聲呼喝一聲，已躍入了十四小羅漢之間。

一時之間，十四人亂作一團。

只見「魔笛金童」崔宇潮狂舞金笛，四個小羅漢應聲而被震開。

而「仙外飛星」老宗也左右兩掌，把身前五個小羅漢，也打開了七八丈之外。

「紫衫令君」花艷儂身如擺柳，在那些和尚中左右揮洒，她身旁左右五個和尚，也被震開了遠處，三個更在地上翻滾。

這「泰山一脈」三人，武功實在厲害，他們三人聯手，竟可在一瞬之間，便把這西域少林十四小羅漢打得天翻地覆！

不過，十四小羅漢畢章是訓練有素。

他們被突擊之時，措手不及，驟然分開，不過，十招之後，他們已各自翻身，回復他們的陣勢。

十四小羅漢已把三人團團的圍着。

「泰山一脈」三人，施展他們的重手武功，看來是要速戰速決，但十四小羅漢已看清楚他們的用意，他們雖然武功不及對方，但勝在十四人都有默契，避重就輕，施展一招「黏」字訣，竟把他們圍在核心，一時之間，無從發揮他們的威力。

不過，這三人畢竟是武功高强之

輩，而且各有獨特招式，實在不易對付。

先是「仙外飛星」老宗一聲呼喝，只見他突然站定，然後身體急速的旋轉，雙掌遞出，因爲旋轉速度快，因此雙掌已化作三五十掌，迅速迫亂了十四小羅漢。

而「紫衫令君」花艷儂也趁此良機，看她雙手手指有不同的指法，好像在刺綉一般。

「錦綉添花」是花艷儂重手之中另外一格的武功，只見她手指柔若無骨，但指力所至之處，却是無堅不摧，「哎呀」連聲，五個小羅漢已倒在地上。

十四小羅漢陣勢一亂，「魔笛金童」崔宇瀚更把金笛急速的揮動，眨眼之間，成萬條金蛇，竄在那些和尚之間，使他們潰不成軍。

「殺！」聲音來自崔宇瀚。

「爲甚麼要殺他們？」老宗問。

花艷儂也追問：「三弟，你說過只是要懲戒一下他們，爲甚麼……」

崔宇瀚並沒有理會他們的詢問，他瘋狂般揮動金笛，要把眼前的十四小羅漢殺死。

花艷儂與老宗都住了手。

十四小羅漢即時聯手對付那金笛。

不過，崔宇瀚已殺得瘋狂，一連五個和尚倒下，痛苦呻吟之聲不絕。

倪傲雪看着，她本來不想暴露身份，因爲她畢竟是六扇門中人，與這些江湖漢子有格格不入之處，可是，她生性俠義心腸，看着這「魔笛金童」瘋狂地殺戮，而他兩個師兄姐雖無加手，但只站在一旁叫喊，對那些小和尚並無甚麼幫助。

再讓他多揮兩下金笛，十四小羅漢便會變成十四死羅漢，她實在不能坐視。

她竄身而出，從隱蔽的岩石中，就如一隻大鷹般闖了下來，她知道自己的武功，並不能與崔宇瀚爭一日短長，不過，她知道自己的長處。

她身輕如燕，靈巧異常。

她的突然出現，早已使崔宇瀚稍爲住手，而當她未穩身於地，她便速施兩下「纖纖素手」。

這招功夫來自她的父親倪謙，經過倪傲雪自己改良，威力雖然比不上「泰山一脈」的重手，不過，勝在變化多端，迅速得使人不知如何對付。

崔宇瀚稍退。

倪傲雪再施兩招：「絲絲入扣」與「巍巍此山」。

一招極輕，一招極重，迫使崔宇瀚猛退，連揮金笛，却無法攻入倪傲雪的掌法之中。

「小子，你是誰？」

倪傲雪已易容換衣，崔宇瀚當然不再認得她。

這一改變，十四小羅漢已各自站了起來，雖然他們之間有多人受傷，但仍可以保持他們的陣勢。

倪傲雪叫道：「你何必知我是誰，江湖之上，人人也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崔宇瀚正想多言，但老宗已一手拉着他，花艷儂也在另一旁，拉着他另一臂膀，然後向山上竄去。

倪傲雪作勢要追。

十四小羅漢爲首的一名僧人合什道：「多謝施主援手，小僧看來，還是不要再追！」

倪傲雪回過頭來，道：「大師！」

「小僧不敢，施主，請受小僧一拜！」

倪傲雪慌忙避開，道：「大師何必作此禮，倒不如快去看看你的師弟衆人！」

這時，那十四小羅漢互相扶持而起，除了一兩個傷得較重之外，其餘的也可以活動如常。

「在下一番！」那爲首的小羅漢道。

倪傲雪道：「一番師傅，你們來自……」

「西域！西域少林！」

「你與他們三人有過節？」

一番搖頭，茫然道：「我們來自西域，根本從來沒有在江湖上與任何人有過節，我看是一場誤會。」

倪傲雪道：「這三人行徑古怪，我看內中有一些你們也不明白的原因！」

一番道：「施主高姓？」

「在下姓敖，筆名一個雪字！」

「敖施主，多謝拔刀相助，而今天色已晚，又近少林寺，倒不如一同上山，拜見住持！」

倪傲雪道：「這也好！」

於是，十四小羅漢擁着倪傲雪上少林寺去。

上到半山，已有一批少林和尚行來，迎接他們，原來少林寺山上，負責放哨的一些和尚，早已見到他們在山谷之中的打鬥，本想下來增援，但他們來到半山，三人已去，因而迎接他們上山去。

少林寺住持眞愚大師竟親自出迎。

倪傲雪心下十分納罕，爲甚麼眞愚大師竟那麼重視這西域十四小羅漢。

眞愚一見他們有人受傷，便道：「快爲同門療傷！」

一番上前特別的介紹倪傲雪，道：「住持，這位敖大俠，在山麓處助我們一臂，若不是敖大俠相助，我們也不知能否見到住持！」

眞愚大師道：「多謝敖少俠！」

倪傲雪道：「大師客氣！我們學武之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義不容辭之事！」

眞愚大師道：「難得你俠義爲懷，施主，請問你是那一門派？」

倪傲雪道：「在下所學，其實是三脚貓功夫，師事『千里追風』倪謙！」

「倪謙？那麼你是他手下一個捕快？」

「大師認識我師傅？」

「貧僧不能說是認識令師，不過，少林寺一向與朝廷保持一定的聯絡，因此，著名捕快『千里追風』倪謙，貧僧倒很久之前便聽到，千里追風爲人俠義，怪不得他的屬下也是當仁不讓！」

「大師謬讚！」

「貧僧想敖少俠也不見誤闖少室山！」

「不瞞大師，我是爲查案而來！」

「查案？少林寺是佛門淸靜地。」

「不過，江湖傳聞道，貴寺近日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甚麼？」眞愚大師臉有異色。

「是舍利子被盜！」

眞愚道：「你如何得知？」

「是敝師一個方外之交所言！」

「誰？」

「大雁寺的了明大師！」

「啊，你向來是神通廣大，哇！」

眞愚嘆了一口氣，似乎承認了這個傳聞。

倪傲雪本來想以一個江湖人身份查探此案，但回心一想，江湖人最忌是多管別人閒事，尤其是大門派如少林寺，一定不會讓他插手，因此，她直接承認是個捕頭，但礙於自己是換裝易容，不敢承認是倪謙的女兒。

一番望着眞愚大師。

眞愚大師道：「一番，你告訴敖捕頭？」

一番道：「施主，失去舍利子的，並不是少室山少林寺，而是西域少林！」

「是貴寺西域旁支？」

眞愚道：「是的，因此，西域少林才派了這十四小羅漢前來，要求協助！」

一番道：「事情已發生了超過一個月，寺中禁地『舍利子法壇』一日被人破壞，法壇上所供的舍利子被盜！」

「法寶既然被破壞，一定有留下蛛絲馬跡！」

「有……」一番道。

他頓了一頓，才續道：「有也沒有用，因爲留下的是一條長長的狐狸尾巴！」

「甚麼？」倪傲雪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一條長長的狐狸尾巴的印跡！」

倪傲雪仍然不甚明白，眞愚大師也是如此。

一番道：「那舍利子法壇，是個禁地，當然是無人敢進，但寺中有幾個輪值看守，也有派人在法壇之外把守。一日，五個守值師兄，被人打昏了倒在地上。

「住持立時入內，只見法壇內一幅滿佈廣埃的牆上，印有一條長長的狐狸尾巴！」

「你怎知那是狐狸尾巴？」

「不只形狀十分明顯，那塵埃之中，還有幾條狐狸的毛！」

「法壇之內，失去了舍利子？」

「是的，那個金瓶被丟在一旁，內裏空空如也！」

眞愚大師道：「失去舍利子之事，無疑是對咱們少林寺一個重大的挑戰，貧僧本想親往西域少林一看，但小寺也有很多事情，一時之間，也無法動身……」

倪傲雪聽了一番的話，心中有一個疑問，道：「大師，西域少林地處荒僻，一向有沒有狐狸出現？」

一番道：「沒有，西域少林地處廣寒之地，那會有狐狸這般小動物出現！」

「那麼，那狐狸尾巴是一個記號！」

「小僧想是……」

「甚麼？是狐狸尾巴？」

一番道：「是的，是狐狸尾巴！」

倪傲雪忽然聯想到開封城那三件滅門的奇案，便道：「眞是狐狸？」

「爲甚麼施主三番四次如此問？」

倪傲雪道：「我們最近也發現了三件兇案，都與一個『胡』字有關，可是，我們一直沒有想到，那可能不是『胡』字，而是『狐』字！」

眞愚與一番都不明白她在說甚麼。

倪傲雪便把那三件滅門奇案一一說出。

眞愚大師聽了，道：「三件奇案之中，都剩有活口，並說出『胡要』二字，看來，眞似有關連！」

倪傲雪道：「甚麼關連？」

「假若那不是『胡要』，而是『狐妖』？」

倪傲雪一聽，便叫道：「對，甚麼胡要？是狐妖，那幾個僅留的活口，在死前語音變異，說出『狐妖』二字，變成了怪異的胡要！」

眞愚大師道：「貧僧也只是猜度！」

一番道：「西域少林與開封城相隔千里，雖然，這些命案與敝寺舍利子被盜時間相近，但我看並沒有太多的關連！」

眞愚大師道：「一番說得也是！」

倪傲雪道：「是的，不過，我的聯想也許是有點天眞，不過……」

她解釋不下去，辦案的人，那直覺，有很多時候是很難加以解釋的。

這時，寺外傳來鐘聲。

眞愚道：「敖捕頭，委屈閣下，在寺中用素菜！」

倪傲雪道：「難得一嚐貴寺素菜，吃後一定俗慮全消，心如明鏡！」

那夜，少林寺上下，視倪傲雪爲上賓，與住持同席，一同吃晚膳。

倪傲雪心內一直想着，狐狸尾巴的印跡與狐妖之間，有任何可以令自己也信服的關連？

可惜一直沒有想得通。

她被安置在一個竹林旁的清幽雅閣中居住。

那夜並無月色。

外面的竹林，被風拂過，發出沙沙的聲音。

倪傲雪無法入睡，她躺在床上，看着那婆娑的竹影，搖搖曳曳。

忽然，她似乎看見竹影之內，有一團異物蠢動，她立時起來，竄向窗前。

無星無月之夜，却有暗光。

她清楚的看到，那團異物從竹林處躍起，而在半空之中，見有一條大大的尾巴！

一條狐狸的尾巴！

倪傲雪立即竄出窗外。

她向影子處追奔了一會，却沒有其他的發現，那明明是一條散開的狐狸尾巴！

盼望得見的狐狸尾巴竟然出現了，她不理會有任何危險，向影子追去。

出了竹林，是通往另一邊的僧人禪房。

倪傲雪並不知道那是甚麼禪房，她的心中，只有那條曾經在她眼前飄拂的狐狸尾巴。

她一定要追到那狐狸尾巴。

那時，她心無雜念，也沒有想到她要追向那地方，更沒有想到那是甚麼地方！

她奔着，越過一列禪房之後，又是一叢竹林。

可是，她拚命奔着，仍然沒法再看到那狐狸尾巴。

她心有不甘，又再躍過一道矮牆，只見前面是一個精塔。

雖然是無月無星，倪傲雪仍然可以看到四個斗大的字寫在塔上。

「達摩禁地」！

禁地？她煞住了脚步，不敢再前進。

自己是作客少林，如何可以在這時刻闖入人家的禁地？假若被人發現，那便黃河水也洗不清。

她退後，不敢再多闖一步。

可是，四周已响起了一陣步聲。

倪傲雪退後，躍過那矮牆，人在半空，已感到一陣一陣勁風鑽向她的身體。

她無法在半空發力，只能以力借力，把披風一抖，迎着那陣勁風。

立時，披風之上，佈滿了一些暗器。

全是一些鐵蒺藜，一些鐵刺，她暗喝一聲，隨即墮下了地上。

八個和尚已衝前。

倪傲雪不敢說話，她只希望能立刻打退這八人，或是避開這八人，免費唇舌解釋。

可是，這八個和尚却不是一般和尚。

他們一同揮着金剛棒，把倪傲雪圍在當中。

倪傲雪無法，只能以雙掌應付，幸好她身手極爲靈巧，可是，無論她如何左竄右閃，總是無法走出那重重的金剛棒陣。

倪傲雪不想再纏下去。

她猛地接了一下砸下的金剛棒，以力使力，抽着棒頭，用來抵擋另一棒的下擊。

「噹！」

這一下金剛棒的碰撞，猶如一個巨鐘响起，震耳欲聾！倪傲雪知道這下子實在不能脫身。

寺裏差不多所有和尚都被這「噹」一聲所吵醒。

倪傲雪知道，自己已闖下一個禍。

不過，她仍然不甘心被這八個僧人捉着，她施展着她靈巧的手法，在金剛棒陣中左穿右插。

忽然，她看到一個空隙，便猛然竄出，然後向上一躍，橫身再度飛竄。

她穩身矮牆之上。

那八個和尚却不敢追來。

倪傲雪覺得非常奇怪，只見他們手持金剛棒，追到矮牆之下，站着。

其中一僧人合什道：「阿彌陀佛！」

倪傲雪當然沒有理會他。

她向另一邊牆躍下，又再看到那「達摩禁地」那四個大字。

這地方原來不只是外人的禁地，也是這些和尚的禁地，倪傲雪不再理會那麼多，她入了那禁地之門。

一入那門，便覺一陣陰風撲面而來。

她稍退，定睛一看，那是一個人，一個非常瘦削的人，却是滿頭怒髮！

在少林寺裏，除了和尚，應該再沒有其他人，爲甚麼竟會在這禁地之內，遇到一個人？

那人也稍退，退到一個陰暗的角落。

其實，他即使不退，倪傲雪也無法看到他的眞面目，因爲那地方相當黑暗的。

而他一退，更只能看到他的身影。

一頭怒髮之外，便是一雙深邃的眼睛，一雙會發光的眼睛。

那種光芒實在使人心寒。

那雙眼睛像叢林中猛獸在窺伺時所發出的光芒，一時淡藍，一時暗綠，使人心驚膽顫。

倪傲雪心中一驚，便不由自主的退後。

那人突然一撲而出。

那來勢好像是一隻猛虎，也像一隻餓獅。

倪傲雪不敢直攖其鋒，她閃身。

那知道，那猛獸並非直接向她襲來，而是嚇退她，然後待她一閃身，

而出了那門。

倪傲雪轉身追着。

她看着他瘦削的身影一掠而過，忽然，那人身後有一條東西在風中揚起。

那是條大大的狐狸尾巴！

她已完全沒有了猶豫，一撲而出。

可是，那人實在快，在她一撲而到達之前，他已出了門外。

倪傲雪追出，那裏再有那條狐狸尾巴的踪影？

外面傳來一陣人聲。

也好，外面的僧人可能已把這妖怪捕了下來。

她再一躍而出，她站在「達摩禁地」四個大字的下面，只見一列十多廿個僧人。

他們一見了倪傲雪，便一齊合什道：「阿彌陀佛！」

倪傲雪不理會他們，大聲問道：「你們有沒有捉到那隻狐狸？」

僧人又齊聲道：「阿彌陀佛！」

倪傲雪道：「你們沒有看到一個有狐狸尾巴的人？」

僧人都不解其意。

其中一人走前一步，合什道：「施主，你雖然已犯了小寺的禁規，依小僧看來，施主是小寺的上賓，住持也不會深責！」

「我犯了甚麼禁規？」

「你傷了這達摩禁地幾個護院僧人，又闖入了達摩禁地之內，又說了一些瘋言，小僧只希望施主只是一時誤會。」

「你究竟想說甚麼？」

「小僧希望施主能自動向住持解釋！」

倪傲雪一看，外面的僧人似乎又多了一些，黃色白色灰色的僧袍成了一道一道的人牆，無法攻闖。

那僧人合什道：「阿彌陀佛！不過，施主，請萬勿再施詭計！」

人牆裂開，讓出一條路與倪傲雪。

倪傲雪也不再多言，一直走到達摩院。

達摩院內已坐滿了僧人，但住持眞愚大師却並非坐在首座。

坐在首座的是另一個濃眉突眼的僧人。

那僧人一見倪傲雪，便道：「遞下！」

四個僧人應命，拿着手銬上前。

原來「遞下」的意思是給她上手銬，倪傲雪怒極，叫道：「我犯了甚麼？要上手銬？少林寺是個佛門之地，可是個拿人拷人的公堂？」

眞愚大師道：「師弟，相信敖少俠並非一個奸狡之徒，他犯了達摩禁令，也許是一時誤會！」

那濃眉突眼的僧人道：「看在師兄面上……姓敖的，是誰派你來犯我少林？」

「我犯少林？犯了甚麼？」

「姓敖的，你聽着，你爲了偷入達摩禁地，重手打斃了我八個護院禪師！」

「我打死了人？」

「第二，你闖入達摩禁地，貧僧也不知道，你究竟造成了多少破壞！」

「我闖入達摩禁地，我承認，不過，我只是到了那精塔之前，再沒有……」

這時，外面一個老僧入來。

「稟刑法院，十二座金身菩薩，已壞了五尊！」

「甚麼？」

整個達摩院內的僧人都哄動起來。

眞愚大師猛唸了幾聲佛號。

看來事情實在不簡單，但倪傲雪却不知道發生了甚麼重大的事情，依他們說話來猜，是十二尊金身菩薩被人毀了五尊。

難道這又入了倪傲雪的賬？

倪傲雪想問，那濃眉突眼的僧人已一閃身，不知他用的是甚麼手法，已來到了倪傲雪的跟前，一手搭向她的胸前。

倪傲雪冷不提防，被他搭着。

她臉兒一紅。

而那僧人也退了一步，似乎是呆了一呆，但仍然一再伸手，反手扣着倪傲雪，並把她按在一條柱子之上，並立時用繩子把她綁在柱子之上。

那僧人手法極快，倪傲雪根本無反抗之力。

然後，那僧人回過頭來，對住持道：「師兄，恕我魯莽，但看在達摩刑法院上，請與師弟同往看那十二尊金身菩薩精塔！」

眞愚大師看着倪傲雪，滿臉無奈，道：「好，師弟，引我們去看！」

由那濃眉突眼的僧人領着，眞愚大師與另外六個老僧都隨着出了達摩院。

倪傲雪被綁在柱上，不能動彈，而她的跟前，也有四五十個和尚，齊齊坐下，在他跟前唸起經來。

那些僧人的語音，似是十分凄凉而激動。

倪傲雪大叫，他們却無動於衷，仍然唸他們的經。

而達摩刑法院的廣悟，領着眞愚大師等人，入了達摩禁地，直進精塔之處。

其實後面是一列的巨塔，總共有十二尊。

廣悟率先進入，只見五個巨塔已碎，露出了一些似是屍體的東西。

衆人也忍不住，大聲地唸佛號。

原來這所謂達摩禁地，其實是一個擺放高僧屍骨的地方，而那些塔便是藏屍的器皿。

據說得道的高僧圓寂之時，便知道自己會往極樂世界，但他們修成正

果的程度不同，處理他們的屍身，也有不同的方法。

有一些高僧，死後肉身不滅，就算是擺在靈間，不會腐化，僧人便稱這些爲「肉身菩薩」，過了一段日子，便把那肉身「即屍骨」用特殊的方法處理，並且加以金箔裹身，便成爲金身菩薩。

少林寺自開寺以來，也只有十二尊。

而這些金身菩薩，也被視爲寺中至寶，而今受人破壞，在他們眼中，實在是一種不能寬恕的罪行。

另外有一種高僧，他們死後，肉身與常人一般腐化，不過，他們在火化之後，屍骨之內，會存留一些圓核似的東西，那便是舍利子。

這些舍利子也同時被視爲至寶。

之前十四個羅漢所提，說他們西域少林失去了舍利子，便是這些高僧死後遺下的東西。

兩種佛門視爲至寶的東西，竟然同時被偷盜被破壞，可想而知，這些僧人所受到的震驚！

眞愚大師領着衆人，一一在那露出金身菩薩的精塔前拜祭一番。

廣悟道：「住持，我看那小子並非好人。」

眞愚道：「你認爲他並非好人？」

廣悟在他耳邊低語了一會。

眞愚道：「我無法相信！」

廣悟道：「我們再到刑法院，便可知道眞相！」

眞愚道：「這裏……」

「這裏師弟自然會派人打點一切！」

眞愚點頭，廣悟又領着他們回到了達摩刑法院。

這時，達摩刑法院內，衆僧人仍圍坐着倪傲雪，一同誦唸經文。

當衆禪師入了刑法院，聲音才低了下來。

眞愚道：「敖少俠，我念你對本寺總算有恩，請你好好的說出，誰人派你來搗亂！」

「搗亂？」倪傲雪怒道。

眞愚道：「難道你還口硬，對了，你究竟是誰人？」

「我姓敖，是……」

「你還想狡辯？」

「我的確是……」

她的話未說完，廣悟已接口道：「你根本是個女扮男裝的！」

一時之間，倪傲雪啞口無言，半晌才吶吶道：「我……我……」

「難道你眞的要在衆人面前出醜？」

倪傲雪知道多辯也無益，道：「我是個女兒身，那又如何！」

此言一出，衆僧哄動。

廣悟道：「你既然認了，何不繼續承認下去？」

倪傲雪狠狠的望了廣悟一眼，這一眼使他垂首閉目，不敢再看她。

倪傲雪把頭巾扯下，露出了一把秀髮。

達摩刑法院是何等莊重的地方，千百年來，從來沒有女子踏入其中，而今柱子之上，竟縛着一個女人，衆僧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倪傲雪朗聲道：「其實在下是『千里追風』倪謙倪捕頭的女兒倪傲雪！」

少林寺僧人雖與外界隔絕，但很多僧人在江湖走動，也聽過倪謙之名。

「倪傲雪？你爹當年也來過少林寺，當日也曾提過他有一女兒，那時她只有一歲，一晃就是十九年了！」眞愚大師道。

廣悟道：「那你來少林寺做甚麼？」

「查案！」

「少林寺是佛門清靜地！」

「對，可惜，罪犯却可能跑進來了！」

眞愚道：「這也不奇怪，少林寺是方便地，沒有甚麼防守保安，罪犯闖入來了，也有可能！」

廣悟道：「究竟你在查甚麼案？」

「把我縛在這裏，要我說些甚麼？」，

廣悟想上前爲她解下繩索，但剛才魯莽的一碰，雖然發現了倪傲雪的女兒身，但並非故意，而今知道她的確是女兒身，那敢上前？

他把腰間粗腰帶一揮，那本是軟的一條布，在倪傲雪身上一圈，所有繩索也鬆散了。

廣悟的武功實在不平凡。

倪傲雪站着，已有一僧人奉上椅子，她坐下，看看四周的僧人，道：「這些案子複雜，我看……」

廣悟會意，道：「你們回去！」

衆僧人已出達摩刑法院，剩下了七個僧人，他們都是寺中德高望重之輩。

眞愚道：「這些都是我的師兄弟，你說吧！」

倪傲雪道：「本來，近日在開封城發生的滅門慘案，其實是與少林寺風馬牛不相及的！」

「甚麼滅門慘案？」

於是，倪傲雪把三件滅門慘案一一叙述出來。

聽得衆僧垂頭嘆息，低唸佛經。

眞愚大師道：「你所說的『泰山一脈』三人，我也曾聽過，泰山老人當年也來過少林寺！」

「來作甚麼？」

「來求我先師，參看一些武功典籍！」

「看甚麼典籍？」

「也沒有甚麼，據先師提過，是一些重手功夫，例如是大力金剛指，雷神伏掌等！」

「都是重手的功夫！」

「是的，不過，話得說回來，你又怎能把這三件滅門慘案與少林寺扯上關係？」

倪傲雪道：「那三件慘案，並無任何動機，殺人似乎只是爲了殺人，而那三個江湖聞名的重手，却在此時出現！而你們西少林寺，也出現了一件案子，舍利子被盜，然後是今晚的，對了，今晚在達摩禁地的後面，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五個金身菩薩被破壞！」

眞愚大師再加以解釋一番。

倪傲雪道：「對了，這更證實我的推想！」

「甚麼推想？」

「假設那三件滅門慘案是同一人所爲，其實已有了足夠的證據證明是同一人所爲，那是一隻狐妖！」

「狐妖？」

「今天晚上我誤入禁地，也是因爲我看見一條大大的尾巴！」

衆人聽了都感到有點駭然，因爲那兇手可以做出滅門慘案，自然是個極爲兇殘的人。

眞愚大師道：「以施主的猜想，那人如此兇殘，他的目的是甚麼？」

「我實在無法猜想得到。」

「爲甚麼？施主辦案也有多年。」

「如果以一般常理推斷，殺人都是爲了錢財、聲名、物慾，可是，在這一連串的案子中，兇手殺人動機却不是如此，在忠義山莊中，沒有被掠奪甚麼；在裕隆錢莊中，本可以大肆掠奪，但同樣也沒有錢銀的損失；至於，光顧貴寺的，對一般人來說，舍利子與金身菩薩都是全無實用價值！」

衆人聽了倪傲雪的分析，也點頭稱是。

眞愚大師道：「還有其他可能嗎？」

倪傲雪說道：「還有一個可能。」

廣悟道：「仇恨？」

倪傲雪道：「仇恨應該是一個可怕的推動力，可惜，我並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證據，說也說不通，那兇手怎會有那麼多仇人？」

眞愚大師道：「敝寺在中原武林也算有一段淵源，一段歷史，可能會開罪了一些人而不自知，不過，西域少林，地處偏僻，與原交往不多，何來仇恨？」

倪傲雪道：「以你們的推想又如何？」

廣悟道：「施主既然看到一隻狐妖出現，而且在每次命案發生之後，都曾有人表示看見『胡要』，那麼該是同一兇手所爲，毫無疑問……」

「你想說甚麼？」

「我猜這兇手對忠義山莊、少林寺，根本上並無認識，他只是受人擺佈。」

「兇手之中猶有兇手？」

「對！」廣悟道。

廣悟雖然外表是個濃眉突眼的人，但其實有他精細的一面。

倪傲雪從來沒有想過，兇手之中仍有兇手，這的確是不平凡的見解。

他們又再討論了一番。

天色已亮。

倪傲雪道：「大師，那狐妖既然已在少林寺內出現過，那麼，我猜牠仍然會再出現，我想留在少林寺內，希望可以找到機會！」

眞愚大師似乎臉有難色。

這也難怪他，因爲少林寺有寺規，不能讓女眷留宿在寺內，當時他們讓倪傲雪留在寺內渡宿，那是因爲她是女扮男裝，而今她回復了女兒身，這就教他難作抉擇。

廣悟道：「師兄，寺外不遠之處，有一處農戶人家，他們有老有少，相信可以。」

眞愚道：「那對傲雪姑娘不敬！」

倪傲雪道：「那地方離寺不遠？」

廣悟道：「是的，而且在一山坡之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出入少林的人！」

「那也是一個好地方！」

「難得施主你能顧慮少林，貧僧感激……」

倪傲雪道：「在下打擾貴寺，令貴寺多添麻煩，其實是罪過，罪過！」

眞愚大師與倪傲雪再討論一番之後，便由廣悟親自帶領倪傲雪往那家農戶去借宿。

那地方面積不大，但收拾得整齊清潔，而且的確可以看到出入少林的人，也是一個好地方。

倪傲雪被安排住在一間茅屋之內。

那戶農家向來得少林寺的照顧，因此答應少林寺所託，當然對倪傲雪的招呼也極爲妥當。

日間，他們出外耕作，倪傲雪再度潛入少林寺之內觀看，看看其間可有值得懷疑的人物存在。

這麼一躭便是七日。

七日之內，全無動靜。

倪傲雪已經明白辦案的生涯，可能還要多等一些時日，才會有所發現，但也有可能，兇手永不再在少林寺出現也不奇怪。

她最擔心的是她的爹爹，不知道開封城內又有甚麼事情發生。

當倪傲雪等得不甚耐煩，有點心灰意冷的時候，廣悟忽然派了一個和尚來，要倪傲雪立往達摩刑法院去。

當她到達的時候，不單是廣悟鐵青着臉，連眞愚大師的臉色也極爲不好看。

倪傲雪入了達摩院，便看見那邊掛有一幅達摩禪師面型的掛畫上，清清楚楚的有一個印。

那地方並不是日日打掃的，因此常常留有一些廢埃，而今那個印便是在掛畫塵埃之上。

一條尾巴摸樣的印。

廣悟忍不住道：「這是一次挑戰！」

眞愚大師道：「廣悟，勿因憤怒而

蒙蔽了本性！」

廣悟合什道：「多謝師兄教訓！」

倪傲雪道：「大師，恕我同情廣悟師傅！」

眞愚道：「這人不單膽大，武功也極高强！」

「爲甚麼大師那麼肯定？」

「因爲我們在事發之前，早已特別多派護寺僧衆，特別是這達摩刑法院，有更多的護寺僧人！」

廣悟道：「師弟看守法院不力！」

眞愚道：「這不關你的事，看來那人武功在你之上，根本是防不勝防！」

倪傲雪道：「這尾巴的出現，表示甚麼？」

「表示他會再做一次案！」

倪傲雪也表示同意這一猜測，問道：「甚麼案？」

廣悟道：「對付刑法院！」

「達摩刑法院所司何職？」倪傲雪問。

廣悟道：「達摩刑法院是主管寺中法紀，僧人犯戒，便要受達摩院懲誡！」

「那是一個公正嚴明的地方！」

「這個當然！」

倪傲雪道：「那麼那兇手是向法紀挑戰！」

廣悟道：「貧僧將悉力以赴！」

眞愚道：「整個少林寺也悉力以赴！」

倪傲雪道：「你們有甚麼打算？」

眞愚道：「咱們將會多派僧衆，把守一切！」

倪傲雪道：「大師，我有一個請求！」

「施主即管開口說！」

「我想再易男裝，在寺院附近巡搜！」

「這，這沒有甚麼問題！」

「那好極！」

倪傲雪辭別了他們，回到茅屋，易裝。

她一邊換裝，一邊在思索着，其實對達摩刑法院內出現狐狸尾巴，她是有另一番見解，只不過她不想當衆提出。

她認爲，那狐狸尾巴的出現，並不是一種挑戰，而是一種調虎離山之計。

那兇手另有目的。

但目的何在，却是費煞思量。

少林寺內，有甚麼東西對一般人來說，是非常珍貴而不可得呢？

如果以出家人來說，寺中的金身菩薩與舍利子，都是異常珍貴之物，這些東西兇手早已加以破壞，相信他不會再以此爲目標。

那麼，還有甚麼？

忽然，她腦海之中，靈光一閃。

少林寺以武功著名於世，武功典籍自然是寺中最珍貴的東西，也是江湖中人覬覦之物。

對，藏經閣。

倪傲雪亦已知道，達摩刑法院與藏經閣距離相當遠，當衆僧重守達摩院之際，藏經閣之處，正是虛位以待。

這符合了調虎離山計。

那兇手究竟看中了少林寺甚麼武功秘笈？

倪傲雪感到有點興奮，一方面是似乎找到了破案的一點頭緒，另一方面，似乎也找到兇手犯案的一些動機。

她易容改裝之後，便逕往少林寺。

兩日的巡視，全無發現，因爲寺中要修葺那幾個被破壞的精塔，因此寺中多了一些建築工人入內。

倪傲雪小心觀察過那些工人，並無可疑之處。

她也到過藏經閣，那裏只有一個老僧與一個十分年輕的小僧，看來只有十五歲左右。

兩個僧人，幾乎在管整個藏經閣。

日間，有不少僧人來藏經閣，有些來看經，也有些來抄經，不過，那全不是甚麼武功秘笈，而是一般佛經。

倪傲雪曾經向那老僧打聽過，藏經閣中可有甚麼武功秘笈，那老和尙只是笑笑。

他終於受不住倪傲雪的追問，道：「施主，這裏沒有甚麼秘笈，那些秘笈都在衆僧人的腦袋內！」

話雖如此說，這藏經閣也有一部份地方列爲禁地，所有和尙都不能入內，而實際上，那一老一少的僧人，也沒有入內。

倪傲雪好奇，眞想一闖入內，看看其中有甚麼奧秘。不過，既列爲禁地，假如亂闖，那麼一定要惹上麻煩，暫時來說，她仍不想惹上這些麻煩。

那夜，天氣異常燀熱。

倪傲雪無法入睡，她忽然想到那藏經閣，她披上了夜行衣，直奔藏經閣處。

她已在寺中躭了超過十天，因此，她對附近路途已是十分熟悉。

她繞過後山，登上藏經閣。

在後山之處，她發現了一個身影，那個身影十分模糊，像隻猿猴。

因爲那身影是由一棵樹縱過一棵樹，只有猿猴才有這般本領。

倪傲雪本想追踪，但轉眼已看他入了林內，再不見其踪影。

她一直往藏經閣。

藏經閣的周圍，一片漆黑。

倪傲雪飛身上了藏經閣的閣頂，她剛穩身，便看見藏經閣那邊禁地處也有一個黑影出現。

不過，那黑影一現，便又再失了踪影。

倪傲雪不再猶豫，騰空到那禁地之處，並且由一個半掩的窗口進入。

閣內漆黑一片。

她匐伏在一處隱蔽處，心如撞鹿，她不知道自己的行踪是否被人揭破。

忽然，漆黑之中，閃起了一陣火光。

但那火光在一瞬間便再消失，雖然是電光火石的一刻，但倪傲雪已可以清楚看到閣中形勢。

火光起處，有一個人，猿猴般的一個人。

而另一邊，又有兩人，兩個僧人，一老一少，他們盤膝而坐。

他們三人相對，想做些甚麼？

倪傲雪不知道，她也不知道這三人有沒有看見她，她仍然的匐伏着。

忽然，另一次火光又起。

這火光是燃着地板上的草蓆，火勢極猛，黑煙冒起，那猿猴般的人，似在放火。

那一老一少的僧人，四掌齊出，只見那火燄轉眼之間便已熄滅。

倪傲雪看不清楚那一老一少的僧人，究竟用甚麼手法來撲熄那火燄，只見他們都雙手舉起，衣袂無風自動，火便滅了，只留下一陣燒焦草蓆的氣味。

其實倪傲雪更看不清楚的是那猿猴般的人如何放火。但見火被撲滅，他似乎心有不甘。

突然，火光又起。

這次不是地蓆，而是一個架上的藏書。

既然是藏在這禁地的典籍，不用說也是價值連城，或者是對少林寺極重要的。

倪傲雪也有些心焦。

但見兩個盤着膝的黑影，突然騰空，朝那火光而去。

兩人瞬間已降落在那堆有火燄的典籍之上，並震動了那架子，掀起一陣塵埃。

倪傲雪非常吃驚。

那一少一老的僧人，不知用了甚麼絕技，竟能在全無朕兆之下，騰空飛上。

那老僧人身懷絕技，也不奇怪，最奇怪的是那小僧人，看他不過是十五歲左右，竟然也有如此功力。

火燄又起。

這次又燒另一處的典籍。

一老一少僧人，仍然在那架上，忽地騰空，又飛身坐在那火燄起處。

如是者一連五次，火光起，兩僧騰空降下，然後是火光熄滅。

那猿猴般的人，似乎十分不安。

老僧忽然開口，道：「施主，何必毀此藏經閣？」

那猿猴般的人呆了一呆，發出一些「吱吱」的聲音，十分恐怖。

少僧也開口道：「施主，如果你全心要毀此藏經閣，倒不如燒死我們兩僧！」

那人又「吱」的一聲，然後用破鑼似的聲音，道：「燒死你們！」

那人話未畢，雙掌已動。

兩團火燄直撲一老一少的僧人。

那老少僧人身體迅速的合一，面對着那兩團火燄，他們毫無驚懼之色，雙掌與衣袖同時遞出。

他們寬闊的袖袍立時把火燄裹着，火光立時熄滅。

老僧道：「你燒不着我們的！」

少僧也道：「施主，放下火燄，立地成佛！」

那猿猴般的人問道：「爲甚麼我燒不着你們？」

兩僧並沒有立即回答。

那人又問：「我曾燒過無數人，也燒過無數屋，甚麼也可以燒得着！」

老僧道：「因爲我們都不是人，也不是物！」

「甚麼？你們不是人，不是物，是甚麼？」

少僧道：「我們便是我們！」

倪傲雪也不明白他們在說甚麼，不過，她也可以感覺到那些話的背後蘊藏着一些玄機。

那人似乎又想再發火燄。

那一老一少僧人，掌風後發而先至。

兩人的掌力壓在那人的掌上，使他無法發出力量或者是火燄。

其實他們相距還有十來尺，但兩僧的力量却像就在那人的眼前一般。

那猿猴般的人發出了「吱吱」的聲音。

兩僧收了掌，合什盤膝。

那人道：「你們是甚麼？」

少僧道：「我們一無所有！」

老僧道：「我們本無一物！」

「我不明白！」那人道。

少僧道：「你發的火燄，無法燃燒我們，因爲我們根本沒有東西讓你燒！」

老僧道：「那些書籍可以讓你燒，因爲他們存在！」

「你們不存在？」

少僧道：「一切皆虛幻！」

老僧道：「水月鏡花，海市蜃樓，生是死，死是生！」

這人聽了，呆呆的似乎略有所受。

「你回去吧！」少僧道。

「回去那裏？」

「回去你所屬的地方！」少僧道。

那人道：「我屬於那一個地方？」

兩僧沒有作答。

忽然，那人站了起來，全無預兆的，便撲向兩僧，然後用極重手，擊向二人頭顱。

兩僧並沒有反抗，仍然端坐。

在那人一撲起之際，倪傲雪幾乎驚叫起來，因爲她看見一樣東西。

那人身上竟有一條大大的尾巴！

一條狐狸一般的尾巴！

倪傲雪一看到，幾乎忍不住便要撲出去，幸好她沒有，因爲那人突然

向後翻了五個筋斗。

在他翻筋斗之際，她更加可以看得清楚！

那條狐狸尾巴，一上一下，更加清脆玲瓏！

那猿猴而帶有狐狸尾巴一直翻着，撞到一條大木柱之上，倒在地上。

倪傲雪看不清楚兩個僧人用甚麼手法把那人擊倒。

這時，兩個僧人仍然盤膝，突然轉向。

他們都面對着倪傲雪，雖然她仍是隱伏着。

老僧道：「好了，施主，你又有甚麼欲求！」

倪傲雪心下一凜，原來這個僧人，早已知道她隱伏着，而今那猿猴般的人昏過了，才對付她。

少僧道：「我看你們並不是同路人！」

倪傲雪無法再隱伏，現了身在他們跟前，道：「打攪兩位高人！」

老僧道：「師傅，他說我們是高人！」

少僧道：「高人矮人，也不是一般？」

倪傲雪不知他們在說甚麼，但最奇怪的一點，便是那老僧竟然稱呼那少僧爲師傅。

倪傲雪道：「在下是一個捕快！」

「來少林寺拘人？」

「不，在下來少林寺，本是一個誤會，可是，而今我却找到我要找的人！」

「他？」

倪傲雪點點了頭。

少僧道：「這個似猴非猴，似狐非狐的人，作了甚麼壞事？」

倪傲雪略述了一下那些滅門之禍。

然後她又再述說西域少林的舍利子被盜，少林寺內金身菩薩被毀之事，一一告之。

少僧與老僧聽了，齊念佛號。

少僧道：「既是如此，此人便交與你了！」

這話是出乎倪傲雪意料之外，因爲照常理推斷，這人是敗在兩僧手上，他們應該會直接把這人交與方丈大師，但而今他們既然如此說，倪傲雪也樂得少費唇舌。

老僧道：「此人惡貫滿盈。」

少僧道：「他所作的，似乎並不是他欲爲，依我看，此人有慧根，將來可能是……」

少僧並沒有說下去。

老僧道：「師傅，我們還是早點休息！」

兩僧便在閣樓之上入定。

揭穿陰謀　骨肉團聚

倪傲雪本想再追問一下，但兩人已全無反應。

她走近那人，解下他的腰帶，綁了他雙手雙脚，一手便提起了他！

倪傲雪不想再多留在少林一刻，因爲既然捉到了兇手，便應該立即趕回開封城，兇手既在手，官府中的人自然有辦法使他招認。

她走出藏經閣，轉向另一邊山林而去。

走了不久，她聽到一些水聲，她知道那邊有一個小瀑布，沿着瀑布而下，可以有捷徑離開少室山。

到了瀑布之前，她放下那人，走到水邊，用手舀水，洗面漱口，以消除一夜的疲累。

當她一回轉身來，便見那人醒了，她心中一凜，撲向那人，那人翻身起來，並且抖開了身上的束縛。

倪傲雪立即一竄上前，施展擒拿手，希望仍可以把他捉住。

不過，她慢了一步。

那人抖開了束縛之後，向後而退，他一退便退至那瀑布的邊緣。

而那時太陽正從東邊升起。

倪傲雪可以清楚的看見，那人頭戴一頂古怪的帽子，好像一個猿猴頭似的，而那帽子後面拖着一塊皮毛，而皮毛下面是一條大大的狐狸尾巴！

原來這人並非一個妖怪，而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衣式，那狐狸尾巴其實是衣飾的一部份。

倪傲雪又再向他施展了幾招。

那人似乎並不把倪傲雪放在眼內，他只是輕描淡寫的便把她招數完全化解。

倪傲雪非常心急，再進猛招。

不過，那人仍然是輕易的化解她的招式，而且再向後退。

他慢慢的退後，一直退至瀑布邊緣。

倪傲雪心想迫他，那知，當她再撲身向前，那人竟巧妙地一個閃身……

這一閃竟是出乎倪傲雪意料之外。

而倪傲雪因爲心急想一出手便逮住他，因此她使的力度極大，前衝之力更大。

而這一閃身，便眼巴巴的望着他墮下瀑布。

倪傲雪被他一閃，心知不妙，但收勢已來不及，大叫一聲，用力一抖，身衝向前。

但她的頭巾却被抖了開來。

一頭烏黑色的秀髮在晶瑩的飛瀑中特別耀眼。

其實那人的目的便是要她自投瀑布。

不過，當他看見倪傲雪那頭黑髮之後，他整個人似乎被雷殛似的，他立時也把身體一抖。

那條長長的狐狸尾巴便抖下瀑布。

倪傲雪人已半昏迷，但她仍然向空中猛抓，希望可以抓到一些東西，

以免墮入飛瀑之下。

她亂抓之際，猛地碰到一些毛茸茸的東西。

她不知那是甚麼，她拚命地抓。

那向下的力度極其巨大，那人的獼猴帽子也脫了下來。

幸好他也手快，用力一扯，倪傲雪整個人被扯上半空，然後，那人再把帽子一抖，倪傲雪又被扯了上來，落在一片濕滑的草坪上。

倪傲雪一動也不動。

那人走近，取回帽子，但倪傲雪依然沒有反應，她已完全昏迷。

那人倒也得意，他拾起那條半碎的腰帶，反把倪傲雪縛了，然後提着她，向山的另一邊走去。

＊　＊　＊

當倪傲雪醒來的時候，她感到非常涼快。

看看四周，全是用樹枝搭成的屋子，牆是樹枝，地板是樹枝，連她睡的床也是用樹枝所搭成的。

她坐了起來。

她可以看到外面的東西——全是茂密的樹林。

屋子有點搖晃。

她跑到窗前，只見各種大小不同的樹葉，而看不見下面，她住在一棵樹上！

忽然，她聽到有人上來的聲音。

她緊張地回轉身來，門扉打開。

那人滿臉笑意的望着倪傲雪。

他沒有戴獼猴帽子，也沒有拖着那長長的狐狸尾巴，他的樣子十分英俊，丰神清朗，令人喜愛。

「你醒來了？」那人的聲音雖然仍像破鑼一般，但語氣却是充滿善意。

倪傲雪點點了頭，問道：「你是誰？」

「我……我是……」他似乎說不出自己的姓名，而感到有點尷尬。

「我叫傲雪，你呢？」

「我沒有……有些人叫我狐猴！」

「狐猴？」

「是的，我戴猴子帽，又有一條狐狸尾巴！」

「狐猴，你一個人住在這裏？」

狐猴點點了頭。

「你平日吃些甚麼？」

「這些。」他把手上捧着的一籃野果，展示給倪傲雪看。

「吃嗎？」狐猴問。

倪傲雪感到有點餓，道：「好！」

狐猴把香蕉放在她的跟前。

倪傲雪吃了兩隻蕉，肚子有充實的感覺，人也比較精神起來。

「這是甚麼地方？」

「我不知道！」

「離少林寺有多遠？」

「那處有很多沒頭髮的人的地方？」

「是的！」

「大約是三天的路程！」

倪傲雪默默的計算一下，大約是離少林寺百多里。

「你爲甚麼要救我？」

「救你？你是個女孩……我不忍心看着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墮下水！」

「如果我是個男孩？」

「也許我不會……」他的臉兒有點發燙。

「你怎知我是個女孩？」

「因爲當你墮下之際，我看到妳那把長長的頭髮！」

「爲甚麼妳不殺我？」倪傲雪忽然轉了個話題。

「殺妳？」

「你殺人已不少！」

「我殺人？」狐猴驚叫起來。

倪傲雪心想：這猴子倒也機靈，懂得假裝！

「你殺過忠義山莊的人，他們是江湖上的正義人物，也隱居了一段時間，與世無爭！你殺死的人並不是一個，而是整個山莊，約莫有二百人！」

狐猴驚愕地看着倪傲雪。

半晌，狐猴才道：「沒有，我根本沒有！」

「很多事情，是不容抵賴的！」

「我抵賴甚麼？」

「第二次，你殺死裕隆錢莊的上下人等，一共也有二百來口！」

狐猴更爲愕然，他呆呆的看着倪傲雪。

「還有嗎？」

「西域少林失去了他們的寶物舍利子！」

「那是甚麼東西？」

「是西域少林的得道的高僧，圓寂之後，火化成的東西！」

「很貴重？」

「對西域少林寺來說，是無價之寶！」

「可還有？」

「有。」

倪傲雪並沒有立即說下去，她看着狐猴的樣子，他滿臉疑惑，看來並不是裝出來的。

「你在少室山上的少林寺，也做過不少壞事。」

「我做過甚麼？」

「你不知道？」

「我眞的不知道！」

「你破壞了那些裝着金身菩薩的精塔！」

「甚麼金身菩薩？甚麼精塔？」

「那是載有圓寂後而肉身不化的高僧！」

「我爲甚麼要破壞他們？」這一反問，使倪傲雪也啞口無言。

一個如猴子般的人，無憂無慮的生活在山野林間，爲甚麼要做這些對他完全無利的事情？

「那麼，昨晚……」

「昨晚你仍昏睡！」

「那麼是三天之前的晚上，你要在少林寺內的藏經閣放火！」

狐猴笑了起來：「我放火？」

「是的，你武功厲害，雙掌一扇出，火燄隨來！」

狐猴道：「這點我承認！」

「你承認放火燒藏經閣！」

「不，我承認我有本領，雙掌可以扇火出來！」他似乎要舉起雙掌。

「千萬不要在這裏……」

狐猴把雙掌收起來，道：「我却不承認去燒藏經閣！」

「你記得那兩個和尚嗎？」

「和尚？甚麼和尚！」

「一老一少，那個老和尚竟然叫小和尚做師傅的！」

狐猴一臉茫然。

「你扇火的本領雖然高强，那兩個和尚滅火的本領也極高！」

「他們可以把我扇出的火也滅了？」

「你眞的全無印象？」

「沒有，完全沒有！」

倪傲雪用極爲鄙夷的笑聲向他表示她的輕蔑。

「若是我做過的事，我爲甚麼要否認？」狐猴問，仍然是一臉茫然，但他說的話却是充滿自信。

「你知道你做過甚麼事？」

「我知道我在瀑布上救了你！」

「然後呢？」

「我用腰帶縛着你，提了你回來！」

「爲甚麼你要往那瀑布？」

「我……我一向喜歡在山間到處走，我是隻狐猴，猴子不在山間四處走，應到甚麼地方走？」

「你父母呢？」

「我沒有父母！」

「親人？」

「以前應該有！」

「甚麼以前？」

「很久之前，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有人拿些東西來給我吃，有人逗我玩！」

「是誰？」

「我不知道！」

「你爲甚麼不問問他？」

「問過千百次，他沒有回答！」

「那你的武功，如何學來？」

「你說是打野獸的本領？」

「包括那雙掌扇火的高强本領！」

「其實那也不算甚麼。」他說得非常輕鬆，看來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有上乘內外家功夫。

「我很小的時候，那人帶了好吃的東西，不過，他並不是立刻給我吃的，他與我在山間樹林，或者是那些危險的岩石間奔跑嬉戲一番，然後才給我吃，跑得多了，跳得多了，自然是身手敏捷！」

「他和你說話？」

「當然，有時還在石上刻一些字給我看，我看了幾次便懂，不過，他每一次與我玩了一會，就一掌把我打昏了，每次我醒來之後，便覺腰酸背痛……」

「那是你小時候的情形，長大後呢？」

「那時，這裏掛滿了一幅一幅的圖畫，四邊也掛滿了。我便學着那些人的一招一式！」

「爲甚麼現在沒有了？」

「那些東西都在這裏了，爲甚麼還要掛？」他一邊說一邊指着自己的腦袋。

「那人對你好嗎？」

「時好時壞！」

「爲甚麼？」

「他逗我玩的時候，是很好玩的，不過，他常大力按我的背後，又要我盤膝打坐，十分辛苦，最難受的是，他雙掌壓在我腦門與背後，使我內臟也翻騰起來！」

「他做甚麼？爲甚麼這樣做？」

狐猴搖搖了頭。

倪傲雪憑想像，知道狐猴是被一個高人所訓練，不過，這個高人並沒有說出武功，只是憑一些掛圖，讓他自自然然地看得多而不知不覺間融合了。

那人並且用上乘的內功，打通了他任督二脈，因此狐猴自己成了武功高手也不自知。

他會以爲這些本領是與生俱來的。

「你眞的不知他是誰？」

「眞的不知道！」

「你怎樣稱呼他？」

「沒有甚麼稱呼，他也沒有叫我甚麼名字！」

「你仍在說假話？」

「我爲甚麼要說假話！」

之後的多天，倪傲雪用不同的方法，試探狐猴所知的，但無論那一個方法，她都得到同樣的後果。

狐猴對自己所作的事，有一部份知道得非常清楚明白，例如他童年生活，但其他的事情，他却完全一無所知。

無論一個多麼深謀遠慮的人，在多天的相處中，一定會有破綻的，但狐猴完全沒有。

狐猴並不是一個功於心計的人，很多時候，他還表現得相當天眞無邪。

究竟他是一個甚麼人？

倪傲雪有了一個新的推想。

有一個人，是有辦法控制着狐猴的，可以令他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做甚麼事的狀態下，完成他要狐猴做的工作，殺人、放火，甚麼也可以！

這人武功高强，可能便是一直教他武功的人！

但是，那人是誰？

狐猴無法描述出來，看來那人早有預防，不讓狐猴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

假如這一個推想是正確的話，那麼，這一連串的案子，便是那人所爲！

不過，她仍找不到這一連串案子的動機，那個武功高强的人，爲甚麼要利用狐猴，而不親自出馬？

他有本領令到狐猴爲他完成這些案子，他一定是個比狐猴更有本領的人！

他害怕聲名掃地？

他有心要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或者要開罪少林寺這麼重大的事情，他一定不會計較甚麼聲名的了！

爲甚麼那人會這樣做？她實無法推想出來。

這時，她想起父親，假若父親與她在一起的話，他一定會有一個答案。

倪傲雪眞想立即回到開封城，與父親商量，不過，她無法說服狐猴與她同行，而且她又有另一個渴望，她渴望那位高人會出現！

她試探過狐猴，問他那人會否出現，狐猴說那人會隨時出現。

因此，倪傲雪一直忍耐着逗留下來。

山中的日子過得很慢，倪傲雪的身體已完全恢復，她從那樹枝屋走下來，原來她果然是住在大樹之上。

狐猴的攀爬本領十分好。

那日，天色陰沉，是個風雨欲來的日子。

一股十分不安的情緒，令兩人相對無言。

狐猴坐在窗前。

忽然，他一竄身出外。

倪傲雪叫道：「快下雨了，你還往那裡去？」

狐猴並沒有回答他。

一會，果然電光閃閃，接着是傾盆大雨。

在滴滴瀝瀝的雨點聲中，狐猴又再從窗口竄了入來，只見他手上多了一枝竹子以及一片長葉子。

他仍然坐在窗前。

他先把手上的葉子捲了起來，捲成一個扁長的東西，然後放在唇邊。

他居然把那葉子吹出了聲音。

開始是幾個輕柔的單音節，然後是一串長長的調子，配合着外面的雨聲，是一首令人惆悵的樂曲。

狐猴吹了一會，又把葉子放下，把那支竹拿了起來，又在身上拿出一枝鐵釘似的東西，在竹身上鑽了幾個孔，然後又吹了起來。

這枝簡陋的竹笛竟然可以奏出一些輕快的樂章，他吹了不久，頹然的把笛子放下。

倪傲雪看着他在窗前的影子，道：「吹呀，你吹得很好嘛！」

狐猴聽到倪傲雪的讚美，又吹起來。

倪傲雪仍然盯着他，他……

她想起了一個人！

「魔笛金童」崔宇瀚！

他那管金笛不但可以與人對敵，還可以吹奏出美妙動人的音節！

難道崔宇瀚便是……

當狐猴放下了笛子，倪傲雪便立刻問：「誰教你吹奏這東西？」

「沒有人教我！」

「沒有人教你，你怎會吹？」

「有時我看着那人吹一管東西，我聽了之後，覺得非常美妙，便自己捲些葉子來吹！」

「那人吹的是否一管金色的管子？」

「你怎知道？」

倪傲雪聽了，整個人幾乎跳了起來。

「魔笛金童」崔宇瀚，一定是他！

狐猴問道：「你怎麼了？」

倪傲雪按捺着自己興奮的心情，道：「沒有甚麼！」然而，她的心是振奮而澎湃的，因爲，多月來的追查，想不到在這偶然的機會中找到了一個線索，而且是一個極端重要的線索。

雨仍然下着，而且越下越大。

不久，狐猴睡着了，但倪傲雪却不能入睡，她不斷的想一個問題：爲甚麼這事牽涉到崔宇瀚？

既然與崔宇瀚有關，那麼一定與「仙外飛星」老宗、「紫衫令君」花豔儂也有極大的關係！

但無論她如何假設推想，也想不出其中的關係。

她也有點擔心，對付崔宇瀚一人，已不容易，如果他們「泰山一脈」聯手起來，自己萬萬不是他們的敵手，怎辦好呢？

她整晚輾轉反側，不能入寐。

在天快要亮的時候，她矇矇矓矓的似乎睡了。

就在這一刻，她似乎感到有人聲，不過，雨停之後，大風吹起，一陣一陣的樹葉聲响，使她無法判斷那是風聲還是人聲。

不過，最後她仍然是睡了。

當她醒來的時候，天還未亮。

她拚命掙開了眼睛，却看不見狐猴，立時，她整個人都醒了。

她站了起來，奔向窗前，那裏還有狐猴的踪影？他究竟去了那裏？

倪傲雪從窗口竄出，她不敢下去，因爲害怕被人發現，她索性從一棵樹過一棵樹。

與狐猴相處這麼多天，她也學到不少攀爬樹木的本領，加上她本身的輕功，飛快的向前奔走。

過了大概三十棵樹之後，倪傲雪聽見一些聲音，似乎有人說話。

她記得前面是一塊林中空地。

當她接近那裡之前，她已慢了下來，而風也慢慢地停了下來，她果然聽到了說話的聲音。

她在樹頂伏着。

只見空地之上，相對坐着兩人。

她當然認得其中一個便是狐猴，另一個……

她看不清楚他的面目，因爲他是背向倪傲雪的，不過，那枝在他腰間

的金笛，已可以肯定的告訴倪傲雪，那一定是崔宇瀚！

「魔笛金童」崔宇瀚打坐着，狐猴也打坐着。

崔宇瀚用極其低沉的聲音道：「你這次去，有兩個任務。」

狐猴接口道：「兩個任務……」

「第一，是往武當山上的太虛宮，宮內有他們的至寶——聚頂三花。」

「武當至寶——聚頂三花！」

「那是放在張三丰像前神龕之內，你不用盜取，只是肆意破壞，把那聚頂三花打得七零八落！」

倪傲雪心頭一凜，她也聽過那聚頂三花是武當至寶，不過，那究竟是甚麼東西，她從不知道。

狐猴用非常平淡的聲音道：「肆意破壞，打得七零八落！」

「第二個任務，是往峨嵋，盜取那『金頂極樂』，那是峨嵋的至寶！」

「峨嵋的金頂極樂！」

「那東西供奉在峨嵋掌門的禪房之內，你一定要好好想辦法盜取！」

「好好想辦法盜取！」

忽然，崔宇瀚定了一定，似乎是發現了林外有人竊聽，不過，他呆了一會，又再與狐猴說話。

「你做好了這兩件事之後，我便會把你的身世告訴你，你明白嗎？」

狐猴點點了頭。

崔宇瀚站了起來，抽出腰間笛子，向狐猴身上點了幾下，然後便離去。

倪傲雪一直不敢出去。

而狐猴也一直在那林中空地打坐着。

等了很久，狐猴仍是一動也不動。

當倪傲雪想下來的時候，他却站了起來，然後是一步一步的往樹屋而去。

倪傲雪急忙從樹頂走回樹屋之中，回到樹屋，她裝作剛剛睡醒。

狐猴入了樹屋，看見倪傲雪醒來，便道：「我要暫時離開這裏了！」

「往那裏去？」

「我不能告訴你！」

「帶我一起去，好嗎！」

狐猴搖搖了頭。

忽然，倪傲雪有了一個奇特的想法，她想用事實來刺激他，便道：「你要往武當山？」

「甚麼？」狐猴用詫異的眼光望着倪傲雪，道：「你怎知道？」

「因爲我可以看到你心裏所想的東西！」

狐猴當然不會相信。

倪傲雪道：「你去武當山是破壞聚頂三花！」

狐猴忽然自言自語道：「肆意破壞，打得七零八落！」

倪傲雪又道：「然後你要往峨嵋！」

狐猴整個人也震了起來。

「你要往峨嵋奪取那『金頂極樂』！」

狐猴忽又自言自語道：「好好的想辦法盜取！」

這兩句話分明是在林中說過，不知爲甚麼又在倪傲雪面前重覆着。

倪傲雪一直小心觀察着狐猴的反應。

「你怎知道我心裏的事！」狐猴問。

倪傲雪道：「你想知道嗎？」

「當然想！」

「但你相信我嗎？」

「相信。」

「好，我告訴你——你剛才見過那使金笛的人！」

「是嗎？」狐猴似乎是並不太清楚自己剛才的行動。

「這兩個命令是那人吩咐你的！」

「他——他怎麼吩咐我？」

「他就是這麼說，而當時你是打坐着，閉上眼睛，却表示十分清楚他的命令！」

「我……我只知我腦海內有這個命令，但不知是誰告訴我，也不知我爲甚麼要接受！」

「可能那人有法術！」

狐猴十分迷惑。

倪傲雪道：「我想，你以前幹過的事，也是在如此這般的情形之下接受過來……你……你成爲那人的工具！」

「我……我實在不知……我只覺得有人叫我如此……我又不知做了些甚麼！」

狐猴拚命搖着頭顱。

倪傲雪道：「你想知道甚麼人在操縱你？」

「當然想知道！」

「那你要聽我的話。」

「怎麼？」

「你先跟我回開封城！」

「那……那也沒有甚麼問題，不過……」

「不過甚麼？」

狐猴沒有再說下去。

「那麼，我們現在便起程！」

狐猴是無可無不可，他的臉却出現茫然的神色，當倪傲雪走到門前。

狐猴道：「我很睏，我睡一下才起程吧！」

他說完之後，便在那地方倒了下來，倪傲雪走上前看看他，他並不是昏暈，而是眞正的呼呼大睡。

倪傲雪無法，只好讓他睡。

她也覺得有點餓，便決定要弄一些吃的，才好好的與狐猴上路。

於是她出外採了一些野果，當她再踏足樹屋的時候，狐猴却不見了！

倪傲雪到處找，也找不到他的踪影，她十分後悔，爲甚麼不好好的看着他？

不過，後悔也沒用！

於是，她決定自己先回開封城，會合了父親，才採取其他的行動！

* * *

入了開封城，她便一直往自己家裡跑。

一入門，她便大聲叫道：「爹！」

倪謙日夕盼望着女兒回來，雖然他口中是說倪傲雪已長大，已可在江湖之內站穩脚跟，但內心他仍然當她是一個小女孩，不見了女兒差不多兩個月，一聽到她的聲音，便立刻奔了出來。

「傲雪，你究竟往那裏去了？」

「辦案，當然是辦案！」

「你看誰也來了！」

倪傲雪拖着爹爹，入了客廳。

只見廳內坐着「仙外飛星」老宗與「紫衫令君」花艷儂伉儷。

倪傲雪覺得有點奇怪。

倪謙道：「賢夫婦與我商談之下，發覺這些命案與他們師弟有極大的關連。」

「對，不只有關連，而且是由他幕後操縱！」

三人聽了，連忙追問。

於是，倪傲雪便把他所見所聞，詳細告訴他們。

三人聽了，既嘖嘖稱奇，却又想不到崔宇瀚爲甚麼要這樣做！

他們也想不透，崔宇瀚從那裏找到這個狐猴，爲甚麼狐猴又會受他操縱。

他們討論了一番，仍無結果。

終於，倪謙道：「我們坐在這裏猜測，也無意義！」

倪傲雪道：「對，我們立即往武當山！」

* * *

武當山是道敎的聖地，沿着上山的路，滿是不同的道觀，而上山參拜的人也不少。

他們一行四人，扮成普通男女，直往太虛宮。

來到太虛宮附近，已是黃昏。

他們找到一間小小的庵堂投宿，吃過簡單的齋菜之後，便各自入房歇息。

他們已約定，在初更時份出發。

當初更鼓一响，他們已換了夜行衣，直向太虛宮而去，日間他們早已對太虛宮附近環境探測一番，因此一路上並沒有甚麼困難。

太虛宮雖然是武當的重要道觀，但看守並不嚴密，因爲武當的名頭向來响亮，那會有人膽敢來搗亂？

他們四人先在屋頂之上隱伏，希望狐猴出現，可是，那天晚上，狐猴並沒有出現。

一直過了四天，每天晚上，他們四人都是如此在太虛宮屋頂上等待狐猴的出現。

第五天晚上，當他們感到完全沒有信心之際，一個黑影在三更時份，在太虛宮附近出現。

那身影一出現，倪傲雪便肯定那是狐猴。

矯健的身手，別來無恙。

狐猴似乎也十分熟悉附近的形勢，他沒有躍上屋頂，便穿窗而入。

四人伏在屋頂之上，揭起了幾塊碎瓦，偷看狐猴入內的情形。

只見狐猴一入了太虛宮，便朝向那個觀內的大鐘鼎而去，看來那鐘鼎便是藏有「聚頂三花」的所在。

觀內燭火已全熄，只留下一束一束的香，仍然燃着的香。觀內雖是暗，但仍可看清楚狐猴的一舉一動。

狐猴看看那吊在半空的鐘鼎，一躍而上，並且整個人入了鐘鼎之內。

四人都十分緊張，希望他快些出來，看看他究竟可不可以偷到那武當的至寶——聚頂三花。

究竟那「聚頂三花」是甚麼東西？

他們屏息靜氣的等候着。

忽然，那巨鐘無端的响了一下，聲音並不太大，但在這非常寂靜的環境內，却是有點刺耳。

狐猴在鐘內無端碰到了甚麼？

就在這時，整個吊着的鐘鼎，突然塌下來！

鐘鼎是龐然大物，入墜之勢極爲迅速，狐猴竟然無法在下墜的期間內，偷走出來。

「轟」的一聲，整個太虛宮震動着。

他們四人的心也震動着。

這時，太虛宮內的隱蔽處，跳出了很多的道士。

其中一人叫道：「頂上有人！」

這話一出，已有道士從旁躍上，而且太虛宮內外，都已燃起了巨大的火把。

四人武功雖強，但在這一突然變化中，也感手足無措，而道士已攻了進來。

倪謙也從來沒有想到，武當方面早已有了消息，而且一直埋伏着，希望一舉而捉了所有覬覦着「聚頂三花」的人，而他們的佈置也實在奇妙，四個武功高强的人，竟然全無察覺。

因此，這也怪不得狐猴也入了羅網之內！

倪謙心下一急，叫道：「別傷人！」

那些道士的武功不弱，而且人多勢衆，要別傷人而闖出重圍，那實在不容易。

倪傲雪明白父親的意思，武當向來與官府並無來往，如果傷了道士，一定會帶來更深的誤會，那麼，要解決這些無頭公案，將會難上加難。

「仙外飛君」老宗與「紫衫令君」花艷儂本來也可以力闖重圍，但爲了尊重倪謙，却有些縛手縛脚似的，一時之間，他們都被重重圍在屋頂之上。

忽然，有個老道叫道：「是『千里追風』倪謙嗎？」

倪謙連忙叫道：「對，在下『千里追風』倪謙！」

道士叫道：「武當向來與你們官府

沒有甚麼交惡，你們來太虛宮作甚麼！」

倪謙道：「我們來捉盜取武當寶物的疑犯！」

道士叫道：「住手！」

衆道士都住了手。

那道士上前，合十：「在下青松！」

倪謙聽了，便道：「是年前相遇過的青松道長！」

「承蒙活命，倪英雄，一直沒有報答的機會！」

「那只是小事。」

青松道：「衆道兄弟，那可能是誤會，快通知下面，貧道要與倪英雄好好一聚！」

衆道士都躍了下去。

青松道：「請！」

四人隨着青松，一同入了太虛宮。

太虛宮內已一排一排站滿了道士，而上面一個中年的道士正肅立以待。

一見青松，那道士便恭敬的道：「青松師兄！」

青松道：「苦柏，這位是年前救過貧道的倪謙英雄！」他頓了一頓，道：「不知道幾位如何稱呼！」

倪謙道：「這是我的女兒倪傲雪，另外兩位是『泰山一脈』的老宗與花艷儂伉儷！」

青松與苦柏齊合什道：「善哉，善哉！」

苦柏道：「請各位安坐！」

衆人坐下，便有一些道童奉上香茶，而本是排列在太虛宮內的道士，也一排一排很有秩序的散去。

青松道：「年中有不少人都想來太虛宮闖一闖，因此咱們訓練了一些守觀的人，對了，倪英雄，鐘鼎之內的人，與你……」

「他是我最近辦的案件中一個嫌疑犯人。」

於是，倪謙把一連串的命案加以描述。

青松聽了，道：「如果你們懷疑屬實，這人並非一個主謀，而可能是一個傀儡！」

倪傲雪道：「是的，因此我們這次也邀請兩位『泰山一脈』的前輩同來！」

倪傲雪又把自己見到「魔笛金童」控制狐猴的情形告訴了兩位道士。

青松道：「看來那位崔前輩與這事有極重大的關連！」

老宗道：「我想也是，老夫前來也是希望把事情弄清楚……咱們泰山一脈，雖然在江湖上並無貢獻，但一向並無作孽江湖，不知道宇瀚是中了甚麼邪毒！」

倪傲雪道：「中邪毒的並不是他，而是狐猴……對了，狐猴被壓在那大鐘鼎之下，爲時已久，恐怕……」

青松道：「他不會有大礙的，假若是貪心，那麼他的損害會大些！」

倪謙與衆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問道：「他不會因窒息而死？」

青松道：「不會，鐘鼎之內有透氣透光之外，他可以生存下去！」

倪傲雪道：「爲甚麼道長說他越是貪心，越是損害大些？」

苦柏接口道：「那要說回武當『聚頂三花』的秘密了，那……」

倪謙道：「假若那是貴門派的秘密，我們也……」

青松道：「本來這事我們不想提及，但如今要引出眞正兇手來，一定要利用這大鐘鼎，那麼，其中的秘密，你們自然會知道——這個大鐘鼎，是敝派開山祖師張三丰所鑄造的，外面看來，是與一般鐘鼎無異，最怪的地方有兩個……」

苦柏接口道：「第一，一般鐘鼎是放在地上的，但這鐘鼎却懸在空中；第二，這鐘鼎外面十分漂亮，內裏更是奇特，是鑄有祖師的一些武功圖略！」

倪謙道：「鑄有武功圖略，那麼，被困在內的人，便會得益？」

青松道：「你們都知道，武當派始祖張三丰是個極有創意的人，他來自少林，卻是超出少林的，他所創的一套『太極』，已是膾炙人口，不過，他還有很多不同的武功，在他有生之年，不斷揣摸，可惜的是，這些武功雖然厲害，但不能成爲有系統的一套！」

倪傲雪道：「那些在鼎內的武功圖略只是武功一些片斷，有些還是連張三丰祖師也不能解決的武功難題？」

青松道：「倪姑娘說的是！」

老宗插口道：「看來很多人也聽到傳聞！」

苦柏道：「是的，也因此有很多人都想來盜這『聚頂三花』，其實，他們以爲『聚頂三花』是一本武功秘笈，或者是一件寶物，而來盜之人，往往是被禁於這個鐘鼎之內！」

倪傲雪道：「來盜之人，當然是喜歡武功的人，被困在鐘鼎之內，當然是狂學其中的武功！」

青松道：「問題也出在這裏，那些武功片斷，連咱們祖師也不能解決的問題，那些人學了，自然是災禍！」

倪謙道：「原來如此，如果他們貪心，越學越多內中片斷，那是受害也更大，最嚴重的是走火入魔！」

苦柏道：「善哉！善哉！貧道在觀中日子，親眼看過不少人，來此自招滅亡！」

倪傲雪道：「兩位道長，我與這狐猴相處也有一段日子，看來他並不是一個壞人，我希望……」

青松道：「放他出來？」

倪傲雪點點了頭。

苦柏道：「我看暫時不可！」

「爲甚麼？」

「我看他在鼎內有一段時間，不知他學了一些甚麼武功，一出來可能是迷失本性！」

「第二呢？」

「你們說過，主謀的人並不是他，那麼，利用他的幕後人，一定要來救他，那麼，捉到幕後人才放他，那時也不太遲！」

倪傲雪道：「我害怕他那時已走火入魔了！」

「紫衫令君」花艷儂一直沒有作聲，這時也插口道：「這孩子受戕害已大，倒不如讓他在鼎內睡了！」

青松道：「這也不難！」

於是，青松與苦柏二人，走近鐘鼎。

青松道：「你們小心耳朵！」

兩人便各走在鐘鼎左右一邊，伸手抱着這大鐘鼎，然後兩人發生功力。

一時之間，鐘鼎發出「轟轟」的聲音，震耳欲聾，幸好衆人早有準備，護着耳朵。

老宗與花艷儂兩人都是武功高强，內功深厚之輩，當然沒有受到影響。

倪謙武功略遜，力持穩定心神。

倪傲雪武功較弱，掩着耳朵，退了十步。

青松及苦柏退了回來。

青松道：「在鐘鼎內那人，一定已昏暈過去，餓他一兩天，讓他氣力消逝，也可以化解一些災劫！」

老宗道：「兩位道長，倪英雄，倪姑娘，這件事看來與咱們『泰山一脈』有極大關連，我們實在也不知道，我們這位三師弟，爲甚麼要利用一個無知的孩子來作種種傷天害理之事！」

花艷儂道：「我們對這三師弟或許是太縱容，因此愚夫婦想武當派高抬貴手，讓愚夫婦解決這事！」

青松與苦柏似面有難色。

花艷儂道：「我知道人犯了武當禁忌，當然應由你們處理，但希望你們相信我們，並不會因師兄弟情份，而讓他逍遙法外！」

倪謙道：「我想以『泰山一脈』處理他們自己的事，一定也不會令咱們失望！」

青松與苦柏互望一眼，合什念道：「善哉！」

青松道：「看來那人一定會在兩三天內出現，拯救鐘鼎之內的人，那麼，貧道便暫時離開此宮，你們好好想法，把那人擒住！」

老宗與花艷儂連聲道謝。

當青松苦柏離開之後，老宗又向倪氏父女道：「請賢父女也高抬貴手！」

倪謙道：「這事我們父女暫時不插手，不過，假若你們師弟罪有應得……」

老宗道：「那時咱們一定親手把他交與你們！」

倪謙與倪傲雪見他如此說，也不再多言，兩人也暫時離開太虛宮，他們自己有武當派人招呼。

那夜，老宗與花艷儂便在太虛宮中守候，他們也不作甚麼佈置，兩人便在鐘鼎之前，坐在蒲團之上打坐。

半夜，外面松濤如吼。

老宗突然眼睛一睜，道：「既然來了，又何必躲躲藏藏？」

樑上一個黑影顯現，燭光掩影，赫然有金光一閃。

那是「魔笛金童」的金笛子。

花艷儂道：「師弟，師姐一向掛念着你，爲甚麼你要用這孩子作……」

崔宇瀚道：「你們若是擔心掛念我，我也……」

老宗道：「咱們成親之時，早已邀過你與我們一起住在泰山！」

崔宇瀚道：「難道你倆害我不夠？」

「害你？」兩人異口同聲的道。

崔宇瀚沒有多作解釋，人從樑上飛下，道：「假若你們仍念『泰山一脈』之情，那麼，你們便袖手旁觀，讓我救出這孩子！」

老宗道：「你操縱這孩子，目的是甚麼？」

「目的是甚麼，你一定知道！」

老宗實在不明白他所指，便追問道：「我知道甚麼？我只知道你滅絕人性，操縱這個無辜的孩子！」

崔宇瀚道：「你覺得我可恥嗎？其實你比我更爲可恥，你……」

崔宇瀚望着這大師兄，滿臉怒火。

老宗實在不明白，這位師弟雖然與自己不友好，但總不致有惡毒的怨對，但如今看來，崔宇瀚對自己，好像有極大的仇恨似的。

花艷儂道：「師弟，自師父死後，我們雖然對你沒有甚麼關懷，但你是自願的闖盪江湖，而且，你在江湖上，地位已定，也有一番好成就！」

崔宇瀚看着花艷儂，臉色陡然不同，那柔和的眼神就好像見到了久別的親人。

崔宇瀚柔聲道：「多謝師姐關心與謬讚，我……我……」

他語氣變得溫柔，人也吶吶不知如何說話似的，他想說下去，却有點臉紅，不知如何是好。

老宗道：「無論如何，你斷斷不能因自己的好惡而爲患江湖！」

崔宇瀚轉眼望着老宗，他的目光又變得兇狠，道：「我爲患江湖又如何！」

老宗道：「那麼我身爲師兄的，便要清理門戶！」

「好，好極！」崔宇瀚道，並且揮動着手中金笛子，一時之間，他變得殺氣騰騰。

「這一戰我盼望很久了！」

這話不但令老宗莫名其妙，連花艷儂也不知他有何所指。

也不容老宗再有思索，因爲崔宇瀚已撲了過來，那金笛子便是一招「仙人指路」。

這簡單的一招卻有千鈞之力。

老宗一個橫閃，雙掌遞出。

崔宇瀚並沒有閃開，先再以金笛一招「毒蛇刺心」，猛刺老宗的心胸。

老宗本來可以一掌震開崔宇瀚，但是一定要付出代價，自己心胸也一定受創。

於是，他再度閃避。

崔宇瀚並沒有因此而放鬆，又是一招「眉心禍」——這一招來自劍招，用金笛子使出，氣勢磅礴。

老宗猛退。

崔宇瀚更不放鬆，兩個箭步，又施出「楊柳披面」，金笛子有如利刃，削向老宗的臉龐。

老宗一連接了崔宇瀚幾招，實在有點驚心動魄，不是害怕他武功的厲害，而是震驚他拚命的打法。

崔宇瀚是自己同門，年輕時情如手足，一直沒有甚麼深仇大恨，爲甚麼他甘冒兩敗俱傷，也要殺死自己？

花艷儂在旁一直看兩人，她也覺得十二分奇怪，這個師弟似乎失了常性似的！

老宗一直沒有施出殺手招數，如果以老宗的本領，他一定有能力殺死他，不過，他們本屬同門一脈，在未弄出事情眞相之前，不想殺死他。

不過，崔宇瀚卻是招招致命。

花艷儂道：「師弟，我們只求眞相，假若你有苦衷，咱們也可……」

崔宇瀚轉過身來，看看花艷儂。

他沒有說話，只是望着花艷儂。

花艷儂被他望得好奇怪，道：「宇瀚，你若是罪有應得，我身爲師姐的，也絕不袖手旁觀。」

崔宇瀚道：「我是罪大死極，師姐，你便立刻來清理門戶！」

他撲身上花艷儂所站之處。

花艷儂見他來勢洶洶，雙掌遞出，施展出她的「錦綉添花」。

這一招只是出了五成功力。

可是，崔宇瀚整個人中個正着，被拋上了半空。

這實在是出乎花艷儂的意料之外，以崔宇瀚的武功來說，無論如何，他可以避開這招。

就算是硬接，也不會被拋上半空。

事實上他並沒有接招，而是受招！

花艷儂道：「師弟，你爲甚麼不接招？」

崔宇瀚並沒有答話，在地上爬了起來，然後，又再一個竄身，金笛子已在握。

也是一招「毒蛇刺心」。

花艷儂橫身一閃，右掌打出。

崔宇瀚本可閃避，但他的肩膀已中了一掌，而那招「毒蛇刺心」其實是徒有形式的一招。

花艷儂實在驚奇，因爲崔宇瀚這種打法，並不是與自己比拚，而是求自己殺死！

爲甚麼他對夫婦二人，有如此大的分別！

崔宇瀚中了一掌，坐在地上，笑道：「師姐，你快快再加我一掌！」

花艷儂沒有動。

老宗卻飛身而上，他一掌擊下。

可是，崔宇瀚卻立時又變了生龍活虎，竟坐在地上，連接了老宗幾招，並用金笛還擊。

不過，老宗武功比他高强，而且崔宇瀚似已受傷，五招之後，他似反擊無力。

老宗厲聲道：「崔宇瀚，你快坦白你所作所爲，向先師在天之靈稟告！」

花艷儂道：「師弟，你說罷！」

崔宇瀚閉目以待。

崔宇瀚雙目緊閉，卻有淚水流出。

老宗等了一會，見他如此，眞想一掌劈下。

花艷儂道：「慢着，師兄，由他說罷！」

老宗把掌凝在半空。

就在這時，崔宇瀚的金笛自下而上，插向老宗的腋下，老宗全無防備，被插個正着。

而崔宇瀚也立時從地上縱身，上了大橫樑，竟然便飛身出了外面。

花艷儂想追出去，但老宗呻吟道：「由他去吧！」

「你怎麼了？」花艷儂回身看他。

老宗整個肩胛被毀，臂臼處脫落，花艷儂小心看後，忍着淚水用力一托，老宗「呀」的叫了一聲，臂膊才回復了原位。

太虛宮外響起一片人聲，看來是埋伏在外面的道士，見崔宇瀚從太虛宮頂躍出，羣起而攻之。

那時，倪謙父女也在遠處觀看。

只見崔宇瀚殺出一重又一重，他的金笛在月色下揮舞，有如千條萬條金蛇鑽動。

青松與苦柏見勢色有點不對，便親下指揮，衆道士的圍攻越來越緊密。

花艷儂從太虛宮出來，扶着老宗。

崔宇瀚在百忙之中，居然看見了花艷儂，手下一慢，身中多招，整個人倒了下來。

青松與苦柏齊上，把崔宇瀚用繩索縛了，並且把他交了給倪謙。

青松道：「這人牽涉人命那麼多，請倪捕頭帶回開封城，由父母官審判定奪！」

倪謙道：「多謝兩位道長！」

他們暫時把崔宇瀚囚在一個密室之內。

倪傲雪向父親道：「他雖然被我們擒了，但事實上，我們還是不明白，他爲甚麼要利用狐猴殺死這麼多人！」

花艷儂也道：「是的，就算把他交給了朝廷，我想他是寧死也不肯說出來的！」

老宗道：「那麼，我們也對不起先師祖……」

花艷儂道：「兩位道長，容我一個不情之請？」

青松道：「請說！」

花艷儂道：「崔宇瀚內心的秘密，一定要他親口說出來，我們才會完全明白這事件的始末。——」

「你有辦法？」

「這是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花艷儂望着倪傲雪，道：「倪姑娘可否幫忙一下？」

倪傲雪點點了頭。

另外一把破鑼似的聲音也道：「我也幫忙！」

衆人回頭一看，竟然是那狐猴。

原來兩位道長害怕他被困在鐘鼎之內太久，可能因太貪心而亂學裏面的武功片斷，壞了身體，因此，兩人合力把他救了出來。

狐猴其實也在鐘鼎之內學了一些武功片斷，不過他是受了崔宇瀚的控制，心情恍惚，並不能集中精神去學那些武功。

這是他的最大幸運。

假若他胡亂在內，學那些武功片斷，他可能早已成了一個廢人。

花艷儂看着他，笑道：「你要幫忙也可，不過，你可要犧牲一下！」

當下花艷儂把她心中的計劃說了出來。

＊　＊　＊

被困的崔宇瀚終於醒了過來。

他受傷並不重，穩攝心神之後，看着四周，突然，整個人驚覺起來。

好熟悉的地方。

那邊的茅舍，還有一件蓑衣與耕具，是在泰山山腰時一摸一樣。

他再走出去，是個小廳房，也是在泰山時的景象。

「我甚麼時候回來？」崔宇瀚自言自語。

「宇瀚！」也是熟悉的聲音。

他回過頭來，只見一位紫衫的姑娘，他已急不及待的叫道：「師姐！」

那人正是「紫衫令君」花艷儂。

不過，她並不是如今的花艷儂，而是二十多年前的花艷儂。

崔宇瀚走近，又叫道：「師姐！」

花艷儂道：「師弟，你昨日似乎不高興！」

「也沒有甚麼。」

「師姐與師兄的婚事，你不高興？」

「不……不……師姐與師兄是天作之合……」他的聲音已變，說下去似成了悲泣。

「你不喜歡我？」

「我……我……」他抽泣着，說不成聲。

他抬頭起來，望着花艷儂，他想走近，但花艷儂也同時退後。

他再追上，花艷儂再退，已出了茅舍，並且失了所踪，崔宇瀚看着外面，呆站着。

忽然，有一個聲音響起。

「宇瀚！」

他回過頭來，「紫衫令君」花艷儂站在那邊，一襲紫衣，風韻動人。

「宇瀚！」另一個聲音又起。

他轉過聲音來處。

他呆着，因爲他又看到另一個紫衫的花艷儂。

「你……你是……」

當他仍然迷惑之際……

「宇瀚！」這個聲音並不悅耳。

崔宇瀚又回過身來。

又是一個「紫衫令君」花艷儂！

一共是三個「紫衫令君」花艷儂。

崔宇瀚擦擦眼睛，再看——他並沒有看錯，是三個「紫衫令君」花艷儂。

他感到非常迷惑，他呆着，呆着，半晌，他竟然猛向三個「紫衫令君」撲去。

可是，當他一撲近，那個「紫衫令君」便立時退後，並且失了踪影。

這樣撲了又撲，崔宇瀚整個人變得瘋瘋癲癲的。

「我與師兄成婚，爲甚麼你不高興？」其中一個花艷儂問道。

「我當然不高興！」

「爲甚麼你不說出來？」

「我可以嗎？你們是師傅的撮合！而且你們都是我的師兄師姐……」

「你喜歡我？」花艷儂溫柔地問。

崔宇瀚神情呆滯，但一聽過這話，臉色竟然變得欣喜萬分似的。

「我……我……實在喜歡你！」

「你沒有向我說過？」

「當然……沒有……而今我也不應該說！」崔宇瀚似乎十分後悔，但過了一會，又道：「不過，我想說這句話，已有十多年了……你看！」

他突然把褲管拉起。

他的腿竟然是傷痕纍纍，上面的創傷，是一道疊着一道，顯而易見，他的腿是剛受了傷，還未痊癒，又再受傷的。

「爲甚麼會這樣？」

「因爲我要制止我自己！」

「制止甚麼？」

「制止我向你說我喜歡你！」

花艷儂嘆氣，聲音是充滿凄涼的味道。

「後來，家傑出世了，你顯得更加落寞！」

「因爲我明白，我的幻想已完全成了泡影……我一向認爲，師姐你也喜歡我，但迫於師傅的命令……」

「你爲甚麼認爲我喜歡你？」

「因爲你的眼神告訴了我！」

「我沒有。」

「你有，你的眼神，充滿了柔情蜜意……」

另一個花艷儂突然出現，說道：

「你是自作多情！」

這話好比一支針，直刺崔宇瀚的

心！

他拚命叫道：「不，不，你喜歡我，我從來也沒有自作多情！」

花艷儂道：「家傑失蹤之後，你也走了！」

「是的，家傑並沒有失蹤。」

「甚麼？」

「家傑是我帶走的！」

「你帶走他，那時他才三歲多大，你帶走了他，爲甚麼？」

「因爲我恨你們，恨天下所有的人！」

「三歲多大的孩子，你怎能養活他？他死了？」

「我抱着他離開之時，甚麼也沒有想到，只想到你們失了家傑之後，那副死去活來的樣子！」崔宇瀚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那時，我們眞是傷心欲絕！他死了？」

「沒有。」

花艷儂整個人像在夢中驚醒似的，道：「他仍活着？他仍活着？」

另一個花艷儂道：「你怎能養活一個三歲多大的孩子？」

崔宇瀚道：「我根本沒有想過養大他！我把他放在一個樹林之內……那知，那個樹林內有無數獼猴……有隻獼猴，我想是剛死了親兒，竟把家傑認作親兒般奶他……後來我偷偷又把他帶了出來……」

「你想怎樣？」

「我當然是想他死！」崔宇瀚咬牙切齒地道。

「你把他……」

「我把他放入了狐羣之中，那知他命大，沒有被狐咬死，反而在狐狸的尾巴下得以保暖，渡過了一個非常寒冷冬天……」

花艷儂失聲叫道：「猴……狐……」

另一個花艷儂同時也驚叫。

花艷儂望着另一個花艷儂，打了一個眼色，又道：「結果他長大了！」

「是的，他長大了，但我要利用他，破壞你們的家園，我在一個江湖道士中，學會了一種名叫『深心障』的催眠掩眼大法，我要控制這隻狐猴，務要震動天下人心，希望你能多看我一眼！」

爲了一個鍾情的女人，多看自己一眼，竟然要殺死這麼多人，崔宇瀚已是走火入魔了！

「一切都是你在後面策劃控制的！」

「是的，如果不是這樣，我今生今世也無法再見到你，而且你們也不知道，你們最心愛的人，已成我的奴隸，而且成了天下罪人！」

「你好狠心！」花艷儂抽泣。

崔宇瀚看着梨花帶雨的花艷儂，一時之間，又似有說不出的濃情。

忽然，他一個縱身，撲向其中一個花艷儂。

那個花艷儂卒不及防，被他一撲，竟撞向牆邊，這一撞十分猛力，把房屋的一邊也撞塌了。

崔宇瀚走近，花艷儂已倒下，他抬頭一看，只見這花艷儂除了紫衫之外，其他完全不像花艷儂。

他根本是狐猴！

狐猴被這一撞，先是看了一下，然後，扯下他頭上的假髮，叫道：「你害得我好慘！」

狐猴一撲而上，雙拳齊出。

這雙拳並非直出，而是左一個迴環，右一個迴環，分明是「武當太極」的一招。

不過，這一招是狠毒而怪誕。

崔宇瀚用一般的手法迴避，却完全沒有法子閃躲，兩拳中個正着。

崔宇瀚發現狐猴扮花艷儂時，已經滿膛怒火，又中了他兩拳，兇性大發，一連出了五招。

這五招都是功力十足，如果是平日的狐猴，一定中招，而且受傷嚴重。

可是，說也奇怪，狐猴對他這五招，竟然是輕描淡寫的避過了！

狐猴步法怪異，並非一般武功所見。

崔宇瀚心下發急，又再發招。

狐猴這次不再迴避，反而出招，連消帶打，一連出了三招。

非常怪異的三招！

外面有人道：「咦，是咱們武當手法，卻又不是？」

另一人答道：「咱們武當沒有這麼毒辣的招式！」

這三招把崔宇瀚打得落花流水，尤其是最後一招，把他拋向了一排石柱之上，頭破血流。

這時，所有人都出來了。

倪謙先上前，看看崔宇瀚的傷勢。

而青松苦柏也走上來，向狐猴問道：「你從那裏學來這古怪的武功？」

狐猴道：「在鐘鼎之內！」

「爲甚麼這麼多人曾偷學鐘鼎內的武功，都會發瘋而死，你却不會？」

此時花艷儂上前，道：「家傑！」

「家傑？我是你的兒子老家傑？」狐猴問。

老宗也上前，看着這個失踪已久的兒子，老淚縱橫地道：「家傑……咱們對不起你！」

「爹……娘……」狐猴似乎也渴望說出這兩個字。

另一個花艷儂即是倪傲雪所扮的，她也上前，對狐猴老家傑道：「你不再是一隻狐猴了……原來你曾在獼猴羣中長大，又在狐狸羣中活過，怪不得你既帶獼猴帽，又拖着一條長長的狐狸尾巴！」

倪謙道：「而崔宇瀚也故意令狐……不，令老家傑露出狐狸的尾巴，既可以使整件殺人事件蒙上神怪的陰影，也可使我們有線索，追查下

去！」

「爲甚麼他要讓我們追查下去？」

「崔宇瀚目的在要再見花艷儂，他一直仍暗戀着她，而且達至瘋狂的地步！」

倪謙又說道：「崔宇瀚爲了花艷儂，挖空心思，不計一切後果的設計了這一連串的陰謀，而他却沒有想到，他這一廂情願的愛，不但無法得到花艷儂的諒解，却讓自己走向萬劫不復之境地。」

情之爲物，竟可令人沉溺若此。

衆人討論之後，也發出唏噓嘆息。

花艷儂自責道：「一切根源在於我！」

青松道：「花前輩也無庸自責，一切都是自作孽……我看，最重要的還是爲令郎解去那『深心障』，以後他才可再成爲一條好漢子！」

老宗道：「兩位道長，有何高見？」

苦柏道：「我看令郎也因爲『深心障』而得天獨厚，他在鐘鼎之內，學得怪異武功，但因精神被『深心障』所蒙蔽，我看，由貧道師兄弟合力，也可以打通他的心脈障礙之處……」

於是，這武當兩老合力治療老家傑的「病」。

倪謙對女兒道：「這件案子你出力不少！」

「天下人心，實在怪至不可思議！」

「以後看來還有更多怪異的事，讓你去查探！」這話分明是說，倪傲雪已可以獨立辦案了。

倪謙與倪傲雪邀花艷儂往開封城一行，道：「花前輩這個一人化三人的巧妙計策，才能把崔宇瀚心底話掏了出來，我們父女作東道，多謝你們！」

老宗與花艷儂推辭，因爲他們要接老家傑回家。

翌日，倪謙與倪傲雪準備押解崔宇瀚回開封城，但見他僵卧在地上，是嚼舌而死的！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卌六

擒孟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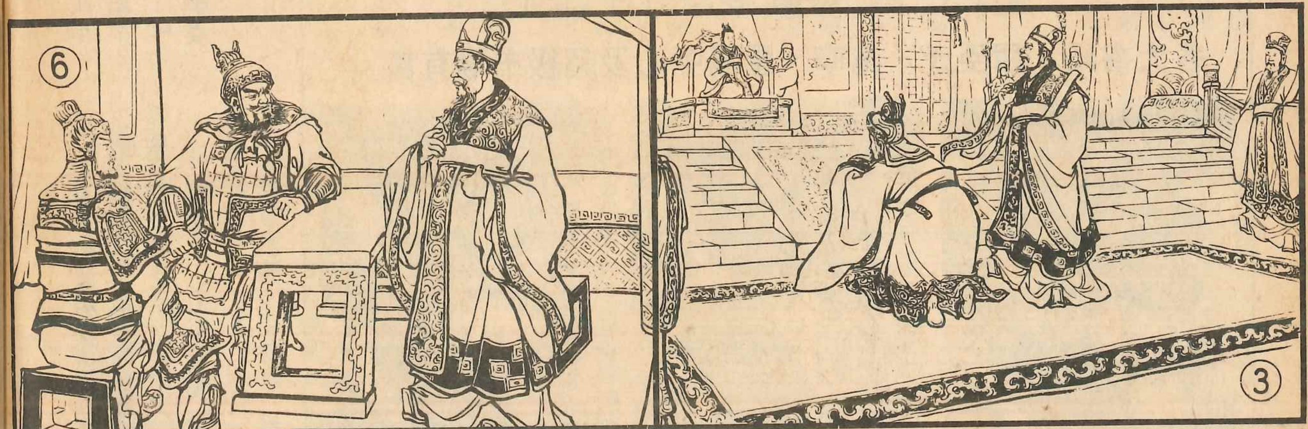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　魏主曹叡聽得孔明連取了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又出祁山，進兵到渭水南岸。急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議退敵之策。



2　只見一位老臣站出班來，白髮龍鍾，年已七十六歲。曹叡看時，乃是司徒王朗。



3　曹叡宣召曹眞上殿。曹眞自稱才能淺薄，恐怕難以稱職。王朗勸道：「將軍是國家大臣，臨事不可推辭。老臣雖然年邁，願協助將軍一同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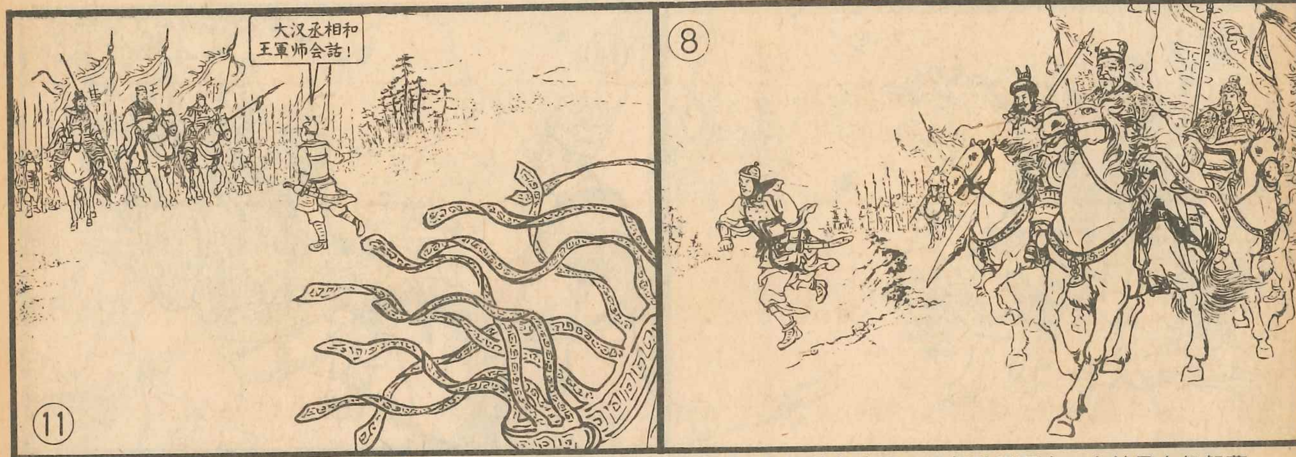
4　曹叡便任命曹眞做大都督，郭淮做副都督，王朗擔任軍師。選拔軍馬二十萬，供曹眞調遣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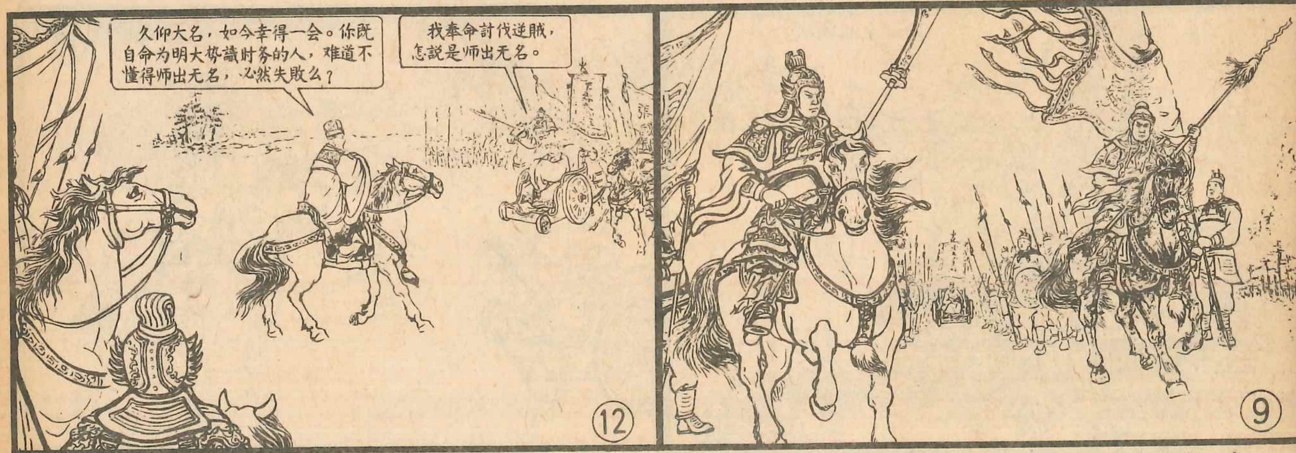
5　曹眞領命，派定曹遵、朱贊二人爲正副先鋒，即日出師。曹叡親率文武百官，送出西門方回。

6　曹眞領大軍來到長安，渡過渭河，在西岸紮營下寨。當下和王朗、郭淮商量戰略，王朗自負地說：「不用多慮，明天嚴整隊伍，排列儀仗，讓老夫親出陣前，只消一席話，管教孔明拱手而降，蜀兵不戰自退。」

7　下一天，兩軍相對，在祁山前列成陣勢。魏兵隊伍整齊，人馬雄壯，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看去甚是威武。



8　三軍鼓角才罷，王朗騎馬而出。上首是大都督曹眞，下首是副都督郭淮。曹遵、朱贊兩個先鋒壓住陣角。小校跑出軍前，大叫：「請對陣主將答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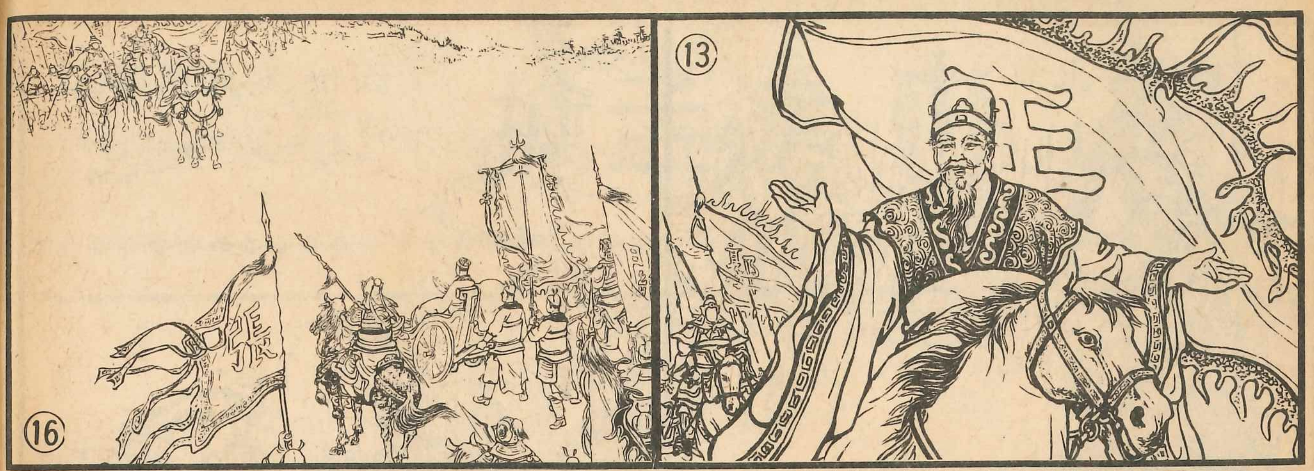


9　只見蜀營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先出，立馬於兩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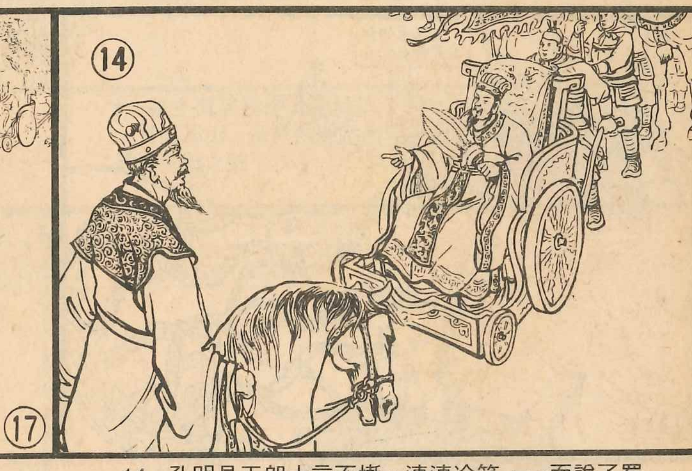
10　接着，一隊隊驍將分站兩旁；門旗影下，推出一輛四輪車，孔明綸巾羽扇，端坐車上。

11　孔明擧目見魏軍陣前三個麾蓋，旗上大書姓氏，當中一人白髮蒼髯，正是王朗。孔明心想王朗必下說詞，應當隨機應付，便教推車出陣，令護軍小校向對陣傳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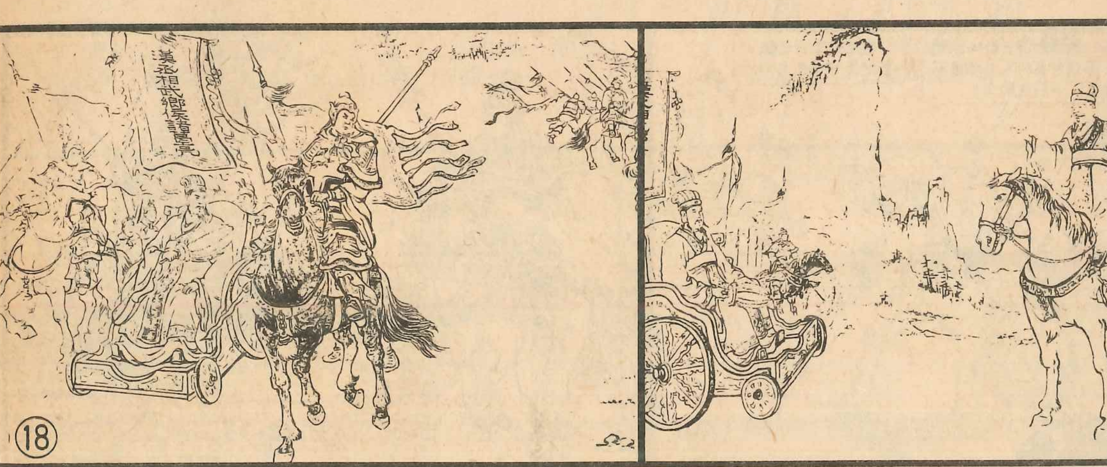
12　王朗縱馬向前。孔明在車上拱手，王朗也在馬上欠身答禮。



13 王朗素常倚老賣老，又自以爲富有口才，當下滔滔不絕，說出一番大道理來。意思是魏國强大，所向無敵，蜀軍不自量力，妄想進窺中原，只有自取滅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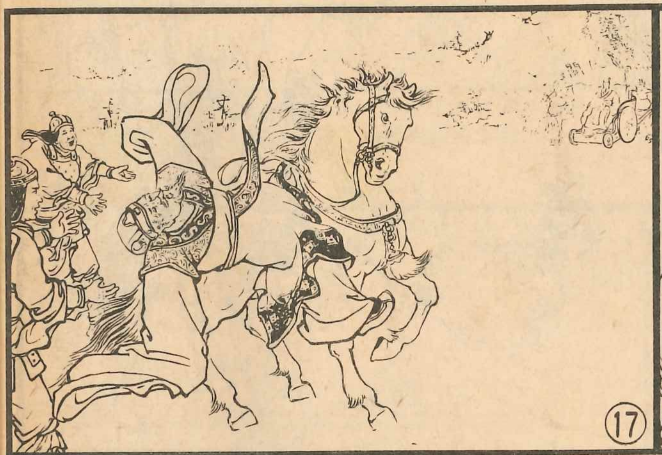


14 孔明見王朗大言不慚，連連冷笑，一面說了蜀國征討逆賊、恢復漢室的決心；一面把當年屢次大敗曹操的情形來挖苦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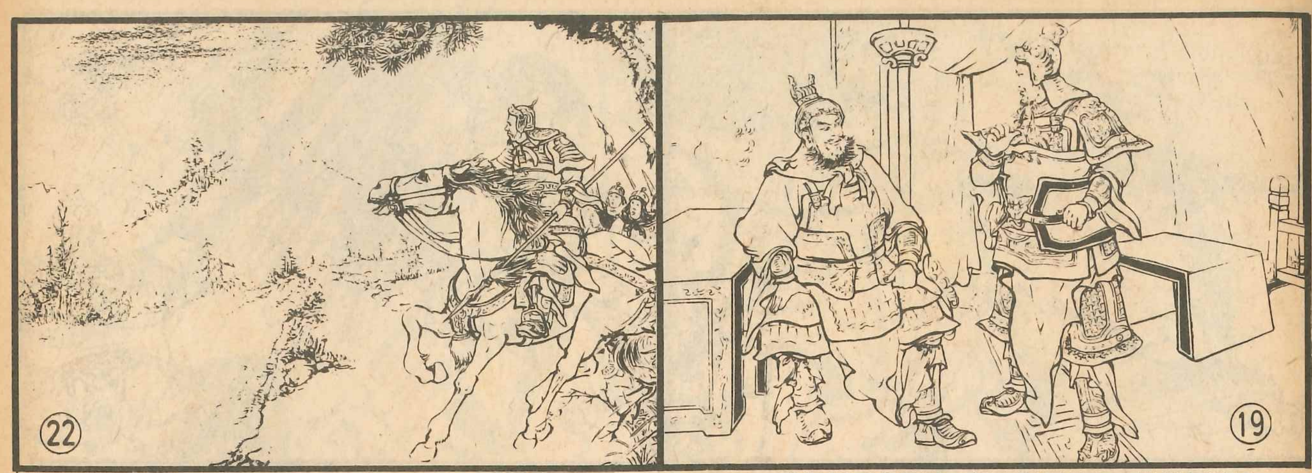
15 王朗先是脹紅了臉，後來聽孔明反駁的話越說越厲害，臉都給氣白了。但是王朗畢竟是老奸巨猾，停了一會，忽又改變口鋒，想用富貴利祿來打動孔明，要他歸順曹睿。

16 孔明不禁大笑起來，接着厲聲說道：「王朗！你爲了貪圖利祿，不惜做逆臣叛賊，成了天下的罪人，難道想叫我也與你一樣遺臭萬年麼？你年紀活了一大把，眞是無恥到極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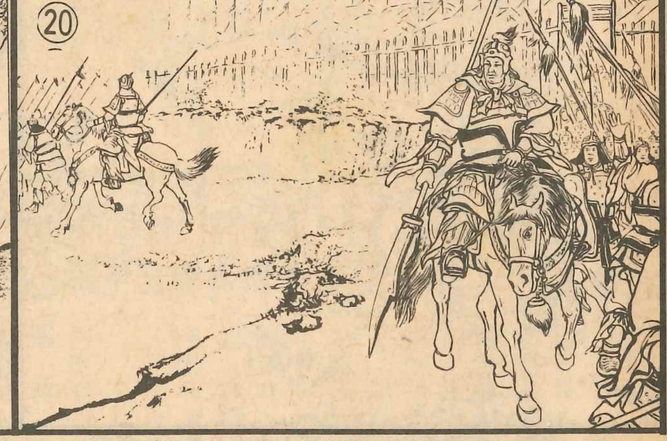


17 王朗經孔明這一番羞辱，難受極了，再加年紀太大，在行軍途中受了一些風寒，突然一口痰湧上喉頭，喘不過氣來，就慘叫一聲，摔下馬來死了。

18 曹眞見王朗被孔明活活氣死，十分驚慌，魏兵也跟着騷動起來。孔明舉起羽扇，指着曹眞說：「如今我且饒過你們，你快回去把兵馬整頓好，明天再行決戰。」接着，轉過車身，收陣回營。



19 曹眞將王朗棺殮，派人送回長安，忙與郭淮商議如何對付孔明。郭淮獻計，王軍師剛死，孔明只道我軍要辦喪事，戒備不嚴，今夜必來劫營。依我之見，只消如此如此，可獲大勝。



20 曹眞同意，便命令曹遵、朱贊道：「你二人各領一支兵馬，抄到祁山後面，見蜀兵離營前來，便驅兵前去劫營。如蜀兵並無動靜，你們趕快把兵撤回，千萬不要貿然進攻。」曹遵、朱贊受計，引兵去了。



21 曹眞又對郭淮道：「我們分領人馬伏在寨外，寨內堆上大量柴草，留幾個人守着，蜀兵來到，立刻放起火來，我們就從兩邊殺出。」說了，又吩咐其餘將領分頭去準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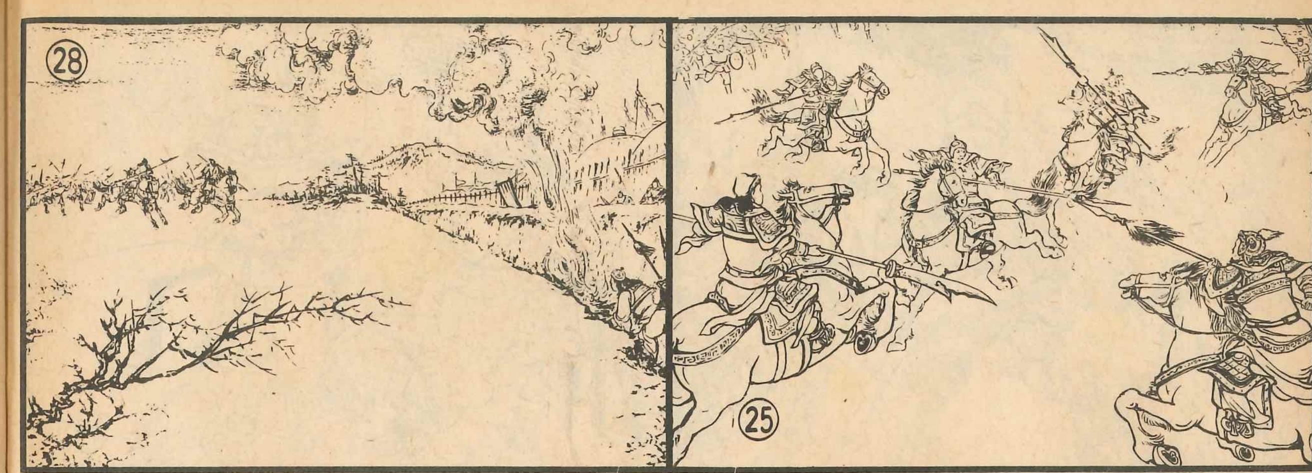
22 孔明却早已料定魏軍有此一着，將計就計，只等魏兵自投羅網。到了黃昏時分，曹遵、朱贊分別抄小路往蜀營進發。曹遵一支軍走到二更時分，只見遠處山前隱約有人馬在移動。暗忖：都督眞是神機妙算，蜀兵果然劫營來了。



23 曹遵急催人馬前進，趕到蜀營，已是三更時分，急忙揮兵殺進營去。忽見營中起火，却沒有一個人影，原來撞進了一座空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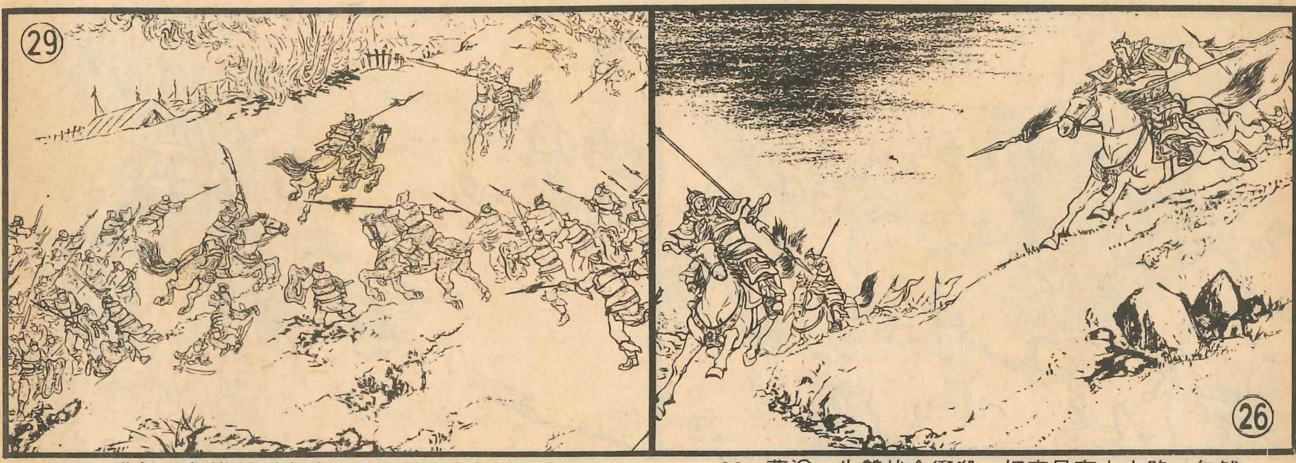


24 曹遵發覺中計，撥轉人馬便跑，却遇上朱贊的人馬從後面趕到，黑暗中只道是蜀營的伏兵，兩下便自相殘殺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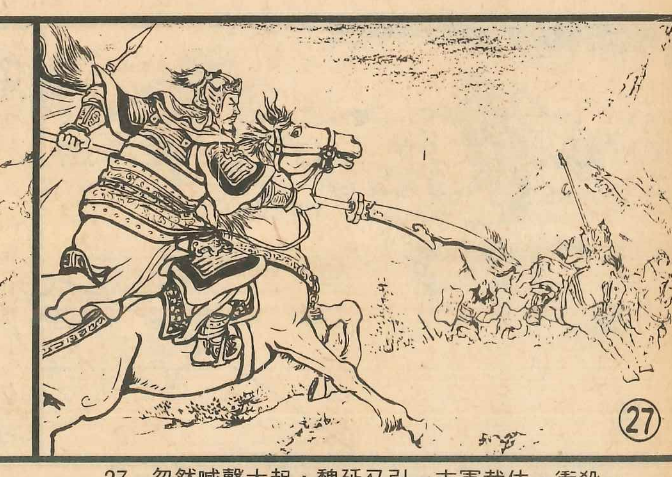
25 直到曹遵看清了朱贊，才知道誤會。正要合兵後退，突然間馬岱、王平、張翼、張嶷從四面衝殺過來。

28 這邊守寨軍士見黑暗裡有人馬衝來，只道是蜀兵來劫營，慌忙放起火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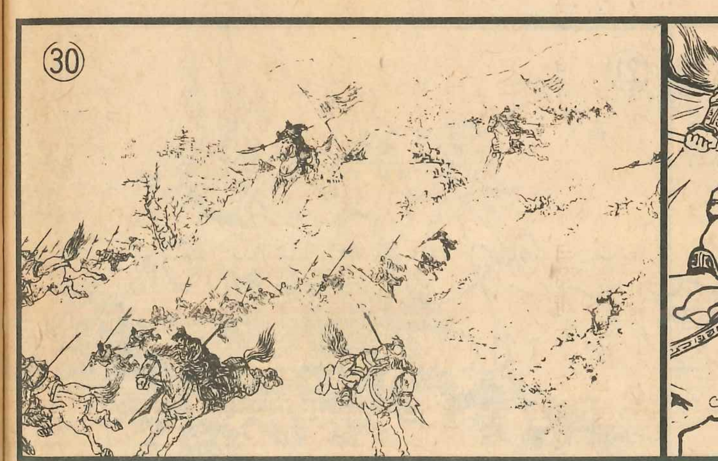


26 曹遵、朱贊拚命衝殺，好容易奔上大路。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截住去路，爲首大將正是趙雲，大叫：「賊將哪裡逃？早早受死！」曹、朱二人不敢交戰，奪路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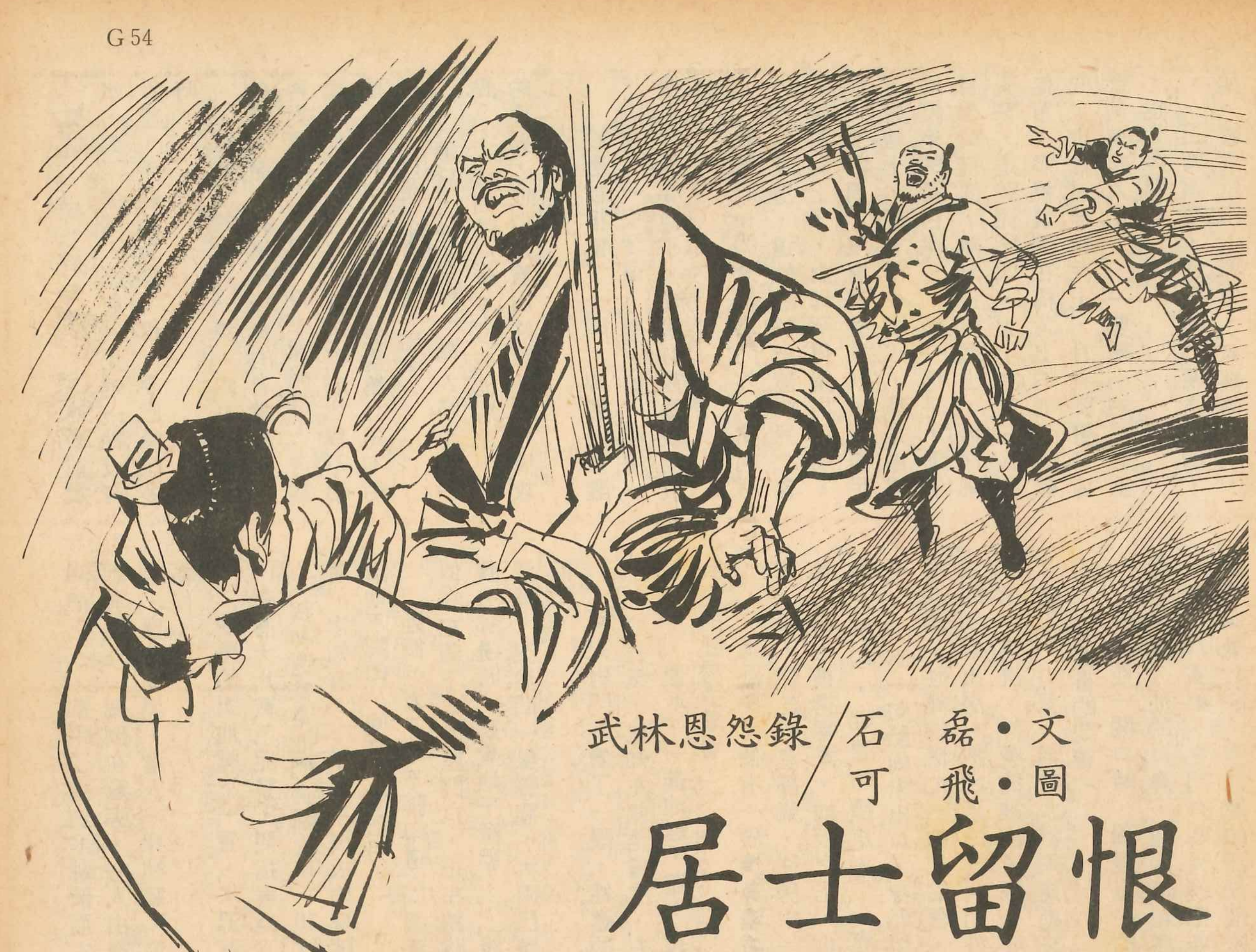
29 曹眞、郭淮看到火號，馬上從左右殺出。偏是曹遵、朱贊一路連遭蜀兵截殺，早已失魂落魄，神志不清。這時見有大兵衝出，也道是蜀兵，雙方都不打話，只管自相掩殺。



27 忽然喊聲大起，魏延又引一支軍截住，衝殺一陣。曹遵、朱贊二將大敗，急率殘兵，奔回本寨。



30 等到曹眞發覺，背後喊聲又起，蜀兵三路趕到，中央魏延，左邊關興，右邊張苞。曹眞、郭淮無心抵敵，敗退十餘里，才紮住陣脚。（待續）



武林恩怨錄／石磊・文　可飛・圖

居士留恨

祝壽爲求清恩怨　聯手合擊報情仇

月光如銀紗般披上了潁水兩岸，河西岸上，正有兩條人影，猶如脫韁野馬，並肩向東北方向急奔，從他迅速無比的身法上看來，這二人輕功極高，定有天大惡事在身，才這等展開脚程，趕向目的地去。

他們沿着曲折河流趕了三十里左右路程，已到了江口鎭的對岸駱家集了。突然之間，天色大變，碧空如洗的蒼穹，有一大片烏雲，從東南方湧起，翻翻滾滾，如鋪天蓋地般而來。風勢也漸漸加强，看來將有一場驟雨，隨這烏雲而來。

二人身形不停，過了駱家集，不約而同的加快脚程，這一來，二人身形，便一掠二三丈宛如飛燕掠水，一點即起，轉瞬間來到駱家集旁一個小港灣上，港灣盡頭，有散落幾片瓦房，正中一間，還有微弱燈光透出。

他們脚步開始慢一點，其中一個瘦長身形的開口道：「應兄，看來情形不妙，這般時分，怎還有燈光透出，你我趕遲了一步了。」

另一個剛想開口，月光這時突然暗了下來，原來已爲大片烏雲掩蓋了，可是隨之而來的，似有一聲尖厲慘叫聲，正當這萬籟俱寂的深夜中，聽得更覺淒厲，驚人心弦。

這另一個才急叫道：「簡老弟，果眞來遲了一步，快趕！」放緩的脚步又復加速，同時一聲長嘯，由他口中發出，高亢嘹亮。

嘯聲甫歇，二人身形已縱到正中這座瓦房屋前，屋門斜開，內中一燈如豆，燈燭不斷的跳躍，二人各向斜開屋門兩旁閃進，掩在門邊內窺視，都不期然「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那個姓應的，飛起一脚，把另一扇門踢開，二人衝了進去，往正中一看，神情立顯焦急，正中方桌上，向南而坐着一個相貌威武而又清秀的老者，已仰天倒在椅背，在咽喉上，有一支白羽袖箭，箭嘴已深射入喉頭，祇剩二寸左右長短的白羽箭身，創口流出的血水，發出紫黑之色，一望而知，這支白羽箭上，淬有見血封喉其毒無比的毒葯，姓應立即狂叫道：「宋大哥，小弟來遲了一步，想不到你已遭毒手……」說到這裡，便不住的搥桌頓脚的放聲悲哭起來。

姓簡的放眼向屋內四週打量，看到右首門側壁角時，不禁倒退了一步，手往腰際一探，搭在刀柄上，然後用臂肘一撞姓應的低聲喚道：「應兄，快看，這是誰？」

姓應的爲他臂肘一撞，已收悲聲縱了開來，兩人目光到處，祇見門側壁角間，倚有一團黑影，斜倚墻上不動，因燈光昏暗，看不清楚，兩人注視一會，見這黑影不動，姓簡的隨手把桌上油燈剔亮，才看清是個混身黑衣的婦人，膚肌白晰，貌相極美，看她緊閉雙目，手按在胸，手指間流出的血液已凝結成血漿了，姓應的驚呼

正是這佳釀出產之處，這對夫婦姓宋，能釀得這等好酒，必是湘西一帶人氏，不知相識不相識？」家父一聽，想起當年至交申旭世叔，自中蠱毒斃命之後，世嬸便改嫁終南門下『粉面郎』宋鈺，二人結縭後，便離開龍潭河申家莊，居於皖西駱家集宋鈺故居，莫非之字灣姓宋夫婦便是他們，就教小弟趕來探聽，在潁上縣遇到了老兄，才知眞是他們夫婦倆，我們也算是加急趕來了，可是還是遲了一個時辰，這莫非他們夫婦氣數已盡？」

姓應的道：「現在把大嫂的屍骸，先放到了椅上再說，唉！天明到集鎭上再招人來替大哥夫婦料理後事。」

兩人剛想動手去扛屍骸，一股勁風，由後疾壓而來，知道有人偷襲，迅速回身拍出一掌，轟的一聲，兩人身形都向後衝跌而出，好在幾步之後，便是磚墻，才沒有摔倒，隨聽一蒼老口音喝道：「想不到你二個這等歹毒，連下人都不放過！」

姓簡的聽了，再一看來人，啊了一聲道：「是安前輩嗎？」

這發話的是個六十左右的老者，一身青布袍，早爲雨水淋得濕透，一聽有人道出他姓，對這姓簡的一看，才緩緩道：「你是『鎭河老龍』簡老兄名下的世兄？」

姓簡的點點頭道：「不錯，晚輩簡武，這裡參見居士，」說完一揖，然後介紹身旁姓應的道：「這位是應天偉，乃是宋前輩的師弟。」

應天偉不待簡武的引介，拱手道：「尊駕想是『雙音居士』安遜前輩了？」

安遜微一欠身，算是答禮，可是他一見倚在墻上那個美婦人屍骸，全身猛然一震，神色突變，雙眼射出了懾人的光芒，對兩人掃射。

簡武是知道二十年前的往事的，一見安遜這等模樣，心中大驚，剛想開口，安遜身形如風，逼近二人身前，冷峻無比的喝道：「是怎麼一回事？『女閻羅』是誰下的毒手？」喝時雙手業已舉起。

原來二十年前，簡武隨他父親「鎭河老龍」簡回，在湘西龍潭河畔申家莊，祭奠莊主「飛天虎」申旭時，曾拜見過這位「雙音居士」安遜，（事詳本刋第七期故事「女閻羅」）當年「飛天虎」申旭，與他父親「鎭河老龍」簡回，湘西一龍一虎，共霸這條龍潭河，後因申旭誤入岐途，進了左道「七喪門」，簡回始與申旭絕交。申旭之入「七喪門」全爲了迷戀「白骨妖女」趙嬌嬌，並娶之爲妻，不想「白骨妖女」趙嬌嬌，過去是著名的淫賤兇狠，江湖上有不少年輕小輩，不知她來歷而惑於她美色與之交往的，大都因迷戀而喪命，因此仇怨衆多。

自下嫁申旭後，終爲受害小輩親屬們聯合尋仇，搗毀了「七喪門」。

申旭幸在事前已聯合外人背叛，「七喪門」搗毀，半也因爲他背叛之故，事後他忽娶以艷麗著名，荊門山「鐵面閻羅」郭天坤之女「女閻羅」郭寶珠爲妻，重回龍潭河起建申家莊，事隔多年，「鎭河老龍」簡回已退隱多年，因早與申旭絕交，故雖還在咫尺，也未相見，不久，便傳聞申旭爲仇家所算而喪命，簡回想起當年結拜之情，便率領二子簡文、簡武前去拜奠，見他最後一面，就在莊外遇到了華山派高手「雙音居士」安遜，簡回乃命二子上前拜見。

「女閻羅」郭寶珠因申旭生前所交，都係左道旁門，故拒絕任何人祭奠，她不知簡回和申旭往事，故也在拒絕之內，簡回爲盡結義之情，深夜偷入靈堂，在祭奠時，將與申旭論交之事，說給二子聽。不道郭寶珠隱身在素幔之中，聽得眞情，始露面見禮，共商替申旭復仇之時，忽有人前來毀屍，簡回發掌擊退來人，與「女閻羅」跟踪追出，至莊外茶林中發現「雙音居士」與人爭論，一聽，才知對方是終南門下「粉面郎」宋鈺，從二人言語中，得知「雙音居士」痴戀「女閻羅」，當年也曾托媒向「鐵面閻羅」郭天坤提親，可惜遲了一步，「女閻羅」已許配了申旭了，但「雙音居士」餘情未熄，知申旭當年入了左道，必有仇家上門尋事，特隱居於附近黑石溪暗中保護「女閻羅」，此次申旭喪命，他仍留戀莊外不去，深恐再有人上門，對「女閻羅」不利，「粉面郎」宋鈺，受人之邀，前來鬧莊，却爲「雙音居士」攔住而爭論。

不料宋鈺在爭論之中道出，他與邀他之人沒甚交誼，也因「女閻羅」而來，二人發現原是情敵，終於動武惡戰，簡回和「女閻羅」因聽出宋鈺口氣，似是知道申旭仇人，但功力不敵「雙音居士」，簡回老謀深算，宋鈺一死，便難探查兇手線索，乃示意「女閻羅」現身喝阻，二人都迷戀「女閻羅」，果眞停手，邀二人進莊獻茶，用言相激，在宋鈺口中聽到，才知申旭死因複雜，蓋申旭在未娶這位「女閻羅」郭寶珠之前，早與趙嬌嬌的至交、鄂南仙桃鎭的「九尾狐」陰四娘勾搭上了，陰四娘一心想下嫁申旭，在搗毀「七喪門」也出了大力，並還手刄了至交趙嬌嬌，不料申旭會撇了她而娶「女閻羅」郭寶珠，心中大恨，她出身苗疆，身邊常備蠱毒，她也深恐申旭將來變心，當年在和他恩愛時，早下了蠱，宋鈺在岳州與陰四娘相逢，她知宋鈺私下愛好郭寶珠，邀他相助，她在半個月前已命人通知申旭，在岳州和她相會，重拾舊歡，爲申旭解毒，否則必毒發身亡，預謀申旭來時，糾纏住他不放，教宋鈺則向郭寶珠下手，結果，申旭爲愛郭寶珠，寧願毒發身亡也不去岳州和陰四娘見面。

宋鈺說出內情，郭寶珠聽了，極爲激動。當時誓要報仇，言語中示意，若宋鈺擒來「九尾狐」陰四娘，替申

一聲道：「啊！是大嫂……」他衝前幾步，到了這婦人跟前，見她一點沒有反應，手在她鼻際一探，早已氣絕多時。

這姓應的後退一步，瞠目正視，神情呆滯，對倒在椅背的老者看看，再對這婦人看看，口中喃喃道：「這難道是他們夫婦互下毒手不成？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說第二句不相信時，已是大聲吼叫了出來。

「應兄，你冷靜一點，你冷靜一點……」姓簡的已雙手按在他肩頭不住的搖撼，他似已看出姓應的已悲憤攻心，類似發狂了。

姓應被搖撼了一陣，神智已清醒了過來，一咬牙道：「簡老弟，快搜一搜另外幾間屋子，看看有甚麼發現沒有？」

姓簡的一閃身縱出門外，撲向另外幾座瓦房，這姓應的把屋內另二盞油燈都點上了，立即照得屋內通明，他一看四周，沒有甚麼異狀，可是足下磚地上，都有不少脚印，都是由濕地帶來的黃色泥土，他一翹足，看看自己的鞋底，並無這等泥土，再仔細視察，這黃泥脚印，大小共有三人，他俯下頭視察倒在椅背上的老者的鞋底，也無這等黃泥土，目光就瞥到這壁角美婦人足上，一雙纖小的弓鞋上，也光潔如新。

正當這時，姓簡的已搜索而回，他一縱進屋內，便道：「另幾座屋內，四個下人，都中了這白羽袖箭而亡，祇有屋外一個倒在籬旁，有人由後一劍，穿胸而過，這人一身勁裝，似不像下人。」

姓應的對他脚下一看，水濕淋漓，帶有大片黃色泥漿，便指着地下道：「我初還當是他們夫婦火併，現在一看，才知有人下了毒手後故佈疑陣，這地下脚印，便是一個証明。」

姓簡的看了地下脚印道：「這黃泥似在左側下人的屋門口，正在舖路，我去那邊時，感覺地下滑濕……」說到這裡，突然間一聲霹靂，大雨已傾盆而下。

兩人對門外看了一眼，姓應的嘆了一口長氣，他知左側是書房，右側是臥房，便取了一盞油燈，道：「我們到他的臥房去看看。」

一進臥房，便有一股撲鼻濃香襲來，兩人慌忙屏息靜氣，往房中一打量，床上被褥零亂，地板之上，也有黃泥脚印，姓應的頓足道：「簡老弟……」第一句話尚未出口，身形似搖搖欲墜，姓簡的慌忙一抄他右臂，迅速的倒縱出房，把姓應的推向門外，往雨中淋澆，姓應的被淋了好一會，才噓了一口氣，混身水濕的走進來，道：「好厲害的悶香。」

原來他一開口時，瀰漫室中的香氣，又鑽入他的口鼻，他因情緒激動，這一口香氣，在門口時吸得極多，便覺頭暈目眩，這姓簡的江湖經驗老到，在進房時一嗅到一股香氣，微覺帶有異味，便知道是一種極猛烈的悶香，慌忙立即閉氣，連招呼姓應的都不敢，聽他說的話，知道必爲這悶香所侵無疑，果然不出所料，拉住他急退，推向門外雨水中，否則就一口悶香，也會教他昏迷一二個時辰，不足爲奇。

鑑於房中有這等强烈的悶香，再加上被褥凌亂，兩人斷定這夫婦二人，必定爲悶香所制，才被殺害，姓應的早先疑團業已盡去，目前當務之急，便是偵查出是誰下手，殺害這雙夫婦？

兩人仔細看了看這倒在椅背上的老者，看他神情安詳，喉頭的白羽袖箭，正是他夫人著名「女閻羅」郭寶珠的獨門暗器，其他地方，並未有一點損傷，再去墻角看看這位美婦人「女閻羅」郭寶珠，姓應的把她按在胸口的手移開，從外衣上破洞看去，似是中了他丈夫「粉面郎」宋鈺的透骨釘，正打在她心窩上喪命的。

姓應的恨恨道：「若不是我們進房，嗅到這股悶香，看這般情形，眞還當他們是夫婦之間火併，來人所施手段，極爲卑劣，自知在武功上不是他們夫婦對手，却先用上悶香，把他們夫婦迷倒，然後從容佈置，再以他夫婦二人所用暗器，制二人死命，外表看起來，不會疑有外人前來尋仇，但宋大哥事先命人急促送訊，要我趕來之字灣，說是十萬火急，又是爲了甚麼呢？我知道他們夫婦失和已多年，大嫂曾回荊門山母家居住幾年，最近才由大哥去把她接回來，我祇當他們又因故反目，要我趕來，怕是請我爲他們調解，不是在潁上縣遇到老弟，眞還不知仇家上門尋事呢。」

姓簡的道：「小弟與家父去巢湖姥山，拜訪『水神』阮老邦前輩，在席間聽阮前輩談起，說『最近有不少鄂南水路頑兇，北上去淮河一帶，在隱賢集還和皖西東湖中弟兄因誤會而惡戰過一場，這夥頑兇，出手毒辣，東湖兄弟傷了幾個，才命人來巢湖求救，巢湖方面有人前去助陣，這夥人已去，據說半月之前，這夥人之中，曾有人探聽潁水駱家集畔之字灣何方。說是尋找一對夫婦，看來是向這一對夫婦尋仇。巢湖兄弟知道這般水路頑兇，是向人尋仇，路過當地，人已走了，便也回歸，可是東湖中兄弟，平白的被傷了不少兄弟，心有不甘，特溯潁水而上，到了之字灣，祇孤零零幾間瓦房，內中居住的，正是一對夫婦，乃將來意告知，請他們提防有人上門尋仇，這對夫婦人極俊美和氣，謝了他們好意，去時還送他們二罎美酒。東湖兄弟知道老朽好酒，便轉贈給老朽，老朽一品嚐，原來還是湖南著名的桃花釀，老朽倒快活了幾天，今天見到你父子倆，不禁也教老朽想了起來，你們所居龍潭河，離桃源不遠，

旭報了血仇而對得起申旭，便肯下嫁宋鈺，宋鈺聞言大喜，果眞出賣了陰四娘，把她擒來交給了郭寶珠，在靈前血祭了申旭，事後郭寶珠想自刎追隨申旭於地下，爲「雙音居士」所阻，認爲「女閻羅」不應言而無信而反悔，在旁阻止，反促成「女閻羅」下嫁了宋鈺，自覺傷心，悄然而去。

這種種情形，簡武親身在旁，親眼見到，血祭後，陰四娘的屍骸尚是由他和簡文移去，「雙音居士」爲了「女閻羅」，寧願哀傷自己，成全她和宋鈺，這完全愛到了極點的至誠表現，今晚他也在這之字灣現身，可知宋鈺和「女閻羅」遷居至此，二十年來，他也在附近隱居，現時眼見這「女閻羅」喪生，這一急怒，爆發出來，必不可收拾，忙高聲答道：「安居士，我們來時，他們夫婦業已喪生，來人手段卑劣，是將他夫婦用悶香迷倒，然後這樣佈置好下手，做成他夫婦自相殘殺之狀！」接着便將來時情形，以及偵查經過和發現臥房尚有悶香等事相告。

「雙音居士」安遜一聽簡武將詳情相告，憔悴的臉色更見頹喪，他對「女閻羅」郭寶珠看了一眼，長歎了一口氣，語聲哽咽道：「二位就請把她先安放在椅上吧！」

應天偉和簡武各人一邊在「女閻羅」脅下一抄，把她屍體放在椅上，當她屍體離開所倚牆角，安遜一眼瞥到牆上有個血跡，似形成一樣東西，忙持油燈近前一看，則是以指蘸血繪成一朵桃花形狀，在花上面有長長的一劃，可是極淡極淡，想是蘸的血已畫完，祇留下一道指痕，三人仔細端詳，看不出這一劃是表示甚麼。

安遜對「女閻羅」屍骸重看了一陣，突然神情緊張，他問應天偉道：「應朋友，聽簡世兄所說，你一進門看了這情形，怎會以爲他夫婦自相火併，難道你平素已知他夫婦不和嗎？」

應天偉道：「大嫂雖然下嫁宋師兄，但貌合神離，大嫂又倨傲異常，動輒呵責宋師兄，宋師兄因愛生懼，當時忍氣吞聲，在下幾次來此作客，總爲他夫婦調解爭吵，前幾年大嫂曾一怒回歸母家，一去便是三年了，於去年才由宋師兄去荊門山接回，此次，宋師兄命人來召在下，初還當又是因小故爭吵，途中遇到簡老弟，才知道仇家欲暗中上門尋事，因此趕急而來，但還是遲到了一步，至於懷疑他夫婦火併，乃是宋師兄喉頭白羽袖箭，正是大嫂防身暗器，大嫂胸口之傷，又似係宋師兄的獨門透骨釘所致命！」

安遜指着「女閻羅」道：「二位可曾動過屍體？」

應天偉道：「祇移開她按在胸口的手掌。」

安遜雙眼露出懾人兇光，道：「『女閻羅』衣衫怎麼如此不整……二位可再去房中視察一下，看個清楚！」說完，咬牙切齒，持燈先走，簡武道：「安居士，房中悶香未散，藥力强烈，須先屏息爲要。」

三人一進房後，簡武立即打開窗戶，雨還傾盆而下，簡武指着房中黃泥脚印相告，安遜瞥見床上被褥凌亂，近前一看，面色突變，幾乎睚眥盡裂，一聲大吼，一掌猛向床上劈去，砰然一聲，一張棗木大床，早被他雄厚無比的掌力，打得四分五裂，旁立的應天偉、簡武俱都吃了一驚，接着也都醒悟，不禁也悲怒塡胸，也恨不得劈出一掌，以消胸頭之氣。

蓋從跡象看來，「女閻羅」爲悶香所制之後，更爲來人汚辱了去，「雙音居士」一直認爲「女閻羅」除丈夫之外，是神聖不可侵犯，這樣遭人汚辱，當然是悲憤難忍。

三人回到中間堂上，伴着兩具屍骸，各皺着雙眉在沉思，大致想起來人，必是下三門中最卑劣之徒，否則決不會如此下流，但想不出有誰和這宋鈺夫婦，有這般仇恨？非要殺他全家，還乘機汚辱了「女閻羅」。

門外雨聲淅瀝，屋內沉寂如死，三人枯坐到天亮，雨也停止，「雙音居士」主張拔下了宋鈺喉中白羽箭，去駱家集鎭上招人備棺料理宋鈺夫婦和下人的後事，爲他們復仇之事，便在暗中進行，應天偉和簡武也同此心意，乃由簡武去駱家集，安遜和應天偉再巡視各處，發現倒在籬旁那人，一身深綠色勁裝，斜背一柄厚背大刀，左腰上有一具鏢囊，內中有三節竹筒，伏屍在地，安遜一翻轉屍體一看，突然眉宇軒動，對應天偉道：「這是黑道大湘雙煞之一『採花蜂』賀昌，和『三手猿』沙元通，是著名的淫賊，這廝旣喪生在此，此事追索沙元通，不難有個水落石出！」

駱家集離之字灣祇有二里路程，不到二個時辰，已有人抬了六口棺木和一切葬殮之物，隨了簡武而來，乃匆匆替宋鈺夫婦和下人們殮好後草草下葬，決定由應天偉上荊門山通知「鐵面閻羅」郭天坤之後，便分頭搜索沙元通。

半年之後，退隱已久的黑道前輩洞庭君山「金角蛟」唐君武，突假座洞庭湖畔岳陽樓，慶祝七十大壽，事先遍發請帖，廣邀天下英雄，不論黑白兩道，凡稍有名聲的，都在被邀請之列。

這是轟動江湖的一件大事，要知唐君武十五年前，正當威震雲夢平原，統率七湖十九寨，聲勢顯赫之時，突然宣佈退出江湖，洗手歸隱，居於君山，不問世事，在他六十大壽，也悄無聲息離開君山出遊，以免當年手下以及小輩來此鋪張，後十年更踪跡杳然，連幾位黑道中與他齊名的至交也未到場，這次爲慶祝七十大壽，却這樣鋪張，凡城府深攻於心計的黑道中人，都知道必有不尋常之事發生。

壽期前二日，洞庭湖中，來了幾百艘各式舟楫，蓋「金角蛟」唐君武爲水路黑道前輩，所邀當然是以水路中人爲主，加上壽宴設在岳陽樓中，地點適中，各地賀客，西北、東北一帶，都能循長江而至，東南可順潁湘水而下，西南有沅江可直通，再有資水，澧水可全納三湘水路人物，眞是四通八達，好在賀客都乘船而至，住宿都在船上，倒可免主人操勞。不必預備宿處，祇照顧由陸路前來賀客居處，好在唐君武手下人手衆多，自有專人接待。岳陽樓原址不敷應用，早在沿湖一帶，搭起了幾座大葵棚，以便應付。

賀壽前一日，所有邀請的各地賀客，俱已到齊，因這次唐君武所發壽帖，除至交良友以及門下小輩之外，凡江湖上識與不識，祇要稍具聲名的，都有請帖飛到，一般人認爲這是近五十年來江湖上獨一盛擧，都想來一趁熱鬧，連隱居不出的和不少巨憝大惡，也都忍不住好奇，未接請帖，也不請而至，所有黑道中人，差不多也全趕到。

著名桀傲不馴，罔顧信義之輩，因此也有人借此機會，挾嫌尋仇，故在這一日，已有十幾撥仇敵見面，引起毆鬥，已死傷了不少。

但在君山一艘大船中，正有七八個人圍坐一桌，在商討一件大事，在位上陪的，正是這次大壽中的壽翁「金角蛟」同座的有巢湖水路前輩「水神」阮老邦、龍潭河「鎭河老龍」簡回、荊門山「鐵面閻羅」郭天坤，以及終南派前輩高手「七快劍」孟公遐，這五位都是年已古稀的老者，另有三位正是「雙音居士」安遜、「千斤力士」簡武、「分雲劍」應天偉。

這終南前輩孟公遐拱手對唐君武道：「爲了小徒慘死，却驚動了尊駕如此大擧，眞敎老朽難以言謝！」

唐君武笑對「雙音居士」安遜看了一眼道：「老朽當年爲安居士感化，急流勇退，這十幾年來，倒是享了一陣清福，此次安居士前來相托，豈敢不稍盡棉力，何況這沙元通，近年來橫行不法，無惡不作，除去了也爲江湖上去一大惡，老朽已在幾個與他相熟的小輩中問起，這廝極爲狡猾，此次是否也來擠這熱鬧，還說不定吧。」

「鐵面閻羅」郭天坤，滿面慘苦之色，長歎了一聲道：「唐兄壽期，這廝若不前來，老夫搜遍天涯海角，也必找到這斷，不容他漏網，各位相助之情，老夫永生不忘。」說完向各人一拱手。

「水神」阮老邦道：「從牆上繪一桃，上加一劃，以老朽五十年來闖蕩江湖，似從未見過這道標誌，難道是近年崛起的小輩中人物？但不知令嫒怎會知道這標誌？看來定是相稔之人了。」

郭天坤道：「小女當年下嫁申旭之前……」說到這裡，似突然想了起來，一拍桌道：「這標誌莫非指的是鄂南仙桃鎭陰氏兄妹中『一枝桃』陰司判不成？當年爲對付『七喪門』，陰氏兄妹也曾相助出手，然彼此之間，似無仇嫌可言，爲何要下這樣的毒手，取他夫婦性命？」

他這一說，「雙音居士」安遜，老龍簡回以及簡武，都恍然而悟，原來當年「女閻羅」郭寶珠爲報申旭之仇，手刃陰四娘而下嫁宋鈺，內中經過情形曲折，都未曾與郭天坤談起。乃由老龍簡回將經過情形向郭天坤一說，郭天坤方知就裡。

簡回知道「雙音居士」安遜痴戀郭寶珠，雙方已經知道這一點風聲，同時他亦嫉惡如仇，若他一露面，怕會打草驚蛇，議定明日大壽之時，由簡回、阮老邦、簡武三人，暗中監視一枝桃陰司判和三手猿沙元通，若是他兩個到來的話，郭天坤和孟公遐也不能露面，祇在必要時才能現身應付。

「金角蛟」唐君武正不愧爲當年水路中顯赫人物，第二日，到來賀壽的水陸兩路，黑白兩道中人物，足有近千之多，把岳陽樓和兩側旁的大葵棚都擠得滿滿的，再加上各地鏢局中的人，也聞風而來，想在壽宴之上，和各地江湖朋友攀份交情，以便爲將來走鏢時鋪路，情形熱鬧，眞是近五十年來所未有過的。

壽宴由正午開始，分批入席，直到酉初，已有三批人吃過了，阮老邦和簡回父子雜在人叢中，到處找尋，却沒有發現「三手猿」沙元通的踪跡。別說是「一枝桃」陰司判了，眼見這籌備將達半年的「金角蛟」壽宴，不能將這兩個仇家引來，心機是白費了。

快到酉末，最後一批壽宴將開時，突然又有一撥人馬趕到，來者共三十多人，爲首兩個老者身形俱都瘦長，壽翁「金角蛟」唐君武出迎，一見這兩人，神情反都緊張起來，心中暗忖，要引的兩個頑兇都沒有來，却把自已當年惟一的强敵却引了出來。

原來，來人正是浙東沿海一帶三門灣海道上魔頭，「蛇蟠雙怪」孫申、孫南二兄弟，正是當年洞庭湖上，爲唐君武奪去霸權，便匿跡在浙東海道中，另打了天下，十年前，兩兄弟認爲唐君武在六十歲時，定必祝壽，曾暗中率人前來，向唐君武尋仇，不想唐君武並不想鋪張，連人面都不見，一探聽，原有早已退隱，孫氏兄弟因浙東霸權，實較洞庭湖爲佳，故當時也不想爭回這霸權，蓋此來祇爲了一雪當年挫敗之恥而已。

此次「金角蛟」唐君武祝壽，聲勢實在浩大，遠處浙東和中原毫無交往的海道中人，居然也聞到這個訊息，因此引出了孫氏兄弟，前來會會這位當年使他們蒙羞的强敵。

孫申一見出迎的是唐君武，便洪聲笑道：「想不到吧？二十多年不見的

對頭冤家，也趕來祝壽來了，可惜中途因事躭擱了一天，否則早就趕到了，總算還未散席，還擠上了這份熱鬧。」

唐君武微笑道：「眞想不到，兩位光臨，實出老朽意外，來者是客，不管親家或冤家，兩位就和手下兄弟們，先喝一杯水酒，再談談其他如何？」

孫南在旁冷冷的接口道：「不必了吧！老夫前來，就想在你未祝壽時，大鬧一場，給你一個難堪，可是事與願違，中途爲攔截一個仇家，空奔了一陣，致遲了一步，唐朋友，老夫兄弟當年與你一場糾紛，照江湖規矩，强者爲王，老朽兄弟既拱讓了洞庭湖，你不應再趕盡殺絕的追索老夫等踪跡。現在別的不說，老朽奉上三掌，作爲壽禮，祇要唐朋友接上老夫三掌，立即走路，還得趕上去找那個仇家。」

唐君武聞言，心中暗暗一凜，這孫氏兄弟自匿避浙東之後，聞已拜在牛頭宮老魔鄔九霄門下，習練左道「千毒掌」，由於本身功候純厚，近年已成了老魔手下第一厲害人物，在海道中提起三門灣「蛇蟠雙怪」，無人不知，當年自己與岳方和他兄弟對手，足足惡戰了半個多時辰，始能將他兄弟挫敗，今日他報當年之耻，祇要自己能接他三掌，這三掌中必含煞着，老魔鄔九霄的「千毒掌」在左道旁門中，也是赫赫有名的，自己退隱之後，功力業已疏忽，即以此消彼長之理來說，怕已難以對敵，何況他又在左道旁門下苦苦練習了惡毒掌法，一時之間，倒決不定如何回答。致面色變幻不定的了。

立在一旁的「水神」阮老邦，與孫氏兄弟頗有交誼，便接口說：「今日是唐兄大壽之日，接待賓客近千，由早至晚，未曾稍歇，兩位來此，目的無非一雪當年之耻，唐兄早已退出江湖，當年恩怨，原可不理，除非彼此結下血債，才不能化解，孫老弟想他接你三掌，今日即使勝了，也勝之不武，此老朽愚見，還是約期較量，分出勝負，才較爲公平，兩位遠處浙東，也是响噹噹人物，不是初出茅廬小子，必須在衆目睽睽之下揚威，以冀成名，老朽與兩位誼屬舊交，始斗膽這樣提議，同時老朽身爲賓客，眼見主人爲人上門受欺，也覺得難以下台，兩位能以老朽愚見爲然否？」

孫氏兄弟見說話的是巢湖中水路前輩，也是個難惹人物，最具威脅的，還是末了幾句，若眞是不受抬擧，强迫「金角蛟」動手，圍觀者都是他邀請而來的嘉賓，勝了他也難以下台，必引起「金角蛟」至交羣起爲難，自己手下祇帶了二三十人，能突圍也必有傷亡，自己自入浙東海道以後，威名遠震，不要相隔二十年重來中原，又受到挫折，再說與「金角蛟」唐君武究竟還不是不能化解的血仇，現時自己向他挑戰，他不立即置答，已弱了威風，想到這裡，孫南便一拱手道：「阮老爲水路中前輩，說話究竟有見地，老朽兄弟眞欲迫唐朋友動手，確與來賓各位朋友面上難堪，好，就由唐朋友示知一個日期便了，老朽兄弟先去找了這個仇家，再來應約便了。」

「金角蛟」唐君武聽了，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那般，立即含笑拱手道：「老朽過了明天送客之期，兩位隨時來指教便是，兩位既已來到，老朽還是以待客之禮，請兩位和兄弟們喝一杯水酒才是。」

孫申對孫南看了一眼，孫南正一皺眉想說話，人叢中却有一個冷冷口音道：「既已交代清了，何不大大方方喝上一杯壽酒，你們要找的對頭，也許趕來此祝壽亦說不定，撞到了不是省一點事嗎？何必人影不見，到處去亂闖呢？」

「蛇蟠雙怪」孫氏兄弟和唐君武、阮老邦等其他的人，都循聲注視，祇見這說話的，是個五十相近的中年人，眉清目秀，留有五綹短鬚，頭戴深綠幞巾，身穿淡青長袍，手中一柄摺扇，正張開了輕輕的揮動，不但裝束雅潔，貌相美俊，擧止之從容，態度之瀟洒，在人叢中，眞有鶴立鷄羣之概。

孫南衝口問道：「尊駕是誰？怎知老朽對頭也來此祝壽？」

這人乃斜睨了孫南一眼，仍冷冷的道：「本相公與你對頭，有點交誼，相約在此見面，來喝唐前輩一杯壽酒，前兩日在贛西南坪橋，你們仗着人多，相公我這個朋友，孤單一人，怕吃眼前虧，才設計脫身，相公現在告訴你一個消息，他今午業已到達，現在祇等另兩個朋友趕到，說不定和你們見了面，領教領教海道上朋友，究竟有多少了不起，本相公與你們早年也曾見過，既然你們貴人善忘，也不必再提了，不過相公可估計得到，在唐前輩壽宴未散之前，我這朋友決不敢放肆，你們盡可安心吃你們壽酒。」

這人說話，頗爲尖利，更有點嘲諷意味，直教孫氏兄弟鐵青了臉。

「金角蛟」唐君武也不識此人，聽他語氣之中，橫一聲唐前輩，豎一聲唐前輩，對自己極爲尊重，便笑對他道：「不在老朽壽宴之前鬧得不歡，老朽極感盛情，尊駕也來飲上一杯吧！」

那人拱手笑道：「在下專程來喝你老壽酒，已有人招待，你老招待外道來的朋友吧！」說完，對唐君武一拱，轉身便走。

孫南在旁冷冷道：「朋友請留步，老朽想請問你一句，你說的可當眞？」

那人對孫南打了個哈哈道：「不當眞，相公我任你們去南坪橋一帶，盲人騎瞎馬，去亂跳亂縱，何必多此一擧？這樣吧！免得多一番手脚，相公代作一個主，壽宴一散，過了子夜，就去城東東茂嶺山麓和螺絲湖之間平

原上見面吧！相公教這個朋友必到。」

孫南道了一聲：「好，老朽兄弟，必來剝這層猴皮。」

那人轉身而走，口中冷笑道：「祇怕未必？」

「水神」阮老邦、有意替「金角蛟」唐君武和「蛇蟠雙怪」孫氏兄弟和解，故意放棄高桌不坐，拉了「鎭河老龍」簡回，與孫氏兄弟坐在一起，酒過三巡，阮老邦笑問道：「兩位在浙東已二十多年，怎麼會在贛西遇到了仇家，難道是舊仇不成？對方究竟是誰？聽這中年人口氣，似有恃無恐。」

孫申一臉怒色道：「那是大湖山兩個下三門中東西，說出來阮老也知，乃是『三手猿』沙元通，南弟小姨華么鳳，就斷送在這小子悶香之下，此次前來，找這小子實較找唐君武爲重，湊巧在南坪橋中狹路相逢，惜多年未見，對他印象模糊，待等想起時，衝進他店房，已被他越窗而走了，分四面追踪，搜了一天，不見那小子踪跡！知道他溜走了，本想於唐君武事了斷後，準備北上一個時期，務必要找出這個小子，現約在東茂山麓見面，到眞省了老朽兄弟們一番脚程了！」

他這一道出對頭是「三手猿」沙元通，阮老邦和簡回立呈緊張，阮老邦把替唐君武調解之心，立即接下，暗中示意簡回，簡回飲了幾杯，借故起身，通知簡武，命令知會「鐵面閻羅」郭天坤和「七快劍」孟公遐、轉通知各人，子夜以前，先到那東茂嶺山麓中去等待。這二個東西，已陷進了所張網羅之中。

到了近子夜，孫氏兄弟在壽宴散後，便率領衆人，往城東東茂嶺山麓下應約，不想一出岳陽城東門，沿途陸續有人東去，有的持燈籠，有的持火把，爲數極多。

原來這中年人傍晚和孫氏兄弟對話時，也有不少江湖中人在旁，消息一傳了開去，無不擠着去看這一場熱鬧。

看了這種情形，孫申對孫南看了一眼，心中都在暗暗擔心，孫申暗暗對孫南道：「二弟！我們一上來，就向壽翁唐君武尋仇，沒想所有的賓客，都是唐君武的至交或小輩，這一來，都對我們存有敵意，這沙小子老巢就在贛、湘邊境，必有同道會夥，早已經準備就緒，否則，這中年人也不會公然約定地點，憑這沙小子的功候，明知不是你我對手而敢邀約，想必有援手，你不能再衝動，要看事行事才好！」

孫南也看出情勢不妙，沉着臉微微頷首，就在這時，一個中年漢子擠到他身傍，孫申暗中戒備，祇聽得中年漢子一邊走路，一邊悄聲道：「孫前輩，在下簡武，家父剛才曾與阮前輩與二位同桌，現時家父命在下轉告二位，『三手猿』沙元通，詭計多端，在螺絲湖畔已邀約了三十多個同伴等待。人數與二位率領手下相仿，他邀約的，都是黑道中頗有一點成就的頑兇，出手必定毒辣無比，請二位轉告手下兄弟，小心應付。『水神』阮前輩，因與二位是舊交，當二位與唐前輩見面時欲當場對掌，爲阮前輩勸阻，深感二位能從阮前輩之勸，故現時已與家父倆，向唐前輩交涉，不許他幾個知己，因激動偏幫對方，唐前輩也光明正大，早也料到有此一着，早命手下，分頭向沙賊相稔的知交通知，屆時不許出手相助，否則便予絕交。

「阮老前輩也深恐尚有人與沙賊交情深厚，同惠相濟，現時已暗中約了荊門山『鐵面閻羅』郭天坤、終南派前輩高手「七快劍」孟公遐和他愛徒「分雲劍」應天偉、華山派異人『雙音居士』安遜和他二位知交，在替二位押陣，請二位放膽而戰好了。

「這幾位高手，都是素日嫉惡如仇，故才能順利邀約，必要時他們會以其他藉口，先露面鎭壓一般莽動的江湖朋友呢。」

孫氏兄弟一聽，心中大喜，孫申忙道：「尊駕想是『鎭河老龍』簡老哥的世兄了，請代轉告令尊和阮老，說老朽兄弟極爲領情，事後當再面謝。」

簡武傳達所說之後，立即閃在小路旁，隨其他的人走了。孫氏兄弟也便暗中囑咐手下小心應付，轉眼間，已翻越過東茂嶺，已到面東一方，這嶺並不高，在上看到山麓下一片荒地中，已點燃起幾十堆火堆，離山麓不遠，有個狹長小湖，看來便是螺絲湖了，再一看火堆周圍，早已滙聚了六七百多人，已築成一道人牆似的。

孫氏兄弟一看情勢，心想若是沒有簡回命他兒子先來相告，確可教自己兄弟心驚膽戰。他們走下山麓，已看清有一夥人，約有三十多個，由人叢中走了出來，當先二個，正是那中年人和長瘦如猴的「三手猿」沙元通，他身後一夥人，老少都有，俱穿得十分華麗，孫南看得暗暗咒詛道：「都是些淫賊狂徒！」

雙方對面，相距還有二丈左右，沙元通手持的二件衣服，朝孫南脚下一丟道：「你兄弟二個，認你沙太爺是害死你小姨華么鳳的對頭，你看看這二件衣服，便知眞正的對頭是誰了？」

這一着，大出孫南意料之外，他見地下是件鵝黃長袍，便走前二步，脚尖向長袍一挑，正當這時，人叢中有人叱喝道：「當心這廝詭計！」可是已來不及了，長袍已爲孫南一脚挑起，孫南聞聲不敢用手去接，可是長袍內一陣輕烟，都飛向孫南孫申和他的手下，衆人心知不妙，紛紛縱避，鼻中都已嗅到一股香味。

祇聽得「三手猿」沙元通哈哈笑道：「你們枉稱爲海道上第一流人物，雄霸三門灣蛇蟠山，自稱爲『蛇蟠雙怪』，現在你們已中了苗疆最毒的『瘟風蠱』，趁早別運氣，否則毒一入侵，你

們即送命!」說完，指着身旁中年人笑道:「可是你們狂傲自大，連這位苗疆高手『一枝桃』陰司判陰相公都不認識，無怪中毒了!」

孫南一聽，眞是又氣又急，早已不顧生死，身形一縱而起，對準沙元通便是一掌，他這猝然打出一掌，也敎沙元通和陰司判一夥人紛紛閃避，他「千毒掌」果眞名不虛傳，掌風中夾雜極强烈的腥膻掌氣，他一掌劈散各人，身形一斜，便緊盯沙元通，沙元通早撤下佛手杖，陰司判手中鐵骨扇，雙雙接招，分左右夾攻孫南，孫南雙掌連環劈出，這二人身形靈活，似知孫南掌力雄厚，展開游鬥身形，此起彼退，前後呼應，立與孫南展開惡戰。

那一旁早有二個老者，一個持雙拐，一個持單拐，出戰孫申，另一夥人便向孫氏兄弟手下圍去。

沙元通邀來的一夥人，個個功力高强，孫氏兄弟手下，在功力上已是不敵，何況再受了「瘟風蠱」影响，眞的聽了沙元通詭言恐嚇，不敢運氣，故緊守一處，只是挨打，另二個持拐老者，雖有兵刃在手，形勢上極爲危急。

突然一縷高亢笛聲，起自人叢中，笛聲中八九條人影，由人叢中飛縱而出，撲向戰圈，這八九條黑影，身法都奇快無比，最後一個，身穿紅色勁裝，手中持了一柄闊大九環金刀，正是壽翁「金角蛟」唐君武，他縱出不遠，立即高聲對觀戰人叢中發話，道:「今晚有幾位武林中前輩，爲江湖誅戮淫賊，老朽在此率領手下押陣，還望在場老少朋友，不要淌這混水，站着觀戰便是，否則便認與老朽過不去，第一個就先過老朽這一關!」說完，一揮手，立即三四十人，各自撤出兵刃，分守四方，阻止外人闖入。

那一邊當先縱到的，便是「水神」阮老邦，他高聲的對持單、雙拐的二個老者道:「周氏兄弟，你們莫淌這混水，與我退下!」

這二人一看是阮老邦，立即高答一聲:「遵命!」拐法一撤，縱退而下，疾向人叢中閃入。

其餘幾條人影，正是孟公遐、簡回、郭天坤、簡武等，立向圍攻孫氏兄弟手下對方撲去，孟公遐手中長劍，簡回分水刀，郭天坤一對判官筆，簡武三節棍，阮老邦鑌鐵短槳，招式不是力猛勢雄，便是精奇無比，這一撲到，宛如虎入羊羣，都一出手已斫翻所有目標，先解了孫氏手下之圍，阮老邦一橫短槳對孫申道:「苗疆『瘟風蠱』後患無窮，老弟不必參戰，由老朽和你迴護你手下，這般東西，由這幾位對付儘够了!」

孫申聽了，便站立一旁，看孟公遐、郭天坤、簡回等惡戰沙元通邀來一夥人。

「三手猿」沙元通與「一枝桃」陰司判，游鬥孫南，因二人配合得極爲嚴密，二人手中又有兵刃，對付赤手的孫南，已佔上風，笛聲突起時，二人俱都一驚，剛對望了一眼，想撤走，二條人影已先後趕到，當先一個正是「雙音居士」安遜，二人一見，俱都一驚，隨後一人，身材魁偉，安遜高叫一聲:「好朋友，你請退下，本居士和這『一枝桃』先了這段過節!」說完，一伸掌對陰司判道:「小賊，你可認得這是甚麼?」

陰司判一看，却是五支白羽袖箭，仰天一笑道:「之字灣之事，是你相公幹的，怎麼樣?」

安遜大怒，生死笛直點而出，陰司判身形一閃，避過一笛，對沙元通喝聲:「下手!」左手袍袖一揮，一蓬細沙直洒而出，沙元通右手佛手杖上，也是「蒲」一聲，冒出了一陣青烟，接着揮舞起佛手杖，青烟隨揮舞而出。

安遜與同來的應天偉，都揮舞起笛劍，護住全身，孫南知二人所施的，都是下三門中毒砂和毒霧，慌忙縱身急退，免被波及。

陰、沙二人一邊各散毒砂、毒霧，妄想百忙中出手偷襲，那知安遜笛影如山，舞揮得風雨不透，應天偉分雲劍法，如雲霧繞迴，劍氣逼人，那裡近得身去，張眼之間，二人收藏的毒砂、毒霧業已施放完了，發射砂霧也爲笛風劍氣掃蕩開去，陰司判一見仗以取勝的毒砂已盡，身形倒縱而去，剛縱起，白光一閃，已悶哼一聲，身形向前跌撞，第二道白光已射向他咽喉，他身形晃動了一下，便翻倒在地下，沙元通剛一轉身，劍光如流星飛瀉，已直射而到，隨這流星，直插入地，手足略一搐動，便自靜止。

這二個元兇授首，那一邊已有十幾人不期而然的丟下了兵刃。

「雙音居士」安遜，似恨極陰司判，走了過去，鐵笛呼呼二聲，立把陰司判的頭顱打得稀爛。然後悲嘯一聲，身形縱起，瞬即沒入黑暗之中，已不告而去了。倒敎衆人爲之一愕。

撤去兵刃的一夥頑兇，在孟公遐、阮老邦眼中看來，無一不是該殺之輩，但阮老邦業已出口，敎他們聽懲罰，不能再事殺戮，乃由孟公遐廢去他們武功趕走。孫氏兄弟和他十幾個手下，中了「瘟風蠱」，都面赤如血，簡武在陰司判身上搜出了解葯，但人多藥少，祇能先給中毒深的急救，尚餘的再設法去苗疆覓解葯了。

直等孫氏兄弟率手下告別，孟公遐、郭天坤也拜謝了「水神」阮老邦、「鎭河老龍」簡回父子和「金角蛟」唐君武，由他們三位出力，才報了徒兒和愛女之仇，他們都知道最傷心的，還是那位至情至聖的「雙音居士」安遜，仇家雖已授首，但他心中並不因此而減少了傷痛之心。

（全文完）

民間歷史傳奇故事／凌漢・文　可飛・圖

八保山風雲

不爲私仇械鬥　何如抗倭立功

是一個傍晚時分，陳家的大莊門前，走來一個小伙子，年約廿歲左右，但見他氣息喘喘，神態緊張，一入門，就開口大叫道:「大……叔……大叔……」

天井中正有幾個壯漢在叙談，一見小伙子如此緊張，就有一個身材高大，粗眉大眼的莊漢走過來，一把抓住小伙子，看了一眼道:「原來是第八保的烏頭，爲何如此大呼小叫的，碰見了老虎啦!哈哈……」

那小伙子喘了幾口大氣，面色一整道:「二十二叔，你別開玩笑，不是碰見老虎，是出了要緊的事，找大叔去辦一辦。」

「總不成是出了謀財害命的事，也不見得有甚麼强盜殺上門來，要是如此緊張，大叔不在家呢?好好說，二十二叔給你一個公道。」

小伙子一聞此言，他面色又是一變，頓脚說道:「壞了，大叔不在家，唉!偏偏這個時候不在家，眞急死人……」

這個名叫二十二叔的壯漢不由奇怪，沉聲問道:「烏頭，究竟出了甚麼事，難道非大叔不成?」

小伙子萬分尷尬的道:「山上出了事，來了一幫處州人，蠻不講理，在那裡東鑽西挖，黃阿爹帶了幾個鄉兄弟與之理論，結果，黃阿爹給人推了一跤，脫了臼，小毛的爹膊頭爲人釘了一耙，流了血，還有四阿叔給人打破了頭，他們人多啦，而且有幾個很有些氣力，舞槍掄棒的，口氣極蠻，阿爹才叫我來請宋家大伯及大叔出面，不料大伯已出外去赴甚麼宴會，而現在大叔又不在家，這……不是要急死我啦!」

烏頭與壯漢談話時，其他的莊漢也圍了上來，一聽這番話，個個怒氣衝天道:「反了!有這種事，二十二哥，走!大家去看看。」

陳廿二——這壯漢道:「走!帶些傢伙，叫趙三毛也帶些人，我去招呼宋家的大郎，去橋畔集合，烏頭，你帶路。」

那小伙子應了一聲，人們立即忙了起來，不多一會，在橋畔就已集合了廿來個人，個個都是帶了兵刃，如扑刀啦，也有花槍，在小伙子烏頭的引領之下，向前飛奔而去。

在城南，此地有一座山，因爲坐落在第八保的地面，因此名爲八保山，山勢不算特別高峻，不過，看來也有些形勝，現在夕陽迴照在一面紅旗上，雖然不大，迎風飛揚，眞有些刺眼，烏頭引領了這批人趕到山脚下，已有不少人聚集在那兒啦，一見烏頭帶了這些人來，全是發了一聲歡呼，不知是助威，還是歡迎，總之是歡呼之聲，有幾人還招了招手，那個陳廿二叔越衆而出，與前面那些人打了個招呼。

一個村農模樣的中年人，與他照

了面，就聞得一陣咒罵：「這些王八蛋，賊殺胚，好像喝醉了酒一般，老阿爹這麼大年紀，而且與人無爭無尤，與他們好好說話，不想反讓他們推了一把狠的，年老人骨骼是硬了，跌一跤就此脫了骨臼，直疼得他昏了過去，村人中看不過眼，頂了幾句，好！開口就罵，動手就打，這一來，鬧得更不像話，甚麼？大成大哥沒有來？廿六弟呢？全不在家？好吧！廿二老弟，這件事就拜托你吧，你去看看。」

陳廿二點了點頭，手一揮，後面的壯漢一窩蜂的向山上進發，陳廿二手挺長槍，在烏頭引領之下，漸漸的走入山道，突然，傳來一聲吆喝：「甚麼人？站住！」

陳廿二身形一停，抬眼向前望去，祇見一個壯漢，手中執着一支虎叉，他後面還有三幾個大漢，個個是橫眉毛，豎眼睛的，看來很有些殺氣。

陳廿二於是朗聲說道：「聽你們口音，正是本鄉人，我祇是來問個理由，朋友，你們來此八保山幹甚麼？」

「來發財！」

「發財？莫非當山大王，朋友，此地沒有甚麼可供你們駐足，再說這一行是犯法的，咱們好來好去……」

「放你媽的屁，我們全是規規矩矩的百姓，當强盜，瞎了你的狗眼睛。」

陳廿二被人這一罵，罵得肝火上升，也就氣衝衝的頂了一句道：「要末瞎了你的狗眼睛，出口傷人，强橫霸道，還不像强盜？算是甚麼東西……」

執虎叉的壯漢一聲怒吼道：「算你的祖宗老一代，操你的祖奶奶！」

好，相罵了！相罵的下場，就是相打，果然，祇見陳廿二抖起了手中長槍，口中還補了一句：「賊胚，敢得罪你老長輩。」

執虎叉的漢子是一撚手中鋼叉，祇一格，又再補一句：「你也配作長輩？當我的灰孫子也嫌不濟事。」

好！就聽得錚錚連响，陳廿二的花槍就此與手執虎叉的漢子拚上了！

後面的壯漢一見如此情形，全是發聲齊叫，剎那間，刀槍並舉，向其餘人擁殺而上。

這就是人多勢衆，也算是以衆凌寡，對面才四五個人，陳廿二却有卅來個壯漢，這一卄羣打亂殺，當然是人少的一方面吃虧，有一個執刀漢子，看出不對勁，他是大喝一聲：「施大郎，毛二哥，方阿叔……快來啊……」邊叫邊格開一刀，身形一動，向山中奔進，一個逃，却來了五六個追的，這傢伙逃得極快，而且還間中砍出一刀兩式的，不料山中亂石敗草，折枝斷葉的累贅不少，這傢伙是逃得匆忙，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後面的人，却在吶喊聲中，趕上來了，一刀砍下，這傢伙一個「懶驢打滾」，總算是勉强的避過第一刀，但是，這第二刀又砍了下來……

那邊，執虎叉的與陳廿二在搏鬥，看情形也難抵敵得住，可是，這幾個人還是在死命掙扎，他們眞有些悍不畏死的標悍氣質，執虎叉的雖然讓陳廿二的朋友阿成一桿子擊中了腰部，還加上陳廿二的一槍刺下，打得他仆地不起，但是，他依然掙扎騰跳，幾經費力，而且七拉八扯的，將他扣住，這傢伙可就不肯輸口，耳刮子、刀背、槍柄直向他沒頭沒腦的打，牙血四濺，衣服破損，他還在嚷嚷，還在叫罵，罵他們人多，不配是好漢……其餘的朋友，也給扣住了。

就在這番喧鬧聲中，聞得一聲鑼响，又見有紅旗晃動，一個身材瘦長的漢子，帶了七八十個壯漢呼嘯而來，陳廿二與鄉人不由一怔，剛想發話，這執虎叉的漢子却大叫道：「文六兄！打……打得狠些，代我出氣……」

這瘦長的漢子怒聲叫道：「快些放下我的兄弟。」

陳廿二本想請問幾句，不料這傢伙已如飛般的撲入，祇一刀，刀光如虹，向陳廿二摟頭劈下，陳廿二祇能一閃身避過。

就在這時，祇見一人爲此君一抬腿踢翻出去，那邊人聲喧嘩，幾十人如一窩蜂般，向他們捲到，大家也不說話，祇是你罵我叫，舉刀刺槍，拳打脚踢，執虎叉這一批人早已有人給救了過去，還有個先前逃脫的漢子，現在，却也龍精虎猛的東劈一刀，西踢一脚，好不威風，原來這傢伙在閃避第一刀時，救星來到了！

就是這個瘦長的漢子，看來他是這一行的首領，有幾個鄉民已知道他名叫施文六，使得一手好刀法，而且身形極快，五六個鄉民追這一個壯漢，可就爲他一人的闖來，非但救了他的同伴，還讓他拳打脚踢，刀削掌劈的，鬧了個紛紛後退，五六個人被其一人所擋，而他後面，在那叢林之中，又走出了不少人，五六個壯漢全有一分怯意，沒辦法，回身就走，不料，他却是率領了這些人，浩浩蕩蕩的殺奔而來。

這一來，他們人多了，陳廿二這一批人無法能支持，因爲施文六的手下確實有幾個使得一手好刀法，而且是學過武功來的，人數已吃了虧，再加上這些精通武藝的好手，這就將他們弄得更加狠狽了。

陳廿二率領他們，可說得是邊殺邊退，施文六一行人，看來是祇要將他們驅逐出山而已，因此，當這批鄉民一下八保山，他們就止步不追，祇是互相嬉笑斥罵，尤其是那個執虎叉的，罵得更刺耳。

「灰孫子，服不服，這還當我看在操你奶奶的份上，不與你這小灰孫子一般見識，否則，我就得打你一頓狠的，叫你扮烏龜爬下山去。」

陳廿二差些被氣得昏死過去，但是，他可不想再行殺上前去。因爲，他明白不是對方的對手，不打，這氣可是難受，他想回罵幾句，但是又氣了過份，而口也張不開，除了說一句：「小賊胚……你等着瞧……」這話之外，其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陳廿二率領衆人，來到了黃老爹家中，檢點一下人數，一個不少，祇是沒有一個是平安無事，最幸運的也給他們打了幾下嘴巴，重的就是損皮見血，陳亞成是最不幸的一個，給人砍了一刀，傷了個血流遍體，慘不忍睹，現在，在那黃老爹的家中，這一批人都是咒罵之聲四起，當然，這些話是粗汚得可以，反正沒有對頭在面前，他們也可以肆無忌憚的信口開河亂罵亂咒一通。

陳廿二也蹩了一肚子的氣，挨打又挨了罵，並且這幾句罵，就比頂心頂肺更難受，何況，他又看見了黃阿爹的傷勢，躺在竹榻床直疼得哼哼連聲，他不禁怒擊枱桌、拍櫈子的咆哮道：「不算完了，小子！你們等着瞧吧！」

天色已很晚了，村人中照例是睡得很早，可也爲了這件事，忙亂了好大一陣，還要準備些吃食給這批人受用，其實陳廿二這一夥，全受了些氣，氣得有些糊塗，草草的吃了些，就辭別了黃老爹及村人，立即向陳莊趕去，陳廿二祇希望儘快將此事告訴給族兄陳大成知道，在這義烏地方，誰也得尊此人一聲老大，也唯有他才能將這批處州人士趕出八保山。

陳廿二還同守莊的大郎說明了，務須要他轉告宋廿六，因爲，這一帶的地方，除了陳大成，就數到宋廿六這兩家了，不，簡直可以說是兩大族，陳大成與宋廿六隱然就是族長，有了陳大成的出面，還須宋廿六的幫助，這樣聲勢就比較浩大一些，宋大郎一口答允，因爲，他也吃了虧，當然也受了氣。

巧也正巧……當那陳廿二趕回陳莊時，陳大成飲醉了酒回來，已回房睡覺，陳廿二雖說蹩了一肚子氣，但是對這位族兄却是不敢冒瀆，既然大成的老婆帶來口信，要他忍耐一夜，等到明天，好吧！就明天再談吧！

次晨，陳大成因宿酒未醒，直拖到正午時分才出來，這一段時間，陳廿二再發了幾回牛皮氣及牢騷，好不容易，才算見到陳大成起身，那一面，宋大郎已來了幾次回信詢問，據說，他們已準備得差不多，就等陳大成的號令，因此，當陳廿二爲大成叫去之時，他劈口第一句就是：「大兄，咱們走！」

陳大成面色微變道：「二十二，你老是這種火爆脾氣，幾時可以改過呀？萬事總該說個清楚明白，沒頭沒腦的，算那一齣？」

陳廿二聞言一怔，他傻傻的看了陳大成一眼，可就說不出一句話來。

陳大成瞟了他一眼，道：「爲了甚麼事？如此大驚小怪，而且氣呼呼，啊！說呀！」

陳廿二這才清了一清喉嚨，將昨日之事說了個詳細，當然，最詳細的莫過於他是吃了虧，又給一個執虎叉的人罵了個慘，當陳大成問他，這批人究竟來八保山是何企圖，他就給弄糊塗了，實在，他也不知這批人來八保山是何目的，執虎叉的說過是要發財，當然，佔山爲王當强盜，作沒本錢買賣，這是發財，其他，應該有些其他生財之道吧，可惜他沒有問清楚，現在被陳大成這一追問，他就有些糊塗了。

陳大成於是怒斥一聲道：「枉你長得這樣大啦，眞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還是如此娃娃脾氣，相罵相打，可不知爲了甚麼！你是不是昏了啦？」

陳廿二祇能點點頭，他發覺自己眞的是有點昏了，陳大成因宿酒未醒，不想管這件事，可是莊外有客來訪，出來一看，乃是宋莊的廿六，他倆本是好朋友，而宋廿六則因自己方面有幾個族人受了輕傷，再說他的家鄉觀念較重些，因此一爲族人的攛掇，他是怒發如狂，本在等候陳大成的號令，爲了久候不來，就自己親自上門，大成一見宋廿六全身勁裝紮束，而且語氣極兇，他也不得不勉力一行，就此由他發出號令，將族人及親屬全都召來，有了首領，這批莊客鄉農立即精神抖擻，數百人向八保山再行進發。

陳大成的意思，只是要看個究竟，然後作個調停，他那想到這一來，却引起一場大械鬥了。

而且八保山中，那個爲首的施文六，乃是永康縣中的一個鹽商，本來幹販鹽的這一行，沒有些本領就難吃得開，施文六的手下，也着實有些好手參入，他們之所以來到八保山，眞正是打了發財主意而來，因爲，他以前押運一批鹽經過此地，爲這山名所吸引，他是誤讀了一個字，或者是以訛傳訛也不一定，總之，他以爲八保山就是八寶山，以爲山中或者有金鑛、銀鑛之存在，在明朝時代，對於開鑛一項事，實在是作得有聲有色，雖然有不少大臣反對過這一項得不償失的工作，祇是明朝的皇帝老兒，滿以爲可發大財，再說又怕這些無主之物爲民間百姓所取用，因此屢下詔令開辦，這就是上有所好，下則效之。

施文六也爲這些無主也無法能揣摸的東西吸引住，還有，他手下有個方希六，是自詡爲精通勘探山形，測穴追脈能手，一見八保山，就吃準眞有希望能發財，他就勸施文六幹一下，這因爲施文六有的是錢，也有些聲名，這一來，施文六便糾集了九十多人，私自入山開礦。

其實，假使他知道八寶山該稱八保山，而且這命名是爲了此山座落第八保的原故。那麼我想，他也許不會那麼蠢的，放棄鹽行轉開礦。

當時，他的私自入山，東探西測的，就引起了八保山附近的山民注意，因見他們人多勢衆，就由黃阿爹與他們理論，黃阿爹並不知他們是開礦，祇是見他們東挖西掘，老年人就怕壞了風水，因此，他勸令施文六這一批人，不能再在八保山逗留，這不準逗留的意思是，怕他東挖西掘，弄得山中無寧土，太不像話，最重要還是在風水上面。

施文六這一羣人是滿懷熱望而來，呂廿四、方希六等又是說得像煞有介事，鼓勵得這批人興高彩烈，在這當口來阻止，這猶如阻住他們發財，就難免言語有些衝突，引出這些上文來（按：這施文六一行人，誤將八保爲八寶，此事義烏縣誌有記載，並非僞做，筆者敷衍此文，因有感近來武俠小說，太着重於空想幻化方面，故而想寫些較爲眞實的事，爲了眞實，難免平凡，這却須讀友原諒）。

施文六這批人也明知經過兩次的糾紛後，此地免不了有較多麻煩，在當夜，施文六與方希六、呂廿四等人計劃部署，手下的人全是一心想發財，不怕阻礙，就算能用武力去解決吧，他們也肯幹，黃金、發財，對於人的引誘力，實在是厲害萬分，怪不得古人有云：「人爲財死」的，既然如此，他們分開人手，一面繼續勘探，一面則準備迎敵，村中人不來便罷，再來此騷擾，他們是有了一拚之企圖。

當陳大成與宋廿六引領了衆村民來到八保山時，這一批準備抵敵的礦民，見了這許多人聲勢浩浩蕩蕩的來臨，就以爲陳大成等是爲了報仇的，才到了這地步，這一來，也不是再可由言語便能解決的了。

本來陳大成還想善言調停，由於俗語所謂：「老虎不吃人，形態是嚇煞人了。」這就將誤會越搞越大，陳大成一行人，可說人影未見，却已先給人一個極壞的印象，一見面就不必用說話解釋了。

果然，陳大成在烏頭的引領之下，一入山中，口都未開，迎面已飛來一支勁箭，差些將他的肩膊毀了，陳大成也就給引起了怒火，暗道：「這些人可眞橫得可以，莫非是有心在此開山立寨作强盜，此事不得不干涉。」

因此，他是一聲喊，身形疾動，腰佩長劍已抽出，向那發箭處撲到，宋二十六一見如此，也是一聲號令，所帶來的數百人，吶喊一聲，向山中衝入，前面也已聞金鐵交鳴聲響。

原來陳大成已與幾個礦民交起手來，礦民手中所仗的，祇是用來開山的工具，如斧、鑿、鋤、鏟之類，間中也有佩刀，花槍、虎叉之類，陳大成到底比較冷靜，一見這等情形，就知道這批人絕不是幹沒本錢買賣之人，而且祇是仗了一身蠻力，沒有幾個有武功底子，這一來，他的長劍抖起，出手幾招，也留了些分寸，他也不想將這些人當作盜賊辦。

陳大成在地方上頗有聲名，武功技藝甚有根底，一柄長劍，抖起陣陣勁風，後面自己的族人也已紛紛趕到，這一行礦民，祇有五十來個，憑仗了施文六販鹽手下莫阿勤、朱八及田二奎這幾個懂得拳脚之人率領，這幾人雖說武藝不弱，可是陳大成與宋廿六也帶了不少貼身的莊客，個個也有些三招兩式，加上人多勢衆，這就將這五十來個礦民圍了個水洩不通，若不是陳大成從中勸阻，這一仗，就得有不少人，不是被殺，也要重傷，至於這五十來個礦民，一見鄉民打法厲害，個個心驚之中，又加上了無比憤恨，因爲，他們阻止了掘金發財的機會。

* * *

礦民是拚命的格鬥，正在此時，又聞人聲喧嘩，原來，施文六與方希六、呂廿四等率人趕到來，一見如此情形，也就不加理會，拚命的闖入重圍。

施文六雙刀神勇大發，迎面接住了陳大成，這一個單劍宛如毒蛇，那一方雙刀可比猛虎，一個是劍走輕靈，刺、點、撇、挑，招招驚神，一個刀如撥風，斫、劈、削，式式泣鬼。

鄉民在宋廿六的率領下，桿打椎擊，剎那間，已有七八個礦民爲他們打翻活擒，施文六見大勢已去，他一聲號令，仗其雙刀猛劈堵截之下，引領手下奪圍而出，礦民無法戀戰，一脫重圍，就四外亂竄，陳大成與宋廿六之來意，也祇得將這批人逐出八保山而已。

一見施文六率衆逃去，他是立即發下號令，不必窮追猛打，將他們逐出山境便是，至於被擒之人，則由陳大成命人押守，這一仗，鄉民在陳大成與宋廿六率領之下，打了個大勝仗，趕走了礦民，又生擒了十來個人，這十來人中，還有兩個爲首者：方希六與呂廿四，在陳大成與宋廿六的意思，此事也算告一段落了。

至於方希六與呂廿四等十來人，由陳大成與宋廿六兩人聯名，寫了稟帖，送往義烏縣衙之中，縣令趙大山問淸情由，趙大山乃是個精明的長官，就知這一來，假使處理不善，就能將事情擴大，在他的再三推敲之下，用了嚴厲的語氣，訓了方希六等人，責令他們不可私自入山，擅開礦穴，然後，將方希六，呂廿四等十來人，押送返鄉。

可是，事情却並沒有完，雖然，方希六等人歸來，說出縣令趙大山的訓示，不過，他在籌策，這件事一則是找回台階，二則是發財，他四面招集礦民，永康縣民亦給挑動了起來，爲了烏義縣人得罪了永康縣的百姓，這事也因誤會擴展成一縣與一縣的意氣之爭了。

在嘉靖三十七年的七月，施文六又率領了一千餘人，直入八保山，公然佔領了坑頭嶺，並且一到就樹立了寨柵，進行開礦，陳大成再得信息，又集合了宋廿六等族人數百餘衆，向坑頭嶺進發，與施文六理論，可是，有了上次的誤會，這一次，一見面就打了起來。

陳大成不想將事情擴大，他提出了一個對一個，這可避免羣毆合鬥，死傷更多，首先，由陳大成與施文六打了一架，但是，兩人鬥得正酣之際，方希六却倚人多，再說他上次被擒，令他吃了不少苦頭，現在，自己這方面是有備而來，人多勢衆啦，他是一聲號令，强行率領礦民殺出寨外，結果，還是引起了大械鬥。

這一來，喊殺連天，也夾雜着聲聲慘叫，當然是互有死傷。陳大成與宋廿六就此殺得紅了眼，此刻展開殺着，他那苦心精研的厲害殺着，立時展了開來。

施文六雙刀勇猛絕倫，却也在陳大成的神招之下，變得毫無生氣，四外已是打了個河翻水轉，礦民們的長槍大斧，猛打猛刺，由於是混戰，誰也難保不被波及，陳大成神威陡發，一招「雪地梅開」，長劍抖出五點星光，眼前立見紅光迸現，一個礦民因閃避對手的出招，一退身，就此撞入他的勁圍之中，背後立爲利劍劃了一道極長也極深的口子，一陣劇疼，身體就不能支持，一跤跌倒在地上，前面又見兵刃揮動，他是連哼也沒哼，就此伏屍山中。

陳大成一劍奏功，後面又有勁風掠來，一個礦民手執大斧，惡狠狠的迎着砍下，他一偏身，反手就是一劍，礦民那能避得過，「哇」的一聲慘叫，仆臥血泊中，而施文六也爲人潮所亂，他是雙刀一陣亂劈，鄉民中也有幾個人中了他的鋼刀，不是身亡就是帶傷，形勢越來越惡劣，亂也亂了個不亦樂乎，幾個身懷武功的人，仗靠了腰腿的靈活，閃避得宜，還能免了身亡負傷，差一些的，不是腦袋開花，就得躺在地上唱曲子，你砍我殺，鄉民是難支持了，因爲人少，若不是趙大山得訊，派兵趕來鎭壓，那麼這些鄉民就難脫險了，明軍的趕到，因爲是駐在當地的，當然先幫助鄉民。

施文六在萬分忿怒之中，他走勢如瘋虎，向明軍中衝入，陳大成也恨極了這瘦長漢子，長劍不離其左右，殺了個難分難解，礦民又遭了另一次的被擊退，到底鄉民有軍隊的幫助——任是如何說，經過訓練的軍兵，該比烏合之衆的礦民强得多——幾次的衝殺，將礦民衝得粉碎支離，被擒、負傷、被殺、逃走的，施文六所率領的千餘礦民，就是這樣的被解決了。

至於施文六，說也可憐，雖說他雙刀神勇，但是，在能手的牽制，加上自己的人買少見少，無法鼓其餘勇，他想脫身，但是陳大城的劍法厲害，終於，在一個疏忽之下，爲陳大成一劍刺傷，浴血奪圍，迎面又爲幾個鄉民所截，就算其飛刀傷了一人，他本人也爲鄉民所殺，這一仗，施文六等卅餘人，喪生在八保山中，而陳大成是用武力再度收回八保山，可惜，這件事是擴大了，也更難收拾了，礦民又在號召了，非但如此，還引出一個好漢來，此人是施文六的好友，處州王如龍。

王如龍本是個冶鐵的名師，爲了這個原故，他對開採礦物也具專長，此君性格戇直，恩怨之念極重，一身好功夫，擅長「五丁斧法」也是落拓不羈的浪子，爲了具備這些條件，家人就無法能將他管得住，喜歡東飄西蕩，當然也不善理財治產，施文六與他有一段交誼，這交誼是建築在錢上面，因爲施文六是個鹽商，也有些豪俠氣概，也就結識了王如龍，王如龍鬧窮之時，就伸手向施文六要錢，施文六所謂光棍脾氣，心地玲瓏，他不肯讓王如龍受窘，更不能讓王如龍爲難，就算施文六想發財，他也甚明白小財不出，大財不入的道理，更明白了交友之道，仁義可以値千金。

因此，逢到王如龍開口，他毫不吝惜，有幾次根本王如龍尚未開口，他已準備，爲了這個原故，王如龍與他是有了極好的友誼。

當施文六路過八保山，意圖開採礦物之時，第一個就想到了他，湊巧王如龍去了麗水，第二次出發時，施文六已留下了口信，隨便甚麼時候，王如龍回來後，就請他赴義烏八保山應援，可是，當施文六喪生在八保山之時，王如龍已在麗水趕赴永康的路上，王如龍來到了老家，巧也眞巧，正是施文六屍身爲他手下帶回了永康，王如龍第一個趕到施家，上文已說過，王如龍是個戇直的漢子，當然，這性格就不能精細到那裡去，總之，他知道自己是施文六的好友，施文六的喪命，爲朋友的就該替他報仇。

因此，他立刻又趕赴麗水，好在他人緣不錯，而且有不少礦民是他老朋友，對他極爲信任，由他的一招呼下，就全向八保山入駐，永康縣中施文六的朋友，也是爲了一縣與一縣之間的磨擦，四處聯絡，不論是礦民，也不管是刁民或流氓，均是爲了永康縣，不，爲處州府的聲譽起見，要他們加入團體，向義烏縣進發，向他們發動報復。

處州的人們，全歸王如龍的領導，因爲，他們全信任王如龍的本領，當王如龍由時溪嶺入侵時，陳大成與手下陳祿、陳尖、陳廿二等人得到消息，據傳報，這一次處州已動用永康鄰近幾縣的人士，人數比上二次多了許多，陳大成一面通知縣令趙大山，一面也號召了屬下和全縣人士，爲了保衛八保山，大規模的械鬥是不能避

免的了。

果然，當王如龍分人入駐八保山之時，義烏縣鄰近的人士，紛紛帶同刀槍兵刃，加入了陳大成的團體中。

陳大成日夜籌劃，突然，陳炎來報告，有人來報告消息，陳大成立命請進，只見一個中年男子，扶了個滿身鮮血的小伙子，陳大成一見這個小伙子的傷痕，不由大驚，連忙命人溫酒相待，一面又取了藥丸藥物，爲其療傷，這小伙子眞也硬朗，這麼多血傷，還不能令他嚥了氣，雖然他已聲嘶力竭，還是能接受陳大成的醫療，並且，很安靜的睡眠，廳中，只剩下陳大成與那中年漢子，陳大成問清了這漢子來歷，也從他口中得到了不少消息。

中年漢子姓陳名希四，少年是他學生陳永勝，兩人乃是聞此地有了這番騷動，因此不分日夜的趕來相助，爲了想探個虛實，兩人自問武功技藝亦不弱，因爲想上門獻功，竟然夜探王如龍的虛實，先由陳永勝展開夜行的功夫，摸入了礦民營中，憑其超卓的輕功，又加潛跡得巧，礦民本是烏合之衆，雖有王如龍的安排調度，但是對放哨巡查的事，也極痲痺大意，馬虎得不得了，故而讓陳永勝很順利的摸入大營，這一來，陳永勝是摸清了王如龍這一批人的質素，沒有甚麼大不了！因爲，他見到的只是：紊亂、不寧、烏合、雜亂、這樣的人羣，這樣的團體，眞也沒甚大不了……

陳永勝已摸到了大營的所在，他輕輕的用尖刀劃了一道縫，抬眼望去，只見一個粗壯大漢在喝酒，突然，聞得這大漢嘿嘿一聲，眼前一黑，陳永勝心中一震，剛想抽身而出，背後已有勁風襲到，他忙一伏身，避開來勢，可是，耳聞一聲怪笑，左肩就是一痛，陳永勝一個前竄，扭回頭一看，只見那大漢手執一把明晃晃的鋼斧，對他直笑。

陳永勝一驚，手一按左肩，只覺濕轆轆，分明已中了一下，陳永勝怒喝一聲，手中匕首一分，身形疾進，向那大漢當胸就扎，大漢身形不動，左手一揮，一股勁風，將他直揮出老遠，他那能服氣，雙匕首一揚，還想進招，就覺左肩一陣痛，陳永勝心中一動，看來傷是不輕了。

但是，他不能氣餒，又是一聲喝，一招「雙飛蝴蝶」，雙匕首如飄瑞雪，身子如風向大漢撲到，可不料這大漢却端的厲害，右肩一沉，右手突揚，陳永勝一匕首刺了個空，而另一匕首却撞在那把巨斧之上，大漢順勢一推，陳永勝就覺得一股勁力，逼得他無法站着，眼前一花，這大漢的大斧已向他當頭砍下，陳永勝一個奮身後退，可是大漢鋼斧竟在半空變招，往回一收，陳永勝盡力下仰，還是給帶着一些，胸前微微一涼，斧鋒已將他連皮帶肉的削了一層。

陳永勝一陣劇痛，一咬牙，一仰身，一匕首擲出，身子借勢向左一避，耳聞叮的一聲，分明匕首擲中斧背，陳永勝心中一涼，胸肩傷疼發作，令他不克支持，因而牽制了他的跳動，大漢已挾斧來臨。

陳永勝心中暗叫一聲：吾命休矣！

突然聞得嗆然一聲響，又見一條黑影竄來，只一把，拖住了陳永勝，回身就走，後面已有人聲喝斥，來人回手連抖幾抖，陳永勝心中明白，來人正是老師陳希四，回手所發，乃是他成名暗器青螢鏢，心中一定，而陳希四已不顧命般，連竄帶跳，落荒而逃，陳希四輕身功夫極佳，好不容易，在天色微明之時，才算脫出重圍。

陳希四挾了陳永勝向陳莊進發，一路上，小陳已是流血極多，陳希四幾經辛苦，才算將他帶到了陳大成家中。他說明了前事，並說出了王如龍本身武功極高，他那斧法亦極有份量，別看其蠢笨，由於他身高力大，這樣遲鈍的兵刃，却具輕靈迅疾的神勁，端的眞不可以輕敵，不過，手下的一批人，並不是有何長處，只是防範得法，再能避重就輕，那麼，王如龍就算是個勁敵，也是難有勝策，大可放心，陳大成得知消息，心中大定，又有陳希四這個能手的加入，使他更具有信心，略一佈置，命陳炎集合各人，分頭迎擊王如龍所率領的一股礦民。

但是，王如龍也有他的才幹，因立即將所嘯聚之徒萬餘人分爲數隊，分從天龍山、時溪嶺、桂紙嶺、楓坑嶺、吹竹筒出犯，王如龍所部二千餘人，與陳大成及宋廿六相會決戰，這一仗，直打得萬分激烈，王如龍神斧厲害，爲其所傷的鄉民，不知其數，可是陳大成仗了他的長劍，竭力抵禦，往來掩護，可也只有王如龍所領的礦民，雖然遭到了極强勁的對手，但是王如龍的出手之下，依然能保持了個均勢，陳大成不由對王如龍萬分心折，陳希四說的話也着實有道理。

可是另外幾路的礦民，却遭到了極大的損失，這就是陳大成的厲害，他將陳希四、陳祿、陳炎這一批能手，分配在這一路上，自己親自對王如龍，礦民本是烏合之衆，如不是烏合之衆，那能讓陳希四如意往來？憑仗只是一般士氣，混身的蠻力而已，在陳希四的指揮之下，又加陳希四這種能手的衝鋒陷陣，被他們所殺傷的礦民，竟達千餘之衆。

如不是王如龍得到訊息，擺脫了陳大成、宋廿六的糾纏，率隊來援，那麼這損失還得增加。

王如龍也看出情形不佳，他不敢作正面的交鋒，他只是守住了八保山，與鄉民來個消耗戰，騷擾性的接觸，這樣一來，陳大成與王如龍的糾紛、械鬥，由夏天一直打到了冬天，糾結不開，陳大成雖然有不少能手，可也給王如龍的巨斧所阻，而這一仗的牽涉，竟然將金華、處州兩府所轄的地方，全都震動，每天都有人死亡，每天都有人加入，你爭我殺，鬧了個不亦樂乎，這場轟動遠近的械鬥悲劇，令到當地長官也極躭心，尤其是趙大山，他是萬分難過，寫了呈文，轉達省中，他希望有人出面，將這批民間武裝、私人械鬥的人力，能有個合理的解決，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將他們移到戰線上去。

目前，倭寇之亂還是十分猖狂，沿海地區全都受倭寇的騷擾，這種自傷火併的力量，假使轉移到這一方面去，這對幾方面全有好處的，趙大山提出了這樣的主張，的的確確是個極好的提議，不過，還要看看有心人來關心這件事！趙大山在焦急的等待着。

* * *

就在這年的十月份，抗倭名將戚繼光到了義烏縣，戚繼光對於浙江人民並不陌生，爲的是曾經轉戰台州一帶，接連殲滅了不少倭寇，也平定了浙江的倭亂，但是，戚將軍是萬分不滿於他所帶的兵卒，這因爲當時的明軍，軍紀之壞，令人不能想像，戚繼光是個好將軍，對軍法是十分重視，可惜，他還是忍不下這些軍油子的劣行穢跡，當其帶領由明朝政府交給他的軍隊時，他目睹這些劣質的士兵，勝時爭功，敗時亂竄，甚或爲了爭功，不惜殺了平民百姓，還有傷殘受傷同伴的事件發生，他一再上書，要自練新兵，他深切明白，憑仗這批軍隊，指望他們保衛祖國，維護鄉里，實在是一百個靠不住。

戚將軍的練兵計劃，並沒有受到支持，但也沒有人鄭重的考慮，除了譚倫是例外，勉强他是重新訓練過一批士卒，不過，其中成份的複雜，包括流氓、兵油子、儇薄少年等等，實在，當時的明軍，就是由這一批人組成，眞正的人是不願當兵的，雖有成績，不過所起的作用不大，現在，義烏的械鬥，趙大山的提議，使他有了個靈感，湊巧戚將軍也上書來到義烏，實行他的募兵、練兵計劃，在譚倫大力支持之下，戚繼光來到了義烏，展開了他的募兵工作，事實上，他對義烏的械鬥，也是萬分的關心的。

但是，戚繼光的募兵榜文發出之後，並沒有甚麼反應，也就是說，沒有甚麼人來報名，戚將軍與趙大山萬分的難過，看來，他們只肯在私鬥方面出力的了。

募兵不是徵兵，可以勉强進行，這是個難題，首先要調查調查，爲了甚麼原因？八保山藏金的傳說，已經是澄清了，交了幾次手，人也死了不少，照例，礦民就該來應徵，因爲他們所依賴的是有金可淘，就有工作，沒有了這些，他們也該求生存，現下的械鬥，因有各地的人自相支援，但也無法久持，沒有工作，一味死拖，並不是個好辦法，他們爲甚麼不來？

事情總算是查清了，阻擾募兵計劃的人，原來是陳大成，爲甚麼？他怕王如龍，他不能讓這些人散了，事實上雙方這漫長一段時間的爭鬥，仇是越結越深，自己的人若散了，王如龍勢力存在，假使他趁機來犯，那麼，他是首領人物，自己的一家，一族就是難保存，這該有多痲煩，因此，他千方百計的阻住這計劃的進行，希望他的勢力存在，不讓王如龍有可乘之機。

至於王如龍，他一面想報仇，一面也在提防陳大成的報復，他的想法與陳大成沒有甚麼分別，再說，他也不能就此一走，讓陳大成有話說。

戚繼光的盛名，他是心悅誠服，在他手下服務，他是甘心情願的，但是，他怕陳大成的報復，假使能解決了陳大成，那麼他眞能率隊應徵。

戚繼光與趙大山瞭解了這些情況之下，最後，由戚繼光輕裝快馬，拜訪陳大成，他是用說服的力量，再將民族的大義，以及捍衛故鄉的大責任說出，陳大成並不是眞心的與戚繼光過不去，而且，爲了要解除身負殺人罪名，不論是械鬥，不論是甚麼場合，不單是官府有責，殺人總是有罪的，若不是趙大山網開一面，或者說趙大山怕將事弄得惡化，他無論如何也難脫關係，他也想入了行伍，戚繼光的與他會談，使他萬分感動，終於，他自己率領了族人，親自拜見戚繼光，表示願意歸附他的帳下。

當陳大成率領了族人入伍之後，不少看了戚將軍募兵榜文，而受感動之熱心人士，絡繹不絕的來到了戚繼光將軍大營報名，招募工作的僵局總算是打開了。

在趙大山的大力宣傳之下，義烏縣掀起了一個投軍的熱潮，王如龍也率領一大批礦民趕來，戚繼光將軍又多了一條臂膀，他們本來是在械鬥中鍛鍊，現在，却爲國家而效勞，戚繼光萬分欣悅的接待他們。

王如龍的性格粗豪，不知禮節，戚繼光將軍毫不嫌棄，因爲，他深切瞭解，他們這一批人，實在比那些市井無賴，沾滿習氣的兵油子有用，他是竭誠的歡迎這些人來投效。

從此以後，這批人在戚繼光的縝密挑選之下，去蕪存菁的淘汰壞的，留下好的，不要弱的，訓練强人，各依其長，各副其用，名聞天下的戚家軍，就從此成立了起來，在抗倭的大事上，建立了輝煌的戰績。

陳大成與王如龍，在戚將軍的培養、訓練下，成了出色的將領，「械鬥」主角成了抗倭的健將，這說明了，是人才還得有鑒賞人才的幹員，否則，他們可能被埋沒了。（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麥中蓮・文
可　飛・圖

大漠恩仇

痛失雙親　回疆避難

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

在黃沙莽莽的回疆大漠之上，塵沙飛起兩丈來高，兩騎馬一前一後的急馳而來。前面是匹高腿長身的白馬，馬上騎着個少婦，懷中抱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後面是匹棗紅馬，馬背上伏着的是個高瘦漢子。

那漢子左邊背心上部插着一枝長箭，鮮血從他背心流到馬背上，又流到地下，滴入了黃沙之中，他不敢伸手去拔這支箭下來，只怕這支箭一拔下來，就會支持不住，會立刻倒斃。誰人不會死呢？那也沒有甚麼，可是誰來照料前面的嬌妻幼女？在身後，兇恨毒辣的敵人正在緊緊的追踪。

他胯下的棗紅馬奔馳了數十里地，早已筋疲力盡，在主人沒命似的鞭打催策之下，逼得氣也喘不過來了，這時牠嘴巴已全是白沫，猛地前腿一軟，跪倒在地，那漢子用力一提韁繩，那紅馬一聲哀鳴，抽搐了幾下，便已脫力而死，那少婦聽得聲響，回過頭來，忽見棗紅馬倒斃，吃了一驚，叫道：「大哥……怎……怎麼啦？」

那漢子皺了皺眉搖搖頭，但見身後數里外塵沙飛揚，大隊敵人追了下來。

那個少婦回轉馬來，馳到丈夫身旁，突然見到他背上的長箭，背心上的大灘鮮血，不禁大驚失色，險險昏了過去。

那小姑娘也失聲驚叫起來：「爹，爹，你背心有箭！」

那漢子苦笑了一下說道：「不碍事！」一躍而起，輕輕巧巧的落在妻子身後鞍上，他雖身受重傷，但身法仍然是輕捷俐落，那少婦回頭望着他，滿面關懷痛惜之情，輕聲道：「大哥……你……」那漢子雙腿一夾，扯起馬韁，白馬四蹄翻飛，向前疾馳。

白馬雖然神駿，但不停不息的長途奔跑下來，畢竟累了，何況這時背上乘了三人，白馬似乎知道主人的生死關頭，不用催打，竟自不顧性命的奮力奔馳。

但再奔跑數里，終於漸漸的慢了下來。

後面追來的敵人一步一步迫近了，一共六十三人，却帶了一百九十多匹健馬，只要馬力稍乏，就換一匹馬乘坐，那是志在必得，是非追上不可。

那漢子回過頭來，一咬牙說道：「虹妹，我求你一件事，妳答不答應？」

那少婦回過頭來，溫柔的一笑，說道：「這一生之中，我違拗過你一次麼？」

那漢子道：「好！妳帶了秀兒逃命，保全咱們倆的骨肉，保全這戈壁迷宮的地圖。」說得極是堅決，便如下令一般。

那少婦聲音發抖，說道：「大哥，

把地圖給了他們，咱們認輸就是，你……你的身子要緊。」

那漢子低頭親了一親她的左頰道：「我倆一起經歷過無數危難，這一次或許也能逃脫，『呂梁三傑』不但要地圖，他們……他們還爲了妳。」

那少婦道：「他……他總該還有同門之情，說不定，我能求求他們……」

那漢子厲聲道：「難道我夫婦還能低頭向人哀求？這馬負不起我們三個，快去！」提身縱起，大叫一聲，摔下馬來。

那少婦勒定了馬，還想伸手去拉，却見丈夫滿面怒容，跟着聽他厲聲喝道：「快走！」她一向對丈夫言聽計從慣了，只得拍馬提韁，向前奔跑，一顆心却如寒冰一樣，不但是心，全身的血都似乎結成了冰。

自後追到的人見那漢子落馬，一齊大聲歡呼起來：「白馬李三倒啦！白馬李三倒啦！」十餘人縱馬圍了上去，其餘四十餘人，繼續追趕少婦。

那漢子蜷曲着臥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似乎是已經死了，一人挺起長槍，嗤的一聲，在他右肩刺了進去，拔槍出來，鮮血直噴，白馬李三仍是不動，領頭的虬髯漢子道：「死得透了，還怕甚麼？快搜他身上！」兩人翻身下馬，去扳他的身子，猛地裡白光閃動，白馬李三長刀廻旋，擦擦兩聲，已將兩人砍翻在地上。

衆人萬料不到他剛才竟是裝死，連長槍刺入身子都渾然不覺，突然間又忽然反擊，一驚之下，六七人勒馬退開。

虬髯大漢揮動手中雁翎刀，喝道：「李三，你當眞是個硬漢？」呼的一刀向他頭頂砍落，李三舉刀擋架，他雙肩都受了重傷，手臂無力，騰騰騰連退了三步，哇的一口鮮血噴了出來。十餘人又縱馬圍上，刀槍並舉，劈刺下去。

白馬李三一生英雄，一直到死，始終沒有屈服，在最後倒下之時，又手刃兩名强敵。

＊　＊　＊

那少婦遠遠聽得丈夫一聲怒吼，眞是心如刀割：「他已死了，我還活着幹麼？」從懷中取出一塊羊毛織成的手帕，塞在女兒懷中，說道：「秀兒，妳好好的照料自己！」揮起馬鞭在白馬臀上一抽，雙足一撐，身子已離馬鞍。但見那白馬鞍上一輕，馱着女兒如風疾馳，心中略感安慰：「此馬脚力天下無雙，秀兒身子又輕，這一下，他們再也追她不上了。」前面，女兒的哭喊聲：「媽媽，媽媽」漸漸隱去，身後馬蹄聲却越響越近，心中默默禱祝：「老天啊老天！願你保祐秀兒像我一般，嫁着個好丈夫，雖然一生顚沛流離，却是一生快活。」

她整了整衣衫，抹好了頭髮，轉眼間數十騎馬先後馳到，當先一人是「呂梁三傑」中的老二史仲俊。

呂梁三傑結義兄弟。老大「神刀震關西」霍元龍，便是殺死白馬李三的虬髯漢子，老二「梅花槍」史仲俊是個瘦長長的漢子。老三「青蟒劍」陳達海短小精悍，原是遼東馬賊出身，後來却在山西落脚，和霍、史二人意見相投，在山西省太谷縣開設了一間威遠鏢局。

史仲俊和白馬李三的妻子上官虹原是同門師兄妹，兩人自幼一起學藝，史仲俊心中一直愛着這個嬌小溫柔的小師妹，師父也有意從中撮合，因此同門的師兄弟早把他們當作是一對未婚夫婦。

豈料上官虹無意中和白馬李三相遇，竟然一見鍾情，家中不許他倆的婚事，上官虹便跟着他跑了。史仲俊傷心之餘，大病了一場，性情也從此變了，他對師妹始終餘情未斷，也一直沒有娶親。

一別十年，想不到呂梁三傑和李三夫婦竟在甘凉道上重逢，更爲了爭奪一張地圖而動起手來，他們六十餘人圍攻李三夫婦，從甘凉道上直追逐到回疆，史仲俊妒恨交迸，出手尤狠，李三背上那支長箭，就是他暗中射的。

這時，李三終於喪生大漠之中，史仲俊騎馬馳來，只見上官虹孤零零的站在一片大原野上，不由得有些隱隱內疚：「我們殺了她的丈夫，從今以後，這一生中我要好好的待她。」

大漠上的西風吹動她的衣帶，就跟十年以前，在師父練武場上看到她時一模一樣。上官虹的兵刃是一對匕首，一把金柄，一把銀柄，江湖上有個外號「金銀小劍三娘子」。這時她手上却不拿兵刃，臉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史仲俊心中突然地升起了一些希望，胸口發熱，蒼白臉上湧起了一陣紅潮。他將梅花槍往馬鞍一擱，翻身下馬，叫道：「師妹！」

上官虹道：「李三死啦？」

史仲俊點了點頭，說道：「師妹！我們分別了十年了，我……我天天都在想妳。」

上官虹微笑道：「眞的嗎？你又在騙人。」

史仲俊一顆心怦怦的在跳，這個笑臉，這般嬌嗔，跟十年前那個小姑娘沒有半點分別，他柔聲道：「師妹，以後妳跟着我，永遠不教妳受半點委屈。」

上官虹眼中忽然閃出奇異的光芒，道：「師兄，你待我眞好！」一張雙臂往他懷中撲了過去。

史仲俊大樂，伸開手將她緊緊的摟住了，霍元龍和陳達海相視了一眼，心想：「老二害了十年相思病，今日終於得償心願了。」

史仲俊鼻中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心裡迷迷糊糊的，又感到上官虹的雙手也抱着自己，眞不信這是眞的。

突然間，感到小腹一陣劇疼，像甚麼利刃插了進來，他大叫一聲，運勁雙臂，要將上官虹推開，那知道她雙臂緊緊抱着他死命不放，終於兩人一起倒在地下。

這一着變化起得倉猝，霍元龍和陳達海一驚之下，急忙翻身下馬，上前搶救，扳起上官虹的身子時，只見她胸口一灘鮮血，插着一把小小的金柄匕首，另一把銀柄匕首，却插在史仲俊的小腹之中，原來金銀小劍三娘子決心一死殉夫，在衣衫中暗藏雙劍，一劍向外，一劍向內，史仲俊一抱着她，兩人同時中劍。

上官虹當場氣絕身亡，史仲俊一時未死，想到自己命喪在小師妹之手，心中的悲疼，比身上的劍傷更是難受，於是大聲叫道：「三弟，快幫我了斷，免我多受痛苦。」

陳達海見他傷重難治，眼望霍元龍，霍元龍點點頭，陳達海一咬牙，挺劍對準了史仲俊的心中刺入。

霍元龍嘆聲道：「想不到金銀小劍三娘子竟這般烈性。」

這時手下一名鏢頭來報：「白馬李三的屍身上又搜了一遍，沒有地圖。」

霍元龍指着上官虹道：「那麼定是在她身上。」

一番細細的搜索，上官虹身上除了零碎的銀兩，幾件替換衣服之外，再無別物。

霍元龍和陳達海面面相覷，又是失望了，又是奇怪，他們從甘涼道上追到回疆，始終緊緊盯着李三夫婦，地圖如半途轉手，決不能逃過他們數十對的眼睛。何況他夫婦捨命保圖，決無隨便交給別人之理？

陳達海再將上官虹小包裹之物重新仔細再檢視一遍，翻到一套小女孩衫褲時，猛然想起，說道：「大哥，快追那小女孩！」

霍元龍「哦！」了一聲，說道：「不用慌，諒這女娃娃在大漠上逃不到那裡去了。」右臂一揮，叫道：「留下二人把史二爺安葬了，餘下的跟我來！」一提馬韁，當先馳去，蹄聲雜沓，吆喝連連，百餘匹馬追了下去。

＊　＊　＊

那小女孩爲白馬馱着馳出已久，這時早在二十餘里之外，只是在平坦無垠大漠之上，一眼望去看得到十餘里遠近，那小女孩雖已逃去，時間一長，終能追上。

果然趕到傍晚，陳達海忽然大聲歡呼：「在前面！」

只見遠遠一個黑點，正在天地交界線處移動。要知那白馬雖然神駿，但從早到晚不停的奔跑，終於也是支持不住了。霍元龍和陳達海不住調換坐騎，漸漸的追近了。

小女孩李秀文伏在白馬背上，心力疲倦，早已昏昏睡去，她一整天不飲不食，在大沙漠的烈日下晒得嘴唇都焦了。

白馬似有靈性，知道後面追來的敵人，將不利於小主人，迎着血也似的夕陽，奮力奔跑，突然之間，前足提起，長嘶一聲，牠嗅到一股奇異的氣息，嘶聲中隱隱有恐怖之意。

霍元龍和陳達海都是武功精湛之輩，長途馳騁，原不在意，但這時二人都感到胸口鬱悶，氣喘難當。

霍元龍道：「三弟，好像有點不對勁？」

陳達海游目四望，打量四方八面情景，只見西北角上血紅的夕陽旁邊，升起一片黃濛濛的雲霧，黃雲中不住有紫色的光芒閃動，紫色之奇麗，實在生平從未所見。

但見那黃雲大得好快，不到一頓飯時間，已將半邊天都給遮住了。這時，馬隊中數十人都汗如雨下，氣喘吁吁。

陳達海道：「大哥，像是有大風沙。」

霍元龍道：「不錯，快追！先把女娃娃擒住，再想法躲……」話未說畢，突然一陣疾風刮到，帶着一片黃沙，只吹得他滿口滿鼻都是沙土，下半截話也說不出來。

大沙漠上的風沙，說來便來，刹那間大風捲地而來，七八人身子一晃，都被大風吹下馬來，霍元龍大聲叫道：「大夥兒下馬，圍攏過來！」

於是衆人力抗風沙，將百多匹駿馬拉了過來，圍成一個大圈子，人馬一齊倒卧。各人手挽手，靠在馬腹之下，只覺得疾風帶着黃沙吹在臉上，有如刀割一般，臉上手上，登時起了一道道的血痕。

這一隊人雖然人馬衆多，但在無邊無際的大沙漠之中，在那遮天鋪地的大風沙下，便如大海洋中的一葉小舟一般，只能夠聽天由命，全無半點自主之力。

風沙越刮越猛，人馬身上的黃沙越堆越厚。

連霍元龍和陳達海那麼天不怕地不怕的慓悍漢子，這時在天地變色的大風暴威力之下，也只有戰慄的份兒，二人的心底同時閃起一個念頭：「沒來由要找甚麼戈壁迷宮，從甘涼道上巴巴的趕到這大沙漠中來，却葬身在這個鬼地方。」

大風呼嘯着，像千千萬萬個惡鬼在同時發起威來。

＊　＊　＊

大漠上的風暴呼嘯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漸漸的平靜下來。

霍元龍和陳達海二人從黃沙之中爬了出來，點算人馬，總算損失不大，死了兩名夥計、五匹馬。但人人都熱得筋疲力盡，更糟的是，白馬背上的小女孩不知到了何處。想必是已葬身在這場大風暴的風沙之下，身負武功的精壯漢子尚且抵受不住，何況是這樣嬌嫩的一個小女孩。

衆人在沙漠上生火做飯，休息了

半天，陳達海傳下了命令：「誰發現白馬和小女孩的踪跡，賞黃金五十兩。」

跟隨他來到回疆的，個個都是晋陝甘涼一帶的江湖豪客，出門千里祇爲財，五十兩黃金可不是個小數目，衆人歡聲呼嘯，五十多人在莽莽黃沙散了開來，像一個大扇子般的。「白馬、小女孩、五十兩黃金。」每個人心中，都是在轉着這三個念頭。

有的人一直向西，有的人向西北，有的向西南，約定天黑之時，在正西六十里處會合。

＊　＊　＊

兩頭蛇丁同跨了一匹健馬，縱馬向西北方衝去，他是在威遠鏢局已幹了十七年的鏢師，武功雖然算不上如何了得，但精明幹練，實在是呂梁三傑手下一名極之得力的助手，他一口氣奔出二十餘里，衆同伴都已影踪不見，在茫茫的大漠中，突然起了孤寂和恐怖之感。縱馬上了一個沙丘，向前望去，只見西北角一片青綠，高聳着七八棵大柳樹。在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中忽然見到這一大塊綠洲，心中當眞說不出的快樂：「這片大綠洲中必有水泉，就算沒有人家，大隊人馬也可好好的休息一番。」他胯下坐騎也望見了水草，陡地也精神百倍，不等丁同提韁催逼，竟自放開四蹄，奔了過去。

十餘里路程片刻即到，遠遠望去，但見一片綠洲，望不到邊際，遍野都是牛羊，極西處搭着一個個帳篷，密密層層的有六七百個。

丁同見到這等聲勢，不由得吃了一驚，他自入回疆以來，所見到的帳篷人家，聚在一起的最多不過三四十個，這樣一個大部族却是第一次見到，瞧那帳篷式樣，顯然是哈薩克族人。

哈薩克人在回疆諸族中最爲勇猛，不論男女，六七歲便善於騎術，男子身上人人帶刀，騎射刀術，威震西陲。

向來有一句話說道：「一個哈薩克人，抵得一百個儒夫，一百個哈薩克人，就可以橫行回疆。」

丁同曾聽過這句話，尋思道：「在哈薩克的部族之中，可得小心在意。」

只見東北角一座小山脚下，孤零零有一座草棚，這棚屋土牆草頂，形式如內地漢人的磚屋，只是甚爲簡陋。

丁同心想：「先到這小屋去瞧瞧。」於是縱馬往小屋走去。他胯下的坐騎，已奔馳了一日一夜，忽然見到滿地青草，走一步，吃兩口，走得極是緩慢。

丁同狠命的在馬肚上踢了一脚，那馬吃痛，一口氣奔向小屋，丁同一瞥，只見小屋後繫着匹高頭白馬，健脚長鬃，正是白馬李三的坐騎，他忍不住叫出聲：「白馬，白馬，在這兒。」

心念一動，翻身下馬，從靴筒中抽出一把鋒利的短刀，籠在左手衣袖中，悄悄的掩向小屋後面。正想探頭從窗子向屋內張望，冷不防那白馬「希聿聿」一聲長嘶，似是發現了他。

丁同心中怒罵道：「畜牲！」定一定神，再次探頭望向窗中去時，那知窗內有一張臉同時探了出來。丁同的鼻子剛好與他的鼻子相碰，但見這人滿臉皺紋，目光炯炯，丁同大吃一驚，雙足一點，倒縱出去，喝道：「是誰？」

那人冷冷的道：「你是誰？到此何幹？」說的却是漢語。

丁同驚魂甫定，滿臉笑容，說道：「在下丁同，無意間到此，驚動了老丈，請問老丈高姓大名？」

那老人道：「老漢姓許，大沙漠中遇到鄉親，眞是見到了親人了。」

「在下斗膽討口茶喝。」

許老人道：「你有多少人同來？」

丁同道：「只有在下一人來此。」

許老人哼了一聲，似是不信，冷冷的眼光在他臉上來回掃視，丁同給他瞧得渾身不自在，只得強顏歡笑。

一個冷冷的斜視，一個笑嘻嘻的尷尬神情，僵持了片刻。

許老人道：「要喝茶，便往大門走，用不着爬窗子。」

丁同笑道：「是！是！」轉身來到門前，走了進去，小屋中陳設簡陋，但桌椅整潔，打掃得乾乾淨淨，丁同坐下向四週打量，只見後堂轉出一個小女孩來，手中捧着一碗茶。兩人目光相接，那女孩吃了一驚，嗆郎一聲，茶碗掉落地上，打得粉碎了。

丁同登時心花怒放，這小女孩正是霍元龍懸下重賞要追尋的人，他見到白馬之後，本已料到那小女孩會在此屋中，但小女孩此刻突然出現，仍不免有點喜出望外。

＊　＊　＊

昨晚一晚大風沙，李秀文昏倒在馬背上，人事不省，白馬聞到水草氣息，衝風冒沙，奔到了這綠草原上，許老人見到小女孩是漢人裝束，忙把她救了下來，半夜中李秀文醒轉過來，不見了父母，李秀文說出父親叫「白馬李三」，媽媽却不清楚姓甚麼，只聽到追趕她的惡人遠遠叫喚她「三娘子」，至於來回疆的目的，她却說不上來了。

許老人喃喃地道：「白馬李三，那是橫行江南的俠盜，怎的到回疆來了？」

他給李秀文喝了一頓乳酪，讓她睡了，老人心中却反覆的想起十年來的往事，思潮起伏，再也睡不着了。

李秀文這一覺睡到了次日辰時才醒過來，一起來，便請求許爺爺帶她去找尋爸爸媽媽。就在此時，兩頭蛇丁同鬼鬼祟祟的走過來，在窗外探頭探腦，這一切全看在許老人的眼中。

李秀文的茶碗一摔下，許老人應

聲走了過來。李秀文奔撲到他懷中，叫道：「爺爺，他……他就是要追我的惡人！」許老人撫摸着她的頭髮，柔聲道：「不怕，不怕，他不是惡人。」

李秀文道：「是的，是的，他們幾十個人追我們，打我的爸爸媽媽。」

許老人心想：「白馬李三跟我無親無故，不知結下了甚麼仇家，我何必捲入這是非圈子。」

丁同側目打量了許老人，但見他滿頭白髮，竟無一根是黑的，身材甚是高大，只是弓腰曲背，衰老已極，尋思道：「這糟老頭沒有一百歲，也有九十，屋中如無其他人，將他一下子打昏，帶了小女孩和白馬便走，免得夜長夢多，再生變故。」

突然手掌放在右耳旁邊，作傾聽狀，說道：「有人來了！」跟着快步走到窗前。

許老人却沒有聽到人聲，但聽丁同說得眞切，走到窗前一望，只見原野上牛羊正低頭吃草，四下裡一片寂靜，並無陌生人到來，剛問了一句：「那裡有人啊！」忽聽丁同一陣獰笑，頭頂掌風颯然，一掌猛劈下來。

那知道許老人雖是老態龍鍾，身手可着實敏捷，丁同的手掌與他頭頂相距尚有數寸，他身形一側，已滑了開去，跟着反手一勾，施展大擒拿手法，將他右手腕勾住了。

丁同變招甚是滑溜，右手一掙沒有掙脫，左手向前一送，藏在衣袖中的匕首已刺了出去，白光閃處，波的一响，匕首鋒利的刃口已刺入許老人的左背。

李秀文大呼一聲：「哎啊！」她跟父母學過二年武功，眼見許老人中刀，縱身而上，兩個小拳頭便往丁同背心腰眼裡搥去，便在這時，許老人左手一個肘搥，搥中了丁同的心口，這一搥力道極猛，丁同低哼了一聲，身子軟軟彎下，委頓在地，口中噴血，便沒氣了。

李秀文抖聲道：「爺爺……你背上的刀子……」

許老人見她淚光瑩然，心想：「這女孩子心地倒好。」李秀文又道：「爺爺，你的傷……給你把刀子拔下來吧？」說着伸手去握刀柄。

許老人臉色突然一沉道：「妳別管我。」扶着桌子，身子晃了幾晃，戰抖抖的走向內室，啪的一聲，關上了板門。

李秀文見他突然大怒，很是害怕，又見丁同在地下蜷縮成一團，只怕他起來加害自己，越想越怕，只想飛奔出外，但是想起許老人身受重傷，無人服侍，又不忍置之不理。

她想了一想，走到室門外，輕輕的拍了幾下，聽得室中沒有半點聲响，叫道：「爺爺，爺爺，你疼嗎？」

只聽得許老人粗聲粗氣道：「走開，走開，別來吵我。」

這聲音和他原來慈和的說話大不相同，李秀文嚇得不敢再說，怔怔的坐在地上，抱着頭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忽然呀的一聲，室門打開了，一隻溫柔的手撫摸她的頭髮，低聲道：「別哭，別哭，爺爺的傷不礙事。」

李秀文抬起頭來，見許老人臉帶微笑，心中一喜，登時破涕爲笑，許老人笑道：「又哭又笑，不害羞嗎？」

李秀文把頭藏在他懷裡，從這老人身上，她又找到了一些父母的親情溫暖。

許老人皺起眉頭，打量了丁同的屍體，心想：「他跟我無怨無仇，爲甚麼忽然下毒手？」

李秀文關心問道：「爺爺，你背上的傷好了些麼？」

這時許老人已換過了一件長袍，也不知傷得如何。

那知他聽到李秀文重提此事，似乎適才給刺了這一刀實在奇恥大辱，臉上又現怒容，粗聲粗氣道：「妳囉嗦甚麼？」只聽得屋外那匹白馬噓溜溜一聲長嘶，微一沉吟，到柴房中提了一桶黃色染料出來。

那是牧羊人在牲口身上塗染記號所用的，使得各家各的牛羊不致混亂，雖經風霜，亦不脫落。

他牽過白馬，用刷子由頭到尾都刷上了黃色，又到哈薩克人的帳篷之中，討了一套哈薩克男孩用的舊衣服來，叫李秀文換上了。

李秀文很聰明，說道：「爺爺，你要那些惡人認不出我來，是不是？」

許老人點了點頭，嘆了口氣道：「爺爺老了，唉，剛才竟給他刺了一刀。」這一次他自己提起，李秀文却不敢接說了。

許老人埋了丁同的屍體，又將他乘來的坐騎也殺了，沒留絲毫痕跡，然後坐在大門口，拿着一柄長刀在磨刀石上下不住的磨着。

＊　＊　＊

他這一番功夫果然沒有白做，就在當天晚上，霍元龍和陳達海所率領豪客，衝進了這片綠洲之中，大肆擄掠。這一帶素來是沒有盜匪，哈薩克人雖然勇武善戰，但事先絕無防備，族中精壯男子又剛爲大舉在北邊獵殺爲害牛羊的狠羣，在帳篷中留守的都是老弱婦孺，竟給這批來自中原的豪客攻了個措手不及，七名哈薩克男子被殺，五個婦女被擄去。

這羣豪客曾闖進許老人的屋中，但誰也沒對一個老人，一個哈薩克男孩子起疑。李秀文滿臉汚泥，躲在屋角落中，誰也沒留意到她眼中閃耀着仇恨光芒，她却看得清清楚楚父親的佩劍懸在霍元龍的腰間，母親的金銀小劍插在陳達海的腰帶中。

這是她父母決不離身的兵刃，她年紀雖小，却也猜到父母定是遭到了不幸。

第四天，哈薩克男人們從北方拖了一批狠屍回來，當即組織了隊伍

，去找這批漢人强盜復仇，但在茫茫的大漠之中，已失去了他們的踪跡，只找到那五個被擄去的婦女，那是五具屍體，全身衣服被脫光了，慘死在大漠之上。他們也找到了白馬李三和金銀小劍三娘子的屍身，一起帶了回來。

李秀文撲在父母的屍身哀哀痛哭。一個哈薩克人提起皮靴，重重的踢了她一脚，粗聲粗氣罵道：「眞主降罰的强盜漢人。」

許老人抱了李秀文回去，不去跟這哈薩克人爭鬧。李秀文小小心靈之中，只想：「爲甚麼惡人這麼多。誰都來欺侮我？」

半夜裡，李秀文又從夢中哭醒了，一睁開眼，只見床沿上坐着一個人。她驚呼了一聲，坐了起來，却見許老人凝望着她，目光愛憐橫溢，伸手溫柔地撫摸她的頭髮，說道：「別怕，別怕，是爺爺。」

李秀文淚水如珍珠斷了線般流了下來，伏在許老人懷裡，把他的衣襟全濕了。許老人道：「孩子，妳沒了爹娘，就當我是妳的親爺爺，跟我住在一起，爺爺會好好的照料你的。」

李秀文哭着點頭，想起了那些殺害爹媽的惡人，又想起了踢她一脚的那個兇惡的哈薩克漢子，這一脚踢得好重，使她腰裡腫了一大塊，她不禁又問：「爲甚麼誰都來欺侮我？我又沒做壞事？」

許老人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世界上給人欺侮的，總是那些沒做壞事的人。」他從瓦壺裡倒了一碗熱的乳酪，瞧着她喝了下去，又替她攏好了被窩，說道：「秀兒，那個踢妳一脚之人，叫做蘇魯克，他是個正直的好人。」

李秀文睜着圓圓的眼睛，很是奇怪，道：「他是……他也是好人麼？」

許老人點頭道：「不錯，他是好人，他跟妳一樣，在一天之中死了兩個最親愛的人，一個是他妻子，一個是他大兒子，都是給那些惡人强盜害死的，他只道漢人都是壞人，他用哈薩克話罵妳，說妳是『眞主降罸的强盜漢人。』妳別恨他，他心裡的悲憤，實在跟妳一模一樣，不，他年紀大了，心裡感到的悲痛，可比妳多得多，深得多。」

李秀文怔怔的聽着，她本來也沒有怎麼恨這個滿臉鬍子的哈薩克人，只是見了他兇狠的模樣很是害怕，這時忽然想起，那個大鬍子的雙眼之中，滿含着眼淚，只是沒有掉下來，她不懂許老人說的，爲甚麼大人悲痛會比小孩子更深得多，但對這個大鬍子却不自禁的起了同情之心。

窗外傳來一陣奇妙的宛轉鳥鳴，聲音很遠，但聽得很清楚，又是甜美，又是凄涼，便像一個少女在唱着清脆而柔和的歌。

李秀文側耳的聽着，鳥聲漸漸去遠，終於低微得聽不見了，她悲痛的心靈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呆呆的出了一會神，低聲道：「爺爺，這鳥兒唱歌唱得眞好聽？」

許老人道：「是的，唱得眞好聽，那是天鈴鳥，鳥兒的歌聲像是天上的銀鈴，這鳥兒祇在晚間唱歌，白天睡覺，有人說，這是天上的星星掉下來之後變的，又有些哈薩克人說，這是草原上一個最美麗，最會唱歌的少女死了之後變的，她的情郎不愛她了，她傷心死的。」

李秀文迷惘地道：「她最美麗，又最會唱歌，爲甚麼不愛她了？」

許老人出了一會神，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妳們小孩子不懂的。」這時候，遠遠草原上的天鈴鳥又唱起歌來了。

唱得令人心中又是甜蜜，又是凄涼。

就這樣，李秀文住在許老人家裡，幫他牧羊煮飯，兩個人就像親爺爺，親孫女兒一般。

晚上，李秀文有時候從夢中醒來，聽着天鈴鳥的唱歌，又在天鈴鳥的歌聲回到夢裡，她夢中有江南的楊柳和桃花，爸爸的懷抱，媽媽的笑臉。

過了秋天，過了冬天，李秀文平平靜靜的過日子，她學會了哈薩克話，學會了草原上的許許多多事情。

許老人會釀又香又烈的美酒，哈薩克的男人就最愛喝又香又烈的美酒，許老人會醫牛羊馬匹的疾病，哈薩克人治不好的牲口，往往就給他治好了，牛羊馬匹是哈薩克的性命，他們雖然不喜歡漢人，却也少他不得，只好用牛羊來換他又香又烈的酒，請他去給牲口治病。

哈薩克人的帳篷在草原上東西南北的遷移。許老人有時跟着他們遷移，有時就留在棚屋之中，等着他們回來。

一天晚上，李秀文又聽到了天鈴鳥的歌聲，只是牠越唱越遠，隱隱約約地隨着風聲飄來了一些，跟着又聽不到了。

李秀文悄悄的穿起了衣服，到屋外牽了匹白馬，生怕驚醒許老人，將白馬牽得遠遠地，這才跨上馬，跟着歌聲走去。

草原上的晚上，天很亮，很藍，青草和小花散播着芳香。

歌聲很清晰了，唱得又是婉轉，又是嬌媚，李秀文的心跟着歌聲而狂喜，輕輕跨下馬背，讓白馬自由自在的吃青草，她仰天躺在草地上，沉醉在歌聲之中。

那天鈴鳥唱了一會兒，便飛遠幾丈，李秀文在地下爬着跟隨，她聽到了鳥兒撲翅的聲音，看到了這隻淡黃色的小小鳥兒，見牠在地上啄了幾口，又向前飛了一段路，又找到了食物。

天鈴鳥食得高興，突然間啪的一聲，長草飛起黑黝黝的一件物事，將

天鈴鳥罩住了。

李秀文的驚呼聲中，混和着一個男孩子的歡叫，只見長草中跳出一哈薩克的男孩子，得意地叫，道：「捉住了，捉住了！」他用外衣裹着天鈴鳥，鳥兒驚慌的叫聲，鬱悶的隔着外衣傳了出來。

李秀文又是吃驚，又是憤怒，叫道：「你幹甚麼？」

那男孩子道：「我捉天鈴鳥，妳也來捉麼？」

李秀文道：「幹麼捉牠？讓牠快快活活的唱歌不好麼？」

那男孩子笑道：「捉來玩。」將右手伸到外衣之中，再伸出來時，手裡已抓着那隻淡黃色的小鳥，天鈴鳥不住的撲着翅膀，但那裡飛得出那男孩子的掌握之中。

李秀文道：「放了牠吧！你瞧牠多麼可憐？」

那男孩子道：「我一路撒了麥子，引得這鳥兒過來，誰叫牠吃我的麥子，哈哈……」

李秀文一呆，在這世界上，她第一次懂得「陷阱」的意義，人家知道小鳥兒要吃小麥子，便撒了麥子，引着牠走進了死路，她年紀還小，不知這幾千年來，人們早便說着：「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兩句話，她祇是隱隱的感到了機謀的可怕，覺到了「引誘」的令人難以抵抗，當然，她只感到了一些模糊的影子，想不明白中間包藏着的道理。

那男孩子玩着天鈴鳥，使牠發出一些疼苦的聲音，李秀文道：「你把小鳥兒給了我，好不好？」

那男孩子道：「那妳給我甚麼？」

李秀文伸手到懷中一摸，她甚麼也沒有，不禁有些發窘，想了一想道：「趕明兒我給你縫一隻好看的荷包，給你掛在身上。」

那男孩子笑道：「我才不上這個當，明兒你便賴了。」

李秀文漲紅了臉，道：「我說過給你，一定給你，爲甚麼要賴？」

那男孩搖搖頭道：「我不信。」

月光之下見李秀文左腕上套着一隻玉鐲，發出晶瑩柔和的光芒，隨口便道：「除非妳把這個給我。」

玉鐲是她媽媽給的，除了這隻玉鐲之外，已沒有紀念媽媽的東西了，她很捨不得，「看了那隻天鈴鳥可憐的樣子，終於把玉鐲脫了下來，說道：「給你。」

那男孩子沒有想到她居然會肯，接過玉鐲，道：「妳不會再要回吧！」

李秀文道：「不。」

那男孩子道：「好！」於是將天鈴兒遞給她，李秀文雙手將鳥兒合着，手掌中感到牠柔軟的身體，感覺到牠迅速而微弱的心跳，她用右手三根手指輕輕的撫摸一下鳥兒的背部上羽毛，張開雙手，說道：「你去吧！下次要小心了，可別再給人捉住。」

天鈴鳥展開翅膀，飛入了草叢之中，男孩子很是奇怪的問道：「爲甚麼妳放了鳥兒？妳不是用玉鐲換了來的麼？」他緊緊抓住了玉鐲子，生怕李秀文又向他要回。

李秀文道：「天鈴鳥又飛，又唱歌，不是很快活麼？」

男孩子側着頭瞧了她一會兒，問道：「妳是誰？」

李秀文道：「我叫李秀文，你呢？」

男孩子道：「我叫蘇奴。」說着便跳了起來，揚着喉嚨大叫一聲。

蘇奴比她大了二歲，長得很高，站在草地上很有點威武。

李秀文道：「你力氣很大，是不是？」

蘇奴非常高興，這小女孩隨口一句話，正說中了他最引以爲榮的事，他從腰中拔出一把短刀來，說道：「上個月，我用這把刀砍傷了一頭狠，差點兒就砍死了，可惜給牠逃走了。」

李秀文很是驚奇，道：「你這麼厲害？」

蘇奴更加得意了，道：「有兩頭狠半夜裡來咬我家的羊，爹不在家，我便提刀出去趕狠，大狠見了火把便逃，我一刀砍中另外一頭。」

李秀文道：「你砍傷了那頭小的？」

蘇奴有些不好意思，點點頭，但隨即加上一句：「那大狠倘使不逃去，我就一刀殺了牠。」他雖然是這樣說，自己却實在沒有把握，但李秀文深信不疑，道：「惡狠來咬小綿羊，那是該殺的，下次你殺到了狠，來叫我看，好不好？」

蘇奴大喜道：「好啊！等我殺了狠，就剝了狠皮送給妳。」

李秀文道：「謝謝你啦，那我就給爺爺做一條狠皮墊子，他自己那條給了我啦。」

蘇奴道：「不！我送給妳的，妳自己用，妳爺爺的退還給他便是了。」

李秀文點點頭道：「那也好！」

在兩個小子心靈之中，未來的還沒有實現的希望，和過去的事實沒有多大分別，他們想到要殺狠，好像那頭惡狠眞的已經殺死了。

便這樣，兩個小孩子交上了朋友，哈薩克的男性粗獷豪邁，和漢族的女性的溫柔仁善，相處得很是和諧。

過了幾天，李秀文做了一隻小小的荷包，裝滿了麥糖，拿去送給蘇奴，這一件禮物使這小男孩很出乎意料之外，他用小鳥兒換了玉鐲，已經覺得佔了便宜。哈薩克族人天性的正直，使他認爲應當有所補償，於是他一晚不睡，在草原上捉了兩隻天鈴小鳥。

第二天拿去送給李秀文，這一件慷慨的舉動未免是會錯了意。李秀文費了很多唇舌，才使這小男孩明白過來，她所喜歡的是讓天鈴鳥自由自在

，而不是要捉了來讓牠受苦的，蘇奴最後終於懂了，但在心底，總是覺得她的善心有些傻氣，古怪而可笑。

＊　＊　＊

日子是一天天的過去，在李秀文的夢裡，爸爸媽媽出現的次數漸漸的稀少了，她枕頭上的淚痕也漸漸少了。她臉上有更多的笑容，嘴裡有了更多的歌聲，當她和蘇奴一起牧羊時，草原上常常飄來了遠處青年男女對答的情歌。

李秀文覺得這些情意纏綿的歌兒很好聽，聽得多了，隨口便能哼了出來，當然，她還不懂歌詞裡的意義，爲甚麼一個男人會對一個女郎這麼顛倒？爲甚麼一個女郎要對一個男人這麼傾心？爲甚麼情人的腳步聲，使人心房劇烈地跳動？爲甚麼窈窕的身材叫人整晚睡不着？只是她清脆地動聽地唱了出來，聽到的人都說：「這小女孩的歌兒唱得眞好聽，那不像草原上的一隻天鈴鳥麼？」

到了寒冷的冬天，天鈴鳥飛到了南方溫暖的地方去了，但在草原上，李秀文的歌兒仍舊响着：

「啊，親愛的牧羊少年，
請問你多大年紀？
你半夜裡在沙漠獨行，
我和你作伴願不願意？」

歌聲在這裡頓了一頓，聽到的人心中都在說：「聽着這樣動聽的歌兒，誰不願意要妳作伴呢？」

跟着歌聲又响了起來：

「啊，親愛的你別生氣。
誰好誰壞一時難知。
要戈壁沙漠變爲花園，
只須一對好人聚在一起。」

聽到歌聲的人心底裡都開了一朵花，便是最冷酷最荒蕪的心底，也昇起了溫暖：「倘若是一對好人聚在一起，戈壁的沙漠自然會變成花園，誰又會來生妳的氣呢？」老年人年輕了二十歲，年輕人心中洋溢歡樂，但唱着情歌的李秀文，却不懂得歌中的意思。

聽她的歌聲最多的，當然是蘇奴，他也不懂得這些草原上情歌的含義，直到有一天，他們在雪地裡遇上了一頭惡狠。

＊　＊　＊

這一頭狠來得非常突然，蘇奴和李秀文正並肩坐在一個小丘上，望着散在草原上的羊羣，就像平時一樣，李秀文跟他說着故事，這些故事有些媽媽從前說過的，有些是許老人說的，另外是她自己編的，蘇奴最喜歡聽許老人那些驚險的出生入死的故事。最不欣賞的是李秀文自己那些孩子氣的女性故事，但因爲一個驚險故事反來覆去的說了幾遍，便變成不驚不險了，於是他也只得耐心的聽着，白兔兒怎麼樣找不到媽媽，小花狗怎麼樣幫牠去尋找，突然之間，李秀文「啊」的一聲，向後倒翻，一頭大灰狠的牙齒咬向她咽喉。

這頭狠從背後悄悄無聲的襲來，兩個小孩都沒有發覺，李秀文曾跟媽媽學過一些武功，自然而然的將頭一側，避開兇狠對準她咽喉的一咬。

蘇奴見這頭惡狠這般高大，嚇得腳也軟了，但他立刻想起：「非救她不可。」從腰間拔出短刀，撲上去一刀刺在大灰狠的背上。

大灰狠的骨頭很硬，短刀從牠背上滑了開去，只傷了一些皮肉，但大灰狠也覺察了危險，放開了李秀文，張開血盆大口，突然回身，雙足搭在蘇奴的肩頭，便往他臉上咬了下去。

蘇奴一驚之下，向後便倒，那灰狠來勢似電，雙足跟着按了下去，白森森的獠牙已觸到了蘇奴臉頰。

李秀文極是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氣，拉住灰狠尾巴用力向後拉扯，大灰狠給她一拉之下，向後退了一步，但牠餓得慌了，後足牢牢據地，叫李秀文再也拉牠不動，跟着又是一口咬落。

只聽得蘇奴大叫一聲，兇狠已咬中他左肩，李秀文驚得幾乎哭了出來。鼓起生平之力一拉，灰狠吃疼，張口呼號，却把咬在蘇奴左肩頭的牙鬆了，蘇奴迷迷糊糊的送出一刀，正好刺中在狠肚腹上柔軟之處，這一刀直沒至柄，他想要拔出刀來再刺，那灰狠猛地縱起，在雪地裡打了幾個滾，仰天一動也不動了。

（未完．一一）

上文提要：楊沐陽尚餘三招未發，與法王在擂台僵持，日復一日，經過八天，終暈倒台上，爲法王發現扶離台中，並宣佈此局算和，羣豪深知實情，故在余顧南與方菱婚讌後，紛紛歸隱，苦練武功。幾年後，蕭懷南亦出道，初生之犢，抱打不平，管了一宗採花閒事，又與地方一惡霸衝突被圍困，幸得另一少俠林三七所救，並結伴乘船南下，途中却發現有人跟踪，欲攔船截劫……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結義金蘭　共赴患難

只見好幾個人自認水性不俗的，都紛紛跳進河內逃生。

突聞岸上有人哈哈笑道：「趙老大，你今次可是百密一疏了，可要小弟助你一臂否？」

林三七覺得話音有點熟悉，但此刻已無暇分辨，轉頭呼道：「你們要跳河逃生。」他邊說邊揮動長棒，未幾即見河面上露出一顆腦袋來，那漢子剛吸了一口氣，便急速地沉了下去，似是被人扯下去的，俄頃，河面便冒起一串水泡。

船上之賊首高聲問道：「岸上的是那一條線上之朋友？請恕趙某認不出來。」

「趙老大最近生意不錯，難怪連少爺的聲音也認不出來，眞教人失望。」岸上又傳來一陣笑聲：「小弟乃楚州孟石根。」

「原來是你。」那趙老大冷哼一聲，「你貓哭老鼠假慈悲，趙某用不着你賣口乖，兒郎們都跳下河去。」那些河盜尚未跳下去，河面上已浮上一個人來，一望便知凶多吉少，緊接着方見蕭懷南冒出個頭來，換了一口氣，一曲腰，又潛下水去。

趙老大雙名春樹，見狀方知今晚遇上扎手人物，尤其是在孟石根眼前，更不能丟臉，當下着舵手和搖櫓的，繼續前進，心想只要纏住船上那使棒的小子，讓手下先解決水底下的敵人，便不怕他會飛上天去。

林三七見對方的船迫過來，長棒猛攻，絕不讓對方有機會上船，趙春樹乃醉翁之意，只求纏住林三七，是故好整以暇，靜候佳音。不料，河面又浮上一個人來，風燈下，隱約可見那又是自己的手下，腹上鮮血直流，把附近河水都染紅了，這才知道水底下那個小子，也不是易與之輩。

蕭懷南之水性的確甚佳，他常在大海內暢游，在河裡翻騰滾打如履平地，河盜人數雖多，但根本沒法近得了其身，他在水底能閉氣一二刻，而不用換氣，因此大佔上風。只是經驗不足，想不到良策，多傷幾個對手。

林三七心中則極忌憚岸上之孟石根，若孟石根助對方，形勢將逆轉，他心頭一動，長棒倏地撞進河中，那河不深，棒頭抵地，用力一撐，船便迅速後退。

蕭懷南在水底發覺船後退，不知發生什麼事，抽空猛蹬幾下，冒出河面，呼道：「林兄，情況如何？」

林三七急道：「快上左首河岸。」他長棒再在船頭甲板上一戳，人便如大鳥般飛起，向左岸射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船上的舵手，突然揚臂甩手射出兩柄飛鏢，林三七待發覺時，已來不及揮棒擋格，更何況長兵器，在空中揮舞亦不方便。

「卜通」一聲，林三七脅下中一鏢，氣盡跌落河中，幸好就在岸邊，很

快便爬上岸去，趙春樹大喜，呼道：「點子已受傷，快追！」邊又指揮舵手把船駛向岸邊。

「嘩啦啦」一聲响，河面上突然冒出一個人來，正是蕭懷南，他急標幾步，揮刀向舵手砍去，那舵手慌慌張張讓開，却讓蕭懷南飛起一脚，將他踢落水。

岸上突然傳來一個聲音：「咦，孟大哥，這小子不是那姓蕭的麼？」

又聽孟石根咬牙道：「正是他，快想辦法下去，今夜免費也得助老趙一臂之力了。」話剛說畢，岸上之林三七抛了一塊石頭，將桅上之風燈擊破，呼道：「蕭兄弟快上岸，在下已受了傷。」

蕭懷南聞言大驚，一轉身便向岸上躍去，黑暗中依稀見一個人影向左前方跑去，他未知敵友，急躍而上，口中呼道：「林兄，你覺得如何？」那人跑得稍慢，待蕭懷南追近，猝然轉身，一刀向蕭懷南砍去。

這一刀來得突然，幸好蕭懷南的刀一直緊握在手上，千鈞一髮之餘，恰好舉高將對方那一刀架住，這才認得是趙春樹，他急呼道：「林兄快跑，小弟先抵擋一陣。」他心驚友儕之生死，把自己之安危置之度外，拚命搶攻，一輪急攻，趙春樹方知這個更年輕的小子，比另一個只強不弱。

蕭懷南苦攻十多刀之後，已將趙春樹迫得連連後退，他覷得眞切，倏地使了一招「見龍在田」，趙春樹閃避不及，「嗤」地一聲，刀鋒把其胸襟割破，還添了一道傷口，鮮血登時把衣襟染紅，這還是因爲蕭懷南那一招使得太急，否則已可取其性命。

趙春樹只覺胸前一凉，忙不迭後退，驚呼：「你們都死了不成？還不快來。」

蕭懷南也不想多逗留，轉身便向前急跑，不斷呼林三七，他弄清楚了方向，很快便追上他。「林兄，你傷在何處，嚴重否？」

林三七道：「在下脅下中了一鏢，幸好沒毒。」

蕭懷南拉着他急跑：「這姓趙的不可怕，可怕的是孟石根。」

「小弟也知道他來了，眞是不是冤家不聚頭。」

兩人落荒而逃，林三七見後面沒有追兵，遂轉向南行，至一塊大石後面，蕭懷南强迫林三七坐下，先替他緊緊地紮住傷口，又將傷藥塞在林三七懷內：「這是家師給的，你且帶在身上。」

兩人休息了一陣，又繼續前進，天亮之後却至白馬湖，林三七道：「在下目前受了傷，最好乘船，由此下新開湖(高郵湖)仍可抵達揚州。」當下走到碼頭，再度上船。

那船比運河的船大多了，有兩個艙，這次兩人不敢大意，不斷留意船前船後，幸而舉目所見，全是白茫茫之湖水，但見遠處有捕魚之小舟，由於順風順水，他們在次日半夜抵達揚州，又在船歇了一夜方上岸。

林三七道：「蕭兄弟，在下這衣服爲血所染，不方便上岸，請你替我上岸買套成衣。」蕭懷南應了一聲，上岸後火速買了一套成衣，先讓林三七換上，然後兩人方上岸。

「林兄來揚州找誰？」

林三七道：「家師囑在下來探望一位前輩，不過不急，在下先陪你遊玩一兩天，再去找他。」

蕭懷南喜道：「如此最好，小弟正愁沒伴哩，不過幾天沒洗過澡，咱們……」

林三七笑道：「先找家客棧好好洗一個澡，還有，這幾天在船上吃那種飯，嘴巴都淡出鳥來，非得好好吃一頓不可。」兩人找了家乾淨之客棧歇下。

揚州城不愧是繁華之地，那客棧一切均十分講究，林三七有點心痛，但蕭懷南自小生於王府，倒不覺得怎樣，何況其母又給他許多金銀珠寶，因此大方地付了三天房租。「林兄，一路上都得你照顧，又要你陪小弟遊玩，是以這幾天須由小弟作東方合。」

林三七道：「蕭兄弟這般客氣，在下……咳咳，大丈夫不拘小節，既然你盛意拳拳，在下拒絕，未免不近人情，那就生受啦。」

蕭懷南喜道：「林兄肯讓小弟作東，小弟才心安，好吧，咱們如今便先去飽餐一頓。」

兩人找了家著名之酒樓坐下，林三七突然改了話題。「蕭兄弟，令師及家師是好友，而咱們又有緣相識，在下有個建議，咱們不如結爲異姓兄弟，未悉你意下如何？」

蕭懷南性喜交朋友，聞言大喜。「好極了，只是小弟什麼也不懂得。」

「儀式只是一種手續，咱們待會找間廟宇，買了點三牲祭品，在廟內拜了幾拜，不就成了。」

當下兩人又向店小二訂了三牲祭品，午飯後，携着三牲，買了香燭，問了路，遂向城隍廟走去。

那城隍廟香火甚盛，殿堂頗爲寬廣，幸好此時尚早，香客不多，兩人問了廟祝，便供上祭品，因沒有鷄血，只好以酒代之，歃血爲盟，又捐了香油錢，這才携三牲回客棧，請小二斬細，分給店內的人食之。

兩人心情興奮，喝了不少酒，才黃昏便已倒在床上睡着了，同床而眠，情意彌深。

翌日，兩人便兄弟相稱，問了小二之路逕，到郊外遊玩，在大明寺俯覽揚州城，胸襟爲之一廣。蕭懷南更忍不住道：「大哥，想不到小弟一下山便能交上你這位好大哥，眞教人高興，上天待小弟何厚。」

林三七笑道：「這不是傻話，愚兄若不是也認爲你是位好兄弟，又怎會

建議與你結為異姓兄弟？」一頓又問道：「令師及令師母可好？愚兄曾聞家師提及他倆之姻緣，眞是波折重重，但最後終讓令師得從所願，成為武林一段佳話，未知他倆是否有孩子？」

「師母在三年多前已生下小師弟，生我那小師弟時差點要了師母的命，師母發誓以後絕不再生，可是去年又生了個小師妹，家師喜得像叫化子撿到大元寶般，整天抱着小師妹，師母常罵他慣壞孩子，師父說女孩子野一點不打緊，只可惜小師妹不久却因病夭折。」

林三七長長一嘆：「令師波折雖多，其實運氣甚佳，家師便不如他良多了。」

蕭懷南訝然問道：「大哥，此話怎說？」

「家師與師母常口角，後來師母還逃離了家，老實說，愚兄出來行走江湖，也是代師尋她，到揚州要拜訪的曹先通，乃因他老人家是師母之舅舅。」

蕭懷南問道：「你師母離家多久呢？」

「年多了，半年前，家師方派愚兄出來打探消息。」

蕭懷南見他眉頭不展，忙安慰他。「大哥出來半年多，說不定她已回家了。」

林三七搖搖頭。「愚兄出來十個月，常跟師門保持聯絡，上個月方問過，師母尚未回家，而且不問我也知道，唉，師父命眞苦。」

蕭懷南見他言猶未盡，沉吟道：「咱們已是兄弟，小弟方大膽再問一句，你為何知道令師母未回家？難道已有她之消息？」

林三七沉吟了好一陣方道：「不瞞賢弟，愚兄曾聽人說些有關師母之風言風語，若家師知道，只怕……也不知他老人家要氣成什麼樣子。」

蕭懷南有點明白，再問：「你師母年紀還很輕？」

「家師遲婚，師母今年尚未滿三十，家師大她十五歲。」

「這就難怪！」

林三七望着蕭懷南，道：「家師救她一家九口性命，而當時是師母主動要嫁給家師的。」

蕭懷南年紀尚輕，對這種事不感興趣，改口道：「大哥，你既然身負師門重命，明天小弟便陪你去見見曹老英雄。」

「曹老英雄在揚州也是個人物，賢弟去拜謁他也好。」

兩人遊了一日，至日頭已落方回城，又飽餐了一番再返客棧。次日林三七先買了好些禮物，又換了套衣服，這才帶蕭懷南去曹家。

曹先通名氣雖大，但家裡却十分簡陋樸實，且家內除了他一人外，只有一個老僕。三人寒暄了一陣，曹先通問明林三七之來意，便冷笑道：「令師當年不把我看在眼內，因何如今又要你來問老頭？」

林三七根本不知道師父與他有何過節，聞言不由楞住了。蕭懷南道：「老英雄，你大人有大量，何必跟晚輩計較？」

曹先通看了他一眼，問道：「你也是他的徒弟？」

蕭懷南道：「家師乃余顧南，余生也晚，出道又遲，尚未有機會認識林大俠！」

曹先通悚然動容，問道：「那一位余顧南？」

林三七道：「天下只有一名余顧南值得人提，懷南弟之師父乃名滿江湖之大俠余顧南。」

「他確有大俠之風範。」曹先通冷笑道：「像令師胸襟那般狹窄，完全不配。」又轉頭向蕭懷南。「令師可好？近年來未聞其消息，朋友們都很懸念。」

「多謝老英雄關懷，家師很好。」

「齊雲高齊大俠也好吧？老夫自第二次華山比武至今，未曾見過他。」曹先通心情似乎稍佳，又轉頭對林三七道：「令師心胸太狹窄，小小事不能容忍，莫說鎖不住老婆，就算對他自己也沒好處，即使他再練一輩子武功，也不如余大俠十份一。」

林三七道：「晚輩是人弟子，不敢妄評師尊，且師令不可違，只求老前輩能讓晚輩回去好交代。」

曹先通想一下方道：「就老夫所知，仙兒對令師早已死了心，且好像已找到愛她的人，除非令師親自出馬，尚有一線可能，你麼？哼，趁早回去練武才是正經。」

林三七急問：「愛師母的人是誰？」

曹先通瞪了他一眼。「小孩子多管閒事。」一頓又道：「老夫也不太清楚。」

林三七嘆了一口氣，「老英雄這說了不是等於沒說麼？晚輩回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師父還不是要晚輩再出來打探個清清楚楚。」

曹先通又考慮了一陣方道：「她是來老夫家住過幾天，但詳細情況並不太清楚，看上她的人，好像是個姓楚的……名字吧，嗯，老夫又忘記了，你自己打聽吧！」

林三七知道再也打探不出什麼來，便與蕭懷南長身告辭，曹先通親自送他倆出門。却不料趙春樹的一名手下無意中發現，暗中跟梢至他們客棧，他三步拼作兩步，跑回去報訊。

趙春樹與孟石根正在酒樓裡吃飯，孟石根聞言喜道：「好，這次看他們如何逃得了。」

趙春樹道：「且慢，來到此，小弟非得先通知帮主一聲不可，孟兄弟帶人包圍客棧，小弟稍後即至。」言畢拱手而去，孟石根會了帳，便帶人到客棧外面包圍。

客棧內之林三七及蕭懷南還在議論林雙木夫妻之事，對外面之變化，毫不知情。

孟石根在揚州沒有勢力，他在楚州鎩羽之後，準備南下蘇州投靠他拜把兄周勇，却不料遇到同道趙春樹。

趙春樹未至，他心頭有點忐忑，蓋揚州龍蛇混雜，鬧起事來，可大可小。直至趙春樹率人趕至，一顆心方安定下來。趙春樹指着一位四十多歲，蓄着短髯，面目清秀之漢子道：「這是『白沙幫』副幫主歐陽亮。」

孟石根吃了一驚，忙不迭上前鞠躬行禮，那「白沙幫」以偷運、私販海鹽為生，勢力甚大，上勾結官府，下面與揚州地面之大小幫全都有關係，而且幫內人才濟濟，這歐陽亮智勇雙全，有個外號叫「賽諸葛」，孟石根是久仰大名，今日方有幸拜識。

歐陽亮點點頭，問道：「孟兄弟，那兩個小子，還在客棧內吧？」

孟石根恭恭敬敬地道：「在下趕來之後，至今未見那兩個小子出來。」

歐陽亮眉頭一軒，再問：「你來到之前，他是否離開過？沒派人進去調查？」

孟石根十分尷尬，囁嚅地道：「在下怕打草驚蛇……」歐陽亮揮揮手，止住他繼續說下去，派了個得力助手進店。俄頃，那漢子便出來，表示林三七及蕭懷南尚在客棧內，房號是東七。

歐陽亮似乎對裡面之情況十分清楚，指揮手下各處把守，回頭對孟石根道：「請孟兄弟仍守在外面。」

趙春樹帶着七八個大漢，擁着歐陽亮走進客棧，掌櫃和店小二一見到他都忙不迭鞠躬，口呼二爺，歐陽亮揮揮手，道：「帶咱到東七號房。」

一位店小二戰戰兢兢地引他們到東七號房，歐陽亮點頭示意他敲門，房內傳來蕭懷南的聲音：「誰？」

「俺是店小二，請開門……小的送洗臉水來。」

房門「呀」地一聲打開，開門的正是蕭懷南，他一看勢色不對，忙將門關上，但歐陽亮快一步，一手抵住房門，另一手握緊拳頭，猛地擊出，「蓬！」木門已被拳頭擊穿一個洞。

趙春樹自旁標上前，用肩膊把門撞開，白光一閃，蕭懷南一刀砍下，猛聽「噹」地一聲响，斜刺裡伸來一把鐵扇子，把蕭懷南的刀格開。

蕭懷南罵道：「手下敗將，死要面子，又請人助拳，這次若再輸了，請勿再在江湖上混。」

歐陽亮冷冷地道：「小子，你好狂妄，有什麼本領，儘管施展，若能贏得了歐陽某手上的鐵扇子，揚州任你遨遊，前隙也一筆勾銷。」他這把鐵扇能戳、點、敲、打，打開之後，又可施割、鎖等訣，獨步武林，敗在他扇下的英雄好漢，也不知有多少。

蕭懷南刀法雖然厲害，但平日只與師父或師弟過招印證，缺乏實戰經驗，十成本領，展不出七成來，鐵扇雖然短，反而將寶刀壓住。

那邊廂之林三七因使的是長棒，在房內難以施展，因此推窗躍出去，不料雙脚剛站穩，便見孟石根橫在身前。「姓林的，咱們當眞有緣啊，今日又聚首了。」

「手下敗將，何足言勇。」林三七不欲多言，揮棒便打，孟石根不下場，叫他那些手下將林三七緊緊圍住，起初他尚能應付，後來「白沙幫」的人紛紛出來，便更加吃不消了。

林三七不但擔心自己，還擔心蕭懷南，料不到惹了一個孟石根，會接二連三帶來這許多痲煩：「刷！」他稍為分神，肩頭吃了一刀，痛得他左臂幾乎抬不起來。

孟石根得意洋洋地道：「姓林的，你若是識相的便乖乖投降吧，免得多受痛苦。」

林三七已殺紅了雙眼，喊道：「林某一條命就在此，有種的盡可取去，要我投降，萬萬不能！」他捨生忘我，狠攻幾招，把一名無賴的脚骨擊斷，乘勢再打旁邊那個。

孟石根怒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小子，給我殺了他！」那些大漢圍攻更緊，眼看林三七即將不支，忽然來了位二十七八歲之青年，大呼停手。

孟石根怒道：「什麼人敢管『白沙幫』的事，活得不耐煩麼？」

那青年長得一表人才，抽出寶劍來，闖進人叢中，道：「你們再不住手，便莫怪楊某了！」轉頭問道：「少俠與林雙木如何稱呼？」

林三七微微一怔，道：「他是家師，也是在下三叔父，閣下認識他？」

「五年前在洛陽見過，因你使之棒法與他相似，是故懷疑是他之子弟，令師近來可好？」

「家師粗安，尚未請教高姓大名？」

那漢子劍法身法均十分瀟洒，即使是敵人也覺得十分悅目。「某姓楊，草名沐陽。」他說話時，劍法絲毫不停，眨眼間，已刺倒兩名大漢。

林三七輕啊一聲，脫口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楊大俠。」

楊沐陽自洛陽水上擂台一戰之後，名震遐邇，他回去之後又苦修了二三年才再在江湖上出現，很快便搏到「小神劍」之外號，又因他長得俊，劍法身法瀟洒，後來又有個外號：「俊劍客」，反正是江湖上觸目之人物。

那孟石根聽見來者是大名鼎鼎之楊沐陽，猛吃一驚，邊呼白沙幫的人去通知歐陽亮，邊又揮棒加入戰圈。

楊沐陽冷笑一聲：「你們再不退，便得準備收屍了。」他劍法一變，招式甚是辛辣，又刺倒了兩人，其他漢子見他如此了得，不敢阻擋，讓他直衝進內，與林三七會合在一起。

孟石根急道：「快再圍上！」長棒

猛向楊沐陽戳去。楊沐陽左臂一甩，將他長棒撥開，拉着林三七的衣袖，道：「先衝出去再說。」

林三七得他相助，精神倍增，長棒全是進手招式，若遇危險，則有楊沐陽在旁掩護，是故把那些大漢打得落花流水，連孟石根也不敢攖其鋒銳。

楊沐陽帶着林三七衝出人叢，往大街那方跑去，林三七道：「楊大俠，小弟尚有一個義弟在客棧內，須回去救他。」

楊沐陽眉頭一皺，道：「他們人多，要救人恐不容易，再慢慢想辦法吧！」

「不行，小弟與他發誓共生死，豈可獨自逃生。」林三七轉身往來路跑去。

楊沐陽忙呼道：「走另外一條路，咱們由店後進去。」他幾個起落已追上林三七，帶路引他跳進客棧，林三七在前奔至東七號房，不料房內已經空空如也。

林三七猛吸一口氣，又向前門跑去，不料一出店門便見到一名白沙幫的嘍囉。「你們不必找了，那姓蕭的，已經落在敝副幫主手中，若想要人，請到敝幫總舵。」

林三七忙不迭喝道：「還不快帶路。」那嘍囉依言引路，一路上連孟石根等人之影子也不見。

楊沐陽隨口問道：「你義弟是什麼人，武功行麼？」

「他是大俠余顧南之大弟子，可惜沒有經驗，否則歐陽亮亦未必能夠制服了他。」

楊沐陽聽後大驚，脫口道：「甚麼？他是力勝鐵木上人的那個余顧南之大弟子？你怎不早說！」

林三七道：「在下一直沒有機會……」

楊沐陽在他耳邊低聲道：「林少俠，稍後到白沙幫，一切以忍爲上，瞧我眼色行事，須知咱們的目的是救人，不是去跟人家算賬的，再說白沙幫可能亦不知道他的身份。嗯，你們怎會跟白沙幫結下樑子？」

林三七當下頷首，並將如何聯手鬥孟石根，後來再遇趙春樹，而趙春樹又認識歐陽亮的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說畢已至一棟大宅之前，只見大門外矗立着一對巨大之石獅子，丈餘寬之八級石階，每級兩旁各站着一名彪形大漢，果然有點氣派。

門旁下掛着一對燈籠，上書一個白字。門匾上五個金漆大字「白沙淹東海」。三人一至，大門便霍地拉開，自內走出一位長相斯文，穿長袍之中年漢，「歡迎兩位駕臨！」

楊沐陽問道：「未知閣下如何稱呼？」

「在下盧峯，忝爲白沙幫禮堂堂主。兩位也報上名，讓盧峯好通報。」

「原來是盧堂主，失敬失敬！」楊沐陽道：「在下乃楊沐陽，這位是林三七！」

盧峯一聞楊沐陽三字，微微變色，「原來是『俊劍客』，眞是有失遠迎，請！」他在前引路，穿過大院，至聚英廳，廳上正中放着一張虎皮交椅，兩旁各置一張高背椅，前面兩排椅子，十分講究，一派豪門富戶之氣派。虎皮椅後面牆上掛着一幅白浪滔天之巨畫。前面站着四名持刀漢子。

盧峯雙掌連擊三下，兩旁即走出丫頭來。「你們快沏茶待客。」回頭又道：「兩位稍坐，待盧某進內稟告！」

言畢進內。楊沐陽鎮定如恒，接過丫頭之茶便喝，俄頃便聞暗廊上傳來一陣步履聲。

楊沐陽向林三七打了個眼色，兩人長身而立，即見盧峯引着五六名漢子出來，當中一個年紀才三十五六，身材魁梧，蓄着短髯，衣着華麗，帶着幾分霸氣，往正中虎皮椅上坐下，左首高背椅坐的是歐陽亮，右首坐的是總管內務的董浩祥。

白沙幫幫主白沙天是白沙幫第二任的幫主，創幫的是他父親白永勝。白永勝死後乃將白沙幫交給兒子，白沙天雖是子繼父業，但實際上頗有點本事，武功好，手段夠，因此勢力比其父在位時，還有所發展。

當下白沙天道：「這位便是『小神劍』楊大俠麼？幸會幸會！」

「小神劍之名，實在過譽，在下愧不敢當，白幫主英名遠播，在下早有心拜訪，惜無緣相會，今日得幫主邀請，實在三生有幸！」

白沙天哈哈笑道：「客氣客氣！白某亦早已久仰大名，說眞的，若非適才盧堂主說是楊大俠駕到，白某尚不知道哩！」

楊沐陽故意「啊」了一聲。「照此看來，白幫主不是邀請在下，莫非是沖着林少俠來的？」

「正是！」白沙天快人快語，並不作隱瞞。「不錯，令友跟敝幫有點小過節，却料不到楊大俠會把此事攬上身！」

楊沐陽打了個哈哈。「楊某只是受余大俠之恩，故此對其徒弟不得不關心一下，況適才根本不知那些人是貴幫的好漢！」

「余大俠？那一位余大俠？誰是他徒弟？」

「被貴幫歐陽副幫主擄走的蕭懷南乃大俠余顧南之大弟子，白幫主不知情麼？」

白沙天臉色微微一變，道：「楊大俠，此事可是眞的？蕭懷南確是余顧南之弟子？爲何他不說？」

林三七道：「此事豈有假，他是在下義弟，我無不知之理。余大俠名震天下，南弟被擒有辱師門聲譽，自然不願透露！」

楊沐陽忙又介紹。「這位少俠其師林雙木，與楊某亦有一定之交情。據

我所知，蕭少俠及林少俠兩位與貴幫並無眞正之過節，在下斗膽請幫主賞個薄面把人放了，料他日余大俠亦有所報！」

白沙天臉色再一變，他白沙幫主在揚州地面雖然跺跺脚，牆城也顫動，但余顧南可也得罪不起，可是却另有苦衷，未能明言。

楊沐陽見他面色陰晴不定，乃問道：「幫主認爲值得爲趙春樹而惹來麻煩？」

歐陽亮忍不住道：「楊大俠，你雖受余大俠之恩，不能不報，但咱們亦受人恩惠，不能不報，此事便請你放手如何？敝幫當略亦所報。」

「對不起，在下今日一定要問個明白，否則無以向余大俠交代！」

「閣下開口余大俠，閉口余大俠，須知咱們白沙幫並無欠余大俠之情！」一位大漢高聲道：「白沙幫並不是怕事之輩，可不吃人恫嚇！」

林三七道：「咱們不是恫嚇人，只求雙方和解，在下若有對不起敝幫之處，願意當衆賠罪道歉！」

楊沐陽江湖經驗比較豐富，見白沙天一直不作聲，乃抱拳問道：「莫非白幫主另有苦衷？」

白沙天道：「不錯，因爲咱們已將蕭少俠交給……敝幫的一位恩公，人是他要的，而咱們又不知他是余大俠之徒弟，是以無法放人！」

楊沐陽霍地站了起來，問道：「請問幫主將人交給誰？是否可與之商量一下？」

白沙天搖頭道：「他人已去遠，追不及了。」

林三七高聲道：「才有多久工夫？怎會追不及？恐怕是白幫主不肯而已……嘿嘿，說不定這只是砌詞推搪，南弟仍被你們扣押着！」

白沙天勃然變色。「白某說話向來一是一，二是二，你們若不信，大可以搜查！」楊沐陽連忙將林三七拉住。

歐陽亮道：「此乃事實，咱們犯不着得罪余顧南及林雙木兩位高人！」

楊沐陽再說：「如此副幫主可否告知，擄走蕭少俠的人是誰，走那一條路的呢？」

歐陽亮再一嘆，「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他對本幫恩同再造，且敝上又已答應他不透露一個字，你教咱們如何說話？」

林三七道：「如此說來，你們根本沒有誠意！」

楊沐陽見白沙幫之頭頭全都變色，急打圓場，「林少俠，你說話可得注意分寸，白幫主，他年紀尚輕，說話有欠得體，你大人大量，幸勿見怪！」

白沙天乾咳一聲，「白某自不會與他一般見識，楊大俠，你年少有爲，敝幫上下欽佩你的，不大乏人，今日無論如何在此喝一頓酒，來人，快請灶房準備酒菜！」

楊沐陽連忙長身，抱拳道：「白幫主好意，咱們心領了，但咱們都已用過飯了！如今心急蕭少俠之安危，不敢再逗留，下次有機再專誠來拜訪，告辭。」

「且慢。」白沙天招盧峯過來，在他耳邊交代幾句，然後又道：「楊大俠雖然有事，白某也不敢勉强，盧堂主，你代我送客，並送兩匹健馬給兩位！」

林三七正想拒絕，不料楊沐陽已欣然接受其情，盧峯送他們離開，直至石階外，忽然道：「兩位對敝幫有芥蒂麼？不過適才幫主要我透露一點口風給兩位，但請兩位保密！」

楊沐陽搶先道：「咱們絕對不會洩露出去。」

盧峯又走了幾步，方壓低聲音道：「敝幫之恩公，據知他現已居住在金國統治之地方，暫時不會回來。」稍頓又問：「蕭少俠師門情況你們知道，其身世你知道麼？」他目光落在林三七身上。

林三七澀聲道：「這個在下從未聽義弟提過，也不清楚……」

盧峯帶着深意地道：「你不知道不奇怪，但余顧南余大俠必定知道！」

楊沐陽道：「盧堂主可否再透露一點口風？」

盧峯道：「對不起，盧某說了這許多已不應該，只是敝上亦十分敬佩余大俠之爲人，是以……咳咳，兩位請恕在下不再相送了，後會有期！」

楊沐陽忙道：「多謝盧兄提點，在下更不勝感激，將來必有以回報！」當下與林三七快步走去。

走出大街，林三七問道：「楊大俠，咱們如今怎辦？」

楊沐陽沉吟道：「盧峯既然說蕭懷南被人押往北走，在下想追追看，你則去嶗山通知余顧南大俠！」他頓了一頓續道：「嗯，一個月後，咱們在濟南府歷城裡會合！」

林三七脫口道：「一個月太久了，所謂救兵如救火，且小弟脚程頗快，二十天後會合吧！」兩人聯袂北上，至第三天便分手。乃因楊沐陽須沿途打探，而林三七則心急如焚，重金買了四快馬，一路揚鞭趕往嶗山。

林三七與蕭懷南相處日子不長，但感情却頗深，曉行夜宿，忍飢抵渴，路上換了三次馬，終於來至嶗山，此刻他才鬆了一口氣，一鬆氣，便覺腰酸骨痛，眞恨不得立即倒頭大睡。而他心中也泛上一個疑團，蕭懷南不是我漢人？

林三七自言自語：「不會的，我林三七豈會爲一個外族人如此奔波？」

忽聞背後傳來一個幼嫩的聲音，「大哥，這人必是要去見心上人，才會如此！」

林三七回首一望，只見兩個十歲左右的童子，看裝束似是獵戶之兒子，乃溫聲問道：「兩位小哥請了，請問余顧南住在何處？」那兩小童乃上下望



着他，林三七忙掏出兩吊錢來：「只要你告訴我，這便給你倆買糖吃。」

那年紀稍大的，反問道：「你是甚麼人？找那一位余顧南？你認得他麼？」

「你們此處不止一位余顧南？我找的是一位被人尊稱爲大俠的余顧南，他是齊雲高的徒弟！」林三七詫異地道：「小哥，你們到底知不知道他住在何處，我有十分重要、又十分緊急的事找他。」

「咱們還有問題，你未答覆，咱誰也不會告訴你。」那兩個小孩居然能抵受得住金錢的誘惑。

林三七只好從實道：「我不認識余大俠，但我是他大弟子蕭懷南的結義哥哥，你們認識他麼？他被壞人抓去了，我來通知余大俠，着他去救懷南弟。」

那兩個小孩脫口道：「眞的？」

林三七連忙擧起手指道：「眞的，如有虛言，天誅地滅！」那兩個小孩立即表示帶他去找余顧南。

余顧南成親之後，與妻子方菱不住在崖上，而在山腰，另外結廬而居，他那幾個弟子則兩邊跑，師父的武功固然學，師祖的也學。

那兩個孩子跑慣山路，手脚俐落，行動頗快，走了頓飯工夫，便至一棟磚屋外面，只見那裡有一個孩子在打拳，一名中年漢站在旁邊呼喝提點。

孩子道：「吸，他便是余大俠了。」

中年漢子轉過頭來，只見他雙鬢已微微發白，但雙眼烱烱有神，就如一對無形之利刃般，似要看穿人家的心事般。林三七快步走前一步，曲了半膝道：「晚輩林三七拜見余大俠。」

中年漢子上前將他扶起，「免禮！少俠是誰？怎地跑來找我？」

「大俠尚不知道，晚輩與令徒蕭懷南結義爲兄弟，因痴長兩歲，承南弟稱我一聲大哥。」

「原來如此，未知少俠藝出何門？」

林三七道：「家師大俠也認識，他老人家最佩服的便是您，也常在晚輩等面前提及你。」

余顧南訝然問道：「尚未請教令師之大名。」

「家師乃中原林雙木，他老人家與你有兩面之緣。」

「啊！原來是雙木兄！」余顧南鬆了一口氣，相信林雙木之弟子品德必佳，更慶幸徒弟目光不錯：「令師近況如何，當年他發誓閉關十年，如今已過了許多年，相信武功更加爐火純青。」

「家師福體粗安，他常說他再練十年，也不如余大俠……因爲他天賦不如你，並非他練武不勤。」

「令師太過誇獎了，其實余某也很佩服令師！」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件事，忙問：「小徒既然與你結義，爲何不與你一道同來。」

「啊，小侄只顧說話，倒忘了正事，南弟被人擄走了！」當下林三七把經過一五一十地詳述。

余顧南心懸徒弟之安危，急不及待地道：「先挑重要的說，日後再說端詳！」林三七應了一聲，乃挑重要的說了一遍。

余顧南心急如焚，對蕭懷南和蕭懷雁兄弟，他另有一番感情，蓋這是紅顏知己耶律玉所托付的！猛聽蕭懷雁叫道：「師父，徒兒要去救大哥。」

余顧南喝道：「你練你的武，沒你的事，要救人也用不着你。」

屋內跑出一位中年婦人，背後尚跟隨着一位男孩，看來身子十分羸弱：「大哥，甚麼事又罵孩子。」

余顧南尚未開腔，蕭懷雁已搶着道：「師娘，我大哥被壞人擄走了，是這位大哥來報訊的！」說着向林三七一指。

林三七料她是余顧南妻子方菱，又上前行禮，方菱問道：「林少俠，南兒是被甚麼人擄走的？」

林三七道：「嬸嬸別稱晚輩少俠，小侄已與南弟結義，他是……」

余顧南截口道：「菱妹，你不必多問，三七侄便由你先照顧一下，待爲夫去通知師父一聲。」回頭又對林三七道：「三七侄，你且在此歇息一下，余某去去即回！」言畢施展輕功向山上馳去，疾如星火閃耀，只看得林三七目呆口瞪，暗嘆余大俠名不虛傳。

方菱含笑道：「林少俠，且到屋內坐談！吸，這是犬子余固北！北兒，快叫林大哥！」她拉着兒子先進屋，林三七尾隨而入，見余固北脚步虛浮，甚是奇怪。

當下分賓主坐下，林三七再將情況說了一遍，方菱這才恍然：「原來你是林雙木的侄兒，難怪眉宇間有點相像。你既然與南兒結義，我便托大也稱你一聲侄兒……嗯，你可曾與楊少俠商量過，是誰擄走南兒的？」

林三七道：「侄兒與沐陽兄均猜測出來，可惜盧峯不肯明言。」

「那姓盧的當眞該死，說了不就等於沒說。」

「那也未見得，他說了總比不說好。」

方菱冷笑一聲：「就比不說好？哼，你道他安着好心？他們白沙幫只是怕我夫婦去找他們算賬。」

林三七忖道：「南弟師娘十分厲害！」嘴上却道：「也許叔叔和嬸嬸去白沙幫，他們會供出一切。」

方菱沉吟道：「那又未必，他們若肯供出一切，早會由盧峯透露了！這宗事是有點棘手。」

「不管如何，小侄陪叔叔跑一趟白沙幫，若他們不肯說出眞相，便教叔叔擒了白沙天，着白沙幫拿南弟來交換。」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程、阮、荊、王四人面對厲山君和晏長江率領手下截擊，程明山用「天地一劍」截斷厲山君的蒼鬚，跟着張老實將厲山君誘走，程明山轉戰晏長江，破了他的雙環，不幸中了毒粉昏迷，此時荊雲台等已到，先將程明山救醒，由臥底的徐純客帶衆人轉入敞軒，分散人手找尋「冬眠」解藥，結果一無所得，此時從假山山腹，以壽通大師爲首由杜管事領着八個少林僧侶、丐幫弟子各背負一個人出來……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用試毒丹查病因　服冬眠散失神智

徐子桐看了地上諸人一眼說道：「眞會是慧通大師、天鳴道長，這些人昏睡不醒，那該怎麼辦呢？」

荊雲台望望張老實，說道：「老人家，你看怎麼辦？」

張老實睜着一雙小眼睛，一霎不霎看看慧通大師等人，然後人又俯下身去，伸手摸索了一陣，才直起腰，搔搔頭皮，說道：「奇怪，這些人甚麼也沒有，只是睡熟了。」

「是的。」荊雲台道：「雙環鏢局把這些人的沉睡不醒，謂之爲冬眠。」

「冬眠，嘻嘻……」張老實縮着頭說道：「他們又不是蛇蟲，還會甚麼冬眠？」

荊雲台道：「這冬眠只是他們的名稱而已，他們給慧通大師等人服下了一種叫做『冬眠散』的藥物，可以使這些人昏睡不醒。」

「這個小老兒就沒轍了！」張老實摸摸鼻子，沉吟道：「是不是找個大夫來診診？哦，對！這事兒可叫小徐去跑一趟……」

荊雲台道：「前輩是說……」

張老實咄了一聲，小眼珠骨碌一轉，落到徐子桐的身上說道：「他祖父掌理六合門時，小老兒去過六合，因爲他年紀比小老兒大，小老兒就叫他老徐，老徐的兒子，年紀比小老兒小上十來歲，小老兒那時只好叫他小徐，後來小徐的兒子大了，小徐自然升格，變了中徐，你說小徐是誰？自然是中徐的兒子了，人家現在是一門的掌門人了，那裏還想得起我這賣梨膏糖的糟老頭來？」

徐子桐聽得大吃一驚，急忙趨前兩步，躬下身去，恭敬的道：「再晚不知老前輩和先祖、先父有兩代交誼，還請老前輩多多見諒。」

「嘻嘻！」張老實笑了笑道：「小老兒只是說說罷了，這也認不得眞，不過這件事倒確實非你小徐親自去一趟不可。」

徐子桐道：「老人家吩咐，再晚自當遵命。」

「不是小老兒吩咐的。」張老實搖着手道：「是小老兒想起來的，小老兒想得起來，你也應該想得起來才是。」

徐子桐道：「再晚不知老前輩想起甚麼來了？還請老前輩明示。」

「咄！」張老實道：「你難道忘了蘇州有你一位父執世交麼？」

徐子桐哦道：「老人家說的是姑蘇薛神醫？」

「不是他還有誰？」張老實聳聳肩，笑道：「這些人服了甚麼『冬眠散』，沒有解藥，普天之下，大概只有薛神醫可以治得，只是他七十歲以後就不再出診，尤其是遠路，非你去求他，是不會來的。」

徐子桐道：「老前輩說得是，那麼再晚這就動身。」

徐純客道：「大師兄，小弟和你同去。」

徐子桐自然懂得他的意思，雙環鏢局初破，但晏長江決不會是主腦人物，敵暗我明，徐純客是怕有人中途攔截。

簡叔平接口道：「徐兄，咱們丐幫和薛神醫也尚有一點淵源，佟長老你也和徐掌門人二位同去一趟，這不是一門一派之事，而是爲了整個武林，薛神醫自然會來，但路上多一個人保護，總是多一份安全。」

佟如海拱拱手道：「屬下遵命。」

徐子桐哦了一聲，問道：「這裏有這許多人昏睡不醒，是不是要把他們搬到較安全的地方去呢？」

「不用，不用。」張老實道：「這許多人也沒地方可搬，這裏是雙環鏢局，地方還寬敞，就暫時在這裏住下來就好了。」

徐子桐道：「既是如此，咱們就快些走吧！」

當下就和徐純客、佟如海匆匆別過衆人走了。

荊雲台朝簡叔平道：「簡幫主，咱們既然準備在這裏落脚，該把這些昏睡的人，如何安置，就該研究研究了。」

「不忙！」張老實道：「這時天還沒亮，等天亮了，大夥先仔細搜上一搜，再商量如何安置也不遲，現在，大家一晚沒睡，不妨就坐息一會。」

壽通大師道：「張老施主說得是，各位施主已經辛苦了一晚，就請坐下來歇息吧！」

阮清音道：「項副總鏢頭，你現在是眞心棄邪歸正了？」

項崑道：「在下身爲雙環鏢局副總鏢頭，却不知道晏長江竟然冒如此大不韙，劫持少林、八卦、形意各大門派掌門人，今晚幸蒙諸位大俠見諒，在下雖是粗人，也知邪正之分，自然眞心歸附，追隨各位大俠，不敢有二。」

阮清音道：「那好，雙環鏢局還有十幾位鏢師，暫時由你負責，願意走的，發給盤川，讓他們走，只是不准對外吐露今晚之事，沒地方去的，就讓他們留下來，等我們走後，這雙環鏢局就由你和他們維持下去好了。」

項崑拱拱手道：「多謝諸位大俠，在下自當遵辦。」

大家就在敞軒中坐着閉目調息。

張老實朝荊雲台悄悄說了聲：「小老兒可要走了，再不走，梨膏糖就賣不成了。」

荊雲台忙道：「前輩……」

「噓！」張老實輕聲道：「小老兒待會自會來的。」

說完，聳着肩走了。

不多一會，天色已經亮了。

項崑也分別問了十幾名鏢師，只有三個人願意離去，留下來的一共有十二個人。

簡叔平眼看天色大亮，就要擒龍丐齊大椿和項崑、杜管事一同去搜索整個鏢局，清點人數。

荊雲台道：「程賢侄，你也去一趟吧！」

荊一鳳道：「女兒也去。」

阮清音、荊一鳳、齊大椿，項崑、杜管事五人仔細勘察了前面兩進房屋(雙環鏢局第三進只是厨房和雜工睡的卧室)，然後又回轉後園敞軒，把勘察的情形向大家作了詳細的報告。

經大家商量的結果，決定由副總鏢頭項崑代理總鏢頭，由管事杜長春爲輔，和十二名願意留下的鏢頭暫時維持鏢局，照常開門，但不再接受保鏢的業務，免得啓外界的疑心，這些人都住在第一進。

第二進中間大廳作爲大家聚集之所，左右兩廂，安置「冬眠」的慧通大師等人，由大家日夜分兩班輪值保護。不輪值的人全部住在樓上，因爲住在樓上的人雖非輪值，也一樣可以防範夜行人潛入。

後園則由丐幫調派人手守護，住進幾處房舍，嚴防敵人潛入。分配好了房舍，大家就把「冬眠」的人移入了中院(第二進)。眼看諸事都已安頓下來，大家就在中院的大廳上圍坐休息。

荊雲台攢着眉道：「雙環鏢局已破，這消息很快便會傳到九里堡去，菩薩在名義上是盟主，我們該不該去通知他們呢？」

「荊施主說得極是。」壽通大師道：「這是一件大事，照說自該通知盟主的了。」

「不！」簡叔平道：「照各種迹象顯示，菩薩既非眞人，他只是郝元和勞乃通勾結下的傀儡，通知了他們，萬一他們將計就計，要郝元前來給『冬眠』的人診脈，甚至又像萬盟主一樣，暗使手脚，又該怎麼辦？因此兄弟認爲咱們不如裝作糊塗，不去通知盟主，若是他們聞風趕來，咱們也不提慧通大師等人『冬眠』之事。」

荊雲台道：「但咱們這些人都在這裏，又作何解說呢？」

簡叔平笑道：「咱們一個也不和他們見面，不就得了？」

項崑道：「這個容易，在下只說晏長江有事出去了。」

程明山道：「這話只怕騙不過勞乃通。」

「當然騙不過。」簡叔平笑道：「只是大家心照不宣，他也未必敢點破了。」

荊雲台點頭道：「這話不錯，他點破了，就下不了台。」

程明山道：「還有一點，晚輩差點忘了，昨晚晚輩在晏長江書房窗外，看到晏長江、厲山君、勞乃通三人正在低聲密談，只是晚輩相距太遠，聽不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他把昨晚看到的情形，詳細述說了一遍。

壽通大師聽得一怔道：「厲山君、勞乃通會對晏長江如此恭順？這不可

能。」

「問題也就在於此。」荊雲台道：「可惜程賢侄沒聽到他們談話內容，否則至少也可聽出一些他們陰謀活動的大概情形來了。」

壽通大師目光一抬，問道：「荊施主、簡幫主，可知晏長江的來歷麼？」

荊雲台道：「這個在下倒沒聽人說過。」

簡叔平也道：「兄弟也沒聽人說過，唉，想不到一個雙環鏢局的總鏢頭竟敢與各大門派爲敵。」一面回頭朝項崑問道：「項兄呢，你可知晏長江的出身來歷麼？」

項崑道：「在下也不清楚，在下是三年前應聘來的，介紹兄弟到雙環鏢局來的，是徽幫的曹鳳台，他和晏長江是莫逆之交。」

「唔！」荊雲台點頭道：「曹鳳台可能也是他們的同黨。」

簡叔平一拍巴掌道：「不錯，推舉菩薩當盟主，他表現得很賣力。」

齊大椿道：「如果厲山君、勞乃通都是晏長江的屬下，曹鳳台只怕也是他的屬下了。」

壽通大師道：「以老衲看，晏長江也並非主腦人物，他只是此一陰謀的主腦人物的手下，派在這裏執行任務的人，像厲山君、勞乃通、曹鳳台，都是配合此一陰謀，輔佐晏長江的人。」

荊雲台道：「大師此一推斷頗近情理，只是這主腦人物會是誰呢？」

荊一鳳道：「會不會是郝元？」

「不可能的。」荊雲台道：「郝元的武功和厲山君只在伯仲之間，最多也和厲山君一樣，只是他們輔佐人物而已。」

荊一鳳道：「晏長江的武功也不高呀！」

荊雲台道：「晏長江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只此一點，他就夠資格了。」

簡叔平點點頭，他完全同意荊雲台的看法，一個人在江湖上混了這許多年，而且成了名，在這以前，居然沒有人懷疑過他，也沒有人看得出他，更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這人才是眞正可怕的人。

他若是沒有這些條件，他就不能取信於陰謀主使人，那就當不上雙環鏢局的總鏢頭了。

荊一鳳道：「那麼主腦人會是怎麼樣的人呢？」

阮清音笑道：「現在也快知道了。」

荊一鳳道：「阮姐姐知道麼？」

「我怎麼會知道？」阮清音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我們慢慢的查下去，抽絲剝繭，他總會有一天無所遁形的。」

這一天很快過去，九里堡沒有人來。

晚上大家更加緊防範，但這一晚也平靜的過去。第二天傍晚，三匹快馬，簇擁着一輛雙轡馬車，飛一般馳到了雙環鏢局門口。

三匹馬上，是徐子桐、徐蒓客和伏虎丐佟如海，那就不用說了，馬車上當然是他們從姑蘇接來的薛神醫薛子陵了。

他們很快趕回來，就證明路上沒人攔截。

現在鏢局大門敞開了，馬車一直馳進了大院子才停住，接着從馬車上被扶下來的，是一個身穿古銅長袍，黑緞馬褂，臉色清癯白淨，頷下留着花白長鬚，年約七十多歲的老者，他正是九代祖傳的薛神醫。

他已經被長途絕塵飛馳的馬車顚簸得抖散了一身骨頭，雙脚軟綿綿的，還是徐蒓客、佟如海兩人扶持着下車的。

薛子陵喘着氣息道：「徐大俠，這趟在路上兄弟……兄弟這條老命已經丟了一半了。」

徐子桐抱着拳，陪笑道：「薛老哥，眞是對不起，救人如救火，委屈了老哥，兄弟萬分抱歉。」

薛子陵問道：「這是甚麼地方，病人到底是誰？」

徐子桐道：「老哥馬上就知道了，先到裏面休息。」

從裏面迎出來的程明山，抱着拳道：「徐掌門人，請薛大夫到中院坐。」

薛子陵由徐蒓客和佟大海扶着，自己就一點也不用用力，脚不點地的被送進了中院大廳。

廳上早已給他準備了一張錦披太師椅，兩人扶着薛子陵在太師椅上坐下。

椅旁一張茶几上，也早已準備好了面盆，荊一鳳絞了一把熱面巾，送到他面前，說道：「薛神醫請揩把臉。」

阮清音捧了一盞茶送到几上，說道：「薛神醫請用茶。」

薛子陵接過熱面巾，過了半晌，才輕輕揩了把臉。這把熱面巾，總算使他從恍恍惚惚中，精神清爽了許多，口中長長吁了口氣，才把面巾放回面盆，目光一轉，首先看到的是簡叔平，忍不住「哦」了一聲，站起身道：「簡幫主也在這裏。」

簡叔平連忙拱手道：「薛老哥辛苦了，能把你老哥請來，兄弟眞是感激不盡。」

壽通大師合什一禮道：「老施主惠臨，貧僧無任感紉。」

薛子陵道：「這位大師……」

徐子桐道：「這是少林羅漢堂住持壽通大師。」

「啊！啊！」薛子陵連忙拱手道：「兄弟久仰……」

徐子桐接着一指荊雲台道：「這是荊雲台荊兄，薛老哥一定聽說過淮南大俠吧……」

薛子陵又是一怔，沒待他說完，

連連拱手道：「久仰久仰，今天眞是幸會……」他目光轉動，驚異的道：「諸位都是武林中盛名久著的大俠、高人，聚集一堂，諒非偶然，想來病人也絕非尋常人物了？」

荊雲台道：「薛神醫請坐，先請喝一口茶，潤潤喉嚨，病人不止一個，全仗神醫妙手回春了。」

薛子陵道：「荊大俠好說，大家請坐。」他確實感到困乏，回身坐下，端起茶盞，喝了一口，竟是上好的長白老山人參濃湯，他是神醫，自然一口就嚐出來了，一面忙道：「諸位大俠太客氣了。」

簡叔平道：「薛老哥遠道跋涉，車行顚簸，這是應該的。」

薛子陵又喝了一口，老山人參果然功效卓著，精神恢復得很快，放下茶盞，一面問道：「聽荊大俠口氣，病人不止一個，莫非是負了傷麼？」

有這許多武林人物在場，病人又不止一個，自然是負了重傷無疑。

「那倒不是，」壽通大師合什道：「若非病情嚴重，貧僧等人也不敢勞動老施主了。」

薛子陵目光炯炯說道：「願聞其詳。」

徐子桐道：「薛老哥可曾聽說過『冬眠』這種病症？」

「冬眠？」薛子陵茫然道：「這是甚麼病症？醫經所未載，兄弟是第一次聽到。」

徐子桐道：「這裏有十幾個人，一直昏睡不醒，已有數日之久。」

「有這種事？」薛子陵睜大雙目，用手搔搔頭皮說道：「這莫非誤服了甚麼藥物所致？」

他果然不愧神醫，還沒看到病人，就已推斷出病情來了。

徐子桐道：「這個目前誰都無法知道，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有仰仗薛老哥大力救治了。」

「好說，好說。」薛子陵連連點頭道：「兄弟自會盡力而爲。」他目光抬處，望望衆人，說道：「現在可以去看看病人了。」

簡叔平道：「薛老哥遠來，不如再稍事休息，等用過晚餐再去看不遲。」

「不，不，簡幫主不用客氣。」薛子陵連連搖手，含笑道：「兄弟喝了這碗參湯，精神已經好得多了，不如先診過幾位病人再用飯，這樣大家也可以安心了。」

他說的自然有理，大家正因病情不明，人心惶惶，當然希望他及早診治，才會心安，他是大夫，從幾百里外趕來，爲的就是看病，等病看完了，再吃飯，自然也可以安心吃喝了。

壽通大師合掌道：「老施主既然這麼說了，咱們恭敬不如從命，那就請老施主先診治也好。」

他心急掌門方丈安危，自然希望薛子陵早些診治了。

簡叔平點頭道：「大師說得是。」一面朝薛子陵抬抬手道：「薛老哥，那就請到東廂去吧！」

東廂房子一共放着五張木榻，躺着五個人，那是少林方丈慧通大師、白鶴觀天鳴道長、九宮山竹逸先生、八卦門掌門人封自清和形意門掌門人祝南山。

簡叔平、壽通大師二人走在前面引路，把薛子陵讓進東廂。徐子桐、荊雲台也跟着走入。

薛子陵看到第一張木榻上躺着的是一個黃衣老僧，他雖未見過少林方丈，但看到那黃衣老僧慈眉善目，寶相莊嚴，就會使人感覺他決非尋常僧人，不覺回頭問道：「這位大師是甚麼人？」

壽通大師雙手合什，恭敬的道：「不瞞老施主說，他是敝寺方丈。」

薛子陵聽得瞿然一驚道：「會是少林方丈？」

他目光一掠其餘幾人，問道：「那麼這幾位呢？」

壽通大師道：「這位是白鶴觀天鳴道長、這位是九宮竹逸先生、這位是八卦門封道長、這位是形意門祝老施主。」

薛子陵越聽越奇，吃驚的道：「這幾位都是一派掌門，怎麼會同時昏睡不醒？難怪諸位大俠要兄弟急着兼程趕來了。」

隨着話聲，已經走到慧通大師榻前，回身從桌上取過燭台，湊着慧通大師仔細察看了臉上各部位的氣色，然後又伸手翻起眼睛，看了一眼，才放回燭台。

徐子桐急忙端過一張木椅，放到木榻前。

薛子陵道：「多謝徐大俠。」

徐子桐道：「薛老哥不用客氣，請坐。」

「兄弟那就不客氣了。」

薛子陵慢慢在椅子上坐下，左手捲起右手衣袖，才緩緩伸出手來，三個指頭搭在慧通大師左腕之上，又緩緩閉上眼睛，一聲不作，切起脈來。

他身後站着壽通大師、簡叔平、荊雲台、徐子桐，大家也都屏息凝神，看着薛子陵把脈，誰也沒有說話。

這樣足足過了盞茶工夫，薛子陵才抬起頭來。

徐子桐不待他說話，就雙手扶着慧通大師轉了個身，薛子陵又伸手握住了慧通大師右手，切了一會脈，才抬頭道：「徐大俠，你能不能把方丈大師牙關撥開來，兄弟要看看他的舌苔。」

徐子桐道：「好。」他依言用手指撥開了慧通大師的牙關。

薛子陵又取過燭台，照着看了舌苔，又把燭台放回桌上。

壽通大師忍不住問道：「老施主切了敝寺方丈的脈，不知如何？」

薛子陵雙目微闔，思索了半晌，才道：「兄弟也說不出來，方丈大師六

脈調和，只是脈象稍滯，那是昏睡已有多日，才會如此。」

徐子桐問道：「薛老哥是否覺得方丈大師脈象之中，有無中毒之徵？」

「中毒？」薛子陵微微搖頭道：「似乎不像。」

連薛子陵都切不出來，豈非羣醫束手了？大家不由得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荆雲台道：「薛神醫是說……」

薛子陵微微一笑道：「這『冬眠』二字，既不見於經集，很可能是一種慢性中毒，人身一小周天，脈象隨時辰循環，稍有不同，目前兄弟還搭不出中毒脈象，可能隱伏不顯，但此時切不出來，就不能斷言沒有中毒，也許過一兩個時辰，到了午夜，脈象就會顯露出來，兄弟既然來了，總要診查出一個所以然來，等摸清了病情，才能處方。」

他這一解說，大家才算安下心來。

荆雲台道：「薛神醫說得極是。」

「那裏，那裏！」薛子陵舉步走到天鳴道長榻前，也先看了天鳴道長的臉色，再切脈，再看舌苔，他一個個依次切完了五人的脈，已足足耗去了半個多時辰，才徐吁了口氣，點頭笑道：「這五位脈象差不多，那是同時中了『冬眠』之毒，只是此時毒徵並不顯著，以兄弟推想，到了子時，可能會和現在不同，因此只好等到子時再診了。」

壽通大師合什道：「一切全仗老施主妙手回春了。」

簡叔平道：「薛老哥請到外面坐吧！」

於是大家又陪同薛子陵回到廳上落座。

大廳上早已擺好酒筵，只待薛子陵看過病人，就可入席。

現在薛子陵出來了。齊大椿悄悄走近幫主身邊，問道：「幫主，可以開席了麼？」

簡叔平點點頭，一面朝薛子陵抬手道：「薛老哥，請上座吧。」

大家自有一番謙讓，各自入席，由丐幫弟子輪流送上酒菜。

徐子桐在席間又給薛子陵介紹了丐幫長老擒龍丐齊大椿，和程明山、阮清音、荆一鳳、王維能等人。

薛子陵連說：「幸會。」

席間只有壽通大師一人茹素，以茶代酒。

大家因薛子陵晚間還要替「冬眠」的衆人切脈，自然不敢向他敬太多的酒。

直到酒過三巡，薛子陵才攢着眉，朝簡叔平問道：「簡幫主，兄弟想請教一件事，不知該不該問？」

簡叔平道：「薛老哥言重，你老哥有甚麼話，只管請問。」

薛子陵一手摸着花白長髯，說道：「兄弟想瞭解一下，少林方丈大師等人，如何會有『冬眠』這種症候？起於何時，簡幫主可否賜告？」

四診之中，望聞問切，問是佔了第三位，瞭解病情，這自然是十分需要之事。

簡叔平輕咳一聲，說道：「此事說來慚愧，直到此時為止，大家還說不出出事的原因來，大概是這樣，月前九里堡戚莊主壽誕，各大門派掌門人均來徐州祝壽，這幾位掌門人很可能在歸途中，被人暗施手腳，致為賊人所乘，這『冬眠』的確切日期就無人能說得出來了。」

「會有這等事？」薛子陵沉吟了一下，又問道：「那麼諸位是何時，何處發現的呢？」

簡叔平道：「那是兩天前的晚上，是程老弟和荆姑娘在地窖中發現的，這幾位掌門人和八位少林弟子已在『冬眠』之中，沉睡不醒。」

「地窖？那是甚麼地方的地窖之中？」薛子陵似乎頗為注意，接着問道：「簡幫主可否說得詳細一點，因為地窖必然是在地底，如果在地窖之中臥久了，體內就會被陰濕所襲，尤其是昏睡不醒之人。」

簡叔平含笑道：「地窖就在這雙環鏢局花園假山之下。」

「雙環鏢局假山之下，這眞是不可思議。」薛子陵一面點着頭道：「果然是在重泉之下，難怪幾個體內有陰寒偏重之象。」

簡叔平望望程明山，含笑道：「程老弟，此事經過，還是你來說吧。」

程明山答應一聲，他刪繁就簡，只說自己和荆一鳳在假山中發現地窖，進去之後，才知下面佔地頗廣，還有人守護。

「慢點！」薛子陵問道：「程少兄可知那守護之人是誰麼？」

程明山道：「他是雙環鏢局的副總鏢頭項崑。」

薛子陵道：「他也不知道『冬眠散』是甚麼藥麼？」

程明山道：「他既不知道這些人的身份，也不知道給他們服了甚麼藥，只知這些人是在『冬眠』之中。」

薛子陵又道：「那麼是甚麼人下的藥呢？」

程明山道：「是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

薛子陵道：「雙環鏢局生意做得很大，眞想不到晏長江總鏢頭竟會做出這種事來，唔，這『冬眠』的藥物，既是晏長江所下，諸位只要逮住晏長江，就不難問得出來，兄弟只要知道他下的是甚麼藥，就不難對症下藥，一帖可癒了。」

程明山道：「晏長江是逮住了，只是他服毒自戕了。」

「可惜！」薛子陵一拍巴掌，輕輕嘆息一聲道：「這就死無對證，兄弟只有憑諸位掌門人的脈象，暗中摸索了。」

荆雲台道：「薛神醫要等子時才可以診出脈象來麼？」

「這還很難說。」薛子陵沉吟道：「因為一天十二個時辰，血氣所注部位不同，如果要找出病因來，只有每隔一個時辰，切脈一次，有一天時間，大概可以查出眉目來了。」說到這裏，口氣微頓，接着道：「不過方才聽程少兄所說，那已可確定是晏長江在他們身上下了某種令人昏睡之藥，就沒有疑義了，令人昏睡之藥，有很多種，有的毒性較高，但據兄弟切過脈象推斷，倒不像是烈性毒藥，那就更麻煩，因為有幾種藥，只有輕微毒性，單靠脈象就無法加以判斷……」

他探手入懷，緩緩摸出一個青瓷小藥瓶來，續道：「這是兄弟祖傳的『試毒丹』，唔，現在是戌時稍偏，再過半個時辰，餵他們每人一顆，再過半個時辰，再餵兩顆，等到子時，能吐出來的東西，稍加藥粉，就可辨出究是服了何種藥物了，設若沒有嘔吐，那也沒關係，從他們脈象中，也可以診查得出來了。」

薛子陵把藥瓶遞給了坐在左首的簡叔平，一面叮嚀道：「時刻必須極準，不可過早，也不可太晚，必須間隔半個時辰才能餵藥，第一次一顆，第二次兩顆。」

簡叔平接過藥瓶。

阮清音道：「簡幫主，今晚是我值班，你交給我好了。」

簡叔平點點頭，就把藥瓶遞了過去。

這一頓酒飯，大家匆匆吃畢。

薛子陵回頭朝徐子桐道：「徐大俠，今晚最好在東廂給兄弟備個床鋪，兄弟每隔一個時辰，要給幾位掌門人切脈一次。」

徐子桐道：「本來給薛老哥在樓上準備了房間，這樣不是太委屈了麼？」

薛子陵笑道：「諸位大俠不用客氣，兄弟每隔一個時辰就得診脈一次，上下樓梯，實有不便，還是隨便搭個舖，能躺下休息就行了。」

大家覺得他說的也是實情，薛子陵是上了年紀的人，住在樓上，上下樓梯，實在是不方便。

簡叔平點頭道：「那就給薛老哥在東廂準備一張床好了。」

薛子陵笑道：「大家都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本來就毋須客氣，還有諸位大概也辛苦了兩天了，兄弟用不着大家當客人一樣的陪着，夜晚要休息的人只管去休息，這裏自然也需要人值夜，就由值夜的人陪兄弟聊聊，兄弟只要有一盞濃茶就可以了。」

徐子桐道：「薛老哥說得是，待會大家不用客氣，只管去睡，由兄弟陪薛老哥喝茶下棋就好了。」

「對，對，」薛子陵大笑道：「兄弟一生別無嗜好，有之，那就是下棋，兄弟可以通宵不睡。」

今晚是由擒龍丐齊大椿率丐幫弟子守後園，四名少林弟子和四名丐幫弟子守中院。

在中院當值的是阮清音和王維能。

在前院當值的則是徐純客和杜管事，還有八名鏢師。

其餘的人，雖然沒有輪到值夜，但都住在中院樓上，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立時可以接應得上，和值夜也並無多大的區別。

這樣的防守，可說已是固若金湯，武功再高的人也休想闖得進來，何況徐子桐又自告奮勇，「他不是值班的人」要和薛神醫品茗下棋。

時間漸漸過去，現在戌時已將過半，中院大廳燈火通明，棋子丁丁，薛神醫和徐子桐早就殺了起來。

先前大家還圍着觀戰，要叫在旁觀戰的人不開口，那可比甚麼也難過。

所以就有人想了「棋旁不語眞君子，落子無悔大丈夫」這兩句轍兒，可見自古以來做眞君子的人畢竟太少了。

大家一面旁觀，一面難免要提醒一兩句。

薛神醫一生好下棋，但棋藝可並不十分高明，這一來就急得他搔頭挖耳，朝衆人連連拱手，說道：「諸位老哥，時間不早了，大家還是請早些去休息吧，你們再不去休息，兄弟可要全軍盡墨了，這比殺了兄弟還要難過，老哥們何必要兄弟這麼難過呢？」

簡叔平大笑道：「好，好，薛老哥說急話了，大家還是請去休息吧，別再打擾他們了。」

「阿彌陀佛。」

薛子陵道：「簡幫主，你這句話，眞是救命王菩薩。」

大家看他這麼說了，也就笑着各自回到樓上去了。

荆一鳳因阮清音值班，所以也留了下來，幫同阮清音、王維能，遵照薛神醫之囑，給東廂的人每人餵了一粒藥丸。

因為這藥丸只是試探性質，服了藥丸，就可以從脈象之中查得出甚麼經絡中毒，但並非解藥，因此只餵東廂「冬眠」的人，西廂只是八名少林弟子，就不用餵了，等查出來了，再行配製解藥就好。

三人餵藥之後，就不再離開，這是薛神醫關照過的，服藥之後，各人反應不同，有的人可能會吐，所以值夜的人必須守在東廂。

但服藥之後，這些「冬眠」的人，却並沒發生嘔吐現象，依然平靜的躺臥如故。

王維能因東廂有荆一鳳和阮清音作伴，他就悄悄走出大廳，站在邊上看兩人下棋，他終究比兩人晚了一輩，自然不敢多嘴。

薛子陵輸了棋，就取出旱煙管，不住的吸着煙，口中噴出一縷縷的白煙，一面吸煙，一面還喝着茶。

時間接近亥時，阮清音、荆一鳳又準時給「冬眠」的人餵了兩顆藥丸。

一盤棋下來，薛神醫輸了三十九子，他喝了口茶，說道：「這盤不算，方才人多口雜，不能算兄弟輸，重來，重來。」

徐子桐笑道：「薛老哥該休息一下了。」

「不妨，不妨。」

薛子陵又裝了一筒煙，連連搖手道：「兄弟說過，有棋下，可以通宵不睡。」

徐子桐道：「老哥要不要去診脈了？」

「早得很。」薛子陵摸着鬍子，笑道：「診脈須待子時，至少還有半個時辰。」一面回頭朝王維能問道：「方丈大師等人方才服藥之後，可有嘔吐？」

王維能道：「沒有，現在第二次藥丸，都已餵過了。」

「好，好！」薛子陵朝徐子桐招呼道：「大概咱們下到半盤，就差不多了。」

於是他們第二盤棋就開始了；但薛神醫的棋，實在不高明，沒有多久，又有十幾顆子被徐子桐圍住。

薛神醫一急，又在拚命的吸煙、噴煙、喝茶，忙個不停。

時間漸漸接近子時，薛神醫已經輸了左角一大片，他又裝了筒煙，只吸了兩口，就站起身道：「是時候了，咱該進去切脈了，這裏別動，等診完了脈，再來下。」

徐子桐跟着站起，陪同薛神醫朝東廂走去，王維能跟在兩人身後而入。

阮清音、荆一鳳趕緊站起來。

薛子陵朝兩人點點頭道：「兩位姑娘辛苦了。」

阮清音道：「薛神醫好說，你老遠來，才辛苦呢！」

荆一鳳道：「薛老現在就要診脈了麼？」

薛子陵含笑道：「現在已經交進子時了，人生爲一小周天，子時就是一元復始之象……」

他一手提着煙管，緩步走近慧通大師榻前，荆一鳳早已端了一張椅子，放到榻前。

薛子陵也不客氣，坐下之後，就一手搭上慧通大師脈腕，一面吸着旱煙，一聲不作。過了一會，仰首噴出一大口白煙，口中說了聲：「奇怪……」

徐子桐急忙問道：「薛老哥，慧通大師的脈象如何了？」

薛子陵只說了「奇怪」二字，就沒有再作聲，口中不住的吸煙，噴煙。

整個東廂瀰漫着嗆喉的煙霧。

徐子桐看他沒有開口，就不敢多問，阮清音、荆一鳳兩位姑娘家更是被煙霧嗆得幾乎要咳嗆出聲，只好取出一方手帕，抿着鼻子。

阮清音忽然感覺不對，口中「咦」了一聲，一手拉住荆一鳳的手，正待往外面掠去，但雙脚還未點起，兩個人同時摔倒下去。

徐子桐吃了一驚，急忙回頭問道：「二位姑娘……」

薛子陵噴出一口濃煙，笑道：「沒甚麼，她們大概是打盹不留神，才跌下去的。」

徐子桐一呆，張了張口沒有出聲，就和王維能一同歪身摔倒。

薛子陵回頭望了四人一眼，嘴角間綻了森冷的笑容。

* * *

這一晚，在平靜中過去。

翌晨，天色剛剛黎明，丐幫弟子該換班了，他們忽然發現守護後園東北首的十二個同門，全都着了人家的道，一個個昏倒在地，連擒龍丐齊大椿也倚着一棵大樹下打盹，呼之不醒。

丐幫弟子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報告了丐幫簡幫主和伏虎丐佟如海，趕到現場，才發現齊大椿中了人家迷香，急忙用冷水潑臉。

齊大椿瞿然驚醒，一眼看到幫主和佟如海站在自己面前，不由吃驚的道：「幫主，佟兄，兄弟怎麼了？」

簡叔平道：「齊長老是中了賊人迷香，佟長老，咱們趕快去查查，昨晚可曾出事？」

佟如海急步往中院而去。

齊大椿霍地站起，一拍腦袋，說道：「是了，昨晚子時方過，兄弟巡查崗位，剛到這裏，就聞到一股花香，大概就這樣中了賊人狡計，這批賊黨果然可惡。」

丐幫弟子也在此時，把昏迷的人一一救醒，大家也異口同聲說是聞到一股花香，就失去了知覺……

就在此時，只見一名丐幫弟子飛也似的奔了過來，朝幫主躬身一禮喘着氣道：「啓稟幫主，中院昨晚也出了事了，請幫主快去。」(後園由丐幫負責，除了當值的人，不當值的人也都住在後園)

簡叔平問道：「中院出了甚麼事？」

那弟子道：「弟子也沒聽清楚，是佟長老要弟子趕快來請幫主的……」

簡叔平回頭道：「齊長老，咱們快走。」

兩人匆匆趕到中院，大家都已齊集在大廳上，簡叔平目光一掠，問道：「諸位老哥，這裏出了甚麼事？」

荆雲台臉色凝重道：「薛神醫和慧通大師等人都不見了。」

「荆老哥，你說甚麼？」

簡叔平聽得身軀陡然一震，說道：「薛神醫和慧通大師等人都不見了，他們會到那裏去了呢？」

徐子桐道：「說來慚愧，兄弟和王兄(王維能)以及二位姑娘，全都着了人家的道，還是佟長老來了，把兄弟救醒的。」

簡叔平回頭朝佟如海問道：「佟長老，你進來的時候，是如何一個情形？」

佟如海道：「屬下來時，發現三位少林師父和四名幫中弟子都在階前坐着打盹，心知不妙，急急奔入大廳，不見有人，再進入東廂，才看到徐掌門人、王兄和二位姑娘全着了人家的道，不但薛神醫不見了，連躺臥在榻上的慧通大師等五人，全已不見蹤影。」

簡叔平雙眉緊攏，又朝徐子桐問道：「徐兄昨晚和薛神醫下棋，那是甚麼時候出的事呢？」

徐子桐歎了口氣道：「咱們這回眞是栽到家了，可能咱們千里迢迢接來的薛神醫，根本就是賊人假冒的。」

簡叔平一怔道：「何以見得？」

徐子桐道：「昨晚咱們就是着了薛神醫的道。」

阮清音接口道：「是啊，他吸的旱煙之中，就有問題，昨晚我發覺他噴出來的煙氣不但嗆喉，而且感到頭昏腦脹，心知不對，急忙拉着荆家妹子往外掠去，那知已經遲了，我記得好像一下跌坐下去，後來就失去了知覺。」

壽通大師滿腹心事，合掌當胸，說道：「他只有一個人，這裏一共有五個人，如何運出去的呢？」

徐純客道：「可能還有同黨，也說不定。」

佟如海道：「不，鏢局的人，一個沒少，外人要想混進來，也不太可能。」

荆一鳳道：「對了，昨晚他要我們餵的藥，是不是有問題呢？」

程明山道：「那會是甚麼藥？」

荆一鳳道：「很可能他那藥裏面，有一種是解除『冬眠』的藥，另有一種是迷失心神的藥，解除了『冬眠』，人就會醒轉，但却被他迷失了心神，他要方丈大師五人走，大家就跟着他走了。」

簡叔平聽得連連點頭道：「荆姑娘說得極是，不然，他不會要我們給五人餵甚麼藥丸，而且要把五人運出去，自然讓他們跟着他走來得方便。」

壽通大師道：「那該怎麼辦呢，咱們是不是立即分頭追蹤？」

徐子桐道：「丢了人，自然越快追越好，這老小子追上了，先得廢去他武功。」

壽通大師因丢了方丈，萬分焦急，說道：「咱們人手不少，簡幫主，如何分頭追蹤，就請幫主分配吧。」

簡叔平道：「追蹤不難，敝幫魯長老就是追人的好手，佟長老，你立即通知分舵，傳令去把魯長老找來。」

佟如海答應一聲，匆匆退出。

壽通大師問道：「不知魯長老何時可到？」

簡叔平道：「此時發出通知，最遲午後也可以趕到了。」

一面目光環視了衆人一眼，說道：「咱們追蹤賊人，這裏也需要有人留守，不知諸位道兄有何高見？」

壽通大師道：「貧僧自然要去追人的了。」

徐子桐道：「這老小子寃得兄弟好苦，兄弟自然要算一份。」

程明山道：「在下也去。」

他要去，阮清音、荆一鳳自然也嚷着要去。

簡叔平道：「這裏雖是雙環鏢局，如今成了咱們的大本營，和各大門派連繫在此，而且也是咱們此行的後援基地，不可無人主持，兄弟之意，請荆兄留在這裏，是適當的人選了。」

荆雲台拱拱手道：「簡幫主好說，兄弟自當遵命。」

簡叔平又道：「敝幫齊長老也留在這裏，悉聽荆兄指揮，還有，徐兄(徐純客)、王兄(王維能)，也請留下來如何？」

徐純客、王維能也同時拱手道：「在下遵命。」

荆雲台道：「有一件事，大家事前應該有個準備。」

壽通大師道：「荆大俠請說。」

荆雲台道：「就是有關失蹤的慧通大師等五位的事了。」

徐子桐問道：「荆兄想到了甚麼？」

荆雲台道：「慧通大師等人，原本是一直昏迷不醒的人，但服下假薛神醫的藥丸，却能在一個時辰之後，忽然醒轉，不僅醒來，而且還居然跟着假神醫走了，因此使兄弟想到了一點，這五位服了假薛神醫的藥丸之後，是否已經解除了『冬眠』？兄弟倒顧慮假薛神醫給他們服的只是暫時解除『冬眠』之藥，等到了地點，仍然又昏睡不醒，那是最好之事……」

大家都聽得出他言外之意，但誰都沒有作聲。

荆雲台續道：「如果他們服藥之後，已經解除了『冬眠』，人已醒轉，仍然會跟着假神醫走，那就顯示他們神志已被迷失，那麼咱們追蹤去的人，心裏就該先有個準備，也就是咱們應該先想好應付辦法，就是慧通大師等五位既被賊人迷失了神志，自然分不清敵我，而且還可能會幫同賊人和咱們去的人爲敵，在這種情形之下，咱們該怎麼辦？」

壽通大師聽得一呆，說道：「這個貧僧倒是未曾想到，簡幫主、徐掌門人可有甚麼高見？」

簡叔平道：「荆兄這一想法，提醒了我們，這倒確是一件十分重要之事，事前如果沒有妥善對策，一旦遇上了，就會令人手足無措。」

徐子桐道：「這個對策，就很難想得出來，因爲慧通大師等五位，有四位是一派掌門人的身份，九宮門竹逸先生也是名動一時的武林耆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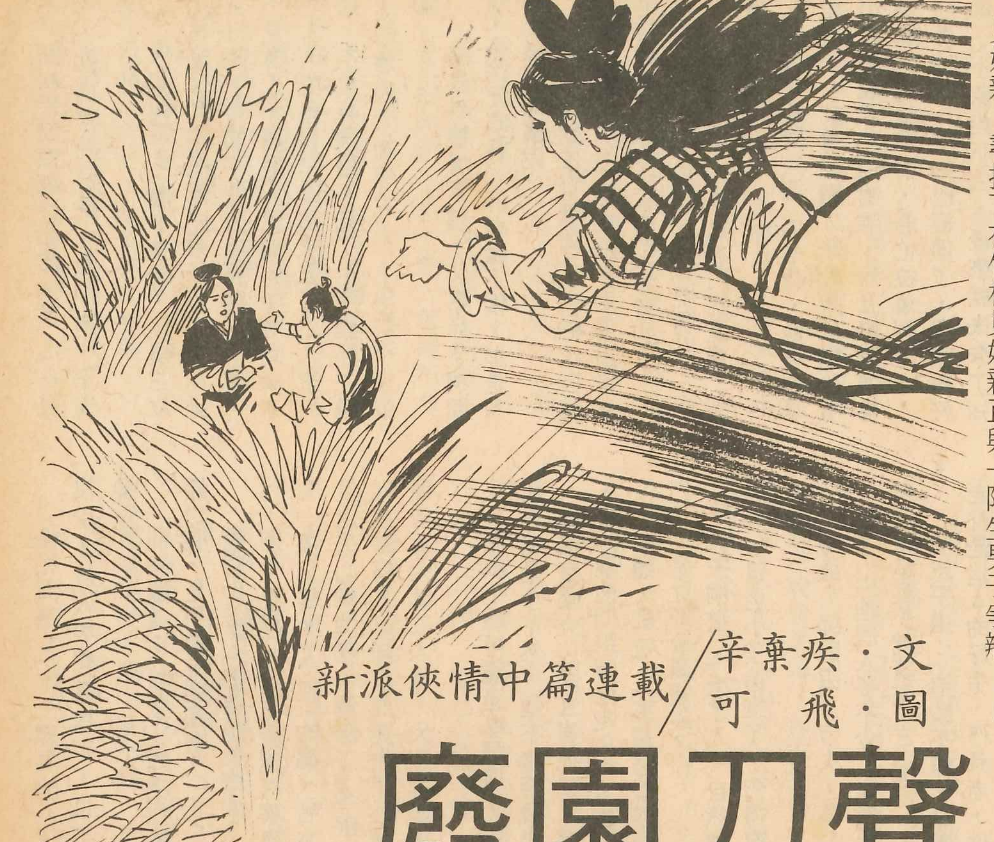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自透露出住在廢園後，府城中人對十郎態度大變，均遠而避之，在周家茶館更因追問原因，與一大漢動手。晚上，那大漢還帶領四人到廢園，他們都是老爺子手下，却又遇上那神秘黑影，其刀出如風，瞬間解決了他們，這事爲十郎所見，發覺黑影原來是桂姑娘，令他有受騙的感覺。當桂姑娘返回門樓，不見娘親，尋找下在竹林見娘親正與一陌生男子爭辯……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欲尋夫踪影　甘受制於人

姓戈的道：「孩子，當我的目的未完成，那時候我才會傷心，而死人，却是完成目的中應有的程序，妳見過有幾個領袖羣雄的大人物，認眞的爲他那些盡忠而亡的人流過一滴眼淚？」

桂月秀不開口了。

她感到，而且是突然感到面前這瘦漢好可怕。

瘦漢却拍拍桂月秀，又道：「嗯，桂不凡果然有一位不凡的女兒。」

桂月秀道：「可是我爹却不見了。」

瘦漢道：「月秀，妳爹號稱『追魂怪客』，我以爲妳爹還活着。」

桂夫人立刻走近姓戈的面前，道：「這是你第二次如此說，那麼，你憑甚麼下此判斷？」

姓戈的一笑道：「死不見屍呀！」

桂夫人指着左家廢園，顫抖着手，道：「那一大堆骷骨中，會……」

姓戈的道：「沒有，桂家嫂子，等妳們完成了我的目的之後，我拍胸脯爲妳找回桂不凡去。」

桂月秀道：「戈大叔，你這話是眞的？」

姓戈的舉手，道：「可要大叔起誓？」

桂夫人道：「我們不敢，我們仍然會盡力而爲。」

姓戈的撫掌一笑，道：「太好了，回去多注意那一對母子，他們不一定只爲了找仇人，他們尋寶才是眞。」

桂月秀道：「這樣耗下去也不是良策。」

姓戈的道：「必要時候，妳便把身子交在那年輕人的手上也可以。」

桂月秀道：「我不能。」

姓戈的道：「妳能。」

桂月秀道：「我的身子已有主了。」

姓戈的道：「如果想攏住那一雙母子，妳只有把身子交出去。」

桂月秀心中不快，她是頭一回見此人，只因爲娘對此人禮讓幾分，她才表現出靦覥，否則，她是不會同這人說這麼多的話。

桂月秀帶點不悅的道：「爲了你達到目的，却叫我把寶貴的身子送人，你……」

不料瘦瘦高高的那姓戈的雙目一厲，逼視着桂夫人，道：「這就是妳教的好女兒？」

桂夫人忙施禮，道：「小女年幼不懂事，你包涵。」

桂月秀再一次怔住了。

姓戈的一抖袖子，道：「那就看妳的了。」

姓戈的回身就走。

不見衣動，不見閃晃，轉眼之間不見了。

這人的輕功了得，幾乎已達縮地成寸功夫了。

*　*　*

桂月秀拉住她娘，道：「娘，這

人……這姓戈的……」

「別再多言，先回去吧！」

桂月秀道：「娘，這人究竟何人？」

桂夫人道：「回去娘告訴妳。」

桂夫人轉身往竹林中走去，她穿過竹林，打量四週，立刻拔身而起，以一種怪異身法，刹時間落在門樓下。

桂月秀已把小門推開了。

母女兩人，桂夫人坐在床沿上，她見女兒把門已關牢，這才伸手把女兒拉住。

她直視着女兒月秀，道：「孩子，咱們這是爲的甚麼呀！」

桂月秀不開口，她等着母親說下去。

桂夫人嘆口氣，又道：「妳戈大叔與妳父八拜之交的情義，這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桂月秀道：「原來他是爹的結拜兄弟。」

桂夫人道：「是的，就在這順天府城的東西兩面，百年來住了兩大家族，位在順天府城西面十一里地方，住的是戈家，那戈家堡中高手如雲，而順天府東面不到十里地方，住的便是左家。」

桂月秀道：「左家廢園？」

「不錯，正是這裡。」

桂夫人頓了一下，又道：「順天府城的人們，只一提到東左西戈，指的便是這兩大家族。」

桂月秀道：「娘，咱們不該來的。」

桂夫人道：「咱們已經來了。」

桂月秀道：「咱們可以走吧？」

桂夫人道：「你爹，還有妳的未見過面的未婚丈夫……這……妳都放棄了？」

桂月秀道：「娘，後面的那對母子怎麼辦？這樣下去，難道要同他們刀兵相見？」

桂夫人道：「他母子是好人，也是正義之士，只不過，眞的有那麼一天到來，我們也只有下狠心了。」

桂月秀道：「我們能狠下心嗎？他們熱心的照顧着我們，而他……姓戈的……」

桂夫人立刻面色一寒，道：「妳戈大叔不出面派人照顧咱們，對事情的進行更有利呀！」

桂月秀道：「我不懂。」

「妳會懂的，以後妳就會知道了。」

桂月秀道：「我眞的要把身子送給湯公子嗎？」

桂夫人道：「妳不是也喜歡湯十郎嗎？」

桂月秀道：「可是，我怎麼有臉去見我的……」

桂夫人道：「當然，爲了目的而有所犧牲，至少，那還是以後的事情。」

桂月秀不說話了。

她的心中在激盪着。

她的腦海中立刻出現了湯十郎的影子，那種木訥，靦覥與熱誠，應該是女孩子心目中的標準丈夫。

桂夫人拍拍女兒，道：「折騰過這麼久，該睡了。」

桂月秀未睡下，她低聲的道：「娘，我要在甚麼情況之下，對湯十郎出刀？」

桂夫人怔了一下了。

她又抑起身來，道：「當事情發展到有礙我們的時候，當我們發現雙方是同一個目的的一刻，也就是我們出刀的時候。」

桂月秀道：「如果我把身子交在湯十郎手上，我還能對他出刀？」

桂夫人重重的道：「是的，休忘了，身子交給他，那只是妳的手段而已，戈大叔會很高興的。」

桂月秀道：「戈大叔眞的不計較我殺了他的人？」

桂夫人道：「妳戈叔權衡輕重，我母女要比他那些有勇無謀的人物，高明多了。」

桂月秀沉默了。

母女兩人無言的躺在床上。

桂月秀半晌，才又道：「娘……」

「嗯！」

「我在甚麼情況下，才把身子交給湯十郎？」

「當然是在關鍵時刻。」

「娘，甚麼時候才是關鍵時刻？」

「這要妳自己去體會了。」

桂月秀想了一下，道：「如果我獻出身子，而湯十郎又不能對我有所利用，我是不是該殺了他？」

桂夫人道：「就算妳不殺他，娘也不會放過他，娘不會叫一個在我女兒身上佔便宜的人活在這世上。」

桂月秀聞言，心中不知甚麼滋味，她深深一嘆，道：「湯十郎呀，你會不會對我……」

桂夫人道：「他當然會，月秀，天下的男人娘最清楚不過，他們長着一雙如豹的爪，野貓一般的嘴鼻，那一雙眼睛就宛如貪婪的野狼，見了美貌的女人，總會流露出一副饞涎欲滴的樣子，湯十郎不是想動妳嗎？」

桂月秀道：「他是情不自禁，而我，多少在引誘着他，否則……」

桂夫人道：「其實那並無分別！」

桂月秀道：「娘似乎在恨天下男人了。」

桂夫人道：「我恨天下男人二十年了。」

桂月秀道：「也包括爹？」

桂夫人道：「妳爹……」

她似乎又陷入另一個沉思中，轉了個身便不再開口，甚至拉棉被又往身上壓了幾下。

桂月秀不再多問。

她躺下來，却也把思維連繫到左家廢園的後面。

左家廢園後面，住着的乃是湯家

母子二人，她眞的會在必要時候對湯十郎下手嗎？

* * *

天亮了。

天早就亮了，只不過天空中那種鬱悒的鉛灰色厚雲層，把光亮完全遮掩住，大地就將承受另一場大風雪的來侵，湯十郎便在這時候把一應吃的端過來了。

他的心中十分愉快，因爲至少他心中已明白一件事情，那便是他不必再爲桂氏母女操心事了。

既然桂氏母女均是武林高人，他還擔心甚麼？

只不過湯十郎更喜愛桂姑娘了。

如果桂姑娘母女二人能與他們攜手合作，那將會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但湯十郎再也想不到，桂氏母女却是另有陰謀，而且是站在他母子二人的敵對立場。

這光景，湯十郎一輩子也想不到。

湯大娘也想不到。

湯大娘只把桂氏母女視做武林中人，一對帶着落魄意味的母女而已。

* * *

「桂姑娘起來了嗎？」

湯十郎的叫聲甫落，門樓內的小門便「呀」然一聲，從裡面拉開了。

桂月秀十分俏麗的露出上半身，淺淺笑道：「湯公子，你起得眞早，便是早飯也做好了。」

湯十郎雙手端盤，道：「桂姑娘，我送早飯來了，伯母還在睡吧？」

桂月秀淺淺一笑，道：「進來吧，我娘早醒了。」

湯十郎很高興的把一應吃的端進去，小心翼翼的擱在桌子上，回身，桂夫人已坐直身子，道：「很豐富嘛？」

桌面上熱騰騰的粥，小菜饅頭五六個，湯十郎搓着雙手，道：「伯母，天冷，妳老趁熱吃！」

桂夫人道：「你也坐下來，咱們大家一齊吃。」

這還是頭一回，桂夫人主動留湯十郎，雖然只淡淡的一句話，已是令湯十郎滿意了。

湯十郎看看桂月秀，笑笑道：「不啦，我娘等我回去一起吃的。」

他往門外走，桂月秀送他到門口。

就在門口轉彎處，桂月秀暗中伸手，她拉了一下湯十郎，低聲的道：「謝謝。」

湯十郎又是頭一回聽到這句話，只不過却令他有着十分陌生的味道。

他回頭，直視桂月秀，「怎麼，突然客氣了？」

桂月秀道：「我們應該謝謝你的照顧呀。」

湯十郎道：「我已照顧妳母女一個月了吧。」

桂月秀一反過去的矜持，帶着幾分俏皮的道：「從前謝你在心裡，如今說出來不是更好？」

湯十郎笑了。

他發覺桂月秀更迷人了，如果不是在這兒，如果在夜裡，他一定會抱她，親她，只可惜……

湯十郎看看小門，道：「別再謝我了，妳們接受我的幫助，我已經很高興了。」

他轉身走了，帶着滿腹的愉快走了。

* * *

「他回後面了？」桂夫人問着。

「是的，娘。」

「情況還算正常。」

「娘是說……」

「湯十郎好應付，我們漸進，切記急躁。」

桂月秀喝着熱粥，她的雙目却帶着迷惘。

桂夫人放下筷子，又道：「今天一定會下雪，在這樣的夜晚，對於某一些有目的的人，最是方便不過。」

桂月秀道：「娘是說湯十郎母子？」

「不錯，她們一定有行動。」

桂月秀道：「娘，妳親自出馬嗎？」

桂夫人道：「妳去，我相信妳戈大叔的那些飯桶手下人物，這幾天不會再來攪和了。」

桂月秀道：「我並不喜歡戈大叔。」

桂夫人道：「我們却不得不聽命於他。」

桂月秀道：「戈大叔眞能告訴我們想知道的？」

桂夫人道：「江湖上，妳戈大叔的消息最靈通。」

桂月秀道：「我不喜歡受制於人。」

桂夫人道：「江湖上受制於人的人最是可悲。」

桂月秀道：「我們就很悲哀呀，娘。」

桂夫人道：「不，咱們並不悲哀，咱們是有條件的，妳戈大叔以條件換我母女的協助，事情完結，彼此之間橋歸橋，路歸路。」

桂月秀道：「戈大叔的條件，還不是希望左家的寶藏？他夠富了，還貪心。」

桂夫人道：「妳不懂，天下最貪婪的人就是富人，他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就如同江湖高手一樣，當他們發覺任何一種武功秘笈時候，總會想盡辦法據爲己有。」

桂月秀道：「爹的生死，我的未婚夫，這些事情，眞的只有戈大叔才知道？」

桂夫人道：「妳戈大叔說他知道，他就一定會知道。」

桂月秀道：「他爲甚麼不先告訴我們？」

桂夫人冷冷一笑，道：「這就是條件，等咱們在此發現甚麼以後，他才會告訴咱們。」

桂月秀道：「這不是條件，這是威脅。」

桂夫人道：「我們却無可奈何。」

桂月秀沉默了。

母女二人帶着那份無可奈何的唏噓，相對默然。

* * *

湯十郎高興極了。

當他奔回後小廂門的時候，他幾乎笑出聲來了。

湯大娘已吃了半碗熱粥，見湯十郎那副高興的樣子，笑笑，道：「桂姑娘對你有表示了，要不然，你不會那麼高興。」

湯十郎搓搓鼻子，笑道：「知兒莫若母，哈……」

「有甚麼好笑的？」

「她今天開口對我說『謝謝』了。」

湯大娘白了兒子一眼，道：「她早該說謝謝了。」

湯十郎自己撕開一個大饅頭，蘸着菜湯便往口中塞，那副愉快樣子，倒令湯大娘心中一緊。

「兒子呀，小心吶。」

「娘，我高興吶。」

「小心樂極生悲。」

「娘，兒子只樂不悲。」

湯大娘重重放下碗，道：「兒子，別忘了，咱們尚未摸清楚她母女二人的眞正來路。」

湯十郎不以爲意的道：「她們絕不會是敵人吧。」

湯大娘道：「如果她們是敵人，那一定是最厲害的敵人，眞正的敵人，往往就是你最接近的人物。」

湯十郎道：「娘，妳說的多可怕呀。」

湯大娘抹抹嘴巴，道：「當你發覺身邊的人物是你眞正的敵人時候，往往悔之已晚了。」

湯十郎瞪大眼睛，道：「她母女沒有理由是我們的敵人呀。」

湯大娘道：「而我們眞正的敵人還未曾出面的。」

湯十郎道：「我們已經殺了不少敵人，他們的死，早晚會引出那個幕後的仇人來。」

湯大娘忽然沉默了。

她似是在思索着一件事情。

她的眉頭幾乎扭結在一起。

湯十郎道：「娘，妳想到甚麼了？」

湯大娘道：「我在想着，難道那個開當舖的傢伙不是單純的爲了那塊玉珮？」

湯十郎道：「娘是說，那夜我殺的兩人，他們的幕後還有人指使？」

湯大娘道：「八成是。」

湯十郎道：「娘，當時我也向這二人問過，他們嘴巴硬得緊。」

湯大娘道：「失去一次機會了。」

湯十郎道：「敵人是不會死心的，咱們還有的是機會。」

湯大娘道：「那塊玉珮眞的重要？」

湯十郎道：「我也想不到，玉珮出現，敵人便立刻盯上我了。」

湯大娘道：「當年這玉珮是你爹親手拿回來的，看你爹當時的高興樣子，想來這玉珮一定不簡單。」

她拍拍兒子肩頭，又道：「小心藏好，別再輕易示人了。」

湯十郎一笑，道：「娘放心，恁誰也休想把玉珮奪走，只不過……」

他伸頭看看門外，又道：「娘，如今前前後後已經死了幾個人了，怎麼那些屍體一下子都不見了？」

湯大娘又皺眉頭，道：「邪門，誰會要那些屍體去做甚麼？」

湯十郎道：「娘，這會不會是敵人把他們死的人弄走，免被官家知道？」

湯大娘道：「當然有此可能。」

母子二人正在說着話，附近傳來足音，湯十郎已站在小廂門邊了。

「是妳呀，桂姑娘。」

不錯，來的正是桂月秀。

她好像又加以打扮梳粧了，看上去是那麼的美與嬌，令湯十郎的眼睛一亮。

「我是送碗筷過來，順道向大娘問安。」

小廂內，湯大娘已笑笑應道：「不敢當，不敢當，桂姑娘快進來坐呀。」

湯十郎接過碗筷，笑道：「我會去拿的，何必妳親自送過來。」

桂月秀走進門，很有禮貌的對湯大娘袵襝一禮，便站在一邊微微笑。

湯大娘立刻拉住桂姑娘的一手，笑道：「坐，坐，坐在我身邊。」

她從姑娘頭上看，直看到姑娘的足上。

「眞美，不知將來便宜誰。」

湯十郎聞言，重重的看了桂姑娘一眼。

不料桂姑娘也正在看他，二人四目相接，湯十郎反而低下頭了。

湯大娘心中有些不自在，因爲這局面，顯然是兒子不濟事！

但她却哈哈一笑，道：「桂姑娘，咱們雖然住在這座廢園裡，前後也有一個月了，可也未曾暢談過，今天難得妳來，可得好好談了。」

不料桂姑娘却笑容引人的道：「大娘，我來，也是順便請妳前面去，我娘也想找人閒話呢！」

湯大娘大樂，哈哈笑道：「那很好呀，我也有此一想，太好了，妳娘身子骨好多了吧！」

湯大娘明知桂夫人沒病，但她裝做不知道。

桂月秀道：「娘的身子骨好多了，有個人同她談談話，她一定好得更快！」

湯大娘站起來了。

她看看外面，道：「要下大雪了。」

湯十郎忙着拉過一件棉衣，道：「娘，外面涼，妳披上再去。」

湯大娘笑笑，對桂月秀道：「我這就過去了，說不定我同妳娘一起吃午飯。」

她的意思，當然是叫姑娘留下來。

桂姑娘當然也會做飯，這是給兒子製造機會。

不料湯十郎沒會過意，他笑笑道：「好呀，妳們去前面，我爲你們做些好吃的。」

桂姑娘掩口笑了。

湯大娘只得明講。

她拍拍桂月秀的手，道：「桂姑娘，把妳拿手好菜，也做兩樣，讓湯大娘嚐嚐。」

桂月秀道：「只怕不合大娘味口。」

湯大娘笑笑，道：「總比十郎做的好吃多了。」

她再一次的拍拍桂月秀的手，便出門往前院走去。

湯十郎楞住了。

桂月秀站在門內未走，她對湯十郎甜甜一笑。

「坐呀，姑娘。」

桂月秀道：「你娘眞好。」

湯十郎道：「我……我……」

桂月秀吃的一笑，道：「你也好呀。」

湯十郎立刻上前，他拉住桂月秀，道：「桂姑娘，妳眞的好美。」

桂月秀道：「這話你已對我說過三次了。」

湯十郎道：「我只會這麼一句，可也說的是我心裡面想說的話。」

桂月秀美眸一亮，道：「你很喜歡我，是嗎？」

「第一次見妳就喜歡了。」

「可是，我們又不知道彼此來歷，我們是幹甚麼的，你們又是甚麼人，只不過偶爾借住在這裡，怎好說喜歡便喜歡上呀。」

湯十郎道：「我說過，關外的淞花江畔有我家，而妳並未告訴我甚麼。」

桂月秀道：「那我問你，你們在此爲的是甚麼呀？」

她指指外面，又道：「這兒是一座廢園，陰森森的好可怕，而你們……」

湯十郎看看桂月秀，立刻想到她娘對他說的話，便淡淡的一笑，道：「住在這兒，不是很清靜嗎？」

桂月秀的臉上閃過一絲幽怨。

她緩緩的抽回雙手，轉身坐在椅子上。

湯十郎道：「桂姑娘，妳在想甚麼？」

桂月秀道：「我在想，如果我們能結合……」

湯十郎忙上前，道：「怎麼說？」

桂月秀道：「我是說，我如果嫁你……」

湯十郎道：「妳如果願意，我樂意。」

桂月秀道：「可是……」

「可是甚麼？」湯十郎急問。

桂月秀道：「我想知道，你們爲甚麼堅持住在這座廢園裡，你能告訴我嗎？」

湯十郎的心中又是一怔。

他是有警覺心的人。

他看看桂月秀，發覺她也在看着他，她的眸子裡充滿了疑問。

「姑娘，你想知道甚麼？」

「爲甚麼住在這裡？」

「暫時不便明說。」

「甚麼目的？」

「有一天我會告訴你。」

「你現在不能對我說嗎？」

「我不想拖累你們母女。」

「你懷疑我的武功？」

湯十郎道：「你身懷絕技……」

「那不就結了，快告訴我呀！」

湯十郎仍然搖頭，於是，桂月秀不再追問了。

她也不再說話，但她的心中在作另一番安排，因爲她相信，在她的安排之下，湯十郎會把住此的目的告訴她的，她也相信，湯家母子必有秘密，這個秘密也正是戈大叔想知道的。

* * *

桂夫人並不去打探湯家母子來此之目的。

湯大娘却很想弄明白桂家母女二人的眞實來歷，因爲她一直認爲這一對母女的突然到來，必有目的，雖然，桂姑娘出刀殺了幾個仇家的人，但湯大娘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覺。

「老嫂子，聽姑娘說，你的病體好多了。」

桂夫人撐直身子，笑呵呵的道：「吃了藥，好多了，這個月下來，眞虧你們賢母子大力照應了，謝謝！」

湯大娘坐在床邊上，道：「你我異鄉作客，理應相互照應，這我不是說過了，別謝了。」

「坐在我身邊，大娘呀，又要下大雪了。」

「可不是嘛，老天下大雪，咱們外鄉人就慘了。」

「這一場大雪，又不知要下多久了。」

湯大娘道：「說正格的，你們有甚麼打算呀？」

她這是試探着問，桂夫人却回以輕描淡寫。「有甚麼打算，那得等開春了。」

湯大娘道：「開春以後，你們回鄉去？」

桂夫人道：「也不一定呀。」

這二人話雖投機，相互間談的盡是廢話。

只不過，中午這一餐眞不錯，有四個熱炒全是桂月秀動手做的。

這一餐，四個人在一起吃。

雖然是一張桌上吃，可是四個人各懷心事，各不吐實，倒令桂夫人無可奈何，而湯大娘更具戒心了。

* * *

落雪了，天空中落下的是鵝毛似的雪花，輕悄悄的帶着些許恐怖，這樣，左家廢園便更令人毛骨悚然了。

湯十郎舉着燈，從地下室中登上來的時候，幾乎驚叫出聲，因爲地道上面有個人。

但當湯十郎看清那人的時候，他笑了。

湯十郎急匆匆的走上地面，他的背靠在那堵假牆上，臉上一片乾乾的笑意。

他把燈再舉高，於是，一張美艷的面孔便現出來了。

「你怎麼來了？」

是桂月秀，她就站在假牆一側。

她並未立刻回答，湯十郎却又道：「你也不打一聲招呼，要知道，人嚇人會嚇死人的呀！」

桂月秀道：「我並未嚇着你呀！」

湯十郎道：「也許我的膽子特別大吧！」

桂月秀淡淡的道：「我是來找你的，但你不在，我便來這裡了。」

她指指地下室，又問：「你去地下室了？」

湯十郎道：「實對你說，我常下去。」

「你下去地室，必然有重要的大事。」

湯十郎道：「大事？哼，下面只不過有一堆骸骨。」

「是死人骸骨？」

「不錯。」

「你在此刻下去，不怕？」

「我說過，我的膽子特別大。」

桂月秀道：「我的膽子也不小呀！」

湯十郎道：「你是說，你也想下去看看？」

桂月秀道：「可以嗎？」

湯十郎道：「當然可以。」

他側身，讓路，舉燈。

於是，桂月秀眞的往地下室中走下去了。

九層台階走一半，湯十郎道：「桂姑娘，這兒是堆了近百口人的骸骨，他們是在一場浩劫中喪失了生命，那個主使者好毒，他鷄犬不留……」

桂月秀未回答，她已落在地下室中了。

她站在一堆骸骨旁，一邊插了一炷香。

香正冒着煙，湯十郎却伸手掀起一張被單來。

於是，白骨一堆露出來，竟然沒有一具是完整的。

桂月秀看得一咬唇，她幾乎不敢正視。

當然，她更不能說出這慘案與戈家堡有關係。

她繞着那堆骸骨走了一圈，湯十郎站在石階旁看着，兩個人也未開口說話。

桂月秀沒有，湯十郎更沒有，只不過二人的眼神時而交接，然後立刻又分開。

當桂月秀在這巨大的地下室中繞了兩圈之後，她才走到湯十郎身邊。

「湯公子，你原來是爲死難的人上香呀！」

「他們之中有我的親人。」

「誰是你親人？」

「我爹，還有與我爹一起入關的幾位大叔。」

「唔，原來你們在此住下，是有原因的了。」

湯十郎道：「你總算知道了我們來此的眞相。」

桂月秀道：「你們不是爲了……」

湯十郎楞然一瞥，道：「你說甚麼？」

桂月秀道：「我是說，你母子二人並無別的事了？」

湯十郎道：「別的事？」

桂月秀道：「會聽人言，左家廢園有寶藏呀！」

湯十郎先是一怔，旋即哈哈笑起來了。

桂月秀不笑，她緩緩的往上走了。

湯十郎笑道：「左家廢園會有寶藏？這裡只有骸骨一堆，賢母女原來是……哈……」

桂月秀猛回身，道：「你別誤會我母女是爲尋寶而來，我們甚麼也不爲。」

湯十郎不笑了。

他舉着燈，伸另一隻手去拉桂月秀。

桂月秀也把手遞過去，兩個人站在一起了。

二人相凝視着，然後，湯十郎推閤假牆，便把桂月秀摟入懷中了。

桂月秀很合作，她順勢反抱過去，湯十郎的油燈早被擱在一張佈滿灰塵的長櫈上了。

湯十郎變得很粗獷，這是他第三次抱桂月秀，他早就心猿意馬了。

他抱得桂月秀幾乎喘不過氣來。

他更以手去撩撥桂月秀的乳峯，口中發出囈語。

桂月秀也一樣，她毫無反抗之意，這便使得湯十郎勇氣倍增，一張嘴已印在桂月秀的櫻唇上吸吮不已。

湯十郎一邊吻着，他的手欲解衣扣了。

桂月秀却囈語似的道：「不，不……這地方……」

湯十郎聞言，似乎得到鼓舞一般，立刻鬆開雙手，匆匆的把一邊的一張長櫈子掃拭乾淨，桂月秀一旁未行動。

她等湯十郎欲再抱她的時候，便溫柔的撲進湯十郎的懷中了。

湯十郎全身血脈賁張，外面雖然已下大雪，他却一點也不覺得寒意。

他去解桂月秀的衣扣，他似乎忘了平日的禮貌與風度，而變得難以控制自己了。

桂月秀不反抗，她似乎已準備好那快要降臨在她身上的一場暴風雨了。

她坐在湯十郎的懷中，而湯十郎的手已印在她的胸脯上游動着。

湯十郎想到他曾經見過的。

湯十郎曾經見過「三手妖女」石中花與「七尾狐」白玉兒與狄家兄弟們的床上搏鬥，那是很粗野的。

他自覺不能和那些人一樣，他必須帶着些許的溫柔與關愛。

湯十郎如此想着，他便不急於進一步的行動。

桂月秀却發出喃喃低語，少女的那種飢渴，似乎已完全表露出來了。

她已經不起湯十郎的挑逗了。

她的腰肢在扭動着。

湯十郎心中激盪，激盪中有着愉悅。

他欲解桂月秀的下裳了，只不過他仍然在猶疑不決，因爲，在他心中忽然有痛苦的念頭。

他已經知道桂月秀有了未婚夫，而他也早已訂了親，這樣做，他不但傷害桂月秀，也對不起還未謀面的未婚妻。

就在湯十郎一陣猶豫不決中，扭動中的桂月秀低聲道：「十郎。」

湯十郎一怔，道：「嗯。」

桂月秀道：「愛我嗎？」

湯十郎道：「可以爲你而死。」

桂月秀滿意地把頭抵在湯十郎的下巴，又道：「別說死字，十郎，我也愛你呀！」

湯十郎道：「我們都身處逆境呀。」

桂月秀道：「讓我們協力去克服吧。」

湯十郎十分感動的道：「眞是太好了！」

桂月秀道：「十郎，你可以眞心的告訴我一件事嗎？」

湯十郎道：「當然可以。」

桂月秀道：「大娘和你只是爲了在此拜祭你那受難而死的老爹與幾位大叔嗎？」

湯十郎雙目突然一厲，他在咬牙。

桂月秀也覺得湯十郎的身子在顫抖，只不過她仍然溫柔的坐在湯十郎的懷中。

她很冷靜，當然，她要認眞的聽湯十郎的解說。

只不過湯十郎並未再說下去。

桂月秀忽然抱緊湯十郎，她主動的吻着，邊還低聲的道：「你生氣了？你心中有事，快說出來嘛。」

湯十郎突然一挺身子，雙手抓住桂月秀的香肩，雙目厲芒倏現，道：「好，我告訴你吧！」

湯十郎輕輕一聲「嗯」，尚未及說下去，忽然間，院子裡一聲冷笑傳來。

這一聲冷笑聲太突然了。

湯十郎不及站起身，而桂月秀已伸手撥得長櫈上的油燈往院中飛去。

剎時間，廳內一片漆黑，反而落雪的院中一片灰濛濛。

於是，兩條人影分從大廳的前後躍出來了。

湯十郎往院中撲去。

半空中傳來一聲尖冷的笑聲：「眞不要臉！」

湯十郎往發聲地方撲去，桂月秀已躍在一堵破牆頭上，她極目往大院中看去。

她是從大廳的後面撲出來的，當她四處觀看而未有發現甚麼，她的心中那股子忿怒，從她的跺脚處便不難發現，被她一脚跺的地方，立刻碎了兩塊牆磚。

＊　＊　＊

湯十郎飛身越過偏廂，大雪中，他發現一團如雪白影，悠悠蕩蕩的飄浮在前方不過十丈遠，那身法宛似行雲流水般的順暢，湯十郎發足追不上，他有些吃驚。

不旋踵間，他已發現前面的白影轉入一處矮林，等到湯十郎追過去，早已不見白影踪跡。

落雪更大了，湯十郎不時以手拂落掛在雙眉上的大雪花，他出氣有氣，白霧可見，怔怔的，他不知往那裡再去找那白影。

半晌，他才拂去肩上的落雪轉回身。

湯十郎邊走邊思索，只不過他實在想不通，那人爲甚麼要走，而且幾乎是逃走。

湯十郎也搞不清那白影是敵是友，就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回到左家廢園。

他本打算去門樓下面的，他也帶着幾分懊惱，因爲，他本來正與桂姑娘溫馨有加，甜蜜進行着男女之間那種至高境界的關鍵時刻，却被這白影潑了一盆涼水。

湯十郎想着，桂姑娘一定忿怒極了，如果這人再出現，桂姑娘必然出刀。

他遙遙的看着前面，然後低頭往後面走着。

斜刺裡傳來一聲低問：「你沒有追上那人？」

湯十郎立刻轉過去，院子一角，桂姑娘木然的站着，她的面色很難看。

湯十郎明白，那絕不是因爲天寒凍的，女人在氣極的時候，便是那種灰慘慘的面色。

「原來你未回去呀！」

「我問你，追上那人嗎？」

「那人輕功太高了。」

「你沒有追上，是嗎？」

「我追到一片矮林便不見了。」

「這個女人會是誰？」

湯十郎一怔，道：「是個女人？」

桂月秀道：「而且年紀不大。」

湯十郎道：「你怎麼知道的？」

桂月秀道：「因爲我是女人，十郎，我相信那女子還會再出現。」

湯十郎道：「如果再出現，我一定要活捉她。」

桂月秀道：「我們二人合作。」

「對，我二人一齊出手，諒她難逃。」

他欲伸手去拉桂月秀，不料桂月秀却閃過一邊，道：「十郎，經過這麼一攪和，咱們還有興緻嗎？回去吧，大娘一定等急了。」

湯十郎道：「伯母也在等你了。」

二人相視苦笑，分別轉身往回走去。

湯十郎的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他走得很吃力。

＊　＊　＊

這一場大雪很大，一直下了五天才停，左家廢園已經被厚厚的大雪堆得幾乎完全埋住了。

廢園裡面積雪與台階齊平，湯十郎仍然沒有停下來休息，他忙着爲前面的桂家母女二人送吃喝，還得加送炭火給她們取暖。

眞難得，一大早有了陽光，湯十郎很高興，決定今天趕往城裡去一趟，因爲一應吃的用的都需要添加了。

他收拾一番，便對湯大娘道：「娘，我進城去了，過午我就回來了。」

湯大娘道：「大雪沒有溶化，走路過河小心啊！」

笑笑，湯十郎道：「我自會小心的。」

湯大娘又道：「到前面去問問，也許桂家母女需要些甚麼，也爲她們辦些回來。」

湯十郎道：「是的，不過這兩天……」

湯大娘道：「這兩天桂姑娘又不理你了，是嗎？」

湯十郎道：「她見我不動口，就好像當初剛來的模樣，令我不解。」

湯大娘道：「你一定有甚麼地方開罪人家了。」

湯十郎準備走了。

他拉開房門，又道：「我沒有，我怎麼會得罪她呢？喜歡還來不及。」

湯大娘道：「姑娘善變，你自己去體會吧。」

房門關上了，湯十郎提着一隻大袋子，布搭褳子裝了銀子五十兩，不高興也假裝高興的大步奔到門樓下。

「桂姑娘，開門了！」

「呀」的一聲門開了，只開了個半人門縫。

桂月秀只露了半張面。

「桂姑娘，今天天氣不錯，我這就進城去辦東西，你們需要甚麼，可以對我說。」

桂月秀未開口，桂夫人在裡面說話了。「是湯公子嗎？我們甚麼也不用了，這麼大的一場雪，你路上多小心呀！」

湯十郎又是精神一振，忙應道：「是，是，伯母，我會小心的，你們關好門窗，外面還眞冷啊！」

「砰！」門被桂月秀關上了，湯十郎眞想問她，爲甚麼這幾天要這樣冷淡對他。

湯十郎在門外高聲，道：「我走了，過午我就回來了。」外面有踩雪的聲音。

湯十郎踩雪半尺深，而地上的雪有四尺深，當然，他施展了功夫。

就在他剛到竹林中的時候，只見白影一閃，看上去宛似高山腰上溜過一片白雲。

湯十郎定睛再看，那白影似已停在竹林邊不動了。

他便立刻想到那夜的情景，不假思索的拔腿便直撲過去。

那是人，而且是女子。

當湯十郎站在這女子身後三丈處，那女子仍然未回轉身，從她的後面看，她披着一件帶風帽的白披風外罩，苗條婀娜的身子就好像一座玉雕的女神。

湯十郎再細看，不由大吃一驚，這白衣女站在雪堆上，而她的雙足幾乎已陷進雪中三寸深。

湯十郎很清楚，那地方應該是平坦之地，落雪應該與別處一樣深。

他怔怔的開口道：「喂，姑娘！」

傳來的聲音很清脆：「叫我？」

湯十郎道：「這地方只有姑娘呀。」

「這地方應該還有另一位姑娘。」

湯十郎楞了一下，立刻確定那夜的白影就是眼前這位女子。

他想再接近這女子，試着往前走了幾步，不料眼前宛似一道雪山阻路，湯十郎的身子就要進入雪中了。

他這一驚，立刻又退回原處，雙目直視，又是剛才的景象，不由開口道：「姑娘，眼下這裡只有我們二人，我是在問姑娘。」

「你問我甚麼？」

「姑娘怎麼站在這裡？」

「這是你的地方？」

「當然不是。」

「那麼，你多管閒事了。」

湯十郎雙目一瞪，道：「大清早天寒地凍，姑娘站在雪堆上，你這是爲了甚麼？」

他眞不會說話，因爲他心中想好的，一旦到了嘴巴，便改腔換調不成章文了。

「我站在這裡，管你甚麼事？」

湯十郎也不滿意自己的問話，因此，對於白衣女的搶白，並不以爲意。

他乾乾一笑，道：「姑娘，在下只

是一番善意。」

姑娘仍然未回過身來，她的長披風在隨風飄動，便也有一股淡淡的幽香送進湯十郎的鼻孔。

湯十郎很想看到這白衣女的面孔，但他只一動，頓覺面前盡是白雪。

他的心中明白，這白衣女一定不簡單，江湖上還未聽誰說過有這樣人物出現的。

他也未從他娘口中聽過，也許她是鬼？

湯十郎一念及此，頓覺全身不自在。

就在全身鷄皮發炸中，他忍不住低呼。

「鬼……你是……」

他鬼字未再出口，白衣女緩緩轉過身來了。

喲！眞是個大美人呀，天下竟有這麼美麗的女子。

湯十郎頓然說不出口了，他本來說她是鬼的。

那白衣女的頂門上，一縷劉海露一半，細細的長眉似彎月，一雙美眸閃着光，挺直的鼻子勾着一張再巧不過的俏嘴巴，她輕啓雙唇，口中的貝齒還閃着光，一隻手握着白披風一角，看得出皮膚比雪還白。

湯十郎怔住了。

他喃喃的道：「只會天上有，人間幾多見啊！」

白衣女淺笑道：「我是鬼嗎？」

湯十郎忙應道：「不，你是仙……」

白衣女打量着湯十郎，道：「看樣子，你是進城去辦東西了？」

湯十郎道：「你說對了，在下正是要往城中辦東西。」

白衣女道：「你就住在那廢園裡，是嗎？」

湯十郎有問必答的道：「不錯。」

白衣女道：「裡面還住了一位姑娘？」

湯十郎道：「不錯。」

白衣女面皮一動，好美的一個梨渦露出來，她似笑非笑的道：「你們不是一家人？」

湯十郎道：「那位姑娘有位母親，她母女住在廢園前面，在下和家母則住在後廂。」

白衣女遙遙的望向左家廢園，道：「你們相處得很要好了？」

湯十郎道：「異鄉相遇，彼此照顧，這原是應該的。」

白衣女淺淺一笑，道：「那位姑娘對你不錯吧？」

湯十郎道：「她很好。」

白衣女慢慢的側過身子，她似乎在沉思。

湯十郎楞在當場，他忘了要進城去辦東西。

就在一陣僵持中，白衣女低聲道：「你們住在左家廢園很久了吧？」

湯十郎道：「半年有餘。」

白衣女再直視湯十郎，道：「難道官家不知道？那是官家上了封條的凶宅呀！」

笑笑，湯十郎道：「地處偏僻，咱們又是江湖中人，暫住一時，便官家知道，也無可非議。」

白衣女道：「別處也可以住，難道你們有甚麼目的？」

湯十郎雙目一亮，他再看白衣女，心中眞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

他認爲和這白衣女對面站，站上一天也不會厭。

湯十郎並非好色之徒，而是她實在太美了。

美麗的女子永遠都令男人心醉的。

湯十郎本來已心醉，但當他聞得白衣女的話後，頓然有了警覺之心。

「姑娘，你以爲我們有甚麼目的？」

白衣女道：「我怎麼會知道？」

湯十郎道：「那麼，姑娘此刻出現，又有甚麼目的？」

白衣女道：「我當然有目的。」

「甚麼目的？可否見告？」

「我在找人，找我要找的人。」

湯十郎道：「你找人應該去城中找，那地方人多，這兒只有我們四個人。」

白衣女道：「城中沒有我要找的人，你當然不會知道我心中的人是誰了。」

「誰？」

「我心中熱愛的呀！」

湯十郎一怔，道：「原來你在找你的愛人，只可惜左家上百口人全死了。」

白衣女道：「我知道左家的人全死了，只不過我還是要查清楚的，因爲我愛的是永遠也不會消失的東西。」

湯十郎道：「你知道誰是兇手嗎？」他認定白衣女在找她的愛人。

白衣女道：「我會查出來的。」

湯十郎正欲轉身離去，白衣女長袖一揮，彈身攔住他的去路，道：「你還沒有對我說，那個姑娘叫甚麼名字？」

湯十郎道：「你說的那個姑娘？」

白衣女斜睨着湯十郎，俏嘴稍動，道：「夜裡，你們二人那麼要好的抱在一起，我當然問的是她了。」

湯十郎心中想，她承認夜裡進入左家廢園了，其實你就是不說，我也已經猜到是你了。

他淡淡的道：「姑娘，這對於你尋找你的愛人，似乎扯不上甚麼關係吧！」

白衣女道：「可是我要知道那位姑娘是誰呀。」

湯十郎道：「如果我不告訴你呢？」

白衣女淡淡的道：「我就不讓你走。」

湯十郎少年氣盛，聞言冷笑，道

：「姑娘這是威脅？」

白衣女道：「不是，而是我要知道的事情，我便一定會知道。」

湯十郎道：「你今天怕要失望了。」

白衣女淺淺一笑，道：「普天之下，你是不是令我失望的第一人，還沒有確定，我相信……」

湯十郎道：「你最好相信我是個不受威脅的人。」

他轉身往另一方向走，雙足入雪半尺深，顯然他將施出輕功了。

白衣女未動，她只不過一聲喟嘆。

僅只這麼一聲喟嘆，斜刺裡衣袂飄動，只見兩團黑影，宛如兩隻坐山蒼鷹一般，直往湯十郎罩過來。

兩個黑影尚未到，絲絲銳風已及身。

湯十郎暴吼如虎，錯步甩袖，手中布袋疾掄，人已閃在三丈外，只不過他剛站定，左右兩面已分別站了兩個人，兩個女人。

湯十郎抬眼看，却見這兩個女人一老一少，老的手持拐杖只有三尺那麼長，烏黑發亮，那是鋼製的。

這老婆子滿頭灰髮，面貌端正，想是年輕時候也是個美人兒。

那少女也長得十分黑，黑得皮膚發光，一雙大眼睛宛似一頭黑猫的厲芒，她的面皮不動，臉上已顯出一對梨渦半寸深，一口牙齒似白玉，只可惜鼻樑有些塌。

這二人堵住湯十郎的去路不開口。

白衣女子開口了。「如果你對我說出那位姑娘是誰，我就讓你過去，否則，你怕是……」

湯十郎不等白衣女說完，一聲冷笑，道：「姑娘，我說過，我討厭被人威脅。」

白衣女道：「我仍要知道那姑娘是何人。」

湯十郎道：「你可以去問她啊！」

白衣女道：「我要你告訴我。」

湯十郎道：「姑娘，你有些欺人太甚吧？」

白衣女道：「你很固執嘛！」

湯十郎不示弱的道：「你也一樣。」

白衣女白袖一甩，道：「你今天就別走了！」

湯十郎一怔，只見那黑姑娘雙手一錯，「忽」的一聲直往湯十郎的懷中撞去。

與此同時，那灰髮女人橫拐平掃，一招「撥雲見日」，攔腰就打。

湯十郎雙臂暴展，拔空而起三丈餘，指風拐聲就在他的身下疾速越過，却聞得白衣女撫掌，道：「這招『强渡關山』還可以！」

湯十郎心中一怔，這白衣女怎知這招名叫「强渡關山」？

只不過他已無暇多想，因爲灰髮女人的鋼拐就快沾上他的背了。

湯十郎不及多想，左臂下撩，發出「噹」的一聲响，他已把鋼拐撥歪三尺，左足旋踢，硬把黑姑娘的攻勢逼退。

白衣女又撫掌，道：「這是『蒼龍戲水』，頗見功夫。」

湯十郎又吃一驚。

這光景，他最好是盡快拔腿走人。

他的念頭甫起，人已再次騰空，五個半空心觔斗不落地，他已往竹林外飛去。

灰髮女人與黑姑娘就要追，白衣女却平淡的道：「你們別追他了！」

灰髮女人回身，道：「小姐，怎可讓他逃走啊！」

黑姑娘也叫道：「他不給小姐面子，要他好看。」

白衣女道：「他會回來的，他娘不是在廢園嗎？」

灰髮女人道：「小姐，咱們就在這兒等他？」

白衣女道：「不，回去吧。」

她走得十分輕快，刹時間三人消失在矮林的另一面，着實令人費解，因爲那個方向是沒有人煙的。

* * *

湯十郎奔上橋，踩着雪過了河，他回頭看，不見有人追來，心中落下一塊石頭似的，道：「怎麼突然冒出這個怪女子，還有……」

他引頸再回頭瞧，又自語的道：「她們是不是鬼怪呀，那個白衣女子……」

湯十郎提着布袋往城中走去，他突然擔心左家廢園裡住的桂氏母女二人了。

那白衣女爲甚麼要問桂姑娘？湯十郎實在想不通爲甚麼。

他一輩子也想不通，就因爲想不通，他才替桂月秀擔心事。

湯十郎已經看到順天府城牆了，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鳥叫聲。

不是眞的鳥叫，是人學鳥叫！

湯十郎對於鳥聲是很清楚的，他精於鳥叫。

現在，他就明白這鳥叫聲是人學的，而且學得並不怎麼樣像。

轉了個彎，他看到一個人，一個手中空空如也的老者，這老者口中正學鳥叫。

這個老者對於湯十郎而言，幾乎就是老朋友了。

湯十郎還未開口，那老者已撫髯大笑，道：「啊哈，是你呀，多日不見了嘛。」

湯十郎上前抱拳，道：「十多日不見了，你老安泰？」

老者笑道：「一場大雪凍不死，我老人家夠安泰，小哥呀，是不是缺少銀子花了？」

這老人，正是兩次「輸」給湯十郎銀子的老人。

（未完・九）

上文提要： 瓊宮公主把商山四異擊斃後，却被許天君擄走，鍾二先生等見狀，決定先行往見九陰夫人，再想辦法救她；衆人跟隨桑鷲沿山道往總壇，途中，桑鷲借故先行，大家才知中計，但已吸入花毒，鍾二先生於是率先疾走，却被天魔女攔住去路，不准他們前進，幸而鍾二先生仗着一口利劍，天魔女只好讓路，衆人走至山道盡頭，漸感不支，只見披麻教奏着喪樂，吹吹打打地湧了出來……

雪蓮情

陳瑜·文　可飛·圖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誤中金蠶惡蠱　慘受噬心之痛

這一羣人一到路邊，立時分兩排站定，接着款款走出三個赤裸上身，緊裹白布，眉目如畫，腰身苗條的少女來。

她們每一個人手上捧着一炷手指粗細的線香，香烟繚繞，目不斜視，也分兩邊站定。

鍾二先生目光一瞥，原來這三個以白布裹着胴體的少女，中間一個正是方才在路上攔襲的天魔女，那麼還有兩個，想必是披麻教教主座前三大弟子的天蠱女和天花女了！

心中想着，驀見三女身後跟着走出一個頭戴麻冠，身穿八卦道袍的中年道人。

此人一張同字臉上，雙眉斜飛，目若朗星，鼻正口方，白晰無鬚，此時滿臉春風，迎將出來，朝鍾二先生稽首道：「孟壽昌恭迓各大門派掌門人俠駕。」

鍾二先生聽他自報姓名，不由驀地一驚，此人看去只有四十來歲，原來他竟然就是威震苗疆的披麻教教主。

心中同時暗暗感歎，當眞人不可貌相，瞧他這副長相，那像是妖言惑衆的旁門左道中人，當下也抱拳道：「幸會，幸會，原來是孟教主，老朽崑崙鍾石麟！」接着又朝蓑衣丈人一指：「這位是……」

披麻教教主不待他介紹，朗朗一笑，道：「谷老丈乃是孟某故人，眞是難得！」

蓑衣丈人微笑道：「孟教主好說！」

鍾二先生替大家一一引見之後，披麻教教主孟壽昌連說「久仰」，接着呵呵笑道：「孟某一向蟄居苗疆，少和中原武林交往，今日一見，眞是濟濟多士，快慰平生，諸位大俠請到裡面落坐。」

一行人方才在毒花林中曲折行走了漫長一段，全都感到頭腦昏脹。但此時一經聞到披麻教三個女弟子手上捧着的線香所發出來的氤氳香氣，頓覺精神爲之一爽！

百草仙翁瞧她們手上又細又長的線香，臉露訝容，問道：「孟教主三位高弟手上捧着的，可是伽楠香嗎？」

披麻教教主孟壽昌朗朗大笑道：「葛大俠果然高明，孟某因落魂崖毒花林正當開花之期，十里濃香，飄着濃重毒蕊，此毒只有伽南香能解。諸位掌門人內功精湛，屛息疾行，自可無事，隨從門人却有可能吸入不少花毒，是以特地命她們燃上伽楠香，以迎佳賓。」

鍾二先生聽得心頭大是狐疑，金楓令主桑鷲把自己一行引到落魂崖，突然隱退，而且還炸斷谷口歸路，分明不懷好意。

披麻教已被九陰妖婦羅致，沆瀣一氣，自然不會安甚麼好心，那麼十里花林正是讓大家中毒的好機會，何

以他要點燃伽楠香，替自己一行解毒？

心中想着，只聽蓑衣丈人點點頭，輕聲說道：「毒花林花蕊蘊有奇毒，一經吸入，腐蝕肺腑，確非伽楠不解。」

這時披麻教教主孟壽昌陪着大家跨進牌坊，一干披麻教徒衆又復吹吹打打的奏起喪樂。

牌坊裡面是一片草坪，嫩草如茵，中間是一條白石砌成的道路，一直通到一座小山脚下。

不，那座小山，應該稱它是一座土丘還來得恰當，從山脚到山頂，白石爲階，最多也只有一百來級。

披麻教教主孟壽昌引着大家拾級而上，只見山脚四週全是毒木丹林，望下去漫山漫谷，一片花海。

山頂上是一塊長方形的平台，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砌有一道寬闊石級，通往花林。

平台上全鋪着白石，中間是一座建築堂皇、四面敞廳的大通風，長廊上的抱柱迴欄也全是用白石鑿成，顯得氣派雄偉。

此時，四週廊上點起無數明角燈，照耀如同白晝。

大廳中間也早已擺好二十多桌，鋪上白色桌布和純銀的杯筷匙碟，好像披麻教教主準備在這裡大張筵席，款待賓客！

披麻教教主把大家引到大廳前面，舉手肅客，朗笑道：「孟某接到桑令主的通知，得知各大門派掌門人前來，臨時準備了水酒粗餚，不成敬意。」

鍾二先生還沒開口，皓首神龍龎士奇呵呵大笑道：「老朽等一行，全都各自備有乾糧，前山休息之時，早已吃飽了，孟教主盛意，看來只有心領。」

青師太接口道：「孟教主，我們明人面前不必說假，玄黃教鬼鬼崇崇的把我們引到此處，到底有甚麼陰謀？」

披麻教教主孟壽昌聽得絲毫不以爲意，依然滿臉春風，朗朗笑道：「孟某只是一番敬意，諸位且到裡面請坐。」說着連連肅客。

大家進入大廳，落坐之後，便有二十餘名上身赤裸、週身緊裹黑布拖地而行的苗疆少女，送上香茗。

那手捧伽楠線香的天蠱女等三人也款款走入大廳，把三支伽楠香插入大廳正中的一隻古銅香爐之中，然後退到披麻教教主身後，垂手而立。

披麻教教主回頭道：「吩咐他們開上酒席。」

身側的天花女躬身領命，立刻傳下話去。

鍾二先生哈哈笑道：「孟教主盛情心領，玄黃教桑令主把老朽一行領到此地，究竟有何見教？還請孟教主明白見告才好。」

披麻教教主連忙起身拱手，正色道：「孟某久仰中原各大門派盛名，難得各大門派掌門親臨，孟某聊備水酒，出於至誠，鍾大俠和各位見請勿疑。」

天地教副教主黑旛追魂索煥堂冷笑一聲道：「玄黃教安排下這一絕地，自然不懷好意，姓孟的，你何必假心假意，跟我們來這一套？」

矮冬烘孔繼明手中羽扇指了一指，搖頭晃腦的道：「孟教主附庸玄黃教者也，當前盛筵，寧非安排毒餌，欲作一網打盡之舉乎？」

披麻教教主孟壽昌哈哈大笑道：「孟某如有一網打盡諸位之意，何用在酒菜上下毒？」

他說話之時，二十個苗疆少女業已手托銀盤，紛紛上菜。

刹那之間，海陸陳雜，桌面上擺了十來盤菜餚，同時替大家面前也斟滿了酒。

披麻教教主舉起大杯，大聲說道：「山居簡陋，準備不週，諸位又以此見疑，但孟某區區敬意，出自肺腑，先乾此杯。」

話聲一落，果然一飲而盡。

要知披麻教發迹苗疆，擅於使毒，江湖上誰都知道，是以儘管他先乾了一杯，大家還是沒有稍動。

當然，不用說滿桌酒菜，就是連几上香茗也沒人喝過半口。

孟壽昌瞧在眼裡，絲毫不以爲意，微笑道：「披麻教原是擅於下蠱，諸位不能見信，自亦難怪，但孟某一番敬意，總算盡到。」說到這裡，回頭朝天蠱女等三人道：「你們下去準備一下。」

他這「準備一下」傳到在座羣俠耳中，暗想：果然不出所料，敢情他眼看狡計不逞，又另出花樣了。

天蠱女等三人躬身領命，俏生生的向廳外走出。

孟壽昌等三人走後，又復朗朗笑道：「諸位掌門人難得聚會，敝教一向僻處苗疆，實在搬不出甚麼以娛佳賓，小徒們略諳歌舞，苗蠻之音有污清聽，諸位幸勿見笑才好！」

大家見他一味卑辭謙恭，始終不提玄黃教之事，自然疑竇叢生，不知他心中包藏着甚麼陰謀？此時只聽小山脚下絃管大作，四隊上身赤膊、臉上塗着各種顏色的教徒，一路吹吹打打，連蹦帶跳的從四條花林通道中走出，步入山下草坪，各循石級，分由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朝小山頂上走來！

刺耳樂聲，互相呼應，簡直難聽已極。

一會兒工夫，這四隊鬼怪似的漢子，業已在大廳前面會合，樂聲喧天。

在他們參差游走之際，漸漸圍成一圈，一邊吹打，一邊蹦跳，繞場三匝，樂聲逐漸低沉，終於停了下來！

就在樂聲乍歇，圍成一圈的人也由正面緩緩分開，變成一個半圓形。

中間忽然多出三個上身半裸、肩臂全露在外面的白衣少女，長裙曳地，赤着雙脚，朝廳上躬身為禮。

這三人當然就是披痲教教主孟壽昌門下的天魔、天蠱、天花三女，只是她們何時走入圈中去的，誰也沒有看清楚。

大廳四外走廊上的燈光隨着三女的出現，除了廳前依然大放光明，其餘東、西、北三面突然熄滅。

鬼怪似的樂隊開始奏出輕緩的樂聲，這回他們一反方才那種亂吹亂打的刺耳喪樂，居然音調柔和，悠揚悅耳。

天魔女等三人隨着音樂翩翩起舞，同時也隨着曼舞發出輕歌！

歌聲婉轉，舞態妙曼，而且還有許多少女的聲音隨聲相和，一時當眞像置身在廣寒宮裡，瞧着雲裳舞曲！

漸漸樂聲轉入輕快，三女的舞姿也逐漸加快，只見他們六條雪藕似的粉臂，纖纖玉指，狀若蘭花，不住的向上擺動，蠻腰輕扭，肥臀款擺，和樂聲和得絲絲入扣。

樂聲越來越急，歌聲也越和越響。

場中三女同時在不住扭動之際，皓腕輕抖，裹身長裙突然應手而脫。

强烈燈光之下，三人身上只膽了一抹胸衣和僅夠掩蔽私處的一圍短巾，晶瑩如玉豐盈如雪的胴體悉呈眼前。

她們的舞姿也越發如火如荼，修長大腿不住的左右擺動，渾圓玉臍同時起了波浪似的抖顫。

羣俠之中，許多人閉上眼睛，但也有不少人雙目直瞪，快要冒火！

一羣年輕姑娘更羞得臉紅耳赤，紛紛別過身去！

青師太怒聲叱道：「孟壽昌，你快叫她們收起這種不堪入耳的淫蕩之聲，時間無多，你奉命行事，該對我們如何，乾脆劃道吧！」

瓊宮公主手下的四名侍婢也同聲叫道：「對啊，我們還要趕到玄黃教總壇去呢，再遲便來不及啦！」

「哈哈哈哈！」披痲教教主孟壽昌笑聲驟起，舉手一揮，歌聲曼舞同時倏然停止。

他一張白晰無鬚的臉上，還是堆滿笑容，點頭道：「孟某爲了敬重中原各大門派，才要她們在各位掌門人和門下弟子走完人生道路之前，略盡心意，以娛嘉賓，即然如此……好，你們就替各大門派羣俠奏上最後一曲吧！」

話聲剛落，廳前披痲教的門徒果然立時又吹起刺耳喪樂，嗚嗚咽咽，異常難聽！

峨嵋白雲子嗆的掣出長劍，大聲喝道：「孟壽昌，你待怎的？」

惡道人墨無爲也同時霍地站起，厲聲道：「姓孟的，你敢出言不遜，墨副教主就叫你橫屍廳上。」

那雪山侍者雲、霞、雯、霓四婢一聽副教主出聲，四條白影相繼掠出，一齊縱到披痲教教主孟壽昌身前，四柄短劍同時出鞘。

雲兒劍尖一指，叱道：「收拾你披痲教教主還用不着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出手！」

孟壽昌神色不變，微笑道：「四位姑娘大概就是天地教教主座下的瓊宮侍者了？」

雲兒繃着臉道：「是又怎樣？」

孟壽昌頷首道：「瓊宮侍者，武功個個不弱，孟某早有耳聞，只是此時當着各大門派掌門和貴教兩位副教主面前，不容孟某把話說明，就想貿然動手，不但四位姑娘有失禮貌，而且也不是時候吧？」

雲兒臉上一紅，道：「你有話只管說咯！」

披痲教教主臉色一沉，道：「孟某豈是在你們劍尖威脅之下說話的人？」

墨無爲冷笑一聲道：「雲兒姑娘，你們就回來吧，諒他插翅也飛不出廳去！」

披痲教教主仰天朗笑道：「孟某何須走動一步，插翅難飛的，只怕不是孟某呢！」

鍾二先生長眉微軒，道：「孟教主究竟有何見教，何不明言？」

孟壽昌稽首道：「鍾大俠吩咐，孟某敢不明說？」說着，兩道眼神徐徐朝羣俠臉上掠過，才抬頭笑道：「各位掌門人先運氣試試，是否感到有甚麼異樣？」

鍾二先生暗中運氣一試，只覺胸腹之間果然有了異樣感覺，但這一絲感應只是在似有若無之間，如果不是經孟壽昌提醒，恐怕誰也不易察覺得出。

這一瞬之間，敢情大家全已發覺有異。

峨嵋白雲子性子較急，首先喝道：「孟壽昌，你在大家身上使了甚麼手脚？」

皓首神龍龐士奇却捋鬚笑道：「區區劇毒，我們還不難把它逼出體外，孟教主提醒得似乎早了一點，不怕白費心機嗎？」

他說得一點也不錯，眼前這點中毒並不嚴重，憑大家的內功修爲，不難把毒逼出體外。

如果孟壽昌此時不提醒大家，等到毒氣散發之後，再要運功逼毒，就得大費手脚。

披痲教教主孟壽昌淡淡一笑，道：「各位掌門和孟某原無絲毫過節可言，今日之事，孟某只是受人所託，代人行事……」

青師太怒道：「九陰妖婦要你如何？」

孟壽昌笑道：「九陰夫人創設玄黃教，你們既然應邀前來，還主張以禮接待。」

墨無爲雙目圓睜，厲聲道：「這樣

無理取鬧，是誰的主張？」

孟壽昌兩道眼神瞧過大家，哈哈大笑道：「說也無妨，這是桑令主的意思，他是怕你們各大門派和天地教聯合一起，在玄黃教開壇之日羣起搗亂，才要商山四異在嶺前等候，各位之中，如果有人闖過他們這一關的，就引到落魂崖來。」

青城掌門鐵肩道人冷笑道：「孟教主可曾聽到商山四異的消息？」

披痲教教主點點頭道：「孟某方才已聽門下說過。」

獨孤握大笑道：「孟教主自問比商山四異如何？」

披痲教教主道：「武林中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豈可一概而論？」

大家雖然發現胸腹之間有一絲異樣感覺，但因中毒極輕，誰也沒把它當一回事。

即使各大門派門下弟子和天地教教徒功力較淺，此刻也沒有昏眩感覺，依然雄赳赳、氣昂昂的各自站立。

鍾二先生武功最高，心頭疑團也愈甚，趁大家說話之時，運氣一逼，那一絲異感，竟然既像消失，又像存在，當下悄悄向百草仙翁詢問，却連見多識廣的葛長庚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這時驀聽少林廣明大師縱聲笑道：「孟教主這般說法，是否也有意試試？」

披痲教教主徐徐的道：「孟某主持落魂崖，當然也有向中原各大門派領教之意，只是……」

廣明大師瞪目道：「只是甚麼？」

披痲教教主目光轉了一下，又道：「只是各大門派這幾年來，高手凋謝，不知還有甚麼人能夠和孟某旗鼓相當……」

他話聲未落，廣明大師大笑道：「孟教主口氣不小，貧衲倒要先試試你是否言過其實？」

孟壽昌搖手道：「大師請聽孟某把話說完了，再說不遲。」

廣明大師嘿道：「你說，你說！」

孟壽昌依然心平氣和的道：「即以此刻在座各位而言，自然認爲孟某口出大言，未免太以狂妄，但諸位人數衆多，孟某武功再高，也難以一一領教，是以孟某之意，想在比試之前，先試一試各位的定力如何？」

皓首神龍龐士奇大笑道：「你準備如何試法？」

披痲教教主微微一笑道：「諸位從狹谷入山，即是落魂崖，原因是這座山谷中，遍地都是毒花林，常人入林之後，就得魂落此谷。孟某受桑令主之託，主持此谷，曾在原來通道略予佈置，把這十里方圓定名『落魂大陣』，此地正當落魂陣中央方位。」

白雲子忍不住道：「你是想仗着毒花林，和我們一決勝負？」

披痲教教主道：「非也，落魂大陣雖以毒花林四條通道爲陣之門戶，但最具威力的却是這中央方位，即使千軍萬馬衝到這小山之下，也就是到了人生道路的終點。」

廣明大師環目四顧，冷冷的道：「這中央方位有甚麼了不起的？」

披痲教教主孟壽昌緩緩從懷中掏出一口金色的小鐘，小鐘上端繫着一個金環，只見他把金環套入左手中指，那金色小鐘就懸空掛在他手掌之下，接着又從懷中摸出一支五寸來長的金色小槌，才抬頭說道：「孟某主持『落魂大陣』，眞正的威力就在此鐘之上。」

他此話一出，大家全都大感驚奇，這區區一口金色小鐘，難道還能傷人不成？瞧他說得如此鄭重其事，似乎又不像有假。

這眞是大家從未遇上過的離奇之事！

任憑各大門派中武功最高、資格最老的鍾二先生和江湖經驗豐富、掌故最熟的葛長庚和昔日四惡之首、如今身爲天地教副教主、在黑道上混了數十年的惡道人墨無爲，以及這許多各門各派掌門，誰都瞧不出這口小小金鐘有何出奇之處？

披痲教教主孟壽昌不待大家開口，接着說道：「此鐘名爲『落魂』，普通練武之人只要鳴鐘一下，魂消魄散，像各位掌門人武功精深，只怕也不會超過三至五下……」

「哈哈哈哈！」惡道人墨無爲縱聲狂笑，道：「孟教主倒說得神乎其神，你就敲上三下試試，瞧我們禁受得住還是禁受不住？」

此話當眞是所有在場之人的想法，披痲教教主在苗疆專以扮神作鬼的技倆欺騙愚夫愚婦，天地間那有這等神怪之事？

披痲教教主孟壽昌兩道目光瞧了他一眼，微笑點頭道：「孟某方才已經說過要試試各位定力，即是此意。」

鍾二先生神色凝重，長眉微皺，朝皓首神龍龐士奇道：「道兄，恐怕其中另有蹊蹺。」

皓首神龍低聲道：「不錯，瞧他說得肯定，說不定另有陰謀，我們確是大意不得。」

鍾二先生默默點頭，只見披痲教教主朝自己打了一個稽首，道：「鍾大俠領袖羣倫，不知孟某方才所說，以爲如何？」

鍾二先生徐徐站起，雙目神光炯炯，拂髯道：「孟教主既然要試試大家定力，老朽自表贊成，只是在場之人功力參差，孟教主要如何試法？」

披痲教教主朗朗一笑，道：「孟某之意，就以九響爲準，各位掌門在九響之後，仍能不爲鐘聲動搖，孟某立即解散披痲教，聽憑各位處置。」

鍾二先生心頭一沉，暗想他如無絕對把握，怎會出此重言？當下微微一笑，反問道：「孟教主也說你如果贏了的話，又將如何？」

孟壽昌朗朗笑道：「孟某贏了，各位掌門人不是悉數落魂了，還有甚麼說的？」

皓首神龍龐士奇怒笑道：「孟教主眞不愧是天下第一狂人！」

鍾二先生雙目神光暴射，回頭向大家掃了一眼，大聲道：「孟教主的『落魂鐘』威力極强，大家不妨先準備一下，只要心神湛然，就讓他敲上九響試試！」

羣俠自然知道鍾二先生言外之意，他是叮囑大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千萬大意不得，這就哄然答應一聲，各自運功凝神，全力戒備。

皓首神龍龐士奇凝足十成功力，勁蓄掌心，只要稍一發覺不對，終南絕技「無形指」立即隨手點出。

鍾二先生眼看大家全都已有準備，心中也確實不敢相信這九響鐘聲會有恁地厲害，一面朝孟壽昌拱拱手道：「孟教主，請敲鐘吧！」

披麻教教主白晰的臉上始終掛着笑容，聞言之後，朝天打了一個稽首，口中唸唸有詞的道：「落魂大陣，聞鐘落魂，一敲天地動，二敲鬼神驚……」

白雲子聽得勃然大怒，厲喝道：「孟壽昌，你要敲就敲，何用說這些廢話？」

孟壽昌臉含厲笑道：「金鐘三敲，魂飛魄散，急急如律令！」

口中說着，右手舉起五寸來長的小金槌，朝金鐘上輕輕叩去！

「噹！」一聲清越鐘聲堪堪響起，各大門派中人宛如聽到喪鐘，心弦猛震，大有落魂失魄之感！

連鍾二先生內功修爲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也不禁陡覺心頭起了一陣煩躁！

「噹……」

「住手！」

蓑衣丈人右手藤杖一頓，清癯的臉上滿現怒容，大聲喝道：「孟教主，你幾時偸放了金蠶惡蠱？」

「金蠶惡蠱」這四個字聽到羣俠耳中，無異一聲焦雷。

因爲金蠶惡蠱乃是苗疆最厲害的毒蠱，中蠱的人只要聽到鳴金之聲，立時發作，武功再高，也是無法抗拒。

披麻教教主孟壽昌在金鐘兩響之後，早已瞧出羣俠神色劇變，全都中毒極深，不怕他們逃上天去，聞言手上一停，朗朗笑道：「谷老丈說得不錯，諸位從毒花林中摒息而來，兄弟出迎之時，特命小徒點燃伽楠香給諸位解毒，諸位當時感到胸腑一暢，不知不覺多吸了幾口深長呼吸，其實，敝教早已準備了金蠶蠱末，大量散播，只是諸位不知罷了！」

峨嵋白雲子厲喝一聲：「好個無耻妖道！」長劍一掄，正待縱身撲去！

披麻教教主大笑道：「哈哈，諸位中毒已深，只要孟某九叩金鐘，武功再高，也難以支持，孟某受人之托，忠告諸位，目前只有兩條路可以憑諸位選擇，一條是由金蠶蠱噬心而死，一條是投效金楓令主……」

天地教副教主黑旛追魂索煥堂大聲道：「你還忘記了一條可走之路，那就是先要決定我們那一個先死。」

披麻教教主神色鎭定，一舉手上金鐘，道：「諸位別忘了孟某掌握金蠶蠱在諸位心肺之間的發作之權！」

終南皓首神龍龐士奇呵呵大笑道：「孟教主也別忘了你生死之權，也操在我們一擊之中！」

披麻教教主臉色微微一變，接着笑道：「那麼孟某只好敲鐘了！」

話聲一落，迅疾舉起金槌，往金鐘上叩去！

「哈哈！」皓首神龍也長笑一聲，道：「那麼老夫也只好發招了！」

不待他擊上金鐘，右手一起，「無形指」凌空點出。

這一下，雙方動作都快，但就在這一瞬之間，大廳上突然燈火全熄，眼前一黑！

「噹」「噹」……

清越鐘聲忽然從大廳中飛出廳外！

龐士奇長笑道：「孟教主，你還想往那裏走？」

人隨聲出，同時往廳外追去！

大家正覺一陣頭暈心忡，黑暗中只聽蓑衣丈人的喝聲：「大家快請塞住耳朵！」

各大門派之人聞聲警覺，紛紛撕下衣襟，塞住雙耳。

却說皓首神龍龐士奇急起直追，如影隨形，跟着披麻教教主身後追出，但堪堪掠到門口，耳中陡聽嬌叱乍起，連人影還沒看清，一股勁風已當面拂到。

不！寒光閃動，一支長劍業已點到胸前！

皓首神龍在起身之時，右手早已拔出背上長劍，緊握手中，此時一見有人襲擊，他寒電般目光一瞥，看清攔住自己的正是天魔、天花兩女。

她們一左一右擋住門口，天花女手上執着一柄拂塵，疾捲自己寶劍；天魔女的長劍則疾刺自己左臂，這兩人同時而至，來勢異常迅速！

皓首神龍大喝一聲，右手長劍一起，順勢朝拂塵削出，左手中、食兩指却迎着刺來劍身戳去！

這一下當眞快得有如電光石火，天花女拂塵纏上龐士奇長劍，方自心中一喜，正待運勁，那知陡覺手上一震，一股巨大勢道突然從劍身上傳來，一下把自己帶出了四五步之多！

「錚」！天魔女劍勢出手，同時一聲驚呼，疾向後面躍退三尺，低頭一瞧，自己一柄精鋼長劍已被齊中彈斷！

皓首神龍龐士奇一道身形已疾如流矢，直衝而出！

噹……噹……噹……

急驟的金鐘之聲從廳外傳來，堪堪敲到三下，各大門派門下弟子和天地教一干功力較差的人再也支持不住，雙手捧胸，先後倒卧下去，臉上現出無比痛苦！

但就在金鐘敲到第三下上，皓首神龍龐士奇也已勢若電閃，凌空撲到！

人還未到，一縷悄無聲息的「無形指」風比人還快，一下點到金鐘之上！

「噹」！披麻教教主沒想到皓首神龍會來得這般快法，手上金鐘一聲大響，已被指風點中，震得粉碎，心頭不禁大爲凜駭，身子向後疾退數步，翻腕從肩頭掣出長劍。

皓首神龍白髯飄飛，身形落地，洪聲笑道：「孟教主，老夫早已說過，你生死之權是操在我們手上！」

孟壽昌冷笑道：「那也並不見得，你雖擊碎金鐘，但深入肺腑的毒蠱業已引發，最多也熬不過半個時辰。」

皓首神龍大笑道：「打發你孟壽昌，只怕要不了半個時辰。」

就在皓首神龍飛出大廳的刹那之間，羣俠之中，青師太、白雲子、元眞子、鐵肩道人也相繼追出！

青師太性烈如火，知道自己一行中了苗疆最霸道的金蠶蠱毒，殺性陡起，她緊接着皓首神龍掠出廳外。

正好天魔女長劍披「無形指」彈斷，微一怔神，青師太抖手一劍，朝她胸前刺到！

天魔女的武功也算不弱，趕緊嬌軀向旁側一讓，但青師太一劍出手，那容她有躲閃餘地，口中冷笑一聲，長劍一轉，陡然橫削而出。

寒光劃起一道森森劍氣，劍鋒閃動，鮮血直噴，天魔女驚叫起處，一條玉臂已被齊肩削落。

青師太劍光撩出，左掌同時劈到，「砰」的一聲，把天魔女一個嬌軀隨掌震出兩丈來遠，朝山下落去！那和天花女動手的，正是峨嵋白雲子，他一柄長劍霍霍生風，峨嵋「亂披風劍法」當眞像一陣龍捲風似的，但見匹練狂捲，片刻之間，已把天花女逼得手忙脚亂，步步後退。

此時驟然聽到天魔女的慘叫，天花女心頭一慌，被白雲子飛起的右脚踢中小腹，悶哼一聲，向後倒去。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和皓首神龍一指擊碎披麻教教主手上金鐘幾乎是同一時候。另外武當元眞子和青城鐵肩道人兩條人影却直向披麻教教主撲去。

披麻教教主孟壽昌瞧到兩個愛徒同時喪命，心頭又驚又怒，此時眼看對方紛紛追出，他們雖然身中蠱毒，但內功精深的人也可支持一時。皓首神龍說得不錯，自己眞要被他們截住，恐怕也難逃公道。他心念疾轉，目光一瞥，驀地朗笑一聲：「姓龐的，孟某要失陪了！」

袍袖一揮，身若殞星，奇快極倫的往山脚下投去！

「嘶」！從他袖中飛出一道碧綠火花，冲天直上！

「哈哈，孟壽昌，老夫容你逃出手去，就不叫終南皓首神龍。」

龐士奇人隨聲發，銜尾朝山下凌空撲去。元眞子和鐵肩道人堪堪掠到，一眼看到披麻教教主往山下逃去，也同聲厲吼，緊追下去。

四條人影疾如流矢，在黑暗中一閃而逝。

青師太、白雲子收拾了天魔、天花二女，抬頭一瞧，皓首神龍等人已經去遠，一時來不及再追，只好停住身形，同時也因披麻教教主臨逃時放起一道火花，敢情他又有甚麼埋伏，自己兩人不如先通知大家，然後再作接應。

一片漆黑的大廳上，這時已由大家晃亮火摺子，重新點起燈燭。

鍾二先生在羣俠之中算是功力最精純的一個，但他也被方才連續響起的金鐘之聲擾得心忡神煩，此時瞧着各派門下和天地教一干弟子，內功較淺的人，一經金鐘敲擊，蠱毒立被引發，紛紛支持不住。

他雖力持鎭定，也不禁修眉緊蹙，回頭朝蓑衣丈人和百草仙翁兩人問道：「兩位老哥，這金蠶惡蠱可有解藥？」

百草仙翁搔搔頭皮，道：「金蠶惡蠱，除了烏風草，別無解藥。」

蓑衣丈人點頭道：「葛仙翁說得不錯，烏風草只有雲霧山才有，而且不易尋覓，可惜老朽僅存的小半瓶烏風草散已在少林寺前悉數用罄，唉，金蠶惡蠱除了烏風草，實在無藥可解。」

鍾二先生淡淡一笑，道：「生死有命，鍾某原也不放在心上，只是咱們如果葬身此地，各大門派從此後繼無人，江湖上勢必另成一番形勢。」

他說到這裏，忽然想起方玉琪和蓮兒姑娘差幸沒和自己一行同來，不然也難逃此厄，心中想着，不由喃喃的道：「雖然方老弟和蓮兒姑娘倖免於難，但憑他們兩人，武功再高，只怕也難和九陰妖婦抗衡……」

話聲未落，青師太與白雲子已回到廳上，把皓首神龍等四人追趕披麻教教主下山，及孟壽昌臨逃時放起一道火花，不是另有詭計，便是暗使埋伏，要大家儘快接應才好。

鍾二先生撚鬚道：「咱們身處絕境，老朽熟思之下，山下四條通路，其中必有一條，可通落魂崖之外，龐老哥他們既然追下山去，咱們與其坐待蠱毒發作，不若分作四路，分頭突圍，同時也好接應他們，諸位道友不知以爲如何？」

惡道人墨無爲應聲道：「鍾大俠說得極是，敝教門下願意擔當正東一路。」

鍾二先生環顧大家一眼，徐徐的

道：「如此甚好，那麼我們也該分成三撥才好。」

當下大家決定由廣明大師、瓢浮子、白雲子、八卦刀謝滄洲，帶領金槍將呂史的後人呂繼先和少林門人，一行從西衝出。

蓑衣丈人、邛崍哭廣居士、生死筆獨孤握等代率武當門下一行往北。

鍾二先生、百草仙翁葛長庚、樊太婆、青師太、靜因師太，率同姜青霓、公孫瑤仙、谷飛鶯、慧修等人直闖正南，仍循來路闖山。

大家計議停當，正待各自往山下走去，百草仙翁葛長庚突然搖手道：「諸位且慢，我們身中惡蠱，方才已被鐘聲引發，發作在即，如再經一陣竭力奔走，血液加速，發作得更快，只怕沒有衝出落魂崖，咱們便告不支。老朽之意，大家不如先運功調息，把身內巨毒逼集足厥陰肝經，藉肝臟固有的袪毒功能，暫予遏止，待出了落魂崖，再行設法吧。」

鍾二先生知道這等方法無疑飲鴆止渴，但眼下情勢緊逼，不得不暫求片刻生機，當下點頭道：「目前我們也只好如此了。」

大家聞言之後，果然紛紛盤膝坐下，調息運功，一陣工夫，各自把蠱毒强行逼聚肝經，先後站起身來。

好在分派已定，便各按方向，朝小山脚下奔去！

朦朧月色，繁星在天，小山四週一片漫山遍谷的毒花林，此時沉寂如死！

鍾二先生一行由南面石級下山，堪堪走近草坪，陡聽刺耳喪樂突然大作，一隊狀若鬼怪的披麻教徒蜂湧而出，在林前擺成一座陣式，擋住去路，敢情其他三面也是如此！

這一隊人，不但臉上紅藍雜陳，塗着各種顏色，而且上身赤膊，也塗着五顏六色，連頭上戴的紙帽、手上拿的兵刃，無不奇形怪狀，見所未見！

鍾二先生領袖武林，除武功之外，平日也精研八卦九宮、奇陣之學，此時眼看對方徒然現出這許多人列陣以待，他一生謹慎，當下停住身子，準備先看清陣勢，再出手破陣。

那知瞧了一會，只覺這披麻教徒站得雜亂無章，既不按八卦九宮方位，也沒有五行生尅變化，只是叉着兵刃，雙手不住向上舉動，發出瑯瑯之聲，看去一片混亂，無法辨認得出這是甚麼陣法。

百草仙翁葛長庚跨前一步，低聲說道：「道兄可看出他們的陣式變化嗎？」

鍾二先生搖搖頭道：「一時不易瞧得出來，大概就是方才孟壽昌說的『落魂大陣』了。」

青師太道：「咱們衝過去就是了，管他甚麼落魂陣不落魂陣。」

鍾二先生也覺得時間寶貴，自己一行人都身中蠱毒，不能和他們相持下去，這就一揮手中長劍，高聲說道：「大家隨鍾某衝吧！」

喝聲一落，大步而出，居中衝出。那知形似鬼怪的教徒們一見有人衝來，口中發出一陣「嗬」「嗬」鬼叫，忽然朝兩邊退下，讓出一條路來。

不，他們敢情意在誘敵，刹那之間，一齊退入兩邊林中，走得一個不剩。

這條花林中的大路，大家方才就是從此而來，路徑雖然不寬，也有兩人並肩可行。

鍾二先生爲了防備披麻教徒突出偷襲，叮囑大家各自保持距離，便於動手，而且每一個人也早已撕下衣襟，蒙住口鼻。

各大門派的羣俠，這回分作四路突圍，原是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是以衝入林中，便自展開脚程，向前急走。

轉眼之間，便已奔了里把光景，一路上簡直如入無人之境，並不見有人偷襲阻攔。

正當此時，只聽身後遠處忽然響起「噹噹」金鑼之聲！

這鑼聲敢情就是從小山頂上發出，聲音洪亮，傳得極遠。

大家正走之間，猛覺心神一震，姜青霓、樊秋雲、公孫瑤仙、谷飛鶯、慧修五位姑娘功力較淺，立時感到一陣昏眩，方才勉强抑制的金蠶蠱毒，此刻再也壓制不住。

金鑼敲到第三響時，五位姑娘已似西子捧心，嬌聲呻吟，萎頓地上。

靜因師太大喝一聲：「諸位道友只管先走，貧道先去殺了那個鳴鑼之人！」

話聲未落，返身就朝來路飛掠而去！

但就在金鑼連續響起的同時，兩邊花林中也發出一片「嗬」「嗬」鬼叫，和「郎」「郎」鐵叉之聲，此起彼落，互相呼應，人聲沸騰，恍如不知埋伏了多少披麻教徒。

他們藉着林木掩護，竟然同時發動，從左右兩側夾攻而來！

鍾二先生朗笑一聲，匹練似的長劍劍光暴射，橫掃而出，當前兩個披麻教徒立即慘叫一聲，立被劈作兩截，應聲倒地。百草仙翁、青師太、樊太婆也同時出手，劍光杖影像急風驟雨般揮去，慘叫驚呼接連響起！

披麻教徒以爲仗着毒花林，大家都不敢追襲，自己這邊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只要把大家困在林中，等他們蠱毒發作，便可束手就擒。那知青師太、樊太婆眼看自己徒兒和愛孫因蠱毒發作，萎頓地上，自己也被遠處金鑼之聲敲得心神震蕩，不克自制，早已激動殺機，雙目噴火，此時恨不得把所有賊人一起消滅。

青師太劍發如風，口中高聲叫道：「葛仙翁，你照顧她們，我非把這批

賊子劍劍誅絕不可！」

百草仙翁還待勸她不可深入，但青師太話聲一落，已劍隨身發，一道滚滚青光朝左邊林中衝去。樊太婆厲笑一聲，也同時揮動鋼拐，朝右邊花林衝入。

這兩人宛如兩頭瘋獅，衝入花林之後，但見毒木花樹紛紛倒折。刹那之間，慘號厲叫夾雜着青師太的叱聲，樊太婆的大笑也同時響起！

藉毒木花樹掩蔽的一干披麻教徒，只恨爺娘少生了兩條腿，到處亂竄。

鍾二先生此時早已收劍站住，聽到左右兩側慘叫不絕，心中不由惻然，搖頭嘆息道：「這眞是一場武林殺劫！」

百草仙翁緊皺雙眉，低沉的道：「只怕我們無法衝出去了！」

鍾二先生瞧他臉色不對，吃驚的道：「葛老哥，你怎麼了？」

百草仙翁慘笑道：「鍾道長，你功力深厚，暫時還不礙事，我……已經支持不住了！」

話聲一落，往地上盤膝坐下，閉目運功。

此時四週花林業已聽不到甚麼聲息，敢情襲擊自己這一路的賊人，已被青師太、樊太婆兩人趕盡殺絕了，但兩人依然不見回轉。

鍾二先生凜然獨立，心頭又急又怒，正當此時，瞥見前面路上出現三條人影，朝自己這邊飛馳而來！馬上霍地轉身，長劍橫胸，仰天大笑道：「看來鍾某也得大開殺戒才行！」

眨眼工夫，三條人影業已馳近，當前一個大聲問道：「前面是崑崙鍾老哥嗎？」

人隨聲到，鍾二先生瞧清來的正是皓首神龍龐士奇，身後兩人是武當元眞子和青城鐵肩道人，不由大喜道：「龐老哥三位追趕孟壽昌，不知可曾得手？」

皓首神龍雙目精光炯炯，大笑道：「孟壽昌業已授首……」說到這裏，陡地吃驚的道：「鍾老哥，怎麼只有你們幾位在這裏……」

元眞子和鐵肩道人相繼趕到，兩人忽然脚下現出踉蹌，一聲不作的同時往地上坐下！

鍾二先生知道皓首神龍在三人之間，功力較高，是以此時還不覺得如何，不由嘆了口氣，把自己一行分成四路突圍之事，約略說了一遍。

皓首神龍驚道：「那麼我們該如何才好？」

鍾二先生瞧了百草仙翁一眼，拈鬚道：「目前我們各大門派中，眞正還能支持的，只怕就是龐老哥和兄弟兩人了，突圍之舉已不可能，何況惡蠱雖經暫時抑制，終於發作，依兄弟之見，我們趁蠱毒尚未發作之前，以龐老哥和兄弟的功力，何不試運本身三昧之火，煉化惡蠱，如能僥倖煉化，自然更好，否則也强過坐以待斃。」

皓首神龍點頭道：「鍾老哥說得不錯，我們也只好如此了。」

兩人當下就在地上坐定，各自澄心靜慮，運起功來。

* * *

却說靜因師太堪堪回來路奔去，陡見眼前人影閃動，從樹林中竄出七、八個披麻教徒，手掄鋼叉，擋住去路！

靜因師太因那金鑼之聲來自小山頂上，心頭極感憤怒，此時飛行迅速，一見有人攔路，那還客氣，身形掠近，立即搶先出手，右手長劍一招「撥草尋蛇」，向左邊一個鬼怪似的教徒刺去！

那披麻教徒鋼叉一舉，還待硬擋，靜因師太怎容他還手，劍尖朝上一挑一震，「噹」的一聲，鋼叉立被震出去，劍勢疾落，血雨飛洒，那教徒一條右臂已連肩削落！

這一下當眞快得無以復加，那教徒慘號一聲，身形還沒倒下，靜因師太早已一掠而過，連劍帶人衝到另一個人身前，手起劍落，一下把他劈成兩半，往後倒去。

靜因師太是急怒攻心，才會大開殺戒，一路上但見劍光繚繞，沿途雖有重重披麻教徒竄出攔截，但劍光過處，必有人濺血栽倒，片刻之間，便已衝出林外！只聽四週喊聲如雷，還不時夾雜着慘叫，想來其他三路突圍的人也全都遇上了埋伏，發生激戰。

小山頂上，那座大敞廳，此時燈火已熄，但在朦朧月色之下，大廳屋頂上正有一個白衣人影在一下一下地敲着金鑼，每一鑼聲，都敲得自己心驚肉跳，它雖然沒有披麻教教主孟壽昌手上那口金鐘般震懾人心，但被自己强行用內功逼住的惡蠱，此時也有蠢蠢欲動的迹象！

靜因師太仗着精純內功，略爲調息，連縱帶躍，一口氣掠上小山，箭一般朝屋脊撲去。

那在敞廳屋頂手執金鑼、指揮披麻教徒衆發動攻勢的，正是披麻教教主孟壽昌手下的那個女弟子天蠱女，她瞥見一條黑影飛快朝屋頂撲來，不由嬌叱道：「來的是誰？」

喝聲未落，靜因師太業已滿臉殺氣地落到她身前，冷笑道：「妖女，你還不放下金鑼？」

天蠱女聽得一驚，身形忙不迭後退了兩步，嬌笑道：「好啊，原來各大門派這許多高手，已經只剩下你一個啦？」

左手金鑼一揚，發出「噹」的一聲大震，身軀倏進，右手長劍刷刷兩劍，朝靜因師太直劈過去！

靜因師太冷冷的道：「妖女，只怕你們披麻教才剩下你一個了呢！」

長劍斜斜一指，只使了一招「斗轉星移」，封開天蠱女疾劈過來的兩劍。

（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鬥技會上唐煌戰勝了接二連三的來攻者，剛落台下，只見小潔躍上台上幾招之下就被對方砍殺成兩截。唐煌抱着半截屍體一路嚎啕大哭，幾乎昏去。細看之下却是鬥玉華的使女僞裝代小潔受死。託夢神魔爲奪五霸圖施用陰謀，力圖孤立唐煌並令其喪失鬥志、唐母提醒唐煌要忍氣吞聲不可因一時之怒而亂大謀。此時無影手又抱另一個似小潔的半截屍體出現眼前，不知是誰又做了替罪羔羊……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吹箭術顯神功　衆鹽屍難作惡

那知老魔還沒站穩，唐煌突然騰起身來，已到了他的頭頂之上，正是圖案上斂翼欲落的烏鴉姿態。

老魔從未見過這種怪招，也從未想到世上會有這般玄奧的招式，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破解，和費小潔一樣，也以「笑指桑蔴」之式，疾閃了三步。

然而，這五個姿勢包羅萬象，無微不至，唐煌兩臂疾收，最後兩個姿勢連貫施出。

「蓬」！這一掌接實的打在老魔的左肩上，衣屑紛飛，皮開肉綻，蹬蹬蹬退了三大步。

雙方都不敢相信這個事實，却又不能不信，互相怔怔地獰視着，像翎毛豎立的大公雞。

「大風叟」三人仍然躺在地上，因爲唐煌施出這一招怪學，雖有五式，却在轉瞬間完成，他們還是沒有看清楚。他們忘了內創的痛苦，一躍而起，緩緩向老魔撲去。

「你們閃開！」唐煌沉喝一聲，掠在他們三人之前，眼看着老魔撤下長劍。

唐煌俊臉上沒有一點兒表情，冷厲的目光像冬夜的寒星。如果目光也能殺人，老魔身上該有數百十個透明窟窿，這時他也撤下長劍。

「嗆！」這一掌只有兩三成力道，那是因爲唐煌首次以此招對付敵人，難免力不從心，但老魔却以爲是他的功力不足，還抱着僥倖的心理。

唐煌凝視着老魔，厲聲道：「狗賊，你困住家父到底是爲了甚麼？」

老魔的鬥雞眼中的寒芒逐漸冷凝，像蛇目一樣，他正在盤算着，這小子剛才那一招如何破解。

他越想越寒心，因爲那一招無法破解，不可思議。

唐煌冷峻地道：「金日東，把那半截屍體移過去，放在一起。」

金日東應了一聲，抱着那下半截屍體和上半截對在一起。

「少主！」金日東面色一肅，沉聲道：「這兩段屍體合起來分毫不差，分明是同一人。」

這句話提醒了唐煌，像一個陷入火坑之中的人，突然被人拉了上來一樣，心中又昇起無窮的希望，似乎眼前的一切又恢復了生機。

他倒縱回來，仔細一看兩截屍體，果然是同一個人，再看那肚皮上的圖案，這才發現鹿、鶴及三隻烏鴉的姿態都不對。

原來是這魔頭剛剛刺上的，顯然是想以假亂眞，對唐煌敲詐。

剛才唐煌若被瞞過，這老魔準備携走下半截屍體爲要脅，逼迫唐煌說出眞圖秘密。以唐煌對費小潔的至情，當然不忍她的屍體分家，可能會答應他。

現在老魔知道計不得逞，而且突然想起，唐煌那一招奇學必是五霸圖上的，而且他已受了傷，以一敵一，尚且毫無把握，還有「大風叟」等三人也不是等閒之輩。

當唐煌等人回過頭之時，「無影手」已在五十丈外，虎頭蛇尾地溜了。

唐煌吩咐埋葬了屍體，包括鄧佐、鄧佑和「金陵八友」等人。

他這時也深爲這一招奇學而驚異，這個招式固然包羅萬象，窮天地之造化，然而使唐煌奇怪的是，這「五霸圖」的本身既然五霸有正邪之分，他們怎能合研一招奇學？這「五霸圖」的眞正用意又是甚麼？

如果這「五霸圖」是五霸自己研悟出來的，怎的連五霸本人都不知道？因爲「黑狐」鄭化、「屍魔」及「無影手」等都是五霸中三邪之徒，據說「托夢神魔」是爲了九大奇人合研的「達魔武事眞詮」、「五霸圖」等至寶，而派門下搶奪，如果是他們自己研悟出來的，又何必多此一學？

顯然，這「五霸圖」除了包含一招奇學之外，尚有更大的秘密。

他深深吁了口氣，感覺他生命過程中的波折太多，而今後的困擾必將倍增。

「走吧！我們必須到金陵去找鐵大器，然後到死城去看看，小潔可能回到死城。我們必須盡快找到她，因爲『五霸圖』太重要，絕不能落入邪魔之手。」

＊　＊　＊

當化雪的日子開始，殘冬剛過，春之神以她那萬靈的畫筆，在草尖及樹梢上塗抹着淡淡的新綠時，唐煌和「大風叟」等人又來到死城。

他知道費小潔如果沒有死，必定潛回死城看看她母親的墳墓，因此，唐煌等人來此，也是盡一切可能，掩蔽行踪。

死城附近的夜色也和別處不同，好像那城牆上的人骨和骷髏，在料峭的夜風中悽呼吶喊。

捲地西風舞弄着枯草，象徵着春之神的玉趾，不會來到死城。

天上沒有星月，深邃的蒼穹像不見湖底的海洋。

唐煌招呼他們四人，伏在以骷髏砌成的短牆上。向內望去，荒草沒脛，在寒風中掀起一重重的草浪。

那高大的孤墳和守節廬仍在，睹物思人，倍感淒涼。

突然，「刷」地一聲，一條身影頭前脚後，像一支離弦的强弩，平射入城，落在那巨墳之前。

這人是誰？在背後望去無法辨認，只見他單掌伸出，作劈物之狀，然後兩手一分，好像要扳開墳墓。

但他只是比劃，好像打啞謎一樣，然後微微抱拳，施了一禮。

「這人在幹甚麼？」唐煌暗暗搖頭，只見那人又照樣比劃了一次，然後抱拳躬身。

突然又是一條人影掠入短牆，站在剛才那人身旁，輕哼一聲，道：「范兄的毛病最好改一改，此行我們任務重大，不必來那婦人之仁，我們快動手吧！」

唐煌這才看出先前打啞謎之人，原來是「飯來張口」范代，此人之懶，舉世無雙，連話都懶得說，若非不吃飯會餓死，恐怕連飯也不想吃。

後來之人乃是「酒池雙鯨」老二于奮，老大于勉已死在「大梟追魂」的貓頭鷹爪下。

兩人退後一丈，雙掌緩緩提到胸前，作狀欲推。

唐煌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想毀去墳墓，而「飯來張口」范代剛才比劃一陣，原來是表示要毀墓，並對墓中屍體致抱歉之意。

唐煌知道他們都是「無影手」的爪牙，不由大怒，而這時「大梟追魂」鐵大器更是忍無可忍，正要掠進短牆，突聞「卜卜」兩聲，于奮和范代同時震顫了一下，放下雙手，轉過身來。

于奮的左目已被大梟啄去，剩下一個黑洞，他們兩人神色木然，雙眼發直，互視一眼，併肩向城門走去。

他們的脚步十分沉重，身子挺得筆直，像在受檢閱的士卒，目不斜視。

「這……」唐煌暗自驚駭，不知他們爲何中途收手，又在玩甚麼花樣？

近了，他們兩人已接近城門，「叭郎叭郎」的沉重步聲打破了一片死寂。

「啊！」唐煌心中驚呼一聲，因爲他發現兩支紅色小箭，插在于奮和范代心窩附近。

這正是剛才「卜卜」兩聲的原因，顯然，這小箭並非以弓射出，像是以口吹出。

據說有一種吹箭，十分霸道，傳自西域，當聽到「卜」地一聲，已經中箭。

這種箭由筒中的彈簧射出，勁力奇大，只要一吹就行，若是內力深厚人吹射，即使對方是絕世高手，也不易避過。

于奮和范代已達城門，唐煌看得清楚，他們面色發黃，瞪着死魚似的眸子，木然地走出城門外，好像活殭屍一樣，兩腿不能打彎了。

「叭郎叭郎」之聲越去越遠，終於沒於夜色之中。

「這兩支箭是何人所發？」唐煌暗自吃驚，四下打量，風吹草偃，入耳淒涼，靜得像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

但唐煌深信，那小箭上必定淬有迷失本性的痲醉藥物。

就在他們互相驚疑之時，一條黑影帶着陰笑，疾掠入城，站在巨墓之前約三丈之地。

這個距離顯然比于奮和范代遠了一丈多，撮口一吹，尖銳的聲音像無情的利錐，破空而起，不久，就傳來「卜卜」的衣袂飄風之聲。

三十餘個高大的身影自牆外出現

，都是一襲黃袍，奔行極速而且排成一縱列，進入城中。

「天啊！」唐煌認識這些怪物，正是不怕痛癢、百打不死的鹽屍。這次現身，已不像前次那麼僵硬死板，只是神色木然。

三十個「鹽屍」排成兩行橫列，站在「無影手」面前，面向巨墓。

夜風吹動他們的寬大黃袍，聲浪很大，像千百面大旗在風中「卜卜」作響。

「他們面對巨墓作甚麼呢？難道剛才那兩支小箭是由墓中射出的？」唐煌目不轉瞬，注視着「無影手」。

「無影手」嘿嘿獰笑道：「本人是奉命行事，妳若能以同樣手法，以同樣方法打發三十個鹽屍，在下再親自領教。」

說畢，負手退了幾步。

「咭……」一陣冰冷而清脆的笑聲來自墓中，脆得像嚼着冬天蘿蔔。

唐煌看出那巨墓的石碑，才是唯一出路及發聲之處，相信必有機關。

那女人的笑聲越來越冷，低沉着嗓音，道：「藍天虹，你奉何人之命而來？」

「無影手」冷哂一聲，道：「恕難奉告，假如本人也能着了你的道兒，你將得……」

「卜卜卜」！一片金光，以扇面射出，都釘在前排「鹽屍」的雙目之間，眉心穴之下。

前排十五個鹽屍，突然嗚嗚怪嘷一陣，回頭狂奔，出城而去。

就在「無影手」悚然一驚，消閒之態頓失之時，又是一片金芒，「卜卜卜」！後排的鹽屍眉心之下也中了一支金箭，回頭狂奔。

「無影手」差點被他們撲上，連忙閃出一丈之外。不一會兒，三十個鹽屍的怪嘷之聲已在數里之外。

「無影手」驚駭之情已形諸於外，現在，他面對死神的考驗，不敢大意，緩緩向後退去。

「哼！」那女人以無比陰冷的聲調說：「藍天虹，就算你退出二十丈，仍然難逃一箭，不信你試試看！」

「無影手」悚然止步，對方先聲奪人，任何一句威脅的話，都使他不敢低估，因爲對方制住「鹽屍」之法乃是極大秘密。

死亡的黑暗，像黃昏的殘照，它使所有的事物，在將死的人看來更加可愛，更加留戀，而越是怕死的人，這種感覺越强烈。

這就是——怕死比死更可怕！

「無影手」何等狂傲，在死神的足下仍不免心驚肉跳，沉聲道：「你怎知鹽屍的制法？」

「咭……」那女人揶揄地笑了一陣，道：「那魔鬼心毒手黑，無所不用其極，本人爲了血海之仇，不得不忍辱偷生，思謀應付之策……」

她冷哼一聲，續道：「鹽屍只不過是數十年前無法無天的海盜，並無可怕之處，只是經由那魔頭交給『屍魔』調理之後，使他們練成『屍毒』，使他們的靈智失去十分之八九。但是，你們忽略了一件事，一個人的靈智如未全失，對於他以前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永不會忘……」

「卜」！一道紅箭疾射而出，快是夠快，若非趁「無影手」聽得入神之時，也不易得手。「無影手」倉促一閃，仍然慢了些，釘在他的左肩之上。

「無影手」嗓中發出野獸般的怒吼，正要伸手拔下紅箭，突聞那女人厲聲道：「別動！現在拔下，一見風就沒有救！」

「嘿……」「無影手」切齒道：「難道妳的心腸會這麼好？」

「心腸不錯。只是對你們這些沒有人性的東西，不能以人類看待！」那女人冷笑道：「我就是要叫你死，也不能讓你死得痛快，因爲你們加諸在別人心上的痛苦太大，也太深；若讓你們痛快死去，任何一個屈死的寃魂也不會瞑目，況且，在我的死敵之中，你還算不上一號人物，不必急急除去你！」

「無影手」高大的身子在夜風中顫抖，正因爲這是他平生最大的一次失敗，以致於使他無法保持冷靜，激忿羞怒的情緒，使他嘶聲道：「賤女人，你的話還沒說完！」

「不錯！我就是要你聽完了話，再打發你走！」她又冷笑了一陣，道：「那些海盜當年作案，搶劫一鹽運使的倉庫，金銀堆積如山，這是他們失去理智前的一件大事，因而他們永不會忘，所以一見金色的東西，就引發了他們根深蒂固的貪念，這正是他們的弱點……」

「無影手」面色灰敗，雄心消失，他自從敗在唐煌手中之後，就失去了原有的自信。

那女人續道：「光是找到他們的弱點還是不夠，本人窮數十年光陰，暗暗跟踪，終於發現『屍魔』的老巢，找到了『殭屍功秘錄』，發現眉心穴之下是他們最脆弱的要害。當然，要全部射中他們，也要動點腦筋，乃製成金色小箭，擾亂他們的視覺和心意，引起他們的貪念，比較容易命中……」

「哼！」無影手色厲內荏地哼了一聲，突然躍起三丈來高，兩腿一剪，就想平掠而去。那知那女人知他的詭計，「卜」地一聲，第二支紅箭又射在他的小腿上。

「無影手」怒吼一聲，飄落地上，不再作逃走的打算。

那女人厲聲道：「我要告訴你，這種紅色小箭，和金色的不同，淬有一種奇特藥物，藥力攻入內臟，有一種下墜的感覺，使你的輕功減去一半，感覺力不從心，而且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個人能解，連你那主兒也不例外。」

「我不信！」「無影手」冷笑道：「天下有毒死人的藥物，可沒有使人失去輕功的藥物。」

「我知道你不信！」那女人冷笑道：「即使你信，你也不服！那是因爲你背後還有大援，其實他早就到了！」

「無影手」聽說主兒到了，四下望去，突聞「卜」地一聲，要躲已來不及，一支金色小箭又釘在他的右手小海穴上，整個右臂已無法抬起。

他知道上當了，正要抬手去拔那小箭，又是「卜」地一聲，左臂上也中了一支，這樣一來，兩臂都無法抬起，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唐煌暗暗一嘆，心想：這女人很絕，心機也很深沉，對付「無影手」這種人，正需要這種狠毒的手段。

那女人厲聲道：「你還不走？難道要做一個箭靶？」

「無影手」怒嘯一聲，身上帶着四支小箭，回頭掠出死城，速度果然慢了許多。

死城又恢復了沉寂，夜風已停，靜得像另一個世界。

突聞「卡」地一聲，只見那石碑上開了一個小孔，那女人道：「那一個是唐煌？」

聲音仍然冷冰冰的，好像這女人總是以索債者的語氣和別人說話。

「我！」唐煌看了半天，心裡已經有數，猜出此人是誰，掠至巨墓之前，點頭一揖，道：「晚輩就是唐煌。」

他雖然猜出這女人是誰，但仍然不敢大意，暗暗戒備着。

「你把小潔弄到那兒去了？」

「這……」唐煌覺得對方問得很好，自己確有內疚的感覺，虔容道：「失踪了，不過……」

「卜」地一聲，金光乍閃，唐煌猛吸一口氣，將所有的內力貫於足心的湧泉穴上，整個身子陷在土中，僅露出頭部。

地上的黃塵，像數道黃箭，疾射數丈高空，只聞「叮」地一聲，一支小金箭射在城門上，落在地上。

唐煌嘿地一聲，震開塵土，一襲長衫在「鬆緊離合罡氣」振盪之下，無風自動，使身上的塵土紛紛洒落。

這一手眞夠俐落，使另外四個部下暗暗叫絕，但却惱了唐煌，沉聲道：「前輩對付任何人都是不打招呼就出手嗎？」

「哼！」那女人冷漠的道：「小潔怎麼了？你還沒說完！」

唐煌沉聲道：「請前輩先回答晚輩的話。」

墓中沉默了一會兒，突聞她輕喟了一聲，雖是輕喟一聲，却包含着無邊的憂鬱，喃喃地說道：「和小唐一樣，就是太狂了些！」

唐煌冷笑道：「前輩和那個講話？」

「和你！」語氣又冷了起來。

「和我？」唐煌沉聲道：「誰是小唐？」

「『長白神君』唐一飛。」

唐煌驚咦一聲，厲聲道：「你……你敢侮辱家父？」

「哼！」她冷哂一聲，喃喃地道：「這是侮辱嗎？但願如此！」她嘆了口氣，在這荒涼的死城之中，像幽靈的歎息，使人頓生淒涼和恐怖之感。

她幽幽地道：「雖然是多少年前的事，但是對我來說，却好像昨日之事一樣……我們曾携手徜徉於名山大川之間……六朝金粉之地……」

「唉！」又是一聲深長的嘆息，喃喃地說：「我們有說不盡的美夢，道不盡的傾慕。春天，我們在花海中數着繽紛的落英……夏天，我們依偎在小溪之畔……諦聽着大自然的心曲……秋天，我們携手踏着楓葉，爲天上飛馳的白雲形態而爭辯；冬天我們併肩奔掠於銀色的原野……比賽着輕功……」

她幽幽地輕喟着，喃喃地說：「因此，他叫我小潔，我叫他小唐，因爲愛是下傾的，父母對子女的愛，遠較子女對父母的愛爲深，因此，我們把稱呼都加上一個『小』字，表示至大至深的愛意……」

唐煌感覺她的尾音有些沙啞，那顫抖的聲調，有令人迴腸盪氣和催淚的作用。

他沒有想到爹爹昔年竟和她有一段不平凡的戀情。因此，他想起爹爹在不夜城中唸的那首詞，二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那麼前輩一定是『夜來香』費玉潔了？」

「是的！我和令堂交誼最厚，爲了成全她對令尊的一片痴情，我只有……忍痛……放棄之……」

兩泡眼淚一下子湧出唐煌眼眶，偉大的愛，必須有偉大的人格爲基礎，但這代價太高了。以半生的辛酸和淚水換來「偉大」兩字。

「前輩……你太偉大了……」唐煌悲切道：「長久的折磨也許使前輩產生了恨意，以致對晚輩也……」

「錯了，孩子！剛才是試驗你，因爲我已知道你和潔兒的事，爲了你們今後的安全，不得不考驗你一下，以便看看你是否有能力確保潔兒的安全。」

「那麼……」唐煌似仍不信，道：「剛才那支金箭……」

「那是無頭之箭，如果是有鏃之箭，即使是鐵也能射穿，怎會落在地上？」

唐煌恍然大悟，肅然一揖，道：「前輩可否告知，你爲何藏於此墓之中？小潔知不知道你仍健在？」

費玉潔沉聲道：「孩子快回頭，現在沒時間跟你談了……」

唐煌滑步回身，只見一個夢幻似的黑影已站在三丈之外。

黑袍、黑褲、黑鞋、黑襟，全身罩着黑紗，在料峭的夜風中，連衣角也沒動一下。

唐煌乍見這鬼魅似的黑衣怪人，微咦一聲道：「『托夢神魔』！」滿腔熱血立即沸騰起來。

唐煌所有的不幸和痛苦，幾乎都是這魔鬼一手造成，他的激動和忿怒無法抑制。

「嗆！」唐煌撤出長劍，以牙縫迸出的冷峻之音道：「魔鬼，家父與你何仇？蕭鳳至、蘇珊和莫愁，她們三個少女與你何尤？你竟以邪惡的妖法，使她們自絕而死，老賊，今天我要……」

「煌兒，你不行！快退下來！」人隨聲至，唐煌回頭一看，不由暗暗喝采，無怪小潔美絕人寰，原來是遺傳下來的，無邊的忿怒立即平息下來。

這位婦人，也是一身青色衣裙，連頭上的步搖也是以烏金製成的，因此，將她那略顯蒼白的面孔，襯托得一塵不染。

他深信，這位前輩年輕時絕不在小潔之下，估計她的年齡該在五十以上，然而看起來，僅有三十左右。

一種深深的同情自唐煌心底昇起，因爲這位前輩確實比自己的母親美得多，然而，她爲了成全別人，犧牲一生幸福，在淒苦中打發歲月。

她姍姍地走近，那美麗攝人的面孔上，沒有一絲表情，也好像從未笑過，似乎世上的任何事物都無法在她的心湖中激起漣漪。

「托夢神魔」木然站着，似乎也爲「夜來香」費玉潔的優美姿態所吸引。

唐煌對費玉潔深施一禮，道：「前輩，有晚輩在此，何用你動手！」

「慢着！」費玉潔漠然地道：「我還有話說！」

她站在「托夢神魔」面前，約一丈五尺之處，雲鬢上的烏金步搖仍然搖搖晃晃。

雖是一套普通衣裙，但穿在她的身上，又自有不同，被她那美好的身段、高貴的氣質襯托着，身上任何一絲一縷都高貴得不容人有半點瀆褻之感。

她美目一寒，沉聲道：「凌寒霜與你何仇？你竟設計陷害她，唐一飛何辜？你竟……」

「哼！」聲音之冷，令人顫慄，「托夢神魔」全身上下仍然紋風不動，沒有一絲兒活人的氣息。

費玉潔厲聲道：「你名列五霸，却不顧身份，濫殺無辜，費小潔若非被救，恐怕早已被你切成兩段，你……」

「托夢神魔」陰聲道：「在你看來，唐一飛重要還是費小潔重要？」

費玉潔突然面色一變，那深邃無比的美目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驚奇之色，沉聲道：「原來你是……」

她的語氣有些顫慄，那美好聖潔的臉上，全是痛苦和忿恨之情，由那烏金步搖看來，不是她的軀體在抖，而是她的心在顫抖。

「嘿……」「托夢神魔」獰笑一陣，以低沉冷酷的聲音說：「你早就應該想到，對於費小潔，我懷疑她的身世！」

「甚麼？」費玉潔面色更慘白了，這句話對她自尊心的傷害，遠超過她在淒苦中渡過十多年歲月，她能忍受更大的痛苦，但這種卑鄙的污辱，她無法忍受。

「賊子，你今天來此，就是要說這句話？」

「不！」「托夢神魔」冷峻地道：「我想做一件非常矛盾的事，請你到不夜城中去團圓。」

費玉潔臉上沒有一絲血色，却突然吃了一驚，道：「小唐已經……」

「別往壞處想，我要殺他，不必等到今天，我只是想徹底明瞭一件事，事隔數十年，而且雙方兒女已成年，你是否還愛他？」

「托夢神魔」的語氣似乎很平淡，但平淡之中却蘊藏着無比的激動和殺機。

「其實你是多此一舉！」費玉潔一臉聖潔之色，喃喃地道：「我和他之間的情感，不受時間限制，也不會向任何暴力低頭。以前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她突然咭咭大笑起來，切齒道：「惡賊，你可以摧殘我們的軀殼，却無法摧殘我們的靈魂！我深信你聽到這話以後，你內心的痛苦，遠超過我們千萬倍！」

「可是……」「托夢神魔」陰聲道：「世上最痛苦的事，是想得到却永遠無法獲得，你們兩人正是如此，我眞佩服你，有這麼大的勇氣活下去。」

「錯了！」費玉潔嚴肅的道：「眞正的愛不是獲得，而是賜予，因爲賜予比獲得更使人愉快！我們雖然不能結合，却是一種至高的情操；像你這種卑鄙小人，當然無法領略，這種情操就是無窮的希望！我們生活在希望之中，像遨遊四海的旅行者；而你却失去了希望，由失望而忿恨一切，像在黑暗中摸索的睜眼瞎子，你內心的痛苦遠超過我們。」

「托夢神魔」發出低沉而冷峻的陰笑，道：「我可以毀滅你們的希望！」

「你不能！」費玉潔沉聲道：「由於你的心地太壞，已經得到應得的報應，造物者要懲罰一個惡人，就是使他陷於憤恨、嫉妒和不安之中！」

「托夢神魔」厲聲道：「賤人，你可知道我爲甚麼沒有殺死唐一飛？」

「我知道，除了情仇洩忿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嘿嘿！」「托夢神魔」厲笑一陣，道：「賤人，你曾自詡吹箭百發百中，現在老夫就接你三箭！」

費玉潔取出一個風磨鋼箭筒，凝視着「托夢神魔」，身形緩緩向左移動。

這半天唐煌已經猜出這「托夢神魔」是誰了，眞沒想到，一件情仇竟造成武林的一場浩劫，使整個武林黑白兩道，都捲入這場是非漩渦之中。

光是聽費玉潔這些立論精闢的話，唐煌更是肅然起敬，爲了愛，她使自己受盡折磨，而無半句怨言，這簡直可以媲美佛家「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胸懷。

相反地，唐煌恨透了這個「日正當中」張子萍，武林中的滔天巨浪，由他一手造成。想起三個無辜少女之死，唐煌熱血沸騰，厲道：「魔鬼，你以旁門左道使三女自絕，到底爲了甚麼？」

「很簡單！」「托夢神魔」隨着費玉潔緩緩旋轉，凝視她嘴邊的箭筒，陰聲道：「我要你徹底屈服，徹底毀滅你！」

「爲甚麼要毀滅我？」

「因爲我恨唐一飛，但目前又不能殺他，只能拿你消氣，況且還有其他理由！」

唐煌冷峻地道：「是不是爲了五霸圖？」

「不錯！除了五霸圖之外，還有達摩武事眞詮……」

「卜卜」兩聲，兩道金芒疾取魔頭的咽喉，快得不可思議，顯然費玉潔以最大功力吹出。

那知這魔頭非比尋常，僅是一偏頭，兩支金箭帶着嘯聲自他耳邊掠過，「錚錚」兩聲，戳入牆門之上。

唐煌不禁暗自吃驚，就憑他這一手，可見比「無影手」高得很多，無法比擬，費玉潔身形加快移動，忽左忽右，步步生蓮，有如凌波仙子。

「日正當中」張子萍的身法也極靈活，雖然跟着她旋轉，却能和她的動作一致。

「卜！」張子萍的身子像陀螺一樣，疾旋二十餘次，就在這時，「卜」地一聲，才射出一道紅箭，原來第一次是假的。

這支紅箭疾奔張子萍的髮髻，如果髮髻散開，繫在髮髻上的黑紗，也必定脫落下來。

雙方相距一丈五六，而且以畢生內力吹出，像閃電一樣，已到了他前額三寸之處。

這種速度，幾乎比人的思想還快，向上躍起根本不可能，只有左右和下面三途可以閃避。

然而，費玉潔這一箭勢在必中，反之，她將無法發洩胸中之氣。

這僅是刹那間的事，張子萍自知這次不會那麼簡單，聞「刷」地一聲，小箭一分爲三，成鼎足之勢射到。

左右各有一支，下面也有一支，張子萍身形疾挫，仍然慢了一步，「卜」地一聲，髮髻散開，一塊黑紗飄落下來。

另外兩支又射在城牆的骷髏上。

張子萍披散著髮，本來面目一覽無遺。

唐煌本來蓄勢以待，準備萬一費玉潔不能得手，就出手幫忙。

現在他突然楞住了，魔鬼該有魔鬼的形態，無非是面目猙獰，神態陰森。

然而，這張子萍的相貌却和想像中的相反，長眉朗目，隆鼻海口，面如古月，頷下有一縷疏鬚。

假如不是親眼看到，誰也不會相信，一個滿手血腥的魔頭，竟有這等不俗的貌相。

他那黑亮的長髮在夜風中飄拂，使他那風範更顯得一塵不染。

然而，費玉潔並未感到意外，因爲這面孔給她的印象太深刻！太惡劣！這張面孔，掩不住他內心之毒，像一個精巧的花瓶中，裝滿了蛇蠍一樣。

「賤人！」張子萍冷峻地道：「雖然妳佔了點小便宜，但我仍不屑與你動手！」

唐煌冷笑一聲，長劍已撤在手中，沉聲道：「費前輩更不屑和你動手，惡賊！你對自己的妻女都能下毒手，足證你人性已泯，但我要殺你，也要堂堂正正，惡賊！亮出兵刃來！」

張子萍輕哂一聲，負手踱了兩步撿起那塊黑紗，把長髮挽起，把黑紗罩在頭上，「叭叭叭」連擊三掌。

掌聲才落，短牆上飛起四條人影，那是「大風叟」等人。「大梟追魂」的巨大貓頭鷹也飛臨上空。

接著，四週城牆上又出現數十個人影，唐煌四下一看，不禁微微變色。

他出道不久，見過的大場面也不止一次，可能有些武林高手畢生也沒見識過。然而，今夜這個場面大爲不同。

浪潮似的人影，一重重地湧進城中，第一排是八大奇人，「棋魔」連捷，「龍燈飛魂」丁大山。

第二排是五大門派掌門人，以及各派中一流高手，一個個都板著面孔，像摧命索魂的幽靈。

第三排最多，是各大門派的三四流角色，像洶湧的人浪，多得無法計算。

這死城雖然佔地不大，站滿了人浪，估計在千人之下，像這種場面，算是武林創舉。

就連上次在邙山幽谷之中的那個場面，也相形見絀，因爲那一次不過是四五百人，而且論身手，也比這次差得多多。

「血手熊」和「無影參精」兩人磨拳擦掌，他們對斷殺非常有興趣，像蒼蠅見血一樣。

費玉潔沉聲道：「唐煌，你走吧！這不關你的事！如果你能退出此城，他們不敢向我下手！」

「不！」唐煌堅決地道：「前輩，我絕不向邪惡低頭！只是我要向九位前輩說幾句話！」

他大步走向「鳩面神」面前抱拳道：「金前輩，我知道你們是爲了家父的安全，甘願在不夜城中作人質，假如果是如此，大德不敢言報，晚輩自當刻骨銘心。但晚輩必須敬告各位前輩，此魔就是『日正當中』張子萍，也就是『喜上眉頭』的三邪之一，以前輩的身份，即使爲了家父的安全，也不該受他役使，這魔頭心毒手黑，六親不認！和他妥協，就等於和天下蒼生作對，晚輩言盡於此，還請前輩三思！」

「鳩面神」面色木然，他的相貌本來就醜，板起臉來，更加醜惡，對於唐煌義正詞嚴的話，根本沒有反應。

唐煌冷哼一聲，又向「天地二聖」道：「兩位前輩呢？難道也充耳不聞？」

「天地二聖」臉上毫無表情，目視天際。

唐煌轉身對「吝嗇鬼」王大吉道：「王前輩，記得你在台兒莊周濟貧民的善舉，晚輩常以您的壯舉，作爲處世爲人的楷模，王前輩，你不要使晚輩爲難！」

王大吉痴肥的臉上，也沒有一絲表情。

「血手熊」厲聲道：「少主！這些金玉良言，他們當是耳邊風，我們殺！」

唐煌俊目一掃，千百人衆，像千百根死氣沈沈的木樁，也沒有人表示反對或同意，重重的殺氣逐漸加濃。

人手太多了，即使對方不動手，閉目等死，以三五人之力，也殺不勝殺。況且，有上次「金陵八友」和鄧佐鄧佑等慘死的經驗，唐煌更不忍下手。

向人潮望去，有鐵騎會的「連環馬」，「雲烟教」的「雲烟十五煞」及各派所有的人手，可以說是傾巢而出了。

「無影參精」沉聲道：「少主！記得在邙山幽谷之中，你一鞭一劍，面對五百之衆……」

「大梟追魂」也沉聲道：「雖然今夜本主人也在這裏，在下也同意殺出去。」

「血手熊」大聲道：「我們還等甚麼？難道……」

唐煌突然嚴肅地一揮手，對張子萍道：「讓路！」

張子萍厲聲道：「你要幹甚麼？」

唐煌冷漠地道：「和費前輩一同離開這裏！你若有一份人性，可別攔阻，過了今夜，任何一天遇上你，我唐煌都願意和你見個高下！」

張子萍冷笑道：「今夜不敢？」

「不是不敢，而是不忍！」唐煌走到費玉潔身邊，扶起她的纖腰，道：「因爲我不像你那麼殘忍！」

「血手熊」大聲道：「少主你……」

唐煌厲聲道：「跟我走！沒有我的命令，誰要是動手，可要酌量點！」

說畢，昂首挺胸，筆直向「鬼仙」裴慶走去。裴慶身後是密密層層的人潮，有丐幫長老和藍衣幫的高手。

「鬼仙」裴慶臉上沒有表情，閃身讓開一步，後面的丐幫長老，也都紛紛讓開，形成一道人牆甬道。

他們閃身讓路，並非自願，臉上都有忿然之色，千白道目光像千百道利箭射在唐煌身上。

但他神態自然，扶著費玉潔，目不斜視，假如這時千百人中任何一人喊出「殺！」他們將陷入重圍！

然而沒有一個人出聲，他們是否被唐煌的威儀所懾，抑是等待「日正當中」張子萍的命令，則不得而知，但任何一張面孔上，都浮現狠毒之色。

這條人牆甬道竟是那麼狹窄，僅容兩人併肩通過，唐煌可以清晰聽到他們胸腔中熱血沸騰的聲音。

這條人牆通道雖長僅二三十丈，却好像走了極長的時間，像通行在冰雪封凍的夾谷，隨時都有被冰雪掩埋的危險！

他們終於出了城門，同時呼了口氣，好像這一刻根本沒有喘氣似的。

出城之後，費玉潔突然身形加快，唐煌和她並駕齊驅，堪堪可以跟上，但後面四個高手可就慘了。

費玉潔成竹在胸，奔馳的方向是迂迴的，即使後面的人跟踪追趕，也將追錯了方向。

大約奔出三五十里，費玉潔停了下來，道：「孩子，眞想不到你能如此通情達理，坦白地說，一旦動起手來，我們固然不易脫出重圍，但他們也必傷亡慘重，但老身知道你並非懼怕，因爲老身自你的神態中可以看得出來！」

「前輩過獎了！」唐煌肅然地道：「晚輩顧慮太多，以致於不忍下手！」

「我知道！」費玉潔嘆道：「主要是你可能發生一種錯覺，認爲張子萍儀表出衆，老身和他有夫妻之實，以爲老身昔年曾對他有過情感！」

「是的！晚輩認爲……」

費玉潔道：「你以常情去衡量我和他之間的事，自然有此想法，但我們都不是平常人，也就是說，我都有充足的理由，不能向對方付出眞情！」

唐煌黯然道：「那是因爲前輩根本不喜歡他，同時前輩爲了成全家母而犧牲了自己！」

「其實也並非如此！」費玉潔深深一歎：「俗語說：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有情月常圓！可見『情』這一字害人之深，其實老身當年犧牲自己，以身事賊，也是在不正常心理之下出此下策，唉！老身當時並非全心全意犧牲自己，內心的痛苦，難以描述，這種心境你現在還無法領略，總之，年輕男女一旦陷入愛戀之中，一切心理演變和擧止，都不能以常情去衡量判斷！」

唐煌並不感到意外，因爲他出道不久，就嘗到這種滋味了。雖然如此，他也佩服費玉潔的偉大。

他相信任何一個捨己爲人的人，

在犧牲自己的時候，不可能無牽無掛，他們內心是很痛苦的，只是爲了偉大的志願，甘願讓痛苦折磨。

唐煌不願再提這件使她傷心之事，立即改變話題，道：「張子萍的托夢邪術，是何時學成的？難道昔年和前輩結褵時就擅長此術？」

「不！那時還不會！」費玉潔笑道：「近年來他的功力大增！也學了些旁門左道術，儕身五霸之中，像『無影手』和『屍魔』那等高手都聽他驅使。」

唐煌不解地道：「他既是五霸中人物，當年研成一招奇學時，他必定親自參與其事，爲甚麼現在又搶奪此圖？」

「錯了！」費玉潔肅然道：「『五霸圖』並非五霸繪出來的，當然那一招也不是他們所研出來的！」

「這是爲了甚麼？」

「這可能是一個陰謀，據老身猜想，繪此『五霸圖』之人，居心叵測！而五霸並不可怕，眞正可怕的是繪製『五霸圖』之人！」

唐煌心中一動，恍然而悟，道：「莫非『五霸圖』上那一招可以制住五霸？」

「嗯！」費玉潔連連點頭道：「你的心思很細密，無怪你出道僅一兩年，就能儕身一流高手之列，使武林側目！的確不是偶然，我認爲這種猜想很有可能！」

唐煌忿然地道：「張子萍乃是小潔親生父親，張子萍爲甚麼叫『無影手』把小潔困在不夜城中？」

費玉潔冷笑道：「張子萍昔年不知老身懷孕，更不知道小潔是他的女兒，至於小潔在不夜城中，那是她自願的，旨在探聽張子萍的行踪。」

費玉潔喃喃地續道：「他爲了『五霸圖』，不惜動員整個武林到處找尋，五大門派掌門人受他所脅，最初不聽他指揮，張子萍就以『百步燈心草』爲他們服下，昏睡數十年，若非『花木羽士』以獨門『藏屍大法』爲他們保藏軀體，早就沒有救了！」

唐煌沉聲道：「五位掌門人此番被『花木羽士』治癒之後，按理不該再受他驅使才對，爲甚麼……」

費玉潔狠聲道：「這就是張子萍的厲害之處，他抓住五派掌門人的弱點，他們不得不服從！」

唐煌不以爲然地道：「身爲白道俠士，應該知道威武不能屈這句話……」

費玉潔搖頭道：「世上任何事，都不是絕對的！我不妨打個比喩，假如張子萍聲明，以你作人質，可以放出令尊唐一飛，你該如何？」

「這……」唐煌毅然地道：「晚輩不加考慮，甘作人質捨身救父！」

「這就是了！」費玉潔續道：「五派掌門人的上一代，都在張子萍的掌握之中！」

唐煌心頭一震，道：「以五派掌門人師尊的身份，似乎不該如此無能，被他制住，況且，張子萍如果利用五派掌門人的上一代，不是比五派掌門本人更有用些？」

「錯了！」費玉潔道：「我說的上一代不是他們的師尊，而是他們的父執之輩，大多不擅武功！」

唐煌不由切齒地道：「這賊子竟能殘害不會武功之人！」

費玉潔慨然道：「這就是他卑鄙狠毒之處，正因爲那些老人兩手無縛雞之力，所以五派掌門人更會不顧一切，聽他擺佈！」

唐煌冷峻地道：「早知如此，我不會對五派中人下毒手了！不過那幾次都是他們逼人太甚，不得不自衛！」

「那不能怪你！」費玉潔道：「其實五大門派，除了丐幫之外，昔年都不是正大門派！尤其是排敎雲烟敎，昔年無惡不作！你也不必引咎自責！」

唐煌的目光在她那滌塵脫俗的面孔上一掃，突然心中一動，「據小潔說，費前輩昔年已被張子萍毀容……」

費玉潔歎道：「那是小潔騙你，昔年老身雖未被害，而張子萍確曾以毒蛇威脅過我，聲言我如果不拿出『五霸圖』，他要使毒蛇噬我的面孔！」

唐煌道：「那六個神秘少女又是誰呢？據小潔說是她的侍僕，但她們却又聽那魔頭支使，偸襲九大奇人。」

費玉潔微微一笑，道：「那是煙幕！其實一共是十六個，另外十個死在你的手中，小潔和老身之徒，進入不夜城佯作背叛，聽那魔頭驅使，所以她們奉命偸襲九個老鬼，都適可而止，並未取他們的性命。但却使他們身受重傷，一個個佯作死去！」

唐煌不解地道：「他們不是爲了家父而自願作人質嗎？」

「是的！」費玉潔喃喃地道：「但老魔也不是輕易受騙之徒，後來發現他們雖受重傷，却未死亡，乃以唐一飛的性命爲威脅，要他們自動到不夜城去作人質！」

費玉潔又激動地說著：「令尊爲人正直，人所共知，雖然他比九個老鬼矮了一輩，可是九個老鬼仍然不約而同地以重傷垂危之身，進入不夜城！」

「原來如此！」「大風叟」和「血手熊」同時慨然地道：「幸虧剛才沒有動手，否則，將使少主遺憾終生！」

費玉潔點點頭道：「不錯，剛才絕不能動手，不然煌兒將成爲千古罪人！」

唐煌面色一黯，道：「晚輩不知那十六個少女是前輩之徒，而且負有保護家父的使命，以致殺了十個，晚輩之罪，百身莫贖！」

費玉潔道：「你也不必難過，她們都是願意死去的，當初我派她們到不夜城時，她們已經表白心跡了！」

唐煌大爲感動，同時也記得在那亂葬崗中，門玉華曾警告過他，不可與她們作對，反之，將來一定後悔，想不到她們捨己爲人，毫無怨言。

「煌兒，你不必難過！她們捨身取義，也是爲了整個武林，只要你能獨挽狂瀾，消弭武林一場大劫，也對得起她們了。」

「喏！」她掏出一個紙包，交給唐煌道：「這裡面是一帖膏藥，見到小潔時，可以貼在她的肚皮上，那圖案會自動消失。她現在安然無恙，你暫時不必去找她，可以到繁華的地方走走，必有所見！」

唐煌茫然的道：「家父被困不夜城，晚輩怎有心情到繁華的地方遊覽？」

「不是遊覽！」費玉潔道：「你現在已成名，你不去找別人，別人也會來找你，而找你的都是絕世高手，我叫你去繁華之處，另有深意，必有所見，不必多疑！」

「前輩妳……」

「我另有要事，咱們也許不久就可以見面了！再見！」

說畢，窈窕的身影已在二十丈外，好像遺下了重重的悵惘和憂鬱，由唐煌一人來承擔。

「大梟追魂」鐵大器因爲有大梟在身邊，很不方便，無法到繁華地區地，也告辭走了。

唐煌感慨萬千，恩和仇都太沉重了，全要他一人承當，這還是其次，還有一些大恩，竟無法報答，那就是十六個少女的大恩。

死的固然含恨地下，而活的又該如何？仇，固然是沉重的負擔，而恩，更有過之。明知某些人對自己有恩却又無法報答，那是最大的痛苦！

* * *

半個月後又來到中原地帶，陌頭一片新綠，正是草長鶯飛的時候。

他們又來到洛陽，這次無事可做，只得漫遊名勝。這裏的古蹟很多，最出名的有老子故宅，銅駝巷、夾馬營、金谷園、白馬寺、軒轅廟龍馬負圖碑、漢光武廟、關羽墓、龍門石刻及北邙山東漢諸帝塚等。

在洛陽逗留三天，並無任何發現，唐煌已經有些不耐了，所謂繁華之地，還有金陵，但他有點懷疑，費前輩叫他來繁華之處，用意何在？

第四天吃罷午餐，一個人上街閑逛。洛陽的繁華，僅次於六朝金粉之地的金陵，而且另有一番古樸的韻緻。

且看唐代詩畫大家王維，在「洛陽女兒行」中，如何形容一位富貴人家的女子在洛陽的生活：「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

唐煌不知不覺出了南門，來到軒轅廟，他曾來過一次，但他獨對此廟的幽靜有所偏愛。

近一兩年來，他每天都在困擾和殺伐之中，沒有一時一刻安寧，現在心情鬆弛下來，頓覺人世間一切困擾和危難，都是自己招來的。

置身於此，確能使人心情澄澈，最低限度，慾念不易產生。

「鏘！」隱隱傳來銅鑼的聲音，乍聞似很遙遠，却又像是附近傳來。

這座廟中並沒有僧尼駐錫其間，也無人看守，由於此廟在城南五里處，香火並不太盛。

廟中爲何傳來鑼聲？唐煌雖然疑心，却未在意，他以爲可能是由附近傳來。

他負手進入廟中，進入大殿。

「鏘！」這次聽得清楚，分明來自後殿，心想誰在敲鑼？

這分明是鑼聲，竟却十分縹渺，假如這鑼聲來自遠處，聲音不會那麼有力，假如來自廟中，却又不會那麼低沈縹緲。

「鏘！」這時他站在後殿，却發覺那聲音不在後殿，不由一怔。奇了！這鑼聲有點怪異。

他又向前殿走去，却放低脚步，仔細傾聽，「鏘！」這一聲竟來自附近，唐煌四下一打量，向那龍馬負圖碑處走去。

原來這巨大的龍馬負圖碑，在前後殿之間，相傳伏羲時，有龍馬負圖自洛水而出，伏羲照圖繪成八卦，也就是我國文字的肇始。

這龍馬昂首分鬃，栩栩如生，當年的雕刻家曾費了番心血。

然而，這巨大的龍馬深植地中，用手指敲了兩下，乃是實體的，那麼鑼聲不會來自石馬中央。

「怪事！怪事！」唐煌搖搖頭，又向前殿走去。「鏘鏘鏘」！這次可聽清楚了，確實來自石馬之中。

唐煌聳聳肩，走回龍馬身旁，心想，光天化日之下，不會有鬼魅出現，這龍馬之中不知藏有甚麼怪物？

唐煌兩臂抱住龍馬，力貫兩手，竟把一個千餘斤重的龍馬拔了起來。

現在他可以看出，原來龍馬下面有一個石座，石座中央是一個黑洞，還有層層階梯。

唐煌放下龍馬，正要探頭向下望去，突聞一聲暴喝，無儔罡風自洞中湧出。

唐煌悚然退了一步，還沒有看清對方的面貌，只見一個人球，以銳不可當之勢向他胸前撞到，厲聲道：「好個桃花塢主！你果然來了……」

唐煌無暇思索，一式「吞雲嚼月」，以守代攻，轉念工夫，切出三十餘掌。

「啪啪啪」雙方接了三掌，竟是平手之局，對方稍退即進，不知掄起甚麼兵刃，竟發出「嗡嗡」之聲。

唐煌不由大吃一驚，這一招乃是由九大奇人的絕學精研而來，威力之大，僅次於「五霸圖」上那一招，想不到對方竟能接下。

唐煌只感到對方內力十分雄厚，而且對方的招式也似曾相識，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出適當的破解之法。

他在無餘的短時間中，武功突飛

猛進，但內力方面的進境，却不能像招術進步一樣快。

急切中連退三步，「一手遮天」，「力槌天鼓」兩招連續施出。

那知對方那奇大的兵刃「嗡嗡」作響，震耳欲聾，招術之怪，力道之猛，竟不在「無影手」之下。兩招又被化開去。

唐煌大喝一聲，「虎尾春冰」「含沙射影」，又是兩招奇學。

狂飆乍起，風雲色變，堪堪避過對方一擊，正待再施絕招，那知一聲暴喝，有如平地焦雷，前後大殿被震得沙沙作響，「嗡」地一聲，千百道白線將唐煌裹定。

他感覺自己像一隻春蠶裹在繭中，千絲萬縷，密密麻麻，簡直沒有一縫一隙閃避的空間。

唐煌這時想撤劍也不可能了，幾乎是盡了最大努力，連換十五個方位，施出一式「蚍蜉撼樹」。

這一式以三十七掌於瞬間完成，只聞「蓬」地一聲，黃塵暴濺，人影乍分，唐煌一條右臂幾乎裂了開來，蹬蹬蹬連退三大步。

而對方卻僅退了一大步，剛才接實，對方並未用那兵刃，而是以掌對掌，顯然內力比唐煌大得許多。

這時唐煌才看得清楚，此人身軀高大，衣衫襤褸，一臉虬鬚，却赤著雙脚。

「啊！」唐煌驚喜交集，大聲道：「你是『赤脚大仙』高占非高前輩？」

那赤脚老人也微噫了一聲，道：「小子何人？怎知老夫是高占非？」

原來他手中持著一張巨弓，那弓弦是白色的，所以舞動起來千絲萬縷，令人眼花撩亂。

唐煌肅然道：「晚輩唐煌，奉九位奇人之命，尋找老前輩，『一神、二聖、三仙、四鬼』晚輩已見了九位，只有前輩一位……」

「你剛才所施的招式得自何人？」「赤脚大化」聲如悶雷，沉聲續道：「你怎知老夫在這裏？」

唐煌抹去額上的汗，道：「剛才聽到敲鑼的聲音，晚輩最初以爲是遠處傳來的，後來又以爲在前殿，但又聽出來自後殿，終於發現來自龍馬之中，才拔下龍馬……」

「哈……」「赤脚大仙」大笑一陣，道：「看來老夫的『高籟之音』沒有白費功夫！小子，你以爲那是敲鑼之聲嗎？」

唐煌一怔，道：「不是鑼聲是甚麼？晚輩沒有聽錯，只是那聲音是以深厚內力發出，所以和普通鑼聲略有不同！」

「錯了！」「赤脚大仙」道：「老夫以手撫弄弓弦，可發出數十種樂器之聲！」

「甚麼？」唐煌幾乎以爲這老傢伙信口胡謅，但仔細看看他的神色，又不像在說假話，不由茫然地道：「手撫弓弦能發出銅鑼之聲，那眞是一大奇聞了！」

「那也不見得！像這種『高籟之音』，當今之世，可能還有更高明的，只不知此人是否健在？」

唐煌不由暗暗一嘆，以「赤脚大仙」的奇異內力，能使弓弦發出銅鑼之聲，已算是奇中之奇，想不到還有更高明的知音之人，不解地道：「當今之世還有更高明之人？那人是誰？」

「赤脚大仙」宏聲道：「『無孔笛子』古鳳！」

「此人是女性？」

「不錯！而且還很年輕，大概比你大不了多少！」

「這……」唐煌有些懷疑，却沒有說出來。但「赤脚大仙」已經看出，肅然道：「天下沒有不可信之事，却有不可知之事！就以你來說，若以一般練武的時間來衡量，顯然你的進步超出常軌，若非親眼所見，連老夫也不敢相信！小子，你還沒告訴老夫，剛才的招式得自何人？」

唐煌把九大奇人授技，以及近來武林中所見之事說了一遍，道：「高前輩被『花木羽士』藏在樹中，據他說鋸下之後，前輩就失踪了，前輩昔年被何人暗算？」

「赤脚大仙」慨然一嘆，道：「這問題連老夫也無法回答，說來實在令人氣結，老夫昔年被人暗算，劫走秘笈，却又遇上『日正當中』張子萍，那魔頭也風聞我身上有秘笈，就以酷刑迫供，老夫對他實說了，但他不信，就以同樣方法，爲老夫服下了『百步燈心草』。」

唐煌這才知道劫去秘笈之人，仍不是張子萍，那人是誰呢？可見那人的身手絕不在張子萍之下。

「赤脚大仙」續道：「老夫被鋸下之後，被人挾走，不知以何種手法，使老夫恢復知覺，但在老夫醒來之時，他却轉身離去，老夫大呼，表示謝意，他却聲言不要任何報償，只要老夫一樣東西。」

唐煌不禁一皺眉頭，道：「既然不求酬答，爲甚麼又要前輩一樣東西？他要的是甚麼東西！」

「『將軍弓』！」

「就是前輩的兵刃？」

「不錯！老夫的巨弓，乃是名將李陵的遺物，李陵爲飛將軍李廣之孫，善騎射武，帝時官拜騎都尉，自請步騎五千伐匈奴，終因以少敵衆，矢盡而降，當時壯懷激烈，仰天悲嘯，將他的寶弓擲於絕壑之中，後被單于立爲右校王……」

睹物思人，唐煌想起李陵的遭遇，不禁感慨萬千，不知是那位詩人，以「李陵不封」爲題，抒發惋惜和不平之氣。道：「高前輩，你剛才說桃花塢主，那人和你有何過節？」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三小來至一處，見黑肚腸等和一白髮老頭劇鬥，三小本想向黑肚腸報復，聽說是人魔，便先向他挑戰，從他答話中證實是清廷國師無訑，便狂攻猛打，黑肚腸怕兒子有損傷，聯手合擊，人魔避其鋒，反將七殺轎和四怪摧毀，跌下懸崖，三小繼續纏鬥，幸來了賀通天助陣，將人魔推下懸崖，師徒見面，正商議下一步工作，此時人魔再現眼前，衆人又繼續追下去……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追查清廷鷹犬　冒充刀客送糧

金刀趙無敵第一個發現了死者，驚惶萬狀的道：「怎麼他們全死了？」

鐵掌歐陽春也看到了阿恨、虎妞、小流浪，惡毒的道：「一定是你們這三個黃口小兒幹的。」

阿恨雙眉一挑，不答反問道：「小王先要弄清楚，你們跟死者是何關係？有沒有問話的資格？」

打虎將藍虎臣吹鬍子瞪眼睛的道：「死難之人都是三派的門下弟子。」

小流浪冷言冷語道：「既是一個窩裡的，爲何不在一起？」

河東獅金三娘大發雌威道：「難道不可以因故分開，然後再在此聚集？」

虎妞故意賣了一個關子，道：「可以，本姑娘現在就宣佈答案。」

趙無敵怒氣冲天的道：「妳不打自招，果然又是七殺教犯下的罪行。」

阿恨斬釘截鐵的道：「錯！」

歐陽春疑雲滿面的道：「那麼，是誰的傑作？」

小流浪神氣十足的道：「多用眼睛，少用嘴巴，與其問人碰釘子，何不自己來看。」

藍虎臣、金三娘、歐陽春、趙無敵聞言相顧愕然，一齊跨步而入，當他們看清楚死者的致命傷痕時，不約而同的驚呼道：「莫非是傳聞中的白骨追魂爪？」

虎妞道：「四位的這句話應該稍作修正。」

打虎將藍虎臣道：「如何修正？」

阿恨道：「剪掉頭，剩下最後五個字就對了。」

金三娘寒着臉道：「眞的是白骨追魂爪？」

小流浪道：「七殺教的人喜歡殺人，不喜歡撒謊。」

趙無敵道：「白骨追魂爪乃是邪門功夫，娃兒是何時練成的？」

虎妞譏誚道：「老匹夫是智力不足，還是故意裝糊塗？人既非本教所殺，自然不諳這種邪門功夫。」

歐陽春打破砂鍋問到底：「究竟是誰？」

阿恨道：「告訴你們長長見識，此人名叫郝立德。」

小流浪道：「外號叫做長白人魔。」

虎妞道：「是清廷的國師，也是第一高手。」

鐵掌歐陽春道：「七殺教是甚麼時候投靠長白人魔郝立德的？」

阿恨破口大罵道：「媽的，說了半天你們還是亂七八糟的沒把事情搞清楚，姓郝的老鬼和本教八桿子也打不着，七殺教正準備找他算帳呢。」

金刀趙無敵道：「長白人魔現在何處？」

小流浪訕笑道：「死腦筋，不開竅，我們要是知道老魔的行踪，早就跟他幹上了，那還有閒工夫與你們在此泡蘑菇。」

虎妞的嘴角噙着一絲冷笑道：「不

過，話又說回來，既然有緣在這兒相會，所有的新賒舊欠也正可藉此結算清楚。」

藍虎臣憤然道：「是該結算的時候了，我們此番東來，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找七殺教尋仇。」

阿恨道：「有一個人也在找四位。」

金三娘道：「是那一個？」

小流浪道：「說出來會嚇死你們，正是四位的寃家對頭冷面魔君賀通天。」

歐陽春先是一驚，繼而又理直氣壯的道：「好啊，姓賀的言而無信，自毀承諾，竟敢擅自離開死亡谷，必將遺臭萬年，神人共棄。」

虎妞玉面一寒，道：「不要臉，你這一招賊喊捉賊的伎倆用錯了地方。」

阿恨道：「是你們先食言而肥，毀諾背信，闖進了死亡谷，老煙槍自然沒有必要再閉關自守。」

小流浪得寸進尺的漫罵道：「膽小鬼，軟脚蟹，一羣貪生怕死的懦夫，既然有膽闖進死亡谷，爲何沒種跟老頭拚個你死我活？」

虎妞道：「貪生怕死，本乃人之常情，不足爲怪，想苟延殘喘的活下去，其實也很簡單，只要向糟老頭賠個不是就可以了。」

阿恨道：「現在還來得及，大門仍然未關，如果四位願意宣誓効忠本教，同樣可以得到寬恕，既往不究。」

趙無敵怒叱道：「臭小子，少作黃粱美夢，我們三大派與你們師徒早已勢如水火，永無妥協的可能。」

恨天生目注歐陽春，查証道：「歐陽春，趙老兒能夠代表閣下說話嗎？」

鐵掌歐陽春立道：「可以。」

「不願負荆請罪？」

「廢話！」

「也不肯加入本教？」

「多此一問！」

阿恨轉對藍虎臣、金三娘道：「兩位可有異議？」

藍虎臣、金三娘同聲道：「完全同意。」

「有沒有再商量的餘地？」

「沒有！」

「可否再考慮一下？」

「沒有這個必要！」

「這樣說，是打算要硬拚了？」

「就是這個意思。」

小流浪大聲吆喝道：「別以爲人多勢衆就可以佔便宜，告訴你們，酒囊飯袋再多也沒有用，白搭！」

虎妞道：「人多死人多，浪費的棺材也多。」

金刀趙無敵吼道：「魔崽子，少耍嘴皮子，還我兄弟的命來！」

鐵掌歐陽春單掌一豎，面帶殺機：「還我兒的命來！」

打虎將藍虎臣道：「還我大哥龍九天的命來！」

河東獅金三娘道：「還我四弟段青書的命來！」

眞是寃有頭，債有主，四人怒貫日月，氣冲斗牛，殺氣騰騰的率衆攻上去。

虎妞不退反進，反手還擊道：「想死姑奶奶就成全你們。」

小流浪精神抖擻，攻守進退之餘道：「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們這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

阿恨刀已亮出，連攻三招後，道：「命喪七殺刀，做鬼也不寃，七殺刀口從來不嫌鮮血多！」

歐陽春等人藉着人多勢衆，打的是包圍戰法，欲以快速度緊縮包圍圈，以壓迫的手法取勝。

阿恨、虎妞、小流浪是何等人物，一交手便識破奸謀，左衝右突，橫闖直撞，打的是游擊戰與機遇戰。

遇上誰就揍誰。

碰上那個就殺那個。

避開主力强敵，單挑對方的側翼尾巴下手。

由於戰法得當，威力倍增，頃刻之間便將敵陣打亂打散，造成二死四傷。

藍虎臣哇哇大叫道：「七殺教虛有其名，原來只是三個專門投機取巧的鼠輩。」

虎妞就在附近，聞言嬌叱道：「你甚麼東西，保護好你自己的眼珠子。」

子字出口，招已出手，七殺指的絕技簡直出神入化，匪夷所思，但聞「噗」的一聲響，指風如箭，電閃而至，接聽一聲慘叫從打虎將的口中喊出，從左眼內冒出一股黑水，眼球已碎，從此變成獨眼龍。

幸好金三娘及時移形換位，擋在藍虎臣的前面，不然那還有命在。

對銀劍趙無畏的死，身爲長兄的金刀趙無敵懷恨極深，同時還騙去了他的一大票銀子，更是耿耿於懷，抽冷子將恨天生截下來，厲色喝問道：「我二弟死在何人之手？」

阿恨拍着胸脯道：「正是區區在下小王我。」

「銀子在那個身上？」

「就在本教主的口袋裡。」

「雜種，還錢納命來！」

金刀疾展，幻化出萬道金光，藍汪汪，陰森森，刷！刷！刷！的猛殺猛砍，狀似狂風暴雨，銳不可當。

刀風凜冽，刀法精純，眞不愧爲是一代宗師的身份，馬上贏得了對手阿恨的賞識：「好刀，刀法也不賴，妙！」語氣一轉，立又改口說道：「可惜你選錯了敵人，挑錯了敵刀。」

是選錯了敵人，挑錯了敵刀，阿恨技壓羣豪，七殺刀無堅不摧，猛聽噹郎郎的一聲響，兩刀相撞，火花四濺，勝負立見分曉。

金刀一斷爲二不算，七殺刀游刃而上，還斬下趙無敵的半條手臂。

餘威所及，橫攻一刀，連前來馳援施救的歐陽春、趙志高、趙志遠等

人也險些挨刀受創，急忙後退三步，暗道：「我的媽呀，好險！」

阿恨本性善良，宅心仁厚，並未乘勝追殺，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本教主願意再給你們一個活命的機會，重新考慮一下是否接受小王的條件。」

驀聞一個熟悉的聲音從頭頂傳來：「好，好極了，本王的徒兒果然與衆不同，剛柔並濟，恩威齊施，叫人輸得心折，敗得甘願。」

話，自然是老煙槍說的。

人在屋頂，居高臨下。

阿恨喜不自勝的道：「老頭，你等着吧，馬上就會大豐收。」

虎妞道：「別下來，他們可能很快就會負荊請罪，高高在上才像是號令天下的武林王。」

小流浪道：「如其不然，再下來也不遲，咱們四人聯手，將他們趕盡殺絕，雞犬不留！」

對三個娃兒已感窮於應付，吃足了苦頭，現在天字第一號的魔頭也到了，歐陽春、趙無敵深知獲勝的機會已完全斷絕，那還敢再逞强鬥勝，四個人眉目傳語，心意相通，迅速率衆退走。

阿恨大罵道：「沒有出息！」

虎妞譏笑道：「大概是做儒夫做上癮了。」

小流浪道：「別放走，這筆帳今天一定要討回來。」

還沒有來得及起身去追，老煙槍及時說道：「娃兒們，辦其他的事情去吧，這幾個雜碎由本王自己來處理好啦。」

阿恨道：「也好，祝你好運。」

虎妞道：「老頭，願你馬到成功。」

小流浪道：「可別在陰溝裡翻船。」

＊　＊　＊

話至此處，老煙槍早已不知去向。

出得廟門，也失去了歐陽春那一夥人的踪跡。

只見山下有一條儷影飛奔而來，不久便看清了來人的身份面貌，阿恨喜極而呼，大叫一聲：「老婆！」

沒錯，是朱明媚、乃母明月宮主，以及一批日月宮的男女高手被遠遠的拋在後頭。

明媚已至，眉目含情，顧盼之間情深意又重。

小流浪是個促狹鬼，故意開玩笑，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別後重逢，該表現得熱情一些才對，這樣冷冰冰的多沒看頭。」

朱明媚瞪了他一眼，沒開口。

阿恨賊眼一翻，追問道：「怎樣才算有看頭？」

小流浪道：「最低限度，也該來個熱情擁抱，親個嘴呀。」

阿恨正有此意，說到他的心眼兒裡去了，當下嘴唇一噘，雙臂一張，鬼頭鬼腦的笑說：「老婆，來呀，抱一抱，嘖嘖，親一親呀。」

早把朱明媚的臉蛋兒羞紅了，嬌滴滴的低叱一聲：「討厭！」

阿恨的臉皮厚得很，本待衝上前去，將她强行抱住，虎妞輕咳一聲，道：「宮主來了，別弄巧成拙，偷鷄不成蝕把米。」

是的，明月宮主已近在眼前，阿恨忙收起笑臉，抱拳爲禮問候道：「宮主好。」

小流浪也很會見風轉舵，道：「宮主來得正是時候。」

朱明月一楞，道：「此話怎講？」

虎妞道：「有喜事向宮主稟報。」

「喜從何來？」

「從死亡谷來。」

「死亡谷？」

「老煙槍已離開死亡谷了。」

「他不是自己把自己關起來了嗎？」

小流浪道：「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由於別人闖谷犯禁，禁制已解，老頭已恢復了自由之身。」

儘管身爲一宮之主，又兼教養有素，大家依然看得出來，朱明月的神情甚爲激動，顫聲道：「通天他現在的行止是……」

阿恨道：「剛剛還在這兒。」

虎妞道：「早來片刻，你們就可以重聚了。」

朱明媚代母詢問道：「爲何匆匆離去？」

小流浪道：「是追趕歐陽春、趙無敵他們去了，因爲有一筆帳本來可以在此解決，不料對方溜了，老煙槍故而隻身離去。」

朱明媚道：「莫怪剛才這兒有打鬥之聲，我們正是循聲而來。」

明月宮主無限關切的道：「趙無敵、歐陽春均非泛泛之輩，三位理當隨行才是。」

阿恨道：「放心啦，老煙槍技深若海，保証萬無一失。」

虎妞道：「假使一切順利，或許可以化敵爲友，將這一干人收歸門下，助日月宮對付郝立德與巴爾克，除此心腹大患。」

小流浪笑嘻嘻的道：「老頭若是能建立起一股力量來，老宮主必會另眼看待，不會再從中作梗，你們就有希望再重溫舊夢，重拾舊歡。」

明月宮主畢竟是有身份的人，這種男歡女悅的事實在不便啓齒，聞言臉上一熱，未置一詞。

朱明媚探頭朝山神廟裡一瞧，吃驚道：「啊！死了這麼多人，都是你們幹的？」

阿恨道：「絕大部份是死在白骨追魂爪下。」

虎妞道：「事情已經証實，肆虐日月宮的那個老魔頭確是長白人魔郝立德。」

明月宮主展目四顧，急聲追問：

「郝立德的人呢？」

小流浪道：「早已離開現場，我們到達的時候便不在了。」

阿恨道：「不過，在數里之外，曾和他正面遇上，還狠狠的打了一架呢。」

朱明媚道：「這個老魔頭的功力到底如何？」

虎妞餘悸猶存的道：「好兇好厲害啊，中州四怪死於非命，九十二分舵的人死得更多。」

小流浪的眸子從明媚母女的臉上一掃而過，道：「絕不是我小流浪危言聳聽，合我們全體之力，依然不是人家的對手。」

明月宮主盯着阿恨問：「眞的這麼可怕？」

阿恨道：「小流浪說的是實話。」

朱明媚愕然道：「那你們是如何脫身的？」

虎妞道：「幸虧老煙槍及時現身，幫了大忙。」

明月宮主愁眉不展的道：「老魔如此兇狠殘暴，即使尋到魔踪，依然不易取勝，這可如何是好？」

小流浪道：「鬥力不行，可以鬥智。」

虎妞道：「武的不行，可以來文的。」

明媚道：「兩位可有成計在胸？」

小流浪指着阿恨道：「妳老公是專家，問他吧。」

阿恨振振有詞的道：「設局定計，不能徒托空言，必須配合時、地，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此時多言無益，待掌握住老魔的確切行踪時，小王自有妙計。」

明月宮主頷首道：「阿恨之言甚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是盡速將郝立德、巴爾克、林坤泰，乃至風塵俠客馬驥的行止下落查清楚。」

恨天生忽然想到一件事，道：「風雷門乃是名門正派，日月宮怎會處處與該派爲敵？」

虎妞回想一下過往之事，道：「是啊，少宮主昔日化名賽西施，箭頭顯然是指向風雷門。」

小流浪大呼小叫道：「哎呀呀，風雷門的那一場大火，那一場屠殺，西施姑娘的表現的確夠狠夠辣，相信一定有充足的理由？」

明月宮主肅容滿面的道：「不錯，日月宮是將風雷門列在敵人的名單上，因爲馬驥晚節不保，投靠了清廷，老宮主早有命令下達，務必要使風雷門毀宗滅派，置姓馬的於死地而後已。」

阿恨朝山下望一望，道：「咦，怎麼未見老宮主前來督陣？」

朱明媚道：「她老人家跟王婆、大忠他們在一起，本宮兵分二路，分道搜尋，以期能夠盡早找到巴爾克集結高手的處所，予以一網打盡。」

明月宮主道：「照目前的發展情形來看，似乎就在這一帶不遠，今日一早，本宮還發現了幾名刀客一閃而沒。」

阿恨沉吟一下，道：「本教主亦有此同感，事不宜遲，我看我們也該分手了。」

朱明媚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揮手道：「三位再見。」

「宮主再見。」

「後會有期。」

＊　＊　＊

清晨。太陽剛剛升起來。

一條崎嶇的山路上，有十幾名和尚正放步疾行。

肩上有擔，擔中有物，不是雞鴨，便是魚肉。

鮮啊，這可眞是新鮮事兒，和尚吃齋，也不曉得挑雞鴨魚肉作甚？

自然招來路人的側目，也引起了阿恨、虎妞、小流浪的注意。

很快便有驚人的發現，其中兩名和尚的肩上並沒有擔子，雖然身披袈裟，腰裡却跨着一把刀，最重要的一點是，各人頭上戴着一頂黑帽子，與早先所見戴在刀客頭上的一般無二。

不由的神色一緊，略作研商後，虎妞留在暗處，阿恨、小流浪換穿了一件粗布衣裳，且在臉上抹了一把土，從後面快步追上去。

阿恨對一名高個子的黑帽之人道：「對不起啦，想跟大師父打聽一個人。」

高個子一臉不耐煩的道：「是那一個混蛋？」

小流浪道：「不是混蛋，是大人物，巴總。」

阿恨補充道：「不曉得在那裡可以找到巴總？」

另一名矮個子的黑帽之人訝異道：「你倆是幹甚麼的？」

恨天生道：「一條龍。」

高個子道：「走四方。」

小流浪道：「不喝酒。」

矮個子道：「愛打架。」

四句切口暗語唸完，刀客仍然不放心，高個子沉喝道：「把胸膛敞開。」

阿恨故作不懂，道：「幹嘛？」

「檢查一下你們胸前有沒有一條龍。」

「當然有。」

「看了才算。」

「都是自己人，何必痲煩。」

「就怕根本不是自己人。」

小流浪道：「開甚麼玩笑，對上切口的就是自己人。」

矮個子刀客道：「你們的情形不一樣。」

「那裡不一樣？」

「因爲沒有戴帽子。」

「哦，原來是爲了這個，實不相瞞，昨夜喝醉了酒，不小心掉進茅坑裡去了。」

「他又怎麼說？」

阿恨臨時想不出一個更好的主意來，道：「情形一樣，我們是同時喝的酒，同時上茅房。」

小流浪隨機應變的道：「哥倆好，寶一對嘛。」

儘管唱做俱佳，刀客還是不肯採信，高個子下令道：「脫！」

阿恨道：「怎麼說了半天還是要脫？」

「巴總有令，愼防間諜。」

「我們不是間諜。」

「驗明再說。」

「好嘛，脫就脫。」

恨天生胸前沒有龍，當然不敢脫下上衣來給人看，口中說脫，實際上是在拔刀，好快，僅一閃，高個子的人頭已搬了家，帽子則跑到阿恨手中去。

同一時間，小流浪配合得天衣無縫，吼道：「一個人活着多乏味，黃泉路上好作伴，你他媽的也認命吧！」

右掌疾翻，「五雷轟頂」，扣向另一名刀客的「天靈」穴。

孰料，掌勢居然扣空，僅僅摘下一頂帽子來，那刀客身子一矮，已癱在地上死了。

事出意外，阿恨、小流浪皆嚇了一跳。

虎妞剛剛才到。

亦非刀客咬舌自盡。

究竟是何人的傑作？

阿恨凝視着圍在四周的和尚道：「這是誰幹的？」

一名老僧挺身而出，道：「是老衲。」

小流浪拍着老僧的肩膀讚譽道：「和尚的功夫不賴嘛。」

虎妞心細如絲，嬌笑道：「成名高手，當然非同等閑。」

小流浪錯愕一下，道：「你認識他？」

阿恨也看清了老僧的眞面目，道：「你也不陌生。」

小流浪仔細的端詳一下，脫口驚呼道：「赫！這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原來是你，一無所有的和尚。」

沒錯，是一無和尚，只是袈裟與其他的僧人同色，臉上抹了一把灰而已，肩上也同樣挑着一副擔子，排在中間。

一無和尚自我解嘲的笑笑，道：「和尚今天可不是一無所有，瞧瞧，有鷄鴨，也有魚肉。」

虎妞望着衆僧道：「前輩，和尚吃齋，他們挑這多葷腥做甚麼？」

一無和尚照準一名死刀客的屁股踹了一脚，道：「是給這一羣殺千刀的刀客吃的。」

十幾副擔子，少說也有千斤以上的食物，阿恨眉頭一皺，道：「有這麼多人？」

一無和尚道：「大概不少。」

虎妞道：「到底有多少？」

和尚搖頭道：「老衲也是在前村時才加入他們的行列，不甚了了，詳細的情形問了悟吧。」

叫了悟的僧人年約五旬，中等身材，略顯清瘦，聞言上前一步，道：「很多，從三天前便開始湧現，目前仍在繼續增加中。」

阿恨道：「能不能說一個數字出來？」

「保守的估計也有三百人。」

「在那裡？」

「就在敝寺，青龍寺。」

「青龍寺的位置是……」

「不遠，繞過這個山脚，數里外便是。」

虎妞道：「看情形，貴寺似乎已經被刀客佔據？」

了悟歎息一聲，道：「女施主所料不差，事實確是如此。」

「這事是幾時發生的？」

「三天前。」

「青龍寺的僧人目前處境如何？」

「部份被殺害，多數被囚禁起來。」

「看來，你們幾位算是幸運的了。」

「是的，只有替他們煮飯買菜的人比較自由些。」

一名小沙彌道：「但也受盡了毒打與虐待。」

小流浪道：「他們的頭頭可是叫巴爾克？」

了悟想了想，道：「可能是的，從他們的談話中，常常聽到『巴總』這兩個字。」

「可曾聽過風塵俠客馬驥這個名字？」

「有，近日來常在敝寺出入。」

「白衣秀士林坤泰呢？」

「毫無所聞。」

「長白人魔郝立德又怎樣？」

「也沒有聽說過。」

阿恨道：「本教主想知道，青龍寺是否武林中人？」

了悟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這話是何意思？」

「本寺僧人皆略通武技，但與武林各派素無往來。」

「有無來往不重要，只要懂得武功就好，不知貴寺共有多少僧衆？」

「本來有七八十人，不過……」

「不過怎樣？」

「一場惡戰下來，倖存的尚不足五十。」

虎妞問那小沙彌：「恨不恨這羣殺人不眨眼的魔鬼？」

小沙彌稚氣未脫的道：「不恨才怪。」

「想不想將他們趕出青龍寺？」

「白痴才不想。」

阿恨將自己三人的身份作了一番簡略的介紹，道：「想就好，如果七殺教願出面來辦這件事，諸位和尚老兄的意下如何？」

衆僧人齊聲道：「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阿恨臉色一整，道：「但有幾句醜話必須說在前頭。」

了悟和尚道：「恨教主但說無妨。」

阿恨道：「龍無首不行，兵無帥不動，這個道理你懂吧？」

小流浪補充道：「也就是要你們大家擁護我們恨教主做總指揮的意思啦。」

了悟一本正經的道：「貧僧懂得，由恨教主指揮全局，那是再好不過了。」

虎妞道：「這可不是辦家家酒，號令一出，必須一體遵行。」

「理當如此。」

「軍令如山，倘有違反，說不定會砍頭呢。」

「貧僧理得，亦願接受，但寺內的同門是否意見一致則不得而知。」

阿恨道：「不要緊，待到達青龍寺後再從長計議也不遲，本教主絕不强人所難。」一扭頭，又對一無和尚道：「前輩一向愛湊熱鬧，唯恐天下不亂，此行必有熱鬧可看，甚至會出大亂子，走吧。」

和尚大搖其頭道：「且慢，現在咱們還不能走。」

虎妞聽得一呆，道：「和尚有何高見？」

一無和尚指着地上的死屍道：「這兩具臭皮囊須先掩埋，若是被其他的刀客發現，咱們就休想順利的進入青龍寺，興風作浪。」

阿恨甚表贊同，立命兩名和尚用刀客自己的刀，在附近刨坑，準備掩埋。

一無和尚續道：「想要混充刀客，依老衲之見，胸前的一條龍必不可免。」

恨天生道：「這個小王也知道，只是事情已迫在眉睫，恐怕不易解決。」

小流浪皺着眉頭道：「何況荒山野地的，既缺乏刺青的工具，也很痛喲，一旦刺在胸前，刮也刮不掉，會眞的被人當作小流氓。」

一無和尚笑道：「不用怕，老衲這裡有一個變通的辦法。」

虎妞道：「甚麼變通法子？」

一無和尚道：「無須刺，可以用畫的。」

阿恨道：「畫也要工具技巧呀。」

一無和尚笑說：「算你們走運，和尚素喜丹青，身邊就帶有畫筆。」

小流浪聞言大喜，敞開胸膛道：「好極了，如此就勞和尚的大駕，在本使者的胸前畫一條龍吧。」

和尚沒再多言，命小流浪貼站在一棵大樹前，取出畫具，當衆揮毫起來。

牛皮不是吹的，技術還眞不賴，速度又快，不多一會工夫，便在阿恨、小流浪的胸前畫出一條龍來。

栩栩如生，與刀客胸前之物簡直一模一樣。

小流浪道：「妙，和尚的技藝的確不含糊。」

恨天生道：「好，這一來定可通行無阻。」

瞄了虎妞一眼，小流浪又道：「和尚，給我們虎妞姑娘也畫一條吧？」

女孩的胸脯乃是寶地，也是禁地，怎麼可以亂畫亂塗，虎妞聞言臭罵道：「小流氓，你要死啦，再亂放臭屁，小心姑奶奶撕破你的嘴。」

一無和尚道：「女娃兒雖然不必畫龍，但也不能太花枝招展，素淡一點，扮成村姑山花的模樣，或許可以夾帶進青龍寺去。」

虎妞亦有此同感，隨身就帶着有粗布衣裳，當即取出來罩在外面，另外還戴上一頂寬邊帽，遮住了半張臉，復請一無和尚在臉上塗抹一下，眞的變成一個村姑山花。

一切就緒，埋好刀客，阿恨、虎妞戴上了黑帽子，這才放心大膽的跟一無和尚，以及青龍寺的僧人一起結伴上路。

＊　＊　＊

馬，快馬。

十四駿馬成羣結隊的，迎面絕塵而來，激起了漫天塵土，滿目黃砂。

一片「希聿聿」的馬鳴之聲傳處，馬隊突然在阿恨等人的面前停下來。

定目處，立刻發現，爲首之人並不生疏，正是風雷門的掌門人風塵俠客馬驥。

另有四名刀客，及五名武林人物。

阿恨暗吃一驚，急忙命大家停在原地，靜待事情的發展。

馬驥的表現很客氣，招招手，笑容可掬的道：「早啊！」

恨天生只好投桃報李，笑嘻嘻的道：「馬掌門早！」

小流浪小心翼翼的道：「各位好，大清早的不知意欲何往？」

風塵俠客馬驥道：「去接人。」

虎妞、一無和尚都不便開口，阿恨道：「接甚麼人呀？」

馬驥毫不考慮的道：「接本門的弟兄，還有從北京來的大內高手。」

「人數多不多？」

「風雷門的弟兄約百人左右。」

「大內高手又有幾人？」

「約莫也有這麼多。」

小流浪道：「糟了，糟了，這一來就災情慘重啦。」

阿恨、虎妞、一無和尚都認爲他說錯了話，替小流浪揑了一把冷汗，同時暗中提聚功力，以防不測。

馬驥呆愣一下，道：「朋友的意思是……」

小流浪自圓其說的道：「俺的意思是，一下子增加了這麼多人，所買的菜餚食物可能不夠大家夥兒吃啊。」

阿恨鬆了一口氣，馬驥也恢復正常，道：「沒有關係，馬某會叫他們趕一羣猪，牽幾頭牛來的。」

恨天生道：「最好再運幾車糧食來。」

小流浪道：「搬幾罈子酒來一定受歡迎。」

風塵俠客馬驥沉聲道：「巴總有令，任何人皆不得飲酒。」

阿恨「哦」了一聲，道：「巴總此刻是否仍在青龍寺內？」

「在。」

「老國師也該到了吧？」

「還沒有。」

「在市集之上曾聽人講，老國師大發虎威，把日月宮、七十二分舵、乃至七殺教殺得一塲糊塗，那一頂七殺轎也被砸爛砸扁了。」

「此事老夫也有個耳聞，的確可喜可賀，好的開始，便是成功的一半。」

小流浪心道：「成你的頭，門兒也沒有！」

嘴裡則道：「不錯，確爲喜事一樁，打鐵趁熱，最好是馬上就發起總攻擊，把日月宮踏爲平地，不曉得日子定了沒有？」

馬驥跟他打馬虎眼：「快了，快了。」

「今天？明天？還是後天？」

「等這兩批人馬到齊便可決定。」

「這兩批人馬何時可到？」

「今天不到，明天一定到。」

小流浪眞行，一路緊追，總算問出一點眉目來，阿恨本想再繼續追問下去，風塵俠客馬驥接着說：「好了，老夫言盡於此，就此先走一步，你們也該回寺去了，不要讓寺裡的弟兄挨餓。」

一拍馬臀，率衆絕塵而去。

虎妞急得直跳脚，道：「阿恨，怎麼搞的，爲何不將姓馬的斃在此地？」

小流浪也責怪道：「是嘛，這種機會千載難逢，明媚小公主一定罵你放水。」

阿恨不以爲然：「非也，非也，此刻並非下手的最佳時機。」

一無和尚道：「老衲同意恨教主的意見。」

虎妞甚爲不服，道：「姓馬的有甚麼了不起，我就不信解決不了他。」

恨天生雙眉一揚，道：「憑咱們的實力，殺一個馬驥，可謂綽綽有餘，却不一定能夠將他身邊的魔崽子全部解決掉。」

小流浪冷聲道：「笑話，九名魔徒不能跟馬驥相提並論，相信兩三下就可以清潔溜溜。」

一無和尚道：「小施主敢擔保一個不剩，不會有漏網之魚，也不會驚動青龍寺的魔頭？」

「這……」這下小流浪可傻眼了，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虎妞也無詞以對，語爲之塞。

阿恨義正詞嚴的道：「只要無法在極短的時間之內趕盡殺絕，有一人乘隙逃走，咱們就休想平安無事的混進青龍寺，甚至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大局，壞了全盤大事。」

一無和尚欲語未語，一方巨石之後傳來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沒錯，小不忍則亂大謀，此時莽撞不得，須格外謹愼才是。」

神指唐威應聲大步而出。

次子唐子明、三子唐子剛就緊跟在他身後。

還有親家翁，石橋鎭振武武館的主人侯達，與唐家堡的十餘名頂尖好手。

阿恨好不欣喜，左一聲外公，右一聲舅舅，叫個不停。

小流浪道：「老前輩好厲害的一雙眼，當眞薑是老的辣，一照面就被老堡主識破了我們的身份！看來喬裝改扮的心血算是白費了。」

神指唐威正容道：「沒有白費，老夫事實上是從你們的言詞之中得知內情的，否則，一時之間眞還認不出。」

阿恨道：「你老人家來此多久了？」

唐子明道：「差不多就在馬驥快馬馳來之時。」

虎妞道：「如此，所有的談話也聽見了？」

唐子剛道：「可以說一字不漏。」

恨天生道：「外公，關於竊據唐家堡，殺害外婆、大舅與我娘的那個殺千刀的傢伙，阿恨已經把他的來歷查清楚了。」

神指唐威神色一緊，道：「是甚麼人？」

「巴爾克。」

「巴爾克？」

「巴爾克是大清國師長白人魔郝立德的徒弟，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化名。」

「叫甚麼？」

「白衣秀士林坤泰。」

唐子明接口道：「姓林的當年曾入贅日月宮，好像還生了一個孩子。」

虎妞道：「唐大俠可知他的下落？」

小流浪道：「還有那個小女孩，她是阿恨的老婆，你的外甥媳婦呀。」

白搭，唐子明不知道。

唐子剛同樣毫無所悉。

神指唐威道：「阿恨，你剛才所說的那個巴總，是否就是巴爾克？」

阿恨道：「是呀。」

「目前正在青龍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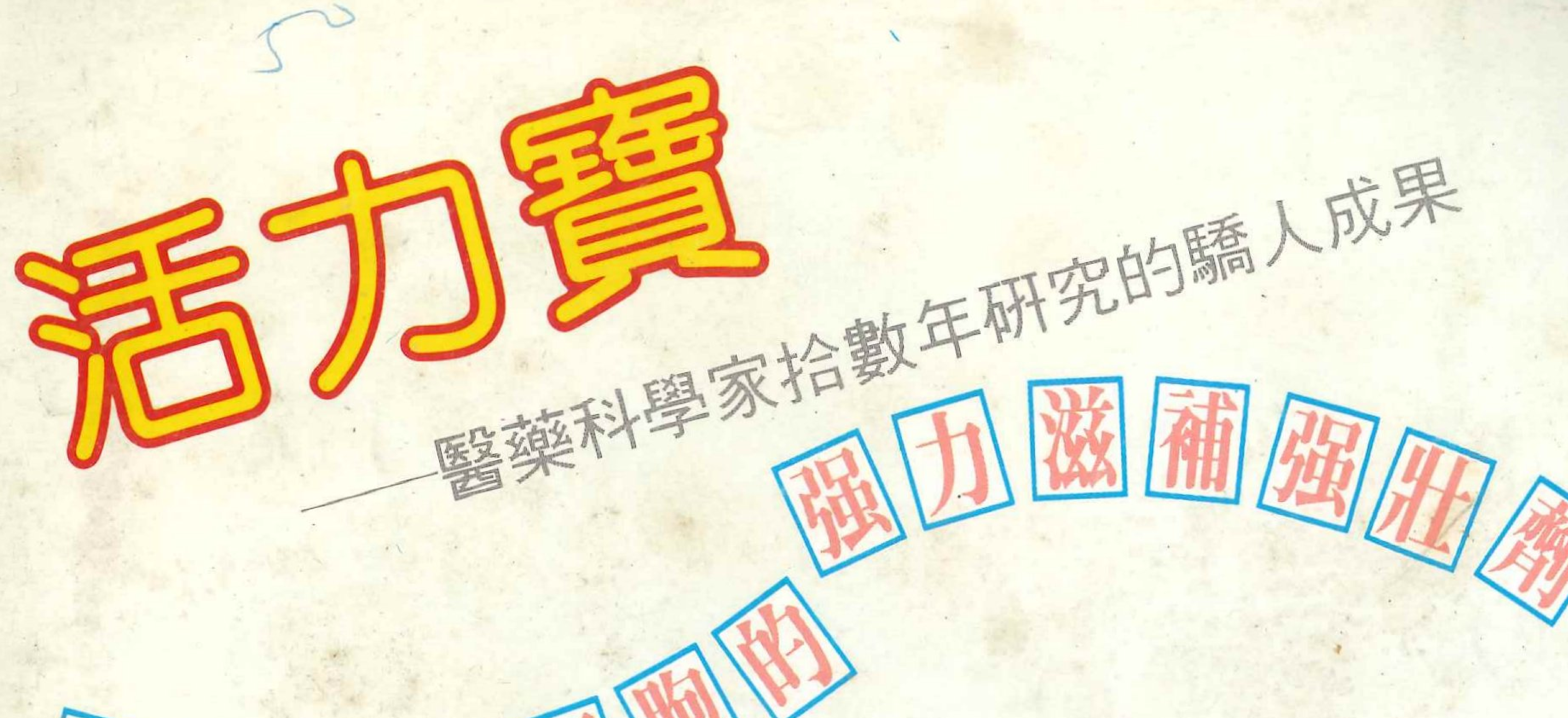
「對！」

唐威一聞此言，眼睛裡冒出來兩把火，迫不及待的道：「走，咱們現在就殺進青龍寺去，宰掉這個老匹夫。」

可不是空口說白話，當眞放步而去。

被一無和尚攔下來，道：「人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看來此言確非虛語，老檀越別亂了步驟，此刻還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勞動唐家堡。」

（未完・廿一）



高級神經細胞的

適應範圍：
用腦過度、失眠健忘、神態倦怠、夜臥多夢。脾腎陽虛、體弱乏力、腰膝痠痛、力不從心。

醫藥學界推崇備至，
功效卓著；
飲譽日本、南亞、歐美，
舉世知名。





純天然製劑
絕無副作用
男女均適合
可長期服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